

王玉民

著

天文诗话

从诗词歌赋走进中国古天文



占测授时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王玉民

著

天文诗话

从诗词歌赋走进中国古天文

占测授时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占测授时 / 王玉民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9

(天文诗话:从诗词歌赋走进中国古天文)

ISBN 978-7-5336-8824-0

I. ①占… II. ①王… III. ①古历法—中国—普及读物
IV. ①P194.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6645号

占测授时

ZHANCE SHOUSHI

出版人:郑可

质量总监:姚莉

责任编辑:杨多文

装帧设计:张鑫坤

责任印制:王琳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址: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编:230601

网址:<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0551)63683012, 63683013

排版:安徽时代华印出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20×960 1/16

印张:21.75

字数:280千字

版次: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5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前言

本书是把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古代诗词歌赋“交叉”起来的一次“人文科普”的尝试。

在古代各文明社会的天文学结构中,中国的天文学是最独特的。它不仅形成一套完整而丰富的历象体系,为世界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它本身在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就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第一,在“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历象之学与其他各文化领域互相制约和影响,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二,历象之学还是皇家御用工具,在政治、军事、礼仪系统上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现代“天文学”的功用是有着明显差别的。因此,中国古代天文学不仅从现代天文学角度看是一个挖掘不尽的宝库,而且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是一个挖掘不尽的宝库。

正因为这样,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词歌赋中,有着不计其数的天文学内容。有学者统计,唐代大诗人李白现存诗 1059 篇,其中光是提到月亮的就有 341 篇,算上写星辰、太阳、历法节令的,那就更多了。已故现代著名天文学家戴文赛,是一位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熏陶的学者,他有感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天文描写的浩瀚博大,曾立意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有关日月星辰的篇章全部辑录成书,题名《星月文学》,以表现中国古代天文学与文学这种奇妙的共存关系,但因工程过于庞大而未能实现。

笔者从小就是一个天文爱好者,也是一个文学和诗词爱好者,读硕士时曾受过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中国古代诗词研究的系统训练,读博士攻读的是天文学

史,以后一直从事天文学史研究和天文科普写作。因为这些知识背景和个人偏好,笔者有意完成戴文赛先生的这一夙愿,但操作起来发现,这的确不是一人一时能完成的庞大工程,比如就诗词来说,若要求宽泛一些,恐怕所有古典诗词的十分之一都得收入,即使是只摘引相关的句子,编成书也会是卷帙浩繁,想没有遗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笔者自创了一种体裁,结合古代、现代天文学知识,采用“诗话”的方法,精选有关古典诗词的名篇、佳句,夹叙夹议,写成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的《天文诗话》。

传统启蒙读物《千字文》,一开头就说“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这部《天文诗话》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一顺序,将内容分为《天地日月》《银汉星斗》和《占测授时》三册,讲述天地神话和天地结构、日月神话和日月的运行、行星彗星流星、恒星星象和银河、天文机构和仪器、天文星占、历法节令等话题。

其实本书没有多少复杂深奥的理科内容,我主要想把它写成一部中国传统天文学、中国传统文化的读本,在用意上力图做到“交叉文理、纵贯古今、沟通天人”,内涵主要有“天文”“诗歌”两大部分。由于笔者现在的主攻方向为天文学,所以本书的天文知识可以保证没有明显差错,但不敢保证对所有诗词的解释完全到位,有一些解释很可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还得等待真正的专家给予指正。另外,由于这是“交叉”式的“人文科普”尝试,可以想象,读者读下去,偏重“天”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我写得太“文”了,偏重“文”的读者可能又会觉得我写得太“天”了,但我只希望两类朋友各取所需,同时又受到另一专业的熏陶,这一套小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就在本书的初稿刚刚完成不久,89岁的老母亲王秀芝溘然仙逝。感谢老母和已故27年的父亲王志忠,父母亲含辛茹苦,从小就给我宽松的生活环境,儿童时期就让我心无旁骛地沉浸在自己的天文和学术爱好中。还要感谢已故的中国

科学史泰斗席泽宗院士,我作为他的关门弟子,曾得到他无条件的呵护和支持,他待我恩重如山、如再生之父。还感谢安徽大学的徐定祥教授,她是我踏入科班文学大门的引路人。也感谢妻子路学君和小女王采薇,靠她们的赞赏和支持,才能使我一路自学走到今天,最后也要感谢我供职的北京天文馆、北京古观象台,让我衣食无忧并给我充裕的时间读书、写作、思考,充分自由地从事天文学史研究,并写出一系列天文、人文科普著作。

王玉民 2017年3月

目录

第一篇 昭示天命·灵台仪象	001
天文列宿在 霸业大江流——古代天文的社会功能	003
“天人合一”观念	003
国人的天命观	005
天垂象 见吉凶——军国星占学	010
天象与人事关系的广泛运用	016
清台突兀 祀天观天——古诗词中的“天文台”	020
清台与灵台	022
司天台	024
观星台·测景台	026
观星台·观象台	030
铜仪窥夜识星文——古代的观天仪器	035
土圭无影日中天	036

日月开黄道,乾坤奠浑仪	039
天地坐标与方位	043
错综周天数,列布浑天仪	046
 第二篇 怪星异象·占卜祲祥	 055
客星烂烂 周伯煌煌——诗人笔下的新星、超新星	057
客星、周伯星	057
天关客星的故事	060
专写超新星的两首诗	062
星孛横天 除旧布新——古代的彗星星占	065
天上胡星孛,人间反气横	065
彗星的自然灾难象征	069
严子陵与彗星的故事	071
景清与彗星的故事	076
天上一颗星 地上一个丁——古诗中的流星典故	079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	079
妖星坠地,兵起兵息	082
夜坐指流星,惊倒两使车	084
长星不为英雄住,半夜流光落九垓	086
天星坠地 化岛为石——有关陨石的描写	091
春秋陨石于宋五	091
天星堕地化为石	093

陨石歌四首	096
鄱阳湖“落星”景观诗	100
太岁暗曜 极光幽浮——假想天体和异常天象	106
假想天体太岁	106
月孛、紫气、罗睺、计都四暗曜	108
一些异常天象的观测和描写	110
不明飞行物 UFO	113
 第三篇 漏刻时辰·律历正朔	 117
昼夜百刻中 古人惜寸阴——昼夜与时刻	119
乌飞兔走昼还夜	119
一日风波十二时	121
昼夜朝昏百刻分	125
三更三点万家眠	128
铜壶浮漏箭 鸡人报晓筹——计时器漏刻、日晷和钟表	131
漏壶·刻箭·渴乌	131
漏声·滴漏	134
田漏	135
挈壶·鸡人	137
日晷·月晷·星晷	139
自鸣钟	141
周星年岁 天干地支——古代的纪年纪月纪日法	143

004 占测授时

岁岁年年人不同	143
星纪玄枵十二次	146
十二干支古怪名	148
太初时宪 气朔盈虚——古代的历法及月日安排	154
“观象授时”阶段	155
阴阳历的产生	158
二十四节气和闰月	162
历书的颁布及意义	167
缙室飞灰 律吕调阳——律历一体与候气	170
延续千年的候气实验	171
古代的“律历一体”思想	173
以候气意象描写时光节令	175
以候气意象为修辞手法	179
关于候气专题的赋	181
候气实验的废止和候气文化的延续	183
 第四篇 春华秋实·四季节令	 187
正月——孟春元日 灯火上元 立春雨水	189
孟春正月	189
元日：“阴历”一年之始	190
立春：“阳历”一年之始	193
雨水：春回大地 春雨潇潇	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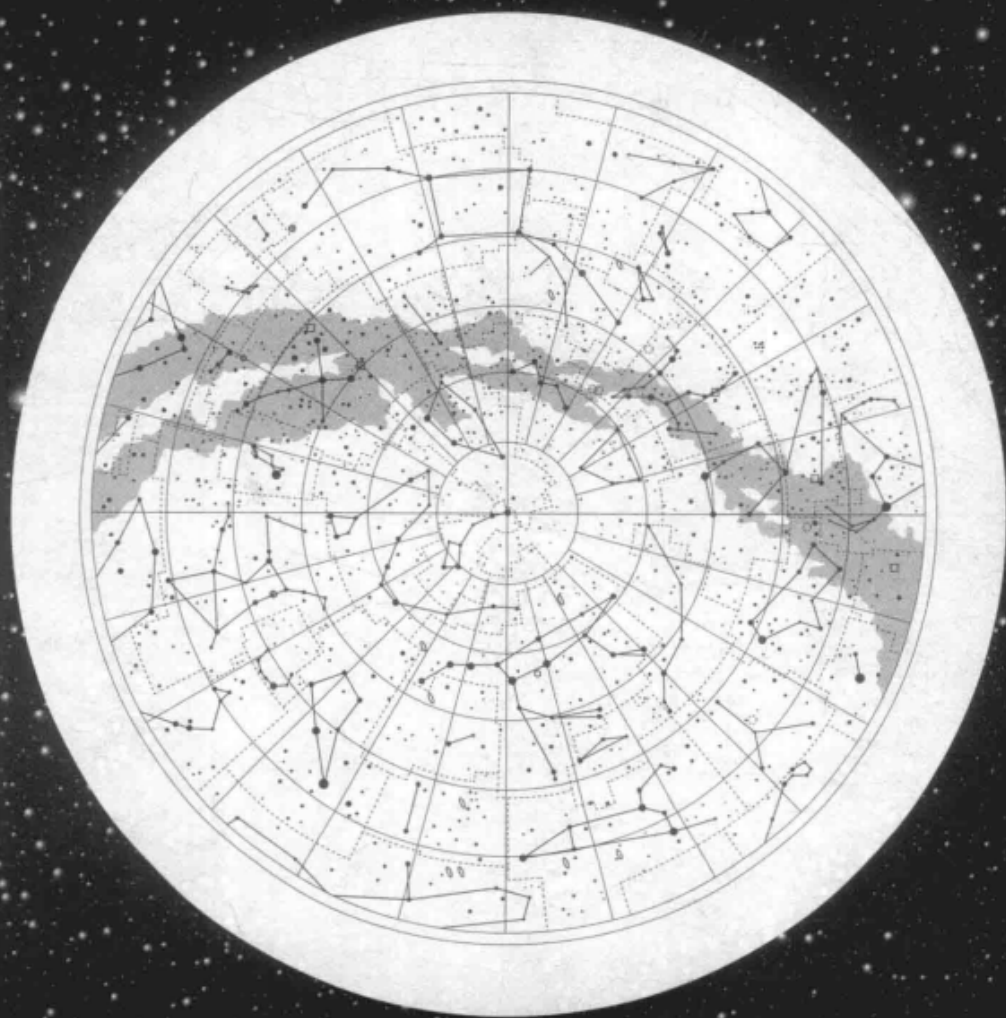
人日节俗	198
上元灯市、灯谜和汤圆	200
晦日送穷	204
二月——仲春中和 春龙社日 惊蛰春分	206
贵和持中的中和节	206
春龙节的故事	208
春社祭祀土地神	210
惊蛰:春雷萌动 万物复苏	212
春分:春半日暖 昼夜平分	214
三月——季春上巳 寒食踏青 清明谷雨	216
上巳三月三	216
寒食东风御柳斜	219
清明:春和景明 寒食踏青	220
谷雨:春夏之交 雨生百谷	225
四月——孟夏农忙 浴佛碧霞 立夏小满	227
四月孟夏	227
立夏:斗指东南 赤帜迎夏	230
小满:江河渐涨 麦粒渐满	231
初八浴佛节	232
十八日:碧霞元君节	235
五月——仲夏端午 入梅祭地 芒种夏至	237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237

芒种：田家少闲 五月倍忙	242
夏至：昼长夜短 一阴始生	243
若无梅子雨，焉得稻花风	245
六月——季夏天赋 出梅入伏 小暑大暑	248
人言长江无六月 我言六月无长江	248
六月六天贶节 二十四观莲节	250
小暑：炎风忽至 出梅入伏	253
大暑：赤日炎炎 铄石流金	255
火炎逢六月 金伏过三庚	256
七月——孟秋乞巧 出伏中元 立秋处暑	260
夏秋交接 金火相搏	261
七月流火，不必“小心中暑”	263
立秋：梧叶飘落 凉风渐至	265
处暑：暑气衰退 秋意渐浓	267
牛女相会七夕诗	268
引线穿针乞巧节	272
秋禊和中元	278
八月——仲秋气爽 望月赏桂 白露秋分	281
“悲哉秋之为气”与“秋水共长天一色”	281
中秋赏月与月饼	284
白露：残暑消尽 露重草白	288
秋分：秋高气爽 昼夜平分	290

九月——季秋菊香 九九重阳 寒露霜降	292
九九登高节	292
赏菊在重阳	296
寒露:秋风萧瑟 露冷气凉	298
霜降:叶落草枯 秋晚凝霜	299
十月——孟冬收藏 寒衣下元 立冬小雪	301
孟冬·潜伏闭藏	301
授衣·下元	304
立冬:气寒水冷 秋尽冬来	307
小雪:生机敛藏 雪花飘飘	309
十一月——仲冬凛冽 建子阳生 大雪冬至	311
建子冬月	311
大雪:冰封地冻 雪片纷飞	313
冬至:夜长昼短 一阳始生	315
腊月——季冬三九 腊八除夕 小寒大寒	322
腊月三九瑞雪飞	322
小寒:天寒地裂 劲风凛凛	324
大寒:寒气逆极 星周回返	325
腊八节与腊八馈粥	327
小年祭灶	328
除夕守岁	3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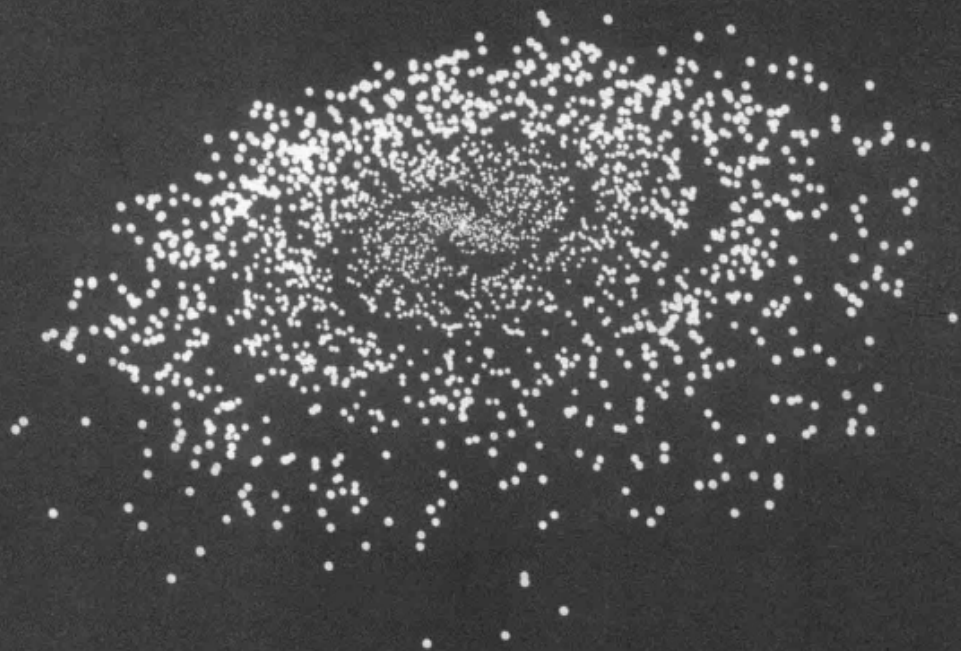
第一篇

昭示天命·灵台仪象



在第一册和第二册中,我们带领大家,以古代的诗词歌赋为线索,对中国传统天文学中的天地宇宙、日月星辰作了一番曲径通幽的游览和巡礼。通过这番游历,想必读者们在感受诗词意境、受到文学熏陶的同时,对中国古代天文学从细节到全貌都比以前有了更深切的了解。

本册我们来重点探讨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另一面——占测,和另一大部分——授时。本书的目的是,一方面,从现代天文学的视角介绍我们的先人在天文探索方面所取得的各种成就;另一方面,也从文化、社会的视角试图说明:中国传统天文学与现代天文学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体系,中国传统天文学是“天人合一”“天命观”的产物,是朝廷治理国家的要务。所以中国传统天文学的重要功能,甚至主要功能就是星占。这些内容在前二册各处都有提及和渗透,本篇的任务是,进一步以皇权控制下的天文机构为中心,试图对中国传统天文学的这一特性作一下全面论述和分析。同时我们把与之关系密切的皇家天文台、天文仪器等内容也放在这一篇。



天文列宿在 霸业大江流——古代天文的社会功能

按中国古代的观念,上天是地上万物的主宰,天象则是上天向人间显示自己意志的媒介,统治者则认为自己代替上天统治着臣民,自己的统治是“天命所系”,因此,皇帝在天象观测、星体推算、历法的制定和颁布上都独家把持。古代天文台实际上属于政府衙门,古代天文学家则都是政府官员。本章我们主要从哲学高度、历史层面上,站在“天人合一”“天命观”“天垂象见吉凶”等角度,通过诗词歌赋来展现一下中国古代天文学这种特殊社会功能。

“天人合一”观念

宋人郭印《次韵文士颖留题李子充双寂轩诗》这样写道:

默默幽轩只自知,天人一理未容欺。

檐光坐揖青山入,窗影闲看白日移。

诗人坐在窗前眺望大自然,忽然感悟到,“天人一理”实在是不容怀疑的,因为檐下的青山、西移的白日,似乎都在说明着这一点。

“天”“人”怎么会是一个理呢?原来,这是中国古代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天人合一”。国学大师钱穆,毕其一生的研究,在其晚年曾得出结论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天人合一”,这种见解如今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学研究者的承认。

在“天人合一”观念中,天的代表是“天帝”,它是个有意志、有人格的神。我们

的祖先认为，“天帝”操控着天上的星象，他老人家无时不在洞察人间，并经常动手干预人间的事，而且上天在行动之前总是先给人间一点预兆和警告——星象上的变化；反过来，人间发生的好事坏事，让老天高兴或不合老天的意时，也会引起星体的变动，算是老天给人间的赞许或警告，然后老天再采取行动，后者叫“人能感天”或“至诚能感天”。总之，天上的星象变化与人间的兴衰是有密切关系的，推而广之，宇宙万物与人间事物都有千丝万缕的神秘联系，“天人合一”观念以此来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的相通，并以此出发来追索天、人的协调一致。虽然以战国时期荀况为代表的无神论者放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声音相当短暂和微弱。

晋傅玄有四言诗《答程晓诗》写道：“六合（上下四方）咸（都）熙（兴旺），遐迩（远近）同欢。赫赫明明，天人合和。”写的就是四海之内太平兴旺，老天也用祥瑞星象表示赞许的状况。

李白的《古朗月行》写道：“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后两句也是这种“天人合一”的意境。

“天人合一”这个词形成得比较晚，汉儒董仲舒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说明这种观念在汉代已经有了。而首次完整说出“天人合一”这个词的是宋代的张载：“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从此“天人合一”被后人广泛使用。张载以及他同时代的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将天人合一思想彻底完善，包含的主要命题是：（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二）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服从这普遍规律；（三）人性即是天道，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

总之，古人认为，自然界是个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两者在结构、组成、运行方式上有一致性，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天能影响人，人也能感动天，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

宋朝陈造的《次韵战舰》有句“圣君动静天人合，持满何妨亦定倾”，说明宋朝

时“天人合一”这个词已经很流行了。另外,明白了“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性,我们对这样的诗句:“莲漏声传初日晓,龙楼彩映红云鲜。唯愿雨暘(晴)协畴范(规范),天人一气相回旋。”(【清】彭启丰《观象台》)就会有更明晰的理解了。

在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中,“人能感动上天”是区别于西方天人关系的最重要特征。西方的主流哲学一直认为天可以影响人,但人影响不了天,这使得西方哲学思想永远笼罩在机械论、宿命论色彩之中。相比之下,中国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天人合一”又被称作“天人感应”。

明代哲学家陈白沙有诗《天人之际》:

天人一理通,感应良可畏。

千载陨石书,春秋所以示。

客星犯帝座,他夜因何事?

谁谓匹夫微,而能动

天地。

这首诗就强调了天人合一思想“人能影响上天”这个方面,陨石落地,是天影响地,“客星犯帝座”呢?是人影响了天(故事见下一篇“彗星星占”章),谁说一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关键的时候也是能感天动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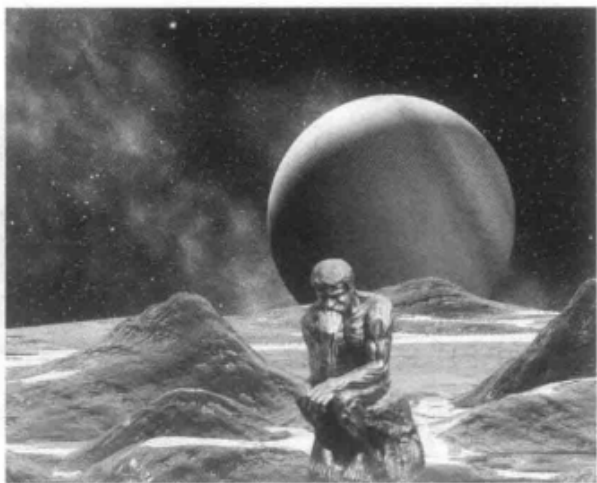


图 3.1.1 天人合一的思索

国人的天命观

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天命观”:一方面,人们对上

天的情感主要是臣服和敬畏；另一方面，“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可知的，人有时可以影响和感动上天。前者，我们可以看宋人柴元彪的《灌花》诗：

小圃辛勤植众芳，年年雨露借恩光。

近来天意高难问，抱瓮从朝到夕阳。

诗人抱着水罐从早到晚在花园浇花，从花儿的生长想到万物得到天上雨露阳光的恩典，才如此欣欣向荣，但老天的意愿是什么呢？高深莫测！是难以问清的。

“近来天意高难问”是经典名句，而且不是这首诗的原创，唐朝的杜甫已写过“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追赴阙下》）的诗句。后人常引用这句诗，多写成“天意从来高难问”，即“根本不能问”。这样看，《灌花》诗中的“近来天意高难问”还是留有余地的，天意高难问只是“近来”的事，以前似乎还是能问的。

不管怎么说，古人确实认为，一般情况下老天的旨意是不能违背的。从我们先人的造字法也能看出“天”的至高无上地位，《说文解字》里解释“天”是“人”上加一横，其中的“大”即是张开双臂的“人”形，上面一横即代表人顶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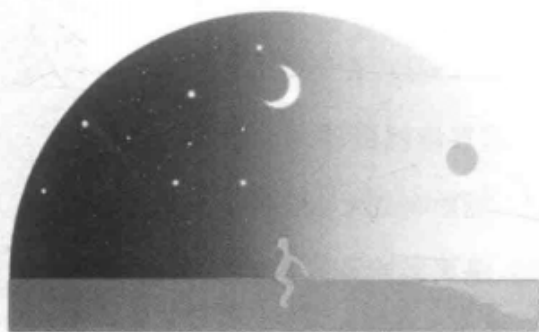


图 3.1.2 天、地、日、月、星使万物之灵的人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天（书中对“天”的解释就是“人之顶”）。北宋大哲学家邵雍有《训世孝弟》诗：

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三光。

所求处处田禾熟，唯愿人人寿命长。

国有贤臣安社稷，家无逆子恼爹娘。

四方平静干戈息，我若贫时也不妨。

诗的头两句非常有名，“谢天谢地谢三光”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天命观的很好

注解。“三光”指日、月、星。《三字经》中有句“三光者，日月星，三才者，天地人”，这是宇宙中最重要的六种事物。天、地、日、月、星使万物之灵的人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所以我们就该每天早起烧上一炷香，感激大自然给我们的恩典。

古代诗词中经常可以看到“天命”一词，如：

临歧泣世道，天命良悠悠。

昔日殷王子，玉马遂朝周。（【唐】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

意思是说，到了世道变迁的转折点，“天命”实在是幽远诡异，比如，周王朝代殷统治天下之后，昔日八面威风的殷王子，还得骑马去周天子的京城乖乖朝拜呢！

这里的“天命”是特指，指与帝王有关的行事，中国传统天文学的主要功用就是昭示这类“天命”。古人认为，经上天确认，帝王将相的某种行为由于被赋予“天命”，就有了权威性和合法性。古人还认为：一、天命可知，二、天命会改变，三、天命归于“有德”者。

宋人陈荐有《范增墓》一诗：

藏名羞立虎狼朝，乘鹤东依项籍豪。

愤失兰图撞玉斗，不知天命与金刀。

还家落日埋英气，回首浮云委旧劳。

百步西连陵母冢，峨峨先识泰山高。

范增是秦末楚汉战争时期西楚霸王项羽的首席谋士，被项羽尊称为“亚父”。“虎狼朝”指秦，“项籍”即项羽。在鸿门宴上，范增多次暗示项羽杀掉刘邦，项羽未理，后刘邦溜走，刘邦的谋士张良代刘邦献给范增一双玉斗作为礼物，范增失望地挥剑斩破了玉斗，说：“竖子不足以商量大事，夺取项王天下的人，一定是刘邦啊！”诗中的“金刀”指刘邦（“刘”繁体由“卯金刀”组成）。“不知天命与金刀”，诗人是说，范增用计不成，感叹大势已去，他已经明白（恐怕项羽还不知道）：“天命”早已经给了姓刘的了。

中华大地的版图十分辽阔，封建社会的帝王，在以中原为中心建立统一王朝时，就认为汉族的王朝是“天命”所在，周边的少数民族都不是“正统”，看敦煌出土的《胡笳十八拍·第十一拍》：

日来月往相催迁，迢迢星岁欲周天。

无冬无夏卧霜霰，水冻草枯为一年。

汉家甲子有正朔，绝域三光空自悬。

几回鸿雁来又去，肠断蟾蜍亏复圆。

《胡笳十八拍》据说是汉代蔡文姬流落塞外匈奴部落时思念家乡所作，但敦煌出土的可能为后人伪托。诗中明确表示：汉家的甲子才是“正朔”，北方绝域的日月星虽然也在高照，但“天命”是不会应在匈奴人头上的。

这是与帝王有关的天命，至于普通人的生活，古人更认为是受老天主支配的，有时候也会用“天命”称呼之，如宋代晁补之的《饮酒二十首同苏翰林先生次韵追和陶渊明八》：

功名有天命，美好无定姿。

云梦未足吞，聊可巢一枝。

这是说一个人的功名是天命定数，不可过于强求的，如果你控制不了整个云梦大泽（古代以洞庭湖为中心的一个大湖），在湖边树枝上筑一个巢也是不错的。

有时候诗中还使用“宿命”这样的字眼，看白居易的《病中诗十五首·自解》：

房传往世为禅客，王道前生应画师。

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

房，指唐宰相房琯，相传他的前生是一位出家人；王是唐代大诗人王维，他作画作得也很好，人称他前世是个专业画家。白居易认为，他自己前世是欠了无数诗歌方面的债，所以今生为了还这个债，要不停地写诗。“宿命”就是天命，宿即星，是天上星星影响着他的前生今世。

有时还可以用“天道”这个字眼：

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

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

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

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三国魏】阮籍《咏怀诗》）

“齐景升丘山”出自《晏子春秋》，说春秋时代的齐景公带领大臣到都城临淄郊外的牛山游玩，他正欣赏着山河美景，忽然歇斯底里：“这么美好的江山、都城，可是我有一天会死去，就什么都看不着了！”说罢放声大哭，臣子们也只好陪着他哭。“孔圣临长川”是孔子在河边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首诗所引用的典故都是对一去不复返的时光的感叹。这种悠邈的情怀，用“天道”来形容确实更合适。

有的诗人在诗词中直接写“老天”，当然说的还是天命。如宋代艾性夫的《元旦》：

不管蓬松雪满颠，笔床茶灶度年年。

穷愁博得长清健，多折梅花供老天。

诗人写自己满头蓬乱白发，日子清贫，但人还算健康清爽，所以多折些梅花作敬献，感谢老天的恩赐吧！与上诗所述对比，虽然齐景公为富贵君王，艾性夫为一布衣穷儒，但后者对生命要豁达得多。

宋人陈著的《次韵弟苒怀归》中有这样的诗句：“须信滞流皆有命，不然安用老天为。”意思则很直接，人生不管顺逆，都是命定的，不然要至高无上的老天干什么？

当然，如果人生的遭遇特别不顺利，有时诗人们也会发出对老天的质疑，看唐人李贺的《野歌》：

鸦翎羽箭山桑弓，仰天射落衔芦鸿。

麻衣黑肥冲北风，带酒日晚歌田中。

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

寒风又变为春柳，条条看即烟濛濛。

这首诗写诗人潦倒激愤中在野地北风中射雁、饮酒、高歌。诗中流露着压抑但又不甘的心情，看到人间的“枯荣不等”，不由得责怪起老天来——这也正是“人能感天”观念的体现，如果按西方宿命论的思想，人们对一切只能认命，是不敢嗔怪老天的。正是这样一种哲学观，使我们的先人在逆境中也还保留着一些洒脱和自勉。

天垂象 见吉凶——军国星占学

我们的先辈观天，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最勤奋的，但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其主要目的并不是“探索宇宙奥秘”，而是推断上天对人间的态度，以及又有什么灾难或吉祥要降临了。“天命”就要靠星象的变化来被人们所知，概括地说，就是《易经》说的“天垂象，见吉凶”。

星体变化与人间相关联的观念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史上都有，形成了本质上大体相同的“星占学”，但具体在中国古代，又有其强烈的特色。中国古代的星占学，气势恢宏，场面阔大，不关心普通人的命运性格（那是街头批八字算命先生的事），只关心国家大事，皇室兴衰，战争水旱，人民疾苦，是非常



图 3.1.3 天垂象 见吉凶

“突出政治”的。根据天象观测进行星占活动是王朝政府决策的一项重要程序，天

文学家靠星占活动传达天命，他们的预言甚至能影响历史，所以现代学者称中国的天文星占为“军国星占学”。从下面的一些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人眼中，天象与人事的这些关联特点。李白的《月夜金陵怀古》：

苍苍金陵月，空悬帝王州。

天文列宿在，霸业大江流。

瞧，诗中把“天文”与“霸业”连在一起，古人怀古不光是缅怀人事的改换，还感叹天文（天象，这里几乎等于“天命”）的变迁。在古人眼里，天上列宿的安排与金陵（南京）城前的长江天险，对君王霸业是同等重要的。

元代王逢的《秋夜叹》：

大星芒鬣张，小星光华开。

皇天示兵象，胜地今蒿莱。

诗人看到了闪闪发光的大星小星，首先想到的是上天在展示“兵象”，战乱将起，繁华的胜地恐怕要变成蒿草疯长的荒城了。

隋朝高丽人乙支文德的《遗于仲文诗》：

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

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

这首赠给一个叫于仲文的将军的小诗，是在赞扬对方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所以神机妙算，总打胜仗，战功累累，但又告诉他要见好就收，适可而止。

唐代易静的《兵要·望江南》：

入他国，我即论为宾。

若是他来攻我寨，我为主者汝为宾，此理合天文。

诗讲的是战役中的主宾关系。军队攻入他国，当然对方是主，己方是宾，但虽然在他国，对于我方营寨前的小战役来说，我方是主，对方又是宾了，这是战争中强弱转化的简单规则，可是古人非要把这个道理说成是“合天文”，可见天文在军

国大事中是何等重要。

以上诗说的基本是局部战争，如果再大到国家兴亡，更与天象联系密切，请看北朝张渊的《观象赋》中所写：

恒星不见以周衰，枉矢蛇行而秦灭，谅人事之有由，岂妖灾之虚设，
诚庸主之难悟，故明君之所察。

赋中说，“恒星不见”“枉矢蛇行”（波动前进的流星）都是国家灭亡的先兆，并非老天虚设，只有明君才能察觉到这是“人事”做得太不合理了，昏君是悟不到这一点的。

宋人丘葵的《秋夜》：

缺月黄昏照短垣，一灯明灭尚留残。
衰颓但觉风霜苦，忧患不知天地宽。
坐想兴亡成感慨，起瞻星象倍辛酸。
冻琴弦断书帷冷，槭槭（风吹树叶声）庭梧半夜寒。

丘葵生活于宋元之交，正是社会动荡、国家残破之时，他目睹南宋逐渐走向衰亡，诗中满溢着忧患和悲苦。他把这种世道变迁、兴亡归于天命，所以他夜观星象时，才对这种天命的转移倍感辛酸。

再看陆游的《忆昔》：

忆昔从戎出渭滨，壶浆马道泣遗民。
夜栖高冢占星象，昼上巢车望虏尘。
共道功名方迫逐，岂知老病只逡巡。
灯前抚卷空流涕，何限人间失意人！

陆游则生活在南北宋之交。他亲历了北宋的灭亡，忍受着南宋偏安的政局，多次向朝廷献策北伐，但终被主和派排挤。所以，他的诗很多都显露着志在恢复中原的慷慨陈词。这首诗前四句回忆了他当年亲临抗金前线的场景，北方的遗民

们都箪食壶浆迎接他们的到来,当时的陆游踌躇满志,夜里爬上高山顶观测星象、占卜战事,白天登上高高的楼车瞭望敌情……后四句说:曾想建一番功名,现在这一切都随着自己的衰老多病成为过去,只能在灯前流涕叹息了!

再举占卜军事的两例:

世人多恃武,何者是真雄。

欲灭黄巾贼(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须凭黑槩公(北魏将军于栗磾,以善战著名)。

指星忧国计,望气识天风。

明日凌云上,期君第一功。(【唐】李山甫《送刘将军入关讨贼》)

诗里的“指星忧国计,望气识天风”,指的都是观测天文(古代天文气象不分)为战事进行占卜的活动。

边烽寂寂尽收兵,官树苍苍静掩扃。

戎羯归心如内地,天狼无角比凡星。(【唐】刘禹锡《重酬前寄》)

诗写的是战事结束、边疆烽火止息、异族归顺的平安景象。诗用“天狼无角比凡星”作结,这是因为天狼星在古代总是预兆着北方战事的灾星,如果天狼星明亮特别是芒角四出时,就预示着北方胡人入侵,边情紧急,而现在天狼无角,而且也不太亮,像一颗普通的星星一样,当然就表明天下太平了。现在我们知道,天狼星的亮度是不会改变的,古人说的变亮、芒角,当是星体地平高度变化、气象条件改变造成的。

清代钱辰的《待旦歌》:

星月煌煌助日光,櫓枪入斗何时坠。

更有荧惑芒常明,焚燹烛天心屡惊。

可惜繁华尽焦土,死别生离魂梦轻。

其中写到了很多天象,都与战场一片焦土、生离死别的战事有关。

另外像《全唐诗》中的“严警当寒夜，前军落大星”（杜甫《故武卫将军挽歌》）、“是月胡入洛，明年天陨星”（卢纶《纶与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员外发崔补阙峒》）、“天狼正芒角，虎落定相攻”（刘禹锡《捣衣曲》）都是“天垂象，见吉凶”的很好的例子。

这是天警人的，还有人感天的，如唐代李播的《天文大象赋》写道：

荆轲入秦，白虹贯日，卫生设策，长庚食昴；星陨如雨而周衰，彗长竟天而秦灭。

后两句与前文引用的张渊《观象赋》“恒星不见以周衰，枉矢蛇行而秦灭”意思接近，前四句是说，战国时义士荆轲怀着一去不复返的决心去刺秦王时，感动了皇天，从而出现“白虹贯日”的天象（今日认为是大气光象，见本书第一册）；“卫生设策”指战国时秦赵长平之战后，秦将白起欲一鼓作气灭掉赵国，派卫先生回首都请求增兵增粮，但被嫉妒白起战功的宰相范雎害死的典故，卫先生所谋之事不成，但他的精诚感动了皇天，因此出现了金星遮掩昴星团的天象。

除了预示灾难的天象外，也有许多预兆祥瑞、平安的天象，对这些天象，古人对它们是很珍惜、很赞叹、很欢喜的，如宋人仲并的《代人上师垣生辰》：

夜半熟视璿霄象，紫微列宿相荧煌。

甘露醴泉不足瑞，但欲岁岁占农祥。

诗人看到紫微、列宿的祥瑞天象，非常高兴，因为这预示着农业丰收，比起天降甘露、地涌醴泉那类祥瑞对国家有意义多了。

再看宋代僧侣法薰写的《赠云谷先生》也很有趣：

卦盘掇转味天机，祸有胎兮福有基。

昨夜李星移一位，先生睡着不曾知。

这首诗的意思曲折，看来云谷先生是一位懂星象的人，玩转卦盘就可以悟得天机，把人生祸福的根源都给推出。但这夜云谷先生睡着了，没有观看星象，天上

的“孛星”(一般指彗星)移动了一位,他不知道,于是……言外之意,算错了。

记述星占家的诗句以前曾零散地提到一些,这里再引两首:

二曜五纬万古悬,甘石之学今不传。

术家能以天占人,圣人乃以人占天。(【宋】陆文圭《赠张明德星士》)

二曜五纬,指日月和五大行星,甘石即战国时期的天文星占家甘德、石申夫。

诗的后两句说,一般占星师只能根据天象来占卜人事,可是圣人能根据人事来预知天象变动呢!显然后者是更高深的技术或境界了。

原夫官赋省题诗,何乃甘心改业为。

场屋久忘涂注乙,星辰闲测斗牛箕。

细看肖貌殊清彻,徐玩挥毫亦怪奇。

闻道天文修晋志,淳风会有立朝时。(【宋】方回《赠黟县星学舒碧

云》)

这是“天文爱好者”方回赠给一位占星师的诗篇。看来这位舒碧云过去是想走科举的道路,“涂注乙”指文章上的修改勾画,这里指考场答卷。后来,舒碧云又改业从事星占研究了,尚无成就,故称“闲测”。诗人后四句说,看他的容貌、运笔都挺不凡的,将来会像李淳风那样以天文星占之专长被任用于朝廷,编写出《晋书·天文志》《乙巳占》那样不凡的著作来。

宋代于石的《赠姚星士》,也是从星占家写到历象之学的重要,又举了几个如汉代萧何、严光,三国诸葛亮上应天象等典故,来说明军国大事关联天文的道理:

姚生年来如我贫,澜翻口舌谈星辰。

凄风落日低黄尘,客路相逢眼为青。

草鞋生翼杖生鳞,一笑索我诗赠行。

我诗何足为重轻,历象妙处须推寻。

相国之生孕昴精,客星动摇归富春。

天不祚汉星坠营，泰阶或坼中台星。

大抵人事关天文，试算天下英雄今几人？

最后再欣赏一首北宋诗人欧阳修的诗《天辰》：

天形如车轮，昼夜常不息。

三辰随出没，曾不差分刻。

北辰居其所，帝座严尊极。

众星拱而环，大小各有职。

不动以临之，任德不任力。

天辰主下土，万物由生殖。

一动与一静，同功而异域。

唯王知法此，所以治万国。

这首诗完整地表达了古人对天象的看法。天如车轮运行不息，星辰按时东升西落，在北极不动的极星，是天帝的位置，与地上的等级一样，众星如百官各有职位，环绕北极。随后，欧阳修又揭示了北极不动的深刻含义：管理众星用德行而不用武力，无为而治，则万物自生，君静臣动，才能收到功效，如果人间的君王也效法此道，治理天下也就没问题了。瞧，说来说去，最后又落在军国大事上，这就是古人眼中的“天象”。

天象与人事关系的广泛运用

天象不仅在预测军国大事上形成了庞大的学问，在预测普通人命运和社会普通事件上也有广泛运用，在西方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根据一个人出生时刻的天体位置推测人一生命运的“生辰星占学”。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这样完整的生辰星占学，但天象与普通人的关系也很密切，这在诗词歌赋中也时有反映，最典型

的是韩愈、苏轼的“我生之辰，月宿南斗”引来口舌之灾的故事（见第二册“北方玄武”）。请欣赏一首完整的《水调歌头·寿查郎中》，宋代王质作：

淮海一星出，分野到梁州。

玉京群帝朝斗，公在列仙流。

尽扫欃枪格泽，高拱紫微太乙，霞佩拂红裾。

非雾非烟里，永侍绀云裘。

日南至，月既望，寿君侯。

梅花满眼，一朵聊当一千秋。

半夜玉堂（宫殿）承诏（接旨），翼旦路朝宣册（封官），归去作班头（首脑）。

风净瞿塘峡，安稳放行舟。

这是词人给一位姓查的郎中令（中央的副部级官员）祝寿而填的词。看来他出生于淮海地区，这次是到梁州（陕西汉中一带）做地方官。词中用“星出”“分野”等天文术语生动地比喻了这一事件。“朝斗”即“天上群星朝北斗”，以此来比喻百官上朝，查郎中身居高位，故比作在天宫列仙之中。“欃枪”“格泽”都是天象，欃枪是细长的彗星，格泽可能是极光，这都是灾异天象，所以要“尽扫”。“紫微”指天上的皇宫，“太乙”即天帝，“高拱紫微太乙”即朝拜皇宫的皇帝。后面几句是对如仙如幻的皇宫景象的描写。下半阙的“日南至”（冬至）、“月既望”也是天象，后面则是为他祝寿的场面、封官、上任的描写。全词有许多天文星象内容，多是作者随手拈来，与全词融为一体，写了各种天象，但表现的不是军国大事，而是一个中层官员的官位升迁，此诗生动体现了古代文人的天文素养，也生动表现了中国古代天文的这种特殊社会功能。

再看宋人王迈的《赠术士陈谈天》：

我生之辰日在亢，斗牛之宿晦无耀。

独有首尾二觜星，角立昂氏争击标。

一生奇蹇良苦之，已分青云输年少。

每逢星史说经躔，探手止之头屡掉。

诗中说，诗人出生的时候，太阳在“亢”宿的位置（相当于当时的秋分之后），斗、牛二宿暗淡无光，觜，可能指白虎的首尾，是不吉的标志，像“角宿”那样挺立，像“昂宿”那样抓握，击向它们的目标，所以他一生命运坎坷。许多懂星象的为他算命，都是如此，以至于每遇到算命人想为他算命，他总是摆手扭头就走。

还有这样的诗，也分明是写普通人星象命运的：

崆峒道士误烧丹，赤鼠黄牙几许难。

坠堕阎浮南斗下，不知何事犯星官。（【唐】卢肇《谪后再书一绝》）

卢肇被贬官到南方，自然要思考，到底是冲犯了哪颗星。

许州秀才周若蒙，星官占罢泪无从。

欧阳公死不过夏，天上文星已告凶。（【宋】晁说之《连日与性之王君

谈遽来告别因作》）

此诗也是写天上星象怎么预示地上人事的。

还有的诗从另一个角度，来写人能感天：

连珠合璧转璇霄，也被星家不见饶。

灾曜元来怯祷祝，福星不是背箠瓢。（【宋】杨万里《送谈星辰许季升

二首》）

诗的后两句说，即使灾星出现，只要我们为之祷告祝愿，也可消灾。福星也不是过清贫日子的穷神，它如出现，你也得破财献祭，它才会给你带来福祉呢！

那么中国有没有根据一个人出生时刻来具体推测人一生命运的“生辰星占学”？当然有，它就是街头的“八字算命”。它与西方的生辰星占学异曲同工，只是

不借助真实星象，只用人出生时的年、月、日、时的天干地支八个字（如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时之类），再配上金、木、水、火、土五行，就可推出一个人的六亲、婚姻、性格、体貌、健康、寿命、吉凶等。算命者还可以再用上八卦六爻、称骨看相，与被测者直接交流，通过经验和察言观色，使预测更加“准确”。

因为八字算命与真实星象没有什么关系，因此这里不多谈，古诗也很少有论及八字算命的诗篇，这里仅举一首南宋理学家蔡渊作的《赠谈命余圆机》：

甲子难周日与时，不句全阙是圆机，
只将八字纵横看，祝福无差妙太虚。

因为八字算命有很多自圆猜测、故弄玄虚的成分，在过去，也时常被人们诟病，这里举两首小诗说明，第一首小诗是说风水先生的，用于算命先生也完全可以：

风水先生贯说空，指南指北指西东，
世间若有封侯地，何不寻来葬乃翁？

“乃翁”就是“你爹”，说世上若真有让后代封侯的宝地，你何不寻来埋你的老爹，你岂不就大发了，何必过现在的混饭日子呢？

还有一首诗是直接说算命先生的：

我家田地在江湖，不用耕耘不用锄，
话未说完苗已秀，再说几句就收租。

说算命先生跑江湖全靠一张嘴，农民面朝泥土背朝天苦干半年的生产周期，算命先生几分钟就完成了。

清台突兀 祀天观天——古诗词中的“天文台”

在中国古代，“天文台”的作用与现代是大不相同的。古人认为上天是地上万物的主宰，天象则是上天向人间显示自己意志的媒介。统治者自称“天子”，认为自己是在代替着上天统治臣民，为了向大众表明自己是“天命所系”，所以天文台和天文机构必须由皇家独家把持，来“观天象，定吉凶”。同样是观测天象，现代天文台是用来探索宇宙的奥秘，中国古代天文台则主要用来“昭示天命”。这样，天文学实际是朝廷治理国家的要务。至于历法的制定和颁布，更被视为统治者上承天意，下御万民的权力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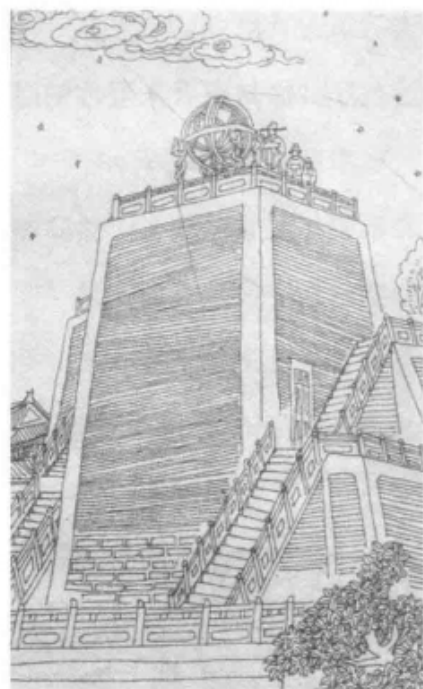


图 3.1.4 中国古代的“天文台”

历朝政府都设有专司天文的官署，但各朝的名称差别很大，有太史局、司天监、天文院、钦天监等称谓。官署设有天文、历法、漏刻等分职，供养许多专职人员对天象、气象进行连续、细致的观测和分析，还有制定历法、报时，为皇家选吉日、看风水等方面的事务。观天高台的名称也多样，从上古到近古曾被叫作灵台、清台、司天台或观象台，但没有叫“天文台”的。由于历经岁月和战火，这些台子遗留至今的已非常少见。

官署中的天文学家，也都是政府官员。几乎每天都有若干专业人员在观象台上日夜监视

天空,观察各种预测到的或突发的异常天象,包括日食,月食,月亮、行星之间的掩犯合,以及彗星、新星、流星、流星雨、极光,还有风云雨雪气象变化等。天文学家每天要根据夜里观测到的天象对国家大事作出预言,上朝时交给皇帝,供皇帝、大臣制定决策时参考。而且因为他们是“天意”的解释者和传达者,所以在关键时候,他们的话比一品大员的话更有分量。也正因为这种命定一般的政务,这些人根本不敢偏离主流去对“老天”或宇宙的本质追根溯源。看《全唐诗》中的这首诗:

至日行时令,登台约礼文。

官称伯赵氏,色辨五方云。

昼漏听初发,阳光望渐分。

司天为岁备,持简出人群。

惠爱周微物,生灵荷圣君。

长当有嘉瑞,郁郁复纷纷。(于尹躬《南至日太史登台书云物》)

诗写冬至这一天,太史(天文台负责人)登台记录天象的经过。伯赵氏,少皞氏时代主测夏至、冬至的官,这里代指这位太史。他走出人群,根据漏刻显示的时间和圭影指示的位置测出冬至时刻,这一切都是为一年的历法安排做准备。诗后面说: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万物生长和君王统治,如果总看到郁郁纷纷的嘉瑞,那当然是最好的了。

古代天文机构除了官方性特点,还有一点就是保密性。天文机构因为有言祸福、推治乱的功能,所以很大程度上处于保密状态,绝大多数朝代都严禁民间私藏天文图籍、仪器,天文官的交往范围也都是受严格限制的。

一般来说,每朝的天文观测台只有一两座,而且非常神秘,这样,从诗词的角度讲,历朝吟诵或描写天文台的诗作不多,但仅从我们搜集到的那些,也能够看出古代天文观测台的特色和地位了。

清台与灵台

上古时代，祀天和测天是密不可分的，部族长老、巫师、帝王祀天的祭坛，同时也是天文观测台。后世随着社会的发展，祀天和测天逐渐分开，祀天的叫“明堂”，测天的叫“灵台”“司天台”，而明清时代，则分别叫“天坛”和“观象台”。虽然分开，但测天的台子仍一直被认为是执行“天”与人之间的中转功能，是帝王代替老天统治臣民的依据和象征。不过从观测台名称的改变，也反映了古人对“天命”观念的弱化，如“灵台”“司天台”到“观象台”，分明表现了古人从“祀天”到“司天”到“观天”的一种理念转换过程。

相传夏商两朝已建有专门祀天、测天的高台，周初则明确记载有“灵台”设置，《诗经·大雅》中有《灵台》篇，开头即写道：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诗说的是周文王决定建灵台，经过经营设计，百姓出力兴建，很快就建成了。那时的灵台仍是祀天、测天合用的。此诗的重点是写文王有德，百姓们乐于归附的事，虽然没有描写灵台的功用，但其“天命”象征、众望所归的意义不言而喻。

秦汉之际，天文机构的规模已十分庞大。秦始皇时代观星、候风、治历就有300多人。到汉代，天文机构归太史令管辖，下设太史丞、明堂丞和灵台丞。太史丞分管治历、占卜；明堂丞掌管着皇帝举行祭祀、庆典的明堂；灵台丞则掌管灵台的观天、测影、候风、候气、监测地震等事务。汉代的天文观测台一开始叫“清台”，后来又改回“灵台”。东汉班固有《灵台诗》：

乃经灵台，灵台既崇。

帝勤时登，爰考休征。

三光宣精，五行布序。

习习祥风，祁祁甘雨。

百谷蓁蓁，庶草蕃庑。

屡唯丰年，于皇乐胥。

意思是：于是兴建灵台，灵台建好后，皇帝经常登台考察天象的祥瑞征兆，日月星三光和五大行星也都按序运行（后面几句诗都是祝福丰年的吉祥语）。据史书记载，东汉的灵台在京城西北八里，高六丈（合14米多），方二十步，上面放置浑仪、铜表及候风的仪器。宋代诗人丁谓有诗歌残句“气候灵台上，书观云阙前”，前句就表现了灵台的功用。幸运的是，这座灵台的遗址被保存至今，在今河南偃师县境内，虽然只剩下一个大土堆，但其残高仍有8米多。

在古诗中，灵台常被用作“心灵”的同义语，所以提到灵台的多数并不是写天文台。但“清台”一词为天文台专用，所以古诗中写清台的基本都是指天文台，如：

太史谈天术转灵，相看犹自眼青青。

步占若上清台去，莫说江湖有客星。（【宋】艾性夫《五星之将聚因作》）

我们第二册讲“彗星”时曾引用此诗。这里诗人告诫太史令（天文台的最高长官）说话要谨慎：我知道太史很看重我，但我不想在朝廷做官的，您若登上清台去观测，求您千万不要跟朝廷说“天上有客星”——即江湖有散居的人才，否则我这大宋的逸民就要不得不出仕元朝了。

日日龙楼问寝时，鸡人未动漏花迟。

前星一点朝天节，只有清台太史知。（【宋】赵彦端《寿皇太子》）

这是为庆贺皇太子生日而作的。诗人很聪明，他从“清台太史”下笔，说明皇太子将来的即位是符合天命的。可以想象，听了这话，皇帝、太子都会龙颜大悦。

再如南宋戴埴的《彗星》：“绍定壬辰闰九月，己酉之夜彗星出。清台奏御，正衙避席。太官减膳馐，瞽宗彻音乐……”这是1232年出现的一颗大彗星，据《金

史》记载,这颗彗星“弯曲如象牙”,最亮的时候长“四丈余”(合40°多),连续48天都可见。古人认为彗星出现都是灾兆,所以清台的太史上奏皇帝,要求皇帝停止吃喝玩乐,下“罪己诏”。

司天台

唐宋金元时代,天文台多叫“司天台”,这里的“司”有“窥伺”的意思,比起早期功能二合一的灵台祀天的被动行为,多了一些主动。唐人崔琮有“应律三阳首,朝天万国同。斗边看子月,台上候祥风”(《长至日上公献寿》)之句,其中“台上”句即写司天台的职能之一——观测风的来处和大小。

再看唐代李山甫的《司天台》:

拂云朱槛捧昭回,静对铜浑水镜开。

太史只知频奏瑞,苍生无计可防灾。

景公进德星曾退,汉帝推诚日为回。

何事旷官全不语,好天良月锁高台。

这首诗是在表现对天文官的不满,说太史官为了讨好皇帝,只知道上奏祥瑞天象,对真正的灾兆天象却不提,让百姓去承受。第五、六句说,只要君主修德,灾兆也是能化解的,春秋时的宋景公、汉朝的皇帝,都有因修德而改变了天体运行、逢凶化吉的故事,太史官对灾兆为何一点不提,难道你们在高台上看到的都是好天良月?

唐朝是一个很开放的时代,所以诗人敢这样大胆直言。还有比这更大胆直言的呢!这就是大诗人白居易的《司天台》:

司天台,仰观俯察天人际。

羲和死来职事废,官不求贤空取艺。

昔闻西汉元成间，上陵下替谪见天。

北辰微暗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

耀芒动角射三台，上台半灭中台坼。

是时非无太史官，眼见心知不敢言。

明朝趋入明光殿，唯奏庆云寿星见。

天文时变两如斯，九重天子不得知。

不得知，安用台高百尺为？

诗说，司天台本来承担着观察天人之际的重要使命，可自从夏朝天文官羲和被杀之后，天文官变得谨小慎微，不再直言。当年西汉元帝、成帝时代，天上出现了“北辰微暗”“四星煌煌”“三台变异”等凶险天象，太史官不但不报告，反而蒙骗皇上说预示祥瑞的“庆云”“寿星”出现了。上有天象变异、下有百姓流离，天子在九重深宫却不得而知，那么要这高大宏伟的司天台干什么？诗题后还有白居易的自注：“引古以儆今也。”可见诗写的是汉朝，讽的实际是唐朝司天台的现状。

宋代的司天机构多称“太史局”。像诗句“见说天文变，频占太史台。但云星犯月，不料火为灾”（【宋】胡仲参《萧山望城中》），这里的“太史台”其实就是司天台。

金时，司天衙署就叫“司天台”，具体的观测台则叫“候台”，设在今北京城南法源寺一带。元初的吴师道有诗《九月二十三日城外纪游》，写到了他游览候台遗址时的经历和心情：

故桥旧市不复识，只有积土高坡陀。

城南靡靡度阡陌，疏柳掩映连枯荷。

清台突兀出天半，金光耀日如新磨。

玑衡遗制此其的，众环倚值森交柯。

细书深刻皇祐字，观者叹息争摩挲。

司天贵重幸不毁，回首荆棘悲铜驼。

诗人来到城南，看到疏柳掩映下突兀高耸的清台（候台），在阳光照耀下浑仪依旧，环圈重叠，细看还刻着“皇祐”字样，原来是宋朝遗物，观者无不叹息抚摸，这些贵重的汉人礼器所幸没有被毁，但在蒙古人统治下的臣民只能像看见荆棘中的汉宫铜驼那样作故国之思了！

观星台·测景台

元代天文机构叫“太史院”，天文观测台仍叫司天台。司天台建在元大都的东城墙下，由王恂、郭守敬等人主持建造，非常宏伟，上面放置有郭守敬设计的简仪、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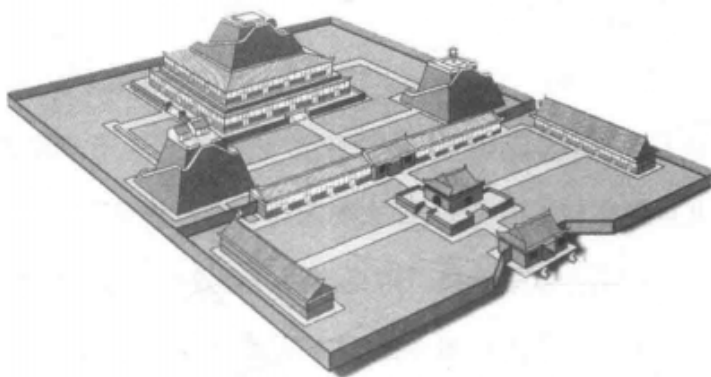


图 3.1.5 元大都太史院司天台复原图

仪等。这座司天台现在已荡然无存。但元代仍有一座保存至今的天文观测台——登封观星台，它位于河南登封告成镇，也由郭守敬主持建造，高四十尺，台下还有一座石表，据说是唐朝时为纪念周公测影而立的，称“周公测影台”，至今都保存完好。观星台和周公测影台时常会被路过的文人歌咏。观星测影，与“司天”相比，显然又多了些人的主动因素。

先看一首收入《河南通志》的无名氏所作的《观星台》：

山豁阳城内，云涵颖水东。

观台街睥睨，漏刻隐蒿蓬。

泉注周型旧，铭湮石蹬同。

风雷遭忽仄，天地画当中。

礼乐繁周室，星辰拥汉宫。

登临美人思，今古慨无穷。

第一、二句写出观星台的位置，在唐武则天以前，登封叫“嵩阳”，告成叫“阳城”，因为武则天“登”嵩山、“封”中岳，大功“告成”而改名登封、告成。从诗句中可以看出，台下还有废弃的漏刻，台侧有露着模糊铭文的石蹬。“天地画当中”是古代流行的说法，古人称阳城为“地中”，即大地的中央。“登临美人思”是借用离骚笔法，以美人代表君王。

明代郑善夫有诗《九日与倪小野祝姑溪登观星台》：

秋尽繁阴苦不开，散愁无计一登台。

日边闾闾红云动，塞上风沙白鸟来。

秦分正当金气盛，雁门未见玉音回。

百年与尔同羁旅，九日徒歌黄竹哀。

诗没有具体写观星台，但从其描写的西向“秦分”，北望“雁门”，可以推测这就是登封观星台。

河南《登封府志》载有清代登封知县叶封的《测景台》诗：

自古旧城池，相传测景台。

岳形当正落，石表定谁裁。

太史推求法，元公制作才。

土中干象纬，瞻望重低回。



图 3.1.6 元代登封观星台

“旧城池”指告成镇，“岳形”句指如卧的嵩山，“石表”即观星台下的周公测影台，“太史”“元公”指郭守敬这样的天文官。“土

中”即地中，“象纬”即天象。

唐代的黎逢还曾为这周公测影台作《测景台赋》，原赋很长，这里只引几句：

天地之心可见，风雨之交既别。玉律匪先，土圭是揭。以征阴阳之短长，以察浮骞之晷辙……圭植于台，日生于海，当呈象以委照，必澄霞而赋彩。两童之辨犹惑，太史之占斯在，上千里而是驰，下寸晷而未改。

“天地之心”还是讲地中，“玉律”是候气，“土圭”是测影，都是测太阳行迹的。“两童之辨”是观日时想起了“两小儿辨斗”的典故（见第一册“以尺量天”部分）。古人认为用圭表测影，南北位置相差千里时，影长会差一寸，这就是后两句的含义。

《登封县志》中录有多首写测景台的诗，有一首题为《测景台》，没有留下作者姓名，写得也不错：

犹见高台锁断烟，成固定鼎说当年。
囊括众妙多才智，整饬三纲硕肤贤。
为创土圭分气候，还裁三尺酌方圆。
一心独运山河地，双手孤擎日月天。
鬼斧精微能造化，神机秘密欲通玄。
凿开混沌留真诀，劈破鸿蒙有异传。
四海会同沟道里，二仪交互准星躔。
太和保合涵今古，乌魄光辉似镜悬。

诗把台子之高、仪器的使用、天文的政治功能、宇宙起源的奥秘等都写进去了。

明末清初顾炎武的《测景台》写得则很有气魄：

象器先王作，灵台太室（嵩山东峰）东。
阴阳求日至，风雨会天中（地中）。

考极三辰(日月星)正,封畿(王都周围)万国同。

吾衰今已甚,犹一梦周公。

从以上的诗我们可以看出,测景台与“地中”有着不解之缘,人们认定这里是
大地的中心点,中原、中土、中州、中岳、中华等词语都是由此而来的,至今,河南人
脱口而出的肯定语“中”,也是由此而来。“地中”,全称是“天地之中”,“天中”下面
就是“地中”,民谣称“天有心,地有胆,天心地胆在告县”。还有很多写登封观星测
影台的诗,不由自主就写到了地中:

制作仰元圣,阳城观象台。

建中资治辅,测影俩三才。

地胆依中岳,天心应上台。

登临窥日表,亲授指南来。

这是清代刘仕伟的诗,刻在观星台院内的一座古碑上,其中暗用了“天心地
胆”的民谣。

唐代范荣《测景台赋》:“掩扶桑于日域,包蓬莱于海濛,式均霜露之气,以分天
地之中。”

元代杨奂《测景台》:“一片开元石,愈知天地中。今宵北窗梦,或可见周公。”

明代伦文叙《重修测景台记》:“天地之中,土圭可测;阳城之地,表景斯得。”

明代佚名《周公测影台》:“坤舆八极此居中,制度犹存古圣踪。测景台端擎石
表,观星坛上滴铜龙。”

明代李世德《测影台》诗也很有气魄:

春日初登万丈台,好山四面画屏开。

天中一测无余算,万古还输元圣才。

清代李来章《谒周公庙观测景台》:

造庙阳城阴,萧条隔暮林。

山多春气薄，地僻野云深。

片石饱风雨，残台阅古今。

谁从千载后，圭影识天心。

还有不少写洛阳、嵩山等就提到地中的，这里举几例：

唐代诗人沈佺期有诗《饯唐永昌》：

洛阳旧有神明宰，辇毂由来天地中。

余邑政成何足贵，因君取则四方同。

把“天地中”直接与皇权结合起来，沈佺期看来是在做地方官。他送别朋友时说，我的辖区治理得很好，这有什么，都是天地之中的皇帝圣明影响四方造成的。

嵩高最高处，逸客偶登临。

回看日月影，正得天地心。（【宋】范仲淹《游嵩山》）

洛邑从来天地中，嵩高苍翠北邙红。

风流耆旧消磨尽，只有青山对病翁。（【宋】苏轼《追和子由去岁试举人洛下》）

观星台·观象台

明代建国后，定都南京，在鸡鸣山建有观星台，在雨花台也建有观星台。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1442年在北京城墙东南角内侧修建观星台，台体贴近城墙，高出城墙几尺，台下设立院落，台上放置新铸的浑仪、简仪、浑象等，圭表和漏壶放在台下，后又建晷影堂，将圭表移入堂内。满族人入主中原后，清王朝完全接收了台院，更名为“观象台”，将西方传教士主持铸造的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等中西合璧的八件天文仪器安置台上。至今台体、仪器、院落都保存完好。

南京鸡鸣山观星台因为使用时间很短，在明朝迁都北京后逐渐就衰落了，清初哲学家张云章曾写有《观星台登眺》一诗：

蜿蜒东来紫气浮，环回下瞰碧漪流。

乾坤法象开双阙，星斗光华烛九州。

西邸集书陈要略，南朝古庙俨垂旒。

只今寂寞江山冷，犹有衣冠夜出游。

虽然没有直接描述观星台，但从其首联写长江、紫金山，后面又提到“南朝古庙”等推断，这就是南京鸡鸣山观星台。当然他游览的是观星台旧址了，因康熙曾在此台观察老人星，可见清朝初年对这前朝废弃的台子还是保护得不错的。

到乾隆年间，官员顾我錡曾来这里参观，在《登鸡鸣山后阁》一诗里就写到了观星台，这时它已经破败荒凉了：

面水凭城小阁开，萦纡（盘山道）磴道已千回。

人耕废陇酬勋庙，马啮荒榛测景台。

至于描写北京观象台的诗也有一些，乾隆帝弘历喜欢到处题词、题诗，曾为观象台紫微殿题楹联一副：

敬协天行所无逸，顺敷星好敕时几。

《日下旧闻考》还收有乾隆作的《观象台》诗：

奉若钦维显，研几凜曰明。

瑶枢调律纪，珠贯验天行。

翠辇临黄道，星台据月城。

浑仪观建象，神器惕持盈。

命羲仲和叔，在璇玑玉衡。

授时熙庶绩，敢恃泰阶平。

其楹联写得不错，工稳古奥，对仗平仄都掌握得很好，告诫钦天监的官员要敬

天行事,勤勉工作,为朝廷的决策把握机遇。这副楹联现在仍在紫微殿悬挂。而他这首诗则写得佶屈聱牙,缺少灵动之气。可以想象,他每作出一首诗,大臣们都争相叫好,他也真以为自己是古今第一诗人了,所以不知道改进,结果写出的都是平庸之作。

乾隆年间的进士、户部侍郎梦麟,是蒙古旗人,他有《冬日观象台》:

木落风高画角哀,霜浓野阔一登台。

云旗天转桑乾出,日驭烟横碣石开。

黑水遐封思禹迹,金方借箸失边才。

汉家养士恩如海,谁伏青蒲请剑来。



图 3.1.7 清朝末年的北京古观象台

诗写他冬日登台,霜浓野阔,想象自己能看到桑乾河(今大同、朔州),东可眺望碣石山(今秦皇岛)。禹迹指中国的疆域,因大禹治水曾走遍中华大地,故称中华大地为“禹迹”,甚至那时的全国地图就叫“禹迹图”。“借箸”指为人谋划,“伏青蒲”指犯颜直谏,后四句是对边疆的安危担忧,希望皇帝手下有人出面保卫边疆的意思。

清末学者许传霁在其《诚斋诗存》中有《月蚀复洛翹》诗:

四月甲子岁癸酉,月有食之既八九。

乐官奏鼓嗇夫驰,村妇携搔庶人走。

角尾互交失常经,星辰错落灭牛斗。

浮云掩蔽经须臾,玉盘捧出候长久。

有客为我说象纬，日月之蚀在某某。
 当年故事寻羲和，此日天心无休咎。
 又谓日食阴掩阳，伐鼓公朝集蒙瞍。
 扶阳抑阴理宜然，扶阴抑阳莫擘剖(分析)。
 精理灏气贯古今，斯人斯言难翕受(合受)。
 粤自二曜启鸿蒙，两仪本不分先后。
 赤黑之气侵于房，在上临下良非偶。
 天子临殿变食居，诏使宗伯下朝右。
 焚香诞告观象台，御史大夫齐稽首。
 扶阴即是扶阳心，日月璧合黄人守。
 若以祲灾为寻常，天变不畏复何有。

诗由月食想到了天象的变化，羲和的故事，皇帝的救护，也提到了观象台。但最后一改传统说法，他觉得这天象的阴阳变化似乎都是正常的，要是这样的话，“天变不足畏”的提法都可以不要了，言外之意，都是正常，还畏什么呢？毕竟时代不同了，清末西学大量涌入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新思潮，对传统的天文星占已经打上大大的问号了。

清代兵部尚书彭启丰的七古诗《观象台》写得则汪洋恣肆、明白易懂：

周天三百六十五，去地九万有一千。
 茫茫大造亦可测，观星之台始何年。
 虞帝璿玑制初创，姬文载咏《灵台》篇。
 铜仪昉自汉宣帝，递相述作逾精研。
 古遗铸象十三座(元明清共 13 架天文仪器)，我朝新造居中圜。
 西洋算法穷杪忽，横互尺度罗星躔。
 五金之精发异彩，四柱屹峙生祥烟(仪器精美)。

我来驻马历台上，落落万象光芒悬。

超然置身六合(天地四方)表，欲穷造化玄中玄。

侧闻人主(皇帝)象太乙(北极星)，执德驭世无颇偏。

敬天以心不以器，神凝于穆非言诠。

莲漏声传初日晓，龙楼彩映红云鲜。

唯愿雨暘协畴范，天人一气相回旋。

铜仪窥夜识星文——古代的观天仪器

古代的天文仪器，指天文观测时用于测定日、月、星体位置的仪器，还包括天文钟等计时仪器。中国古代天文仪器可分为表、仪象、计时器三类。表是最古老的天文仪器，结构很简单：一根与地面垂直的石质或金属的柱子，以及一条与表基相连、正北水平放置的尺子“圭”，合起来称“圭表”；“仪象”中的仪指浑仪，是测定天体的天球球面坐标的工具，象指浑象，是演示天体在天球面上视运动等现象的装置。明代吴会的诗《送别阴阳教授》写道：

天官艺学久庞纷，太史名家属有闻。

宝历敬时颁岁正，铜仪窥夜识星文。

乌飞圭表移光影，龙咽筹壶定刻分。

归后更详东井分，五珠何日聚贤群？

诗题中的“阴阳教授”应是一位钦天监官员（太史），他对庞杂纷繁的天文很精通，名气很大。诗中对钦天监的工作列举得很具体：颁布历法敬授民时，用浑仪夜观天象，用圭表昼观太阳的影子，用铜壶滴漏定时刻——瞧，把表、仪象、计时器三类仪器都写全了。后两句更是以汉朝建立时“五星聚于东井”来说明天文对皇家统治的作用：观天象以用于军国星占大事。

这些天文仪器，不仅是天体测量的工具，也是皇家礼器、皇权的象征。另外，它们铸造精美，充满各种纹饰，也是高超的艺术品。以至于历代宫廷文学中有一批专以歌咏描述天文仪器为主题的歌赋，我们在介绍“玲珑仪”时会重点介绍。至于计时仪器，我们放在下一编的“时间历法”部分去介绍。

土圭无影日中天

天文史家高平子曾说：“我国圭表测景法，可谓以最简单仪器，作天文上极重要应用。”的确，圭表结构简单、测量方便，一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功能重要、使用一贯的天文仪器。

先民很早就知道，在有阳光的时候，地面上直立一根竿子，就会在地面投出一条细长的影（还留下了“立竿见影”的成语）。人们还发现，这条影子的长度和方向在一天中不断变化，而且变化完全有规律可循。人们逐渐掌握了这些规律后，这根竿子就成了最简单的天文仪器，先人可以利用影子的变化规律来定时刻、定方向、定节气等。后来定时刻的功能发展成了日晷，定方向的功能发展成了正方案，这根竿子的主要用途就只有定节气了。

测定节气的竿子可以是木柱，也可以是石柱或金属柱，人们称它为“表”。测节气时只能正午进行，在正午时，太阳偏向正南，表的影子投向正北方向。人们发现，每天正午这条影子长度都不一样。最早先民可能是用它确定夏至和冬至的日期，夏至前后的每天正午，烈日高照，测得影子最短的这天就是夏至日；冬至前后的正午，寒日杲杲，角度很低，测得影子最长的这天，则是冬至日。知道了两个夏至（或两个冬至）的时间间隔，就可以确定一年的长度，古人因此很早就知道了一年的长度是365天多，立表测影则成了最早的一种较精确的天文测量方法。

《诗经·大雅·公刘》中有描写周文王的先祖公刘在山岗上立表测影的诗句“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说明那时已有了初步的立表测影方法。

开始时人们是用一把尺子去量中午的表影长，后来觉得既然中午表影的方向总朝正北，就干脆把尺子固定在地面，与表做成一体，一头连着表基，一头朝北，测量时直接去读表影长就行了。人们把这条固定的尺子叫“圭”，于是最早的天文仪

器——圭表就这样正式诞生了。《周礼·考工记》说：“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说明这圭长是一尺五寸，“土”就是“度”，“致日”即测量日中时的表影长度以求夏至。宋人陈著有诗句“色变化成丹灶火，时开落应土圭针”（《连山王开诗试子午花》），正是写土圭沿南北（子午）放置的情形。

宋人陈襄有无题诗：

天道不可跻，以其高且危。

地道不可寻，以其幽且深。

土圭测日影，可以分照临。

桐鱼击石鼓，可以求声音。

嗟夫世之人，不知方寸心。

诗的意思是说，“天道”“地道”难以探求，但通过土圭来测量日影，还是可以求得的，音律通过敲击也能求得，唯有人心最难探求。

在夏至这一天，不同纬度的地方，表影长也不一样，从北回归线算起，越往北越长。为什么选圭尺的长度是一尺五寸？原来，古人认为，夏至的影子长一尺五寸的地方，是“地中”，是天地、四时、风雨、阴阳交汇的地方，可以建国都。唐代诗人韦应物有《登高望洛城作》：

高台造云端，遐瞰周四垠。

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

河岳出云雨，土圭酌乾坤。

舟通南越贡，城背北邙原……

诗人在洛阳城的一座高台上眺望，感叹洛阳背靠北邙山、面朝南越通衢、这座



图 3.1.8 古书中的“夏至致日图”

万国来朝的“定鼎之地”和“天地之中”，当年是怎么确定的呢？原来是靠圭表测影。由此可见天文仪器在古代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再举几句诗：“影当中土正，轮对八荒平。寻客徒留望，璇玑自有程”（【唐】潘纬《中秋月》）也表现了对圭表测影定地中一事的极度重视。

夏至影长一尺五寸时，表多高呢？恰好 8 尺。8 尺大致是人的高度，按此长度设计的主表，很便于使用，成为定制。

夏至那天正午的日影最短，有时甚至会“找不到”，清人恭尹的《怀古·洛阳》就写到了这一现象：

敝车弩马雒城边，盛事空凭故老传。

嵩室有声君万岁，土圭无影日中天。



图 3.1.9 唐代建立的登封“周公测景台”

诗人为了怀古，就驾着劣马破车，来到洛阳南部、嵩山附近登封告成镇的“周公测景台”游览凭吊。这个台子是唐代开元年间天文学家南宫说所建，上立一座高 8 尺的石表，没有向正北横卧的圭。诗人听着当地老人讲着盛唐时的故事（因为元、明、清中国政治中心移到燕京，这地方就只能怀念汉唐盛事了），后两句写出午时正刻皇帝驾临、山呼万岁的盛大场面。

洛阳又不在北回归线上，怎么会夏至无影呢？原来，这石表的下面还有一个倾斜的台座，到夏至这一天中午，石表的影子刚好全落在台座上，地面没有影。这就是所谓“土圭无影日中天”，因此“周公测景台”有时也叫“无影台”。

宋杨时的《冬至日闻雷》：“土圭日已南，百年生有期。新阳潜地脉，惨惨群阴

宋杨时的《冬至日闻雷》：“土圭日已南，百年生有期。新阳潜地脉，惨惨群阴

微。”这是写冬至观测圭表的事。

宋人郑刚中有两首写冬至的诗，都写到了圭表测影：

今夜云开北陆风，丈三将至土圭中。

剥穷谁见阴阳妙，来复方知天地功。（《庚午冬至夜》）

寒风已是识新阳，昨夜千林不禁霜。

七日欲知天道复，丈三先看土圭长。（《至日》）

实际到汉代时，人们就改为主要测冬至的影长，冬至影是一年中最长的，将近一丈三尺，故曰“丈三”，于是“一丈三尺”又成了圭长的标准。影子越长，测量起来精度就越高，所以历法家重视冬至的程度远远高于夏至，影子最长的那天为冬至，两个冬至之间的时间就是一回归年，多年观测的结果加以特殊的数学方法处理，就可以得到非常精确的回归年长度。正因为冬至日影长这么重要，诗人不知不觉就把它写入诗中了。

也有一些诗词写入“圭表”是为了增强表现力，只举一例：

汉家遗堵满山川，六里东西遂渺然。

寒日似愁圭影地，秋风真作黍离天。（【宋】宋庠《过汉洛阳故城》）

这里的“圭影”是用来加强表现似愁寒日的冰冷暗淡。

“表”在古代有时也叫作“臬”，所以圭表有时也称作“圭臬”。南朝梁人陆倕的《石阙铭·序》有“陈圭置臬，瞻星揆地”，唐代杜甫《八哀诗》“圭臬星经奥，虫篆丹青广”，都是这么来的。因为圭表是天文测量的一种重要标准，于是后来出现成语“奉为圭臬”，指把某些事当成自己的准则。

日月开黄道，乾坤奠浑仪

在第一册讲“浑天说”时我们知道，浑天说把天看作一个球，最大的好处是可

以把日月星辰都标在球面上,建立经纬坐标以确定其准确位置。这样,做一个大球壳,用支架悬起,上面标出星辰,就可以演示浑天的结构和运转了。但是,在球体上面标出星辰,必须事先知道这些星辰的位置,而这个大球本身浑然一体,是无法用来测量星辰位置的。所以,测量星辰位置必须另设一仪器,这仪器相当于把球彻底镂空,只留一条赤道圈和一条起支撑作用的子午圈,内部再放一可绕极轴转动的经圈和活动的窥管。这样,转动经圈,并使窥管指向星体,就可以在圈环的相应位置读出星体的经纬度——测量浑天的仪器就这样诞生了。有了这些星体的坐标之后,把它们标在一个大球上,就可以模拟浑天的运行了。

这也就是说,从浑天说成型开始,天文学家就不得不营造两台仪器,一台是测量星体坐标用的,叫“浑仪”,一台是模拟星体运行用的,叫“浑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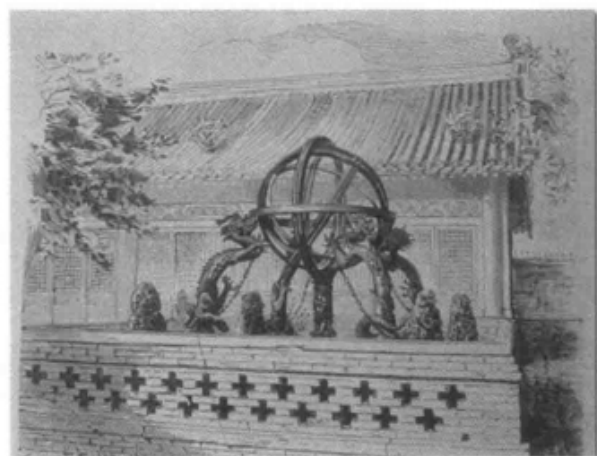


图 3.1.10 北京古观象台明代浑仪

中国古代的天文仪器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就是浑仪和浑象了。这两类仪器形体庞大、构造复杂、测度精密、成本昂贵,经历两千多年的演化逐步完善,到清代达到最高峰。它们不但是实用观测仪器,也是皇家天文事业的象征,后来干脆归入了皇家礼器,成了皇权的象

征。既然是礼器,就要做得非常考究,所以它们还是精美的艺术品。今天,矗立在北京古观象台上的清代天文仪器,就经常作为中华传统文明的标志和象征出现在影视、广告及各种媒体中。

中国最早有记载的浑仪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浑仪结构有一个不变的传统叫“法象为器”,即按照“天圆地方”的标准,将上半部分做成球笼状嵌套的环圈,象征“天圆”,下半部分是支架和底部为方形的基座,代表“地方”。唐代李淳风创制

“浑天黄道仪”时，已是浑仪发展到非常成熟的时期。浑天黄道仪的主体有许多环圈相套，分三层。中层是可绕极轴转动的赤道环、黄道环和白道环，称“三辰仪”；外层是地平、子午、赤道环，称“六合仪”；内层的环夹有窥管，窥管可以照准待测天体，这一套则称“四游仪”。明英宗朱祁镇写的《观天器铭》：“即器而观，六合外仪，阳经阴纬，方位可稽。中仪三辰，黄赤二道，日月暨星，运行可考。内仪四游，横箫中贯，南北东西，低昂旋转。”就把浑仪的三层结构交代得很清楚。

历代都有一些描写浑仪的诗词，举几例如下，宋代刘黻的《赠钟春谷星学》：

五星聚东井，老人现端门。

总是太平象，浑仪妙用存。

岩傅本骑箕，执筑付无言。

一旦寄霖雨，夜梦形至尊。

试问古冯相，此数如何论？

诗是赠给一位精通星学的人的，所以所写内容也都与天文有关。五星聚会、老人星现，都是祥瑞之兆，都与浑仪的观测有关。后面所说的是商朝傅说早年当奴隶，后来被商王武丁梦见，招为宰相，最后升天为星的典故。冯相，是周代的天文官职。

再看晋代潘尼的《长至诗》：

浑仪赋四气，玉衡运招摇。

灵晷修期夕，日南始今朝。

四气指春、夏、秋、冬四季的温、热、凉、寒之气，“浑仪赋四气”，即浑仪驾驭春、夏、秋、冬四季星象的意思。

唐人顾况的《送从兄使新罗》：

六气铜浑转，三光玉律调。

河官清奉觐，海岳晏来朝。

这里的六气指阴、阳、风、雨、晦、明，三光指日、月、星，正好与浑仪上“三辰仪”的日、月、星三辰对应。有的诗直接就写出了三辰黄道，如“日行黄道三辰秩，斗转苍龙万象熙”（【宋】洪咨夔《天基圣节锡宴致语口号》），“日月开黄道，乾坤奠浑仪”（【宋】范模《哭赵忠定》）等。

宋人刘筠的《赤日》：“芒爍盛德正浑仪，休问探汤向小儿”，在写太阳的同时也写了观测太阳的浑仪。

写用浑仪观测的诗也很多，如“金掌擎秋调玉屑，铜浑窥夜约银钉，不知太史朝来奏，东壁光联第几星？”（【元】柳贯《次韵伯庸待制上京》）、“问天乞巧看铜仪，再拜双星恨不随”（【宋】朱继芳《和颜长官百咏·贫女》）。

浑仪中照准星体位置的部件叫“窥管”，所以诗中会见到“小臣叨下列，持管谬窥天”（【唐】李义《奉和幸三会寺应制》）、“恩荣不可恃，天道归寸管”（【唐】鲍溶《秋怀五首》）的说法。还有“滥陪终宴赏，握管类窥天”（【唐】虞世南《侍宴应诏赋韵得前字》）则是比喻的用法。

古诗中还经常有以“璿玑”“璇玑”指代浑仪的诗句，如

爱国书生心更苦，夜占列象候璿玑。（【宋】洪咨夔《和何特夫见寄》）

夜窥璇玑落星躔，昼负丹囊踏山水。（【宋】何梦桂《赠徐霞锦》）

天动星回，而辰极犹居其所；

玑旋轮转，而衡轴犹执其中。（【三国】李萧远《运命论》）

历象璿玑正，休征玉烛明。

四时佳气满，五纬太阶平。（【唐】员南溟《玉烛》）

平星转作上台星，独运璇玑握玉衡。

蹀躞稳行黄道阔，荧煌长伴紫微明。（【宋】曾丰《上广东运副马少卿寿十口号》，平星，在角宿南）

浑仪上的圆环太多，因为互相遮挡，所以有很多观测死角。到元代，天文学家

郭守敬将传统浑仪的多重圆环结构大大简化,创立了“简仪”。简仪只保留了原浑仪的赤道部分,而且赤道环被移到南端,避免了视线的遮挡,四游环内的简式窥管改为用细线照准,大大提高了观测精度。



图 3.1.11 简仪

元代姚燧有《简仪铭》,其中写道:

“旧仪昆仑,六合包外,经纬纵横,天常袞带……凡今改为,皆析而异,由能疏明,无窒于视。”说的就是这种简化效果。明代于慎行《简仪赞》中的“芒芒元运,莫莫三辰,譬彼辐辏,转于一轮”,明英宗朱祁镇御制《观天器铭》中的“简仪之作,爰代玑衡,制约用密,疏朗而精”,表达的也是同一意思。

有时古诗中写到“铜仪”的,不一定是浑仪,如下面这首诗,读者可以猜猜其中的“铜仪”是什么仪器:

兔边分玉树,龙底耀铜仪。

会当同鼓吹,不复问官私。〔唐〕杨收《咏蛙》)

诗题为《咏蛙》,兔子、玉树和蛙(实际是蟾蜍)都是月亮上的神话形象,那么龙底下的蛙,“耀铜仪”是个什么形象呢?原来,这是地动仪的形象,“不复问官私”则是晋惠帝问青蛙叫声为公为私的典故。宋人苏舜元的《地动聊句》:“丸铜落蟾吻,始异张浑仪”前句说的也是地动仪。

天地坐标与方位

这里既然谈论天文仪器,就顺便谈一谈天球坐标与测量的有关诗词,毕竟“天体测量学”在今天也是天文学里很重要的一门学科。白居易有诗句“天可度,地可

量,唯有人心不可防”(《天可度》),虽然是打比方,但也说明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天是可以度量的。

度量天球,首先要划分标准,我们的先辈把太阳在黄道上行走的天数(也就是一年的天数)作为划分的标准。这样一个圆周是 $365\frac{1}{4}$ 度,诗词有时会见到这样的描写:

只如三百六十五,天运从来周一度。(【宋】阳枋《回陆主簿贺生日诗》)

天分三百六十度,巧历难窥本在奇。(【宋】岳珂《观八阵图说》)

由于诗歌字数的限制,这个度数在诗里只能写其成数。再如:

我本名山人,屡作名山兴。

天台一住三十年,尽日扪萝陟云磴。

上揽四万八千丈之高秋,参差明河两肩并。

下瞰三百六十度之朝曦,灭没飞烟八荒净。

或随仙气得丹床,双阙夜深看斗柄。(【宋】陈东之《游沃洲山》)

因为这样的标准,所以太阳在黄道上一天行走一度:

长庚晔然朝曦发,望舒犹挂西林端。

我欲呼吸晶华驻朱颜,左有金丹右玉丹。

昔闻两曜在天如磨蚁,日行日止一度慳。

太阴行速朔必会,金饼旋复成弓弯。

八卦万物尽关系,历古不已真跳丸。(【宋】楼钥《六月十六夜观月翌早纪所见成长谣》)

长庚,金星;望舒,月亮。“磨蚁”是右旋说常用的比喻,“慳”,指欠一点,因为岁差导致春分点西退,所以太阳每年会提前 20 分钟到达春分点,这样太阳一天走的路程就会比一度少一点。方回的“星辰岁久常差度,江海潮生会倒流”(《太公孔

子》)说的就是岁差,这是比较深奥的天文知识了。

白居易还描述过太阳一天走的距离:“瞳瞳太阳如火色,上行千里下一刻,出为白昼入为夜,圆转如珠住不得。”(《短歌行》)当然这数值只是古人的一种猜测。

团团规内星,未必明如月。

托迹近北辰,周天无沦没。(【唐】元稹《遣兴十首》)

“规内星”是什么?原来,这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上的“恒显圈”。“恒显圈”在现代天文学上也是很重要的概念。在中原一带,北纬36度处,可看到北极出地高度也是36度,所以,以北极为圆心,36度为半径的大圆圈里的恒星,永远都在地平线上打转,不会落下,这个大圆圈叫“恒显圈”,在第二册解释“紫微宫”时,有《紫微垣赋》“运转于百余万里之外,在中而弗移,周回于七十二度之间,常现而可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地平方位,也是个很重要的测量学概念,中国古代确定地平方位不是用度数精确表示,而是把地平圆周平均分成24份,选天干、地支、八卦中的24个字表示,称“二十四山”。比如:

渐入有年数,喜逢新岁来。

震方天籁动,寅位帝车回。(【唐】刘禹锡《元日乐天见过因举酒为贺》)

“二十四山”把十二地支全用上,正北为子,然后向右均匀排列,转30°为丑,再转30°为寅,再转30°为正东的卯……正南为午,正西为酉,等等。所以“寅位”就是东偏北30°的方位。

那么十二地支间的12个空位是怎么命名的呢?看《全唐诗续拾》中的《水德星君咒》:

妙哉符五气,仿佛见真门。

嵯峨当丑位,壬癸洞灵君。

“丑位”，当然是北偏东 30° 。那么“壬癸”呢？“二十四山”标准规定，十天干只取 8 个，“甲乙”在东方卯两侧，“丙丁”在南方午的两侧，“庚辛”在西方酉的两侧，“壬癸”在北方子的两侧（“戊己”属中央，不用于方位）。所以壬癸在正北的偏西、偏东各 15° 的方位。

最后，剩下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个方位，分别用八卦中的“艮”“巽”“坤”“乾”来表示，所以《全宋诗》中有这样句子：“紫岩广兮，作镇坤位”（张元干《紫岩九章章八句上寿张丞相》）、“历以寅为正，风从艮位来”（张弋《元日》）等。

航行在茫茫大海中时，怎么定方向呢？夜里观测北极星是最好的选择，明代航海家马欢的《纪行诗》：

欲投西域遥凝目，但见波光连天绿。

舟人矫首混西东，唯指晨辰定南北。

指南针是我们中华民族一项重要的发明，在诗词中也会看到关于指南针的描写：

乱余山水半凋残，江上逢君春正阑。

针自指南天宵宵，星犹拱北夜漫漫。（【唐】戴叔伦《赠徐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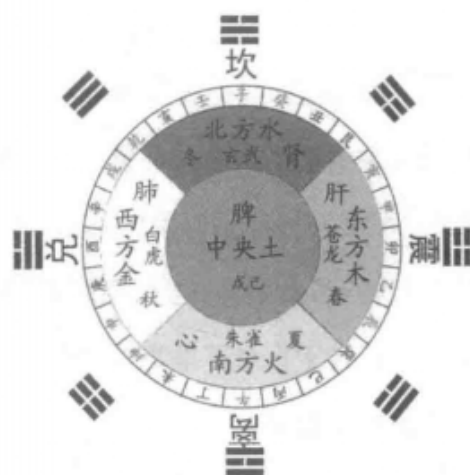


图 3.1.12 中国古代二十四方位与其他科学要素的分配

错综周天数，列布浑天仪

浑天说不但有可信的模型，而且还有精巧的模拟仪器——浑天仪。浑天仪是由浑天说的集大成者张衡发明创造的，它的主体是一个直径 4 尺的空心铜球，铜

球的轴指向天北极和南极，球面上按实际位置布满了星体，标有赤道圈、黄道圈，球外套有地平圈、子午圈等，仪器还有复杂的牙轮传动机构，靠漏壶匀速水流的力量，可以带动铜球慢慢转动，其速度和方向与真实天球的东升西落完全一样，所以这架仪器全名叫“漏水转浑天仪”。

唐代诗人骆宾王在路过河南南阳的张衡墓时，曾作过一首《过张平子墓》：

西鄂该通理，南阳擅德音。

玉卮浮藻丽，铜浑积思深。

忽怀今日昔，非复昔时今。

日落丰碑暗，风来古木吟。

唯叹穷泉下，终郁羨鱼心。

“西鄂”四句是说南阳出了一位经天纬地的能人，他发明的浑天仪（诗里叫“铜浑”）到了高妙的境界。后面都是感叹和羡慕之辞。

古诗中提到或描述浑天仪的诗词是很多的，如宋代王禹偁的《四时和为玉烛诗》：

尧舜钦（敬）天日，羲和（夏代天文官）正历时。

铜浑列辰象，玉烛照华夷。

真宰（天帝）潜能乘，飞廉（风神）詎可吹？

单看诗中说的“铜浑”，很难判定它是浑仪还是浑象，但铜浑上“列辰象”，说明它是浑象无疑。

唐代崔损的《北斗赋》：“铜浑作式，未央取则，其变可考，其动可测。”这里的铜浑也分明指的是浑象。

宋人陈杰的《送彭莱山谈星》：

古来观星观用星，闲剧灾祥一羽轻。

浑仪图上无人会，两曜五行四余外。

“浑仪图”是什么？不是浑仪，而是浑象。这东西猛看像浑仪，但上面有很多星象图，所以叫“浑仪图”。两曜指日、月，五行是五大行星，四余是罗喉、计都、月孛、紫炁四个假想天体。

再如“庐岳峰前吟瀑布，浑仪图上礼星辰”（【宋】翁卷《赠陈管辖》）也是把浑天仪叫作“浑仪图”。



浑天仪除了叫“浑仪图”外，又叫“浑天仪图”。为了不与测量仪器“浑仪”搞混，后来它更常用的一个名字是“浑象”。三国的陆绩、隋朝的耿询、宋代的张思训和苏颂等都曾制造过浑象。清代铸造的浑象则另起了一个名字“天体仪”。

第一册讲浑天说时我们全文引过的汪莘诗

图 3.1.13 清代的浑象“天体仪” 《对月与念六弟谈化作》中，有四句就等于是写浑天仪的，非常直观生动：

双手拨转赤精球，山河万象在里头。

此时见天不见地，忆尝阅尽世间事。

诗中写他站在浑天仪前，双手拨转这个巨大的球体，因为天在外地在内，虽然看不见地，但可以想象，山河万象都在这球里，世间悲喜也都在这球里——这真是一种比“高瞻远瞩”还要高远的视角，简直说不清是诗人的想象，还是站在浑天仪前的亲身所历了！

有一位诗人在一个晴朗的月夜欣赏一片圆圆的池水，看到池中映出晶莹的星月，竟发奇想，以为自己面对的是浑天仪，故作诗道：

一片水环壁，分明镜可窥。

游鱼吹白沫，浴鹭扑清漪。

有月有星夜，无云无雨时。

倚栏相对处，如看浑天仪。（【宋】顾逢《圆池》）

元曲《西厢记》中有台词“错综周天数，列布浑天仪。千古万穷秘，神仙不测机”，是不是也是描写浑天仪的？看上下文原来不是，这里是形容围棋，两人对弈正酣时，棋子在棋盘上“星罗棋布”，看似好像浑天仪上分布的星象，所以剧作家有这样的联想。

宋代词人甄龙友的《水调歌头》，全词写自己夜观天文的感受，形象、生动而又完整：

西风新叶堕，南国九秋初。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片云无。

上有迢迢河汉，下有滔滔江水，横载洞庭湖。

一叶放流去，人在浑仪图！

满虚空，张宝盖，缀明珠。

玻璃为地，游戏乾象驾坤舆。

烂醉蓬莱方丈，遍入华严法界，试问夜何如。

北斗转魁柄，东海欲飞乌。

“九秋”，指秋天（三个月，即九十天，故称九秋），“宝盖”“明珠”喻天穹和星星，“乾象”即天象，“坤舆”指地，地能像车子一样载物，故称坤舆，“华严法界”是佛教的一种世界观，“飞鸟”指太阳。词人夜观天景，抒发自己的慷慨豪情时，感觉自己如同身处哪里呢——“人在浑仪图”！

人怎么会“在”浑仪图里呢？原来，这个设想也是有典故的，东汉时张衡造了浑天仪，当时的著名学者蔡邕参观了之后，对张衡的才智佩服得五体投地，曾感叹道：“我真想一辈子都躺在浑天仪里！”

到了元朝,天文学家郭守敬真的造出了一台“人在浑仪图”的装置——玲珑仪,其主体是直径两米多的空心铜球,也像浑天仪一样斜架在一座高台上,但是球壳上按星星的位置凿出许多孔,人在里面,靠自然天光观看这些点点星孔,如同观察真的天象一般。郭守敬同时代的学者杨桓有赋《玲珑仪铭》,其中写道:“玄象森罗,莫计其数,宿离有次,去极有度,人由中窥,目即而喻。”

2008年,北京古观象台首次复制了原大的郭守敬玲珑仪,坐落于古观象台气象广场南端,笔者为此作《玲珑仪复原记》,古观象台副台长肖军略作修改,铭刻于仪侧,全文如下:

玲珑仪,用于演示天象,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创设,将先人从外俯察天体之浑象传统,改为于内仰观星象之假天结构。原仪不存,元初杨桓有《玲珑仪铭》略载其形制。欣逢盛世,先贤成就钩沉光大;焕乎今朝,华夏传统百废俱兴,北京天文馆委托苏州市古代天文计时仪器研究所复原此仪,集众多学者,探“玲珑”之源,求《铭文》其理;考以旧秩,壮以新猷,终取得共识,审核再造。

仪为铜质天球,径二米有二。人于内观天,星体森罗,经纬分明,协规应矩,天人共体。全仪在高台之上,托体斡旋,象征天乾地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仁者以厚德载物。嗟乎,雄峻神奇,无愧郭公伟创,精巧瑰丽,用昭后昆仰瞻。

值新仪落成之日,维谢贤仁,谨勒碑刻铭,以志纪念。

因为天文仪器是皇家礼器,所以历代宫廷诗赋中有专门歌咏描述天文仪器的传统,大都是堆砌一些祥和、吉利的话头,以及华丽、夸张的辞藻,而以歌颂王朝圣明为旨归。这些诗赋不太为文学史家所注意,却是天文史家的宝库,比如晋陆机的《漏刻赋》、东晋孙绰的《漏刻铭》、元代姚燧的《简仪铭》《仰仪铭》、杨桓的《浑象铭》《玲珑仪铭》《高表铭》、于慎行的《简仪赞》、张一桂的《简仪赞》,以及明英宗的

《观天器铭》、清梅文鼎的《拟璇玑玉衡赋》等等。像杨桓的《玲珑仪铭》，是目前研究玲珑仪结构的唯一史料，玲珑仪的复制、争议都围绕着这一篇诗作进行。因篇幅限制，这里不多引用，我们只来欣赏杨桓《浑象铭》中最生动的几句：

度数棋布，星次珠辉。

道分黄赤，拟议玄规。

两极低昂，中主璇玑。

匱方象地，极枢以维……

日月交错，五行进退。

造化无穷，不出户内。

写出了浑象的结构、运行和表现：圆球上有星座、黄道赤道，两极倾斜，与浑天倾斜的方向一致，下半部是方形的箱子，包住了地平线下的半球，这样，人们不必出屋就可以观看各种天体的东升西落等运行了。

下面，再列上两首咏天文仪器的诗，虽太长，但不忍舍弃，附录于下不再详细解释。

清代圣祖仁皇帝康熙御制的《咏观天仪器》：

乾象极高远，孰者为纲维。

唯此贞恒理，可以揆测知。

灵台有仪器，云自古圣贻。

偃盖金粲粲，饰体珠离离。

横玉筥其中，激水相推移。

内挈黄赤道，外互南北垂。

紫宸凝不动，列曜如峙棋。

制作侔造化，法撰穷神奇。

昔在有虞氏，以命和与羲。

七政顺其轨，庶绩咸用熙。

后来代有述，神明夫前规。

日官比申命，钦哉重人时。

唯几恒自敕，日旦凜在兹。

五纬协位序，燠寒无僭差。

永言答灵眷，长与休祲期。

清代沈在廷的《星球图歌用昌黎石鼓歌韵》，这首长诗表面写的是浑象，实际可以看作对中国传统历象之学“天象”部分的总结：

分野乃究《括地志》，测象乃读《步天歌》。

按歌制器宗内府，缩以六寸精若何。

度想穿月挂秦镜，芒近落日挥鲁戈。

阴阳为炉鼓造化，李氏煎锡工措磨。

黄赤低昂判冬夏，元精耿耿心胸罗。

入地出地去一握，九万余里堆嵯峨。

天圆地圆本曾氏，仁智信武融四阿。

卓哉灵恩合浑盖，磨旋笠冒谁其呵。

木周十二火再岁，首事东作兼南讹。

金水一更土廿八，填星不动芒敛蝌。

五纬熊熊定方岳，遐瞩那俟更应鼉。

魁秦枢楚识斗柄，四照之花三秀柯。

角亢翼轸守方位，乌兔踰踰如飞梭。

天汉案户极绵亘，波澜清浅长委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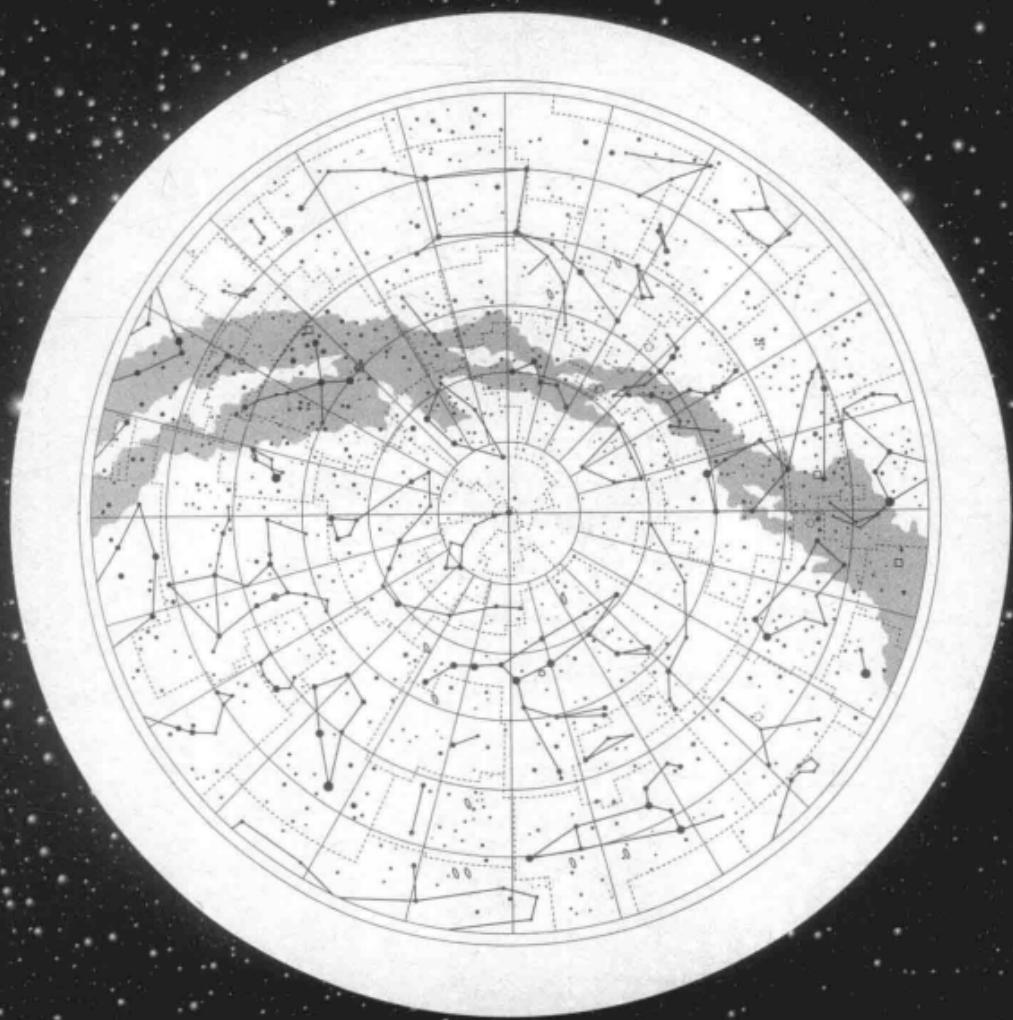
二千五百乃星纪，雍南朔东通夷娥。

伊余卧疴逾十载，衡茅伏处江之沱。

忽睹异制豁心目，扬蕤振采嬉天和。
圣朝右文重实学，熟娴算数尊儒科。
激水只用挈壶法，刻木辄虑机械多。
何如一轴十四器，重匪石鼓资橐驼。
精微欲穿溟滓入，汗漫敢委云烟过。
弧矢勾股稔成法，刻楮累丸切复磋。
土圭立不测阴景，方诸水靳生金波。
唯兹圆则灿珠琲，力张枢纽平无颇。
昼晴夜雨静可按，扪参历井焉知他。
文字更学《考工记》，朴遫微至屏炯炯。
云台司掌忆法物，斗室陈设供摩挲。
春秋幸免螭蛄诮，宵分可助诗书哦。
效顰无术哂刻鹄，临池觅句惭笼鹅。
晁崇耿询直突过，孟言坐致理则那。
中西两法尽融贯，虚车待治成鍊轲。
克辅妙手削兼尺，慎勿远怖汉与河。
出卯入酉谛审视，衰年爱景无蹉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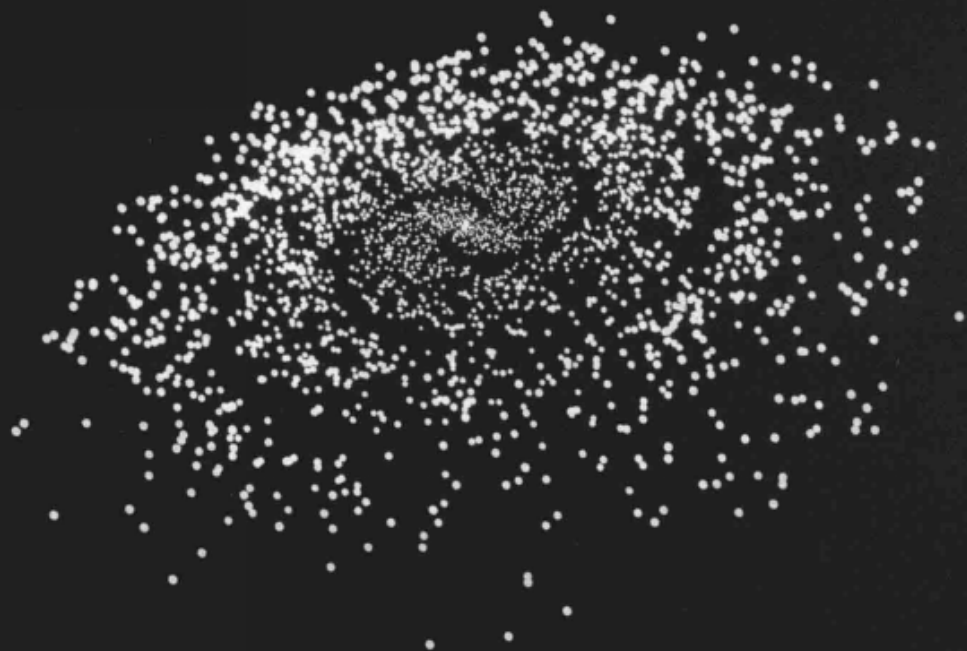
第二篇

怪星异象·占卜祆祥



本篇,我们接着上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天文的社会功能的话题,谈一谈诗词歌赋中的星占。

遍览古人在各种典籍中对种种天象及其占卜的描述,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把这些天象用于占卜时,总是吉兆的占卜少,凶兆的占卜多,而纯为吉兆的“特异”天象,更是如凤毛麟角。这种现象与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的心理期望是同步的:通常一件事情进展顺利时,人们总认为这是“理所应当”,而进展不顺利时,人们就大为震惊或恼火,去求助于占卜了,所以占卜给人的感觉总是“凶多吉少”。像日、月、行星、恒星的占卜,我们在前二册相应的章节都已论述提及,所以这里只涉及比较少见的怪星异象,如新星、超新星、陨石、异常天象、不明飞行物等,另外像假想天体、彗星与流星的星占内容,也放在这一篇来讲述。



客星烂烂 周伯煌煌——诗人笔下的新星、超新星

纯为吉兆的“特异”天象，虽如凤毛麟角，但还是有的，古人统称之为“瑞星”，比如不动的客星、周伯星、景星、老人星、魁星、含誉星等，在古代诗词中也能找到一些有关的描写。据天文史家研究，古书上记载的“不动的客星”一般都是新星、超新星，“周伯星”是大而亮的超新星，关于景星、奎星（魁星）、文昌星、老人星等在前两册都已有详细讲述，古人称“含誉星”的究竟指的是什么还不太清楚，诗歌中描写的也很少（清带翁叔元有“却看星象书含誉，应有花名赐太平”诗句），所以本章我们专门探讨古代诗人笔下的新星、超新星。当然，古代把新星、超新星和彗星统称“客星”，这也可能会使新星、超新星多少沾上一些“灾异”的色彩，不管怎样，这一章我们就把描写新星、超新星等的诗句拿来研究鉴赏一番吧！

客星、周伯星

新星、超新星都是一种会爆发的恒星，天文学家称之为“爆发变星”，它们的前身通常都是肉眼看不见的恒星，新星爆发时，亮度可以在几天内增加上万倍（变幅为9~12个星等），然后在几个月或几年内慢慢恢复原状；而超新星亮度可以增加上千万乃至上亿倍（变幅超过17个星等），然后在一年或几年后渐渐消失。过去在西方，新星、超新星都称作 nova，意思是“新的”星，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它们总是在天空无星的背景间突然出现，很像是一颗“新生”的星。现在我们知道，新星可能是密近双星中的热星吸积了太多的伴星富氢物质，最后点火形成的，

它会周期爆发，并非“新生”的星；至于超新星，多半是大质量恒星燃料耗尽后“回光返照”式的毁灭式猛烈爆发，更不是“新生”的星。而它们之间的光度区别，是20世纪30年代德国天文学家巴德等人发现的，因为后者爆发得更猛烈，被分出来命名为“supernova”，译成汉语，就自然分别译成“新星”“超新星”了。

不过，查找中国的史料，在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就有“七日己巳夕，有新大星并火”的记载了，据考证，这“新大星”，就是一颗新星，甚至可能是超新星。

不过，后来我们的祖先却没有继续使用这种名称，而是改用“客星”称呼它们。“客星”包括彗星，也包括新星，总之，凡是新出现的，像做客一样，过一段时间又消失的星体都可以叫“客星”。因此，古代的新星、超新星记录，实际是与彗星混在一起的，很难分辨。这样，新星、超新星算不算“瑞星”，也大打折扣了。在诗文中提到这些天象时，主要用于比喻或抒情，凡提到“客星”，其意思多半很笼统，很像是彗星，但如果背景明显是写吉祥的，就可能是新星了。如清代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所写的组诗《己亥杂诗》中有这样两首，其中提到了“客星”：

联步朝天笑语馨，佩声耳畔尚泠泠。

遥知下界觐乾象，此夕银潢少客星。（《四十三》）

客星灿灿照天潢，许署头衔著作郎。

翠墨未干仙字蚀，云烟半榻掖门旁。（《五十一》）

这里的“客星”皆是赞许之意，前一首诗写他和皇宫满族官员在一起，因此以客自许，故用“客星”自比，并说：且看下界的人们观看天象，银河间少了一颗客星，那正是我啊！

后一首诗还是写他在朝廷做官的情景，以“客星灿灿”起笔，表现了诗人的自负情态。看来，这两颗“客星”，指的都应该是新星或超新星，当然这都是作比，不是实写。

古代星占书上，总把一种“大而色黄，煌煌然”的客星称作“周伯星”，认为“所

见之国大昌”，是大吉的星。那是 1006 年 4 月的一个午夜，北宋朝廷的司天台守夜人发现南天低空突然出现一颗明亮的星星，当时的记录是：“见大星，色黄，出库楼东、骑官西，渐渐光明，测在氏三度。”这个位置过于偏南，在中原一带，这颗星仅从东南斜斜升起，悬挂于正南时地平高度也只 10° 有余，然后向西南落下，可观测时间约为 4 个半小时。“色黄”可能是星光被低层浓密大气吸收导致的。古代天文家称这是一颗“周伯星”，因为它完全满足星占书中“周伯星”的条件。而且还成为古代最著名也是最典型的周伯星，以至后来“周伯星”几乎成了它的专用名了。



图 3.2.1 《宋史天文志》中记载的周伯星

这颗星毫无疑问是一颗超新星，被现代天文学家命名为 SN1006 超新星。当时它在日本、埃及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也有记录，它的亮度最高可能达到 -9.5 等，远远超过金星，简直如天上的一盏“小月亮”了！

1965 年，天文学家终于在今豺狼座 β 星附近发现一个特别的射电源，名 MSH14-415。1976 年，人们也找到了它的光学对应天体，经证认，它就是 SN1006 爆发后留下的“硝烟”。

明代开国元勋刘基在其诗《上云乐》中曾用漫谈的笔调写道：

鬼與占星气，指斥王蓬絮，
周伯老子无所藏匿其祥灾。
老胡不识金木水火土，
但见昊天森列众光怪，
大者如缶，小者如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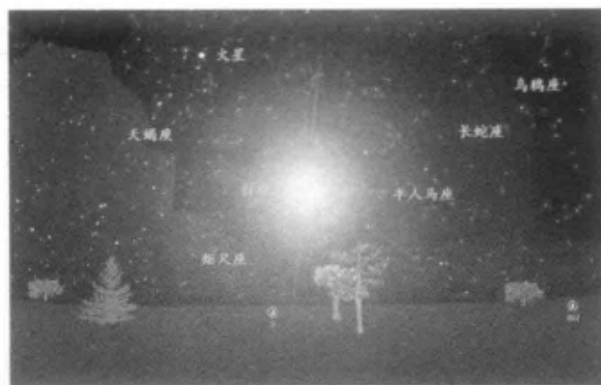


图 3.2.2 1006 年 5 月 1 日子夜在开封看到的周伯星示意图

其中的“鬼與”指二十八宿中的鬼宿，其内部有一著名的星团——鬼宿星团，因又小又暗，在晴朗的夜间肉眼勉强可见，像一团云气，又像“王蓬絮”（一种模糊的彗星）。“周伯”即黄大而亮的“周伯星”，“老子”指客星。后几句是嘲笑胡人连行星都不认识。刘基

精通星占，所以在诗中能够随手写出这些很专业的用语。

天关客星的故事

觜、参宿往北，有一颗不很亮的星，叫“天关”。它紧挨黄道，而且是在黄道最北的部分——夏至点附近，太阳走到这里就不能再向北走，要向南偏了，所以古人把它当作黄道上的一道关卡，取名天关。古人认为，如果天关星又明又亮，则王道平通，天关星闪烁有芒，就是有外寇侵犯边关了，因此古人很重视天关星的观测。

宋代至和元年(1054 年)公历 7 月 4 日凌晨，朝廷的天文生正辛勤地值班，记录着星空的变化，突然发现天关星旁边出现一颗明亮的星星，它一动不动，闪闪发光，亮度盖过了周围所有的星，天文生明白，这是“客星”出现了。

这颗客星亮得惊人,很快变得白天都能看见了,一连 23 天白天都可见,后来才慢慢暗下去,将近两年才消失不见。中国的典籍《宋史·天文志》《宋会要辑稿》都留下了记载。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如日本也有记录。在欧洲,当时竟无一人关心这事,因为他们信守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天体不变”,既然如此,那么“变的就不是天体”,他们都以为那是大气层的发光现象呢!

客星消失,本来这事就过去了,到了 1731 年,英国一个天文爱好者用望远镜观测时,发现金牛座 ζ 星附近有一个朦胧的小星云。100 多年后,英国的罗斯伯爵用他自制的世界最大的望远镜观测它时,发现它张牙舞爪像只螃蟹,因此给它起了个专名叫“蟹状星云”。

到了 1921 年,天文学家检查蟹状星云过去的照片,发现它的个头一年比一年大了,原来它在膨胀。照这个速度往回推算,它应该是 900 年前从一个点膨胀开的。这时科学家想到了中国 1054 年的客星记录,天关星就是西方的金牛座 ζ 星,蟹状星云会不会是 1054 年超新星爆发形成的呢? 经过科学史学者的周密论证,最后肯定了这一点。

有了这么一个活标本,对天文学家研究恒星的演化极有帮助。但它的故事还没完呢! 20 世纪 40 年代射电天文学兴起后,人们又发现它还是天上最强的射电源之一,并给它起了专名“金牛座 A”。因为它恰恰就在黄道附近,经常被月亮遮掩,故可以通过它的逐渐被遮掩研究它的构造。慢慢又发现,它还发射强烈的红外线、紫外线、X 射线和 γ 射线。1968 年又发现星云中有一颗射电脉冲星,后来用大型光学望远镜也找到了它,说明它还是光学脉冲星,现在科学界公认它是一颗快速自转的中子星。这样,现代天体物理学竟有一半的内容与这块小小的星云有关,它真可以说是天空中的“全能天体”了。

可惜古人不知道 1000 年后这个天体会变得如此重要,不然的话,记录会更详细,也不知会有多少诗人歌咏它。但在那时,这种天象几乎引不起文人学子的兴

趣,故好不容易找到两句诗“文星一夜动天关,此日真仙降世间”,很像是写吉祥的天关客星的,但作者是生活在天关客星出现前约 100 年,所以无法肯定这写的就是天关客星;另外宋朝有一个叫李弼的文人有诗句“七星连地脉,一窍透天关”,查不到这李弼生活在什么年代,所以也不知这两句写的是不是天关客星。

专写超新星的两首诗

过去,文人们对超新星不太重视,但明代有两首专写超新星的诗。明代文人孙承恩,在其流传的《文简集》有《星变》一诗,描写了一颗怪星的出现,据今人考证,他记录的就是公元 1572 年出现的超新星,全诗如下:

五夜天无云,列宿繁以张。

仰见东北隅,怪事发异常。

一星光煜煜,芒吐数尺长。

上扫天心中,斗柄争低昂。

河汉影清浅,月色黯无光。

众星见稀疏,独与太白当。

吾闻天垂象,感召非杳茫。

历考往牒中,为训亦昭彰。

仰唯吾圣君,秉心契陶唐。

夙夜勤万几,四海冀时康。

灾变异何为,此理谁能详。

三岁三见之,简册所未尝。

草茅杞人忧,时时热衷肠。

巫咸不可问,天道信詭量。

矫首睇玄穹，俯然心彷徨。

他在一天夜里，突然看见东北方向的天空有一件怪事：一颗明亮的星星出现在那里，其光芒长达数尺（好几“度”）。这天的月色暗淡无光（估计是一弯新月），连银河都看得见，但此星一出，竟然使众星稀疏，因为它的亮度可以和金星相比！

后面就是诗人发的感慨了，这种感慨几乎是每个诗人描写异常天象时都要有的一个程序，这与其说是他们“忧国忧民”，不如说是“天人合一”思想根深蒂固的反映。对这些句子我们不再分析，只是其中的“三岁三见之”很重要，说明这颗怪星出现持续的时间长达三年。

1572年的超新星，史称“第谷超新星”，因为丹麦天文学家第谷于1572年11月11日对它首次观测并作了详细的研究。但中国的记录比他的记录还要早3天，在《明神宗实录》中是这样记载的：“隆庆六年十月初三（公元1572年11月8日）夜，客星见于东北方，如弹丸，出阁道旁壁宿度（今仙后座），渐微芒有光，历十九日，壬申夜，其星赤黄色，大如盏，光芒四出……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二月光始渐微。至二年（公元1574年）四月乃没。”

这个记录和诗中的描写非常吻合，最早出现都是在“东北方”，亮度与“太白”相当，是-4~-5等，而“大如盏”，是-5~-7等，至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四月消失，也是经历了3年。唯一有些不吻合的地方是孙承恩的卒年是1561年，如果这首诗是孙承恩亲手所写，那他看到的就不会是第谷超新星。但孙承恩在世的年代，按其他史料记载，天上又没有出现过如此明亮的超新星。《文简集》是孙承恩的门人在他去世后20年才编成的，所以《星变》很有可能是他的门人所作，被窜入集中，而看“三岁三见之”这样的句子，这首诗也像是后来追记的。

明代另一位文人赵汭所作的《黄星行》，也记录了一颗怪星，很像是超新星：

八月十五夜未央，中天皓月悬清光。

大星稀少小星没，出门四顾山苍苍。

我生不读甘石书，但见一星明且黄。

今宵不见儿童怪，应随斗柄西山外。

石桥徙倚闻幽香，荷叶团团大如盖。

黄星明夜应复来，清露为酒荷为杯。

举杯漫与黄星寿，自古昆明有劫灰。

这颗星是他在八月十五的一个中秋之夜，出外行走时看到的，它又亮又黄，十分引人注目。不过赵汭因“不读甘石书”，不太懂得天象，所以没有作太多的描述和感叹。赵汭(1319—1369年)，几乎只能算是元朝人，所以这颗星不可能是1572年超新星，也许是另一颗超新星呢？现在还找不到其他的旁证，只得存疑了。

星孛横天 除旧布新——古代的彗星星占

前面我们不断提到，古人认为彗星的出现是一种不祥之兆，那它们到底怎么不祥呢？下面我们就通过古代诗歌中的一些描述，具体了解一下这一文化现象。

天上胡星孛，人间反气横

虽然古人给彗星取了那么多名字，分出了那么多形态，但对彗星的“印象”只有“不祥之兆”一种，认为彗星“皆逆乱凶孛之气”，具体地说，是“为兵丧，除旧布新之象”“余灾不尽，为水旱、凶饥、暴疾”等。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关于兵象的彗星描写：

彗星见，出自月旁边。

必有弑君并杀父，国中纷扰祸相连，更主易桑田。

白赤虹，单见色无双。

如气冲天或横过，蚩尤旗号动戈枪，起处必为殃。（【唐】易静《兵要·望江南》）

诗中说，无论长尾的大彗星，还是弯曲的“蚩尤旗”，都预示着弑君杀父、国家纷乱、严重的兵灾就要临头了。

《全唐诗》中载有无名氏作的《秦家行》：

彗孛飞光照天地，九天瓦裂屯冤气。

鬼哭声声怨赵高，官花滴尽扶苏泪。

祸起萧墙不知戢，羽书催筑长城急。

剑上忠臣血未干，沛公已向函关入。

诗写秦汉之交改朝换代的动乱过程。赵高是秦二世胡亥时的丞相，他在秦始皇死后，与李斯合谋篡改诏书，立秦始皇幼子胡亥为帝，并逼死皇长子扶苏。沛公即率先攻入秦都咸阳的农民起义首领刘邦。这一切战乱由“彗孛飞光照天地”写起，由此可见彗星在古人心中与战乱不可分割的联系。

唐代诗人刘长卿有《闻王师收二京五十韵》，其中有句：

天上胡星孛，人间反气横……

朝市成芜没，干戈起战争。

人心悬反覆，天道暂虚盈。

略地侵中土，传烽到上京。

王师陷魑魅，帝座逼欃枪。

渭水嘶胡马，秦山泣汉兵。



这首诗是写“安史之乱”的，诗人直接把 图 3.2.3 “天上胡星孛，人间反气横”

彗星说成是“胡人”的“星孛”，并用“欃枪”逼向“帝座”（星名）说明京师陷入反叛的胡人之手，这可以说既是比喻，又是古人心目中天人感应关系的实写。

明末清初的爱国诗人、思想家顾炎武有诗《酬程工部先贞》：

任城楼突兀，大野泽参差。

物象从来异，天心此际颖。

风沙春气乱，彗孛夜芒垂。

见魑当郊舞，闻人叫庙嘻。

频翻坤轴动，乍斗日轮亏。

写出了山雨欲来、形势严峻的各种预兆，包括彗星出现“彗孛夜芒垂”这种天象。

南宋学者魏了翁的《元夕卜油溪故事》：

满目忧端膏火煎，聊将膏卜验新年。

只祈五色云端世，不愿蚩尤旗亘天。

诗人在除夕之日，想到国家灾难重重，到处是忧患，眼前油灯的火焰似乎在心中煎熬。他这时想：何不用点灯的膏油占卜一下，看一看新的一年是不是会好一些呢？“油占”是把油倒在水面上，通过油膜扩散的形状和颜色来占卜的方法。诗人在占卜中默默祈祷：多一些象征祥瑞的五色云吧，可不愿意那预示灾难的蚩尤旗再横天而出！

唐末诗人吴融有吊古诗《经苻坚墓》：

百里烟尘散杳冥，新平一隰草青青。

八公山石君知否，休更中原作彗星。

苻坚是东晋时期北方前秦的皇帝，他统治的前秦一度成为北方最强盛的国家，眼看有望灭掉东晋，统一中原，不料在“淝水之战”失利，一溃千里，随后身死国灭，仅留下“八公山上，草木皆兵”这样的成语。诗写道：淝水之战早已尘埃落定，你们溃逃路上的新平（今河南淮阳县）如今已是一片湿地，草色青青，你知道八公山都在帮助东晋吗（八公山在今安徽寿县，邻近淝水之战的主战场），是老天不让你作一颗大彗星除旧布新，扫荡中原啊！

为什么叫“除旧布新”？“彗”是扫帚，而扫帚的作用就是“扫除”，所以古人认为彗星是“除旧布新之象”，那么，这是不是又说彗星的出现有“积极意义”呢？不是。按现在的理解，“除旧布新”应该是好事，符合“与时俱进”的理念。但古人不这样看，首先，从皇家角度，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皇帝是忌讳“除旧布新”的，因为这意味着要改朝换代、自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另外，从民众角度，农耕社会的社会形态、思想意识、家庭生活基本都是稳定的，人们愿意保守，不愿意有大的变化，所以在那个时代，“标新立异”是贬义词，“除旧布新”也不是一般百姓所希望的。所以，彗星这把大扫帚作为“除旧布新之象”时虽然只是象征，但也易让人引

起不祥的联想，仍旧是祸事特别是天下重大祸事的预兆。

本书第二册我们详细介绍张渊的《观象赋》(南朝宋)时，曾引用“桀斩谏以星孛，纣耽荒而致彗”句，这也是彗星预示着除旧布新、改朝换代的意思。

当然，有的诗人也单在“扫除”这一意义上写彗星，把彗星的这个诗歌意象当成抒发个人情感和志向的工具，这时，彗星就会暂时被赋予一种扫除邪恶、平定天下的正面形象，这样的诗歌虽然不多见，但我们也能找到一些：

孔盖兮翠旌，登九天兮抚彗星。（【战国】屈原《九歌·少司命》）

孔盖，指覆有孔雀羽毛的车盖，翠旌是用翠鸟羽毛装饰的旗帜，这两句诗意为：少司命女神乘坐华丽的车舆登上九天，手持彗星作为扫帚，想要扫除人间的邪恶——这种想象，颇有点“以恶制恶”的味道了。

长星作彗尚可假，出手为扫中原清。（【北宋】王令《偶闻有感》）

看到大宋王朝经常受到北方民族的压迫，诗人心中不平，随即想象假借彗星为扫帚，扫清中原，平定天下，诗句表现了作者的抱负和气魄。

芒动长星帚，亲挥却日戈。

再令天有柱，一定海无波。（【南宋】杨万里《高宗圣神武文宪孝皇帝挽诗》）

高宗即南宋开国皇帝赵构。北宋覆灭那年，赵构刚满20岁，他便以皇家独苗的身份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南奔组织南宋政府和军队。他用4年的时间就稳定了局势，与强悍的金国南北分治。随后，他又剪除了那些有割据倾向、只想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拥兵自重的军事将领，实行偏安江南的政策，使国家的经济、科技、文化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史称“建炎中兴”。杨万里为他写的挽诗，说他手持彗星，像古代传说中的鲁阳公一样让太阳退避三舍；像女娲立鳌足那样把天扶起，让狂暴的大海都风平浪静——这么写，虽然有阿谀的成分，但用在这位如此力挽狂澜的开国皇帝身上，还算是贴切的。

到近代,随着西方天文学的传入,对彗星认识的加深,人们对彗星不像过去那么恐惧了。晚清的启蒙思想家魏源在其《次韵前出塞》中有“但明大理星,何畏蚩尤旗”诗句,就表现了这样的观念。大理星在紫微垣宫门里,是主管刑法、诉讼的星官,两句诗的字面意思是:只要通晓了大理星的道理,还怕什么蚩尤旗呢?当然它的实际含义是:只要国家的刑法严明,又何必惧怕叛乱之事呢?

彗星的自然灾难象征

在古人眼里,彗星不仅代表兵象,还是自然灾害特别是水、旱、时疫等灾害的预兆。

南宋江湖派诗人戴复古有诗《庚子荐饥》:

正月彗星出,连年旱魃兴。

自应多变故,何可望丰登?

孰有回天力,谁怀济世能。

嫠居不卹纬,忧国瘦峩嵒。

“荐”是“屡次”的意思,戴复古生于1167年,之后的1180年、1240年为庚子年。诗中说“正月彗星出”,查《宋史·天文志》,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年)正月“彗星见于室,至三月辛未乃消”,就是这颗彗星。“旱魃”是传说中引起旱灾的怪物。这几句诗说:正月天上出现了彗星,预示着旱灾连连,在这样的多事之秋,还能指望五谷丰登吗?“嫠居不卹纬”是典



图 3.2.4 古人认为,彗星还经常是水、旱等自然灾害的预兆

故，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指寡妇不忧其织事，而忧国家之危亡。诗后四句说：谁有回天的本领？像我这样的小小平民为国担忧，削瘦见骨，这不是像寡妇不忧自己的织事，而忧国家危亡一样不起作用吗？

1180年也是庚子年，那么这《庚子荐饥》会不会是戴复古1180年写的呢？查史书，1180年没有彗星记录，况且那年诗人只有13岁，13岁的孩子是不大会有这么深的忧患意识的，所以这首诗是他73岁那年所写无疑。戴复古的卒年史书没有记载，但从这首诗我们知道，他至少活到了73岁。

再看与戴复古同时代的诗人、政治家郑清之的小诗《太史报彗星没》：

老彗妖芒欲熬天，王良见迫为收鞭。

紫微一夜玠衡转，甘雨祥风到野田。

这颗彗星，不知与戴复古诗中写的是不是同一颗，它也是与肆虐的旱魃同时出现的，熬(ruò)，烧、烤的意思。诗说：这颗老彗星的妖状光芒几乎把天都烤得滚烫，连为天帝驾车的王良(星名)都不得不收鞭慢行，幸而太史官报告彗星消失，这回天帝乘坐的北斗车可以自由巡视四方了，久旱的田地也终于等来了伴随祥风的甘霖。

同是江湖派的南宋诗人刘克庄的《七窍凿》写得也很有味道：

自从七窍凿，无复六根全。

鲸死彗星出，蟆枯月魄圆。

凿七窍是《庄子》中的一个故事，说“中央之帝”叫浑沌，这个浑沌帝脸部是“一马平川”，眼耳鼻口七窍都没有，于是“南海之帝”倏、“北海之帝”忽为了让浑沌也能视、听、食、息，就每天在浑沌脸上动手术开一个窟窿，七天之后，七窍开好，却把浑沌给弄死了。故事的含义是，人们要顺其自然，不可过于有为。诗中的“六根”，指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觉。诗的意思是说，自从人类有了智巧之后，各种感官上的贪欲都控制不住了，动物和天象也会作出感应，海中的大鲸死时，天上会出现彗星，月亮上的蟾蜍衰弱枯瘦时，也正是月亮最圆的时候。按“蟾蜍食月”一说，

蟾蜍枯瘦时无力食月，月亮当然就圆了，至于鲸和彗星的关系，在《淮南子·天文训》中就有“鲸鱼死而彗星出”的说法，鲸是一种巨大的海洋动物，当它们成群冲上海滩、搁浅而死的时候（现在也常发生这种现象），会引起当时人的强烈恐慌和猜测，于是人们就把它们和彗星联系起来。

古人进行星占活动时，是特别讲究星体位置的，对彗星也是如此，可以想象，如果彗星扫过了“帝座”，对人间的君王会意味着什么，下面我们就看两个这样的历史故事。

严子陵与彗星的故事

在西方，彗星也总是或被人们视为灾难的征兆，或被附会为某个大人物的死亡。公元前43年出现的彗星，古罗马人把它当成恺撒大帝被刺后上升天堂的灵魂。1817年12月出现的一颗彗星，被人们认为是拿破仑战败的标志，竟被称作“拿破仑彗星”。中国的史书和小说中，也经常出现某人“上应客星”的情节。

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

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

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闲。

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山。

清风洒六合，邈然不可攀。

使我长叹息，冥栖岩石间。

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作的《古风》，其中的“客星”即彗星，“严子陵”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万乘君”指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诗中的典故是这样的：

西汉末年，权臣王莽称帝，取消汉王朝，建立名为“新”的王朝，但仅15年即兵败被杀。一时天下乱民蜂起，天下动荡，各类起义首领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义军

首领刘秀脱颖而出。刘秀还算得上是位才智双全的人物，天下总算是宾服了，动乱逐渐平息，刘秀在洛阳建立起东汉王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光武帝。他登基后，思贤若渴，到处网罗各式各样的人才。一天，他想起了旧日好友严子陵。

严子陵本姓庄，叫庄光，字子陵，后人为了避刘秀的儿子、汉明帝刘庄的讳，把庄光的姓改成了严，庄、严意思还是差不多的（《庄子》不知道为什么没改成《严子》），他就成了严光严子陵，被后人一直叫下来了。严子陵年轻时就很有名望，游学长安时，结识了刘秀。因他不满王莽的暴政，就隐姓埋名，避居于山野草泽之间。王莽失败、刘秀登基后，他仍隐居不出。刘秀非常欣赏严子陵的才干，想召他出山，帮助自己辅佐朝政，便派人到处寻找严子陵的下落。后来齐鲁一带的地方官发现有一人披着件旧羊皮袄，像姜太公一样整日在一个深潭边钓鱼，便报到了京城。听目击者描述，刘秀知道此人肯定是严子陵，就准备了厚礼，安排车子派人去请，使者一连去了三次，总算找到了严子陵。严子陵看到刘秀亲笔写的邀请函，言辞恳切，觉得实在推诿不过去，才随车到了洛阳。

到了殿上，见了皇帝，严子陵并不行跪拜礼，只是长长地作了一个揖，刘秀知道这位老友性情高洁、孤傲，也不在意，便命随从安排严子陵在最好的宾馆住下，用最高的礼遇款待。

与世无争的严子陵本无心做官，只是出于不得已才来看看老友，也顺便了解一下朝廷的态势，不料特别失望。原来，刘秀任用的丞相是侯霸，此人也是当年严子陵在长安时的熟人，胸无点墨，朝秦暮楚，严子陵对他没一点好印象。这样的人居然当了丞相，严子陵想，看来刘秀这老哥也没什么眼力。于是严子陵更不想在洛阳多待下去了，每天只在住处睡大觉，等待回家。

过几天，刘秀又将严子陵请到宫中，与他谈论旧事，谈得十分投机；又谈论治国方策，严子陵沉默不语，偶尔点到几句，其精辟入骨让刘秀赞叹不已，刘秀当即表示：“朕让你做谏议大夫，你看怎样？”严子陵哈哈大笑道：“光乃山野之人，不懂

礼法，岂可侧身于王侯之间？休言此事。”听了这话，刘秀不好再说什么，这时已是深夜，刘秀就留他睡在宫中，两人同榻而卧，继续谈论旧情，最后两人酣酣睡去。严子陵在睡梦中把腿脚都搁到了刘秀的大腿上（后来传为搁在肚子上），刘秀念及旧情，也不介意。

不料，第二天刚一上朝，

太史官就近前第一个上奏：

“陛下，昨天臣夜观天象，发现

有一颗客星凌犯紫微垣的帝

座，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凶

兆。”你想，夜里刘秀刚与严子

陵枕股而眠，马上就报告有客

星凌犯帝座，这客星不是严子

陵又是谁？



图 3.2.5 严子陵与刘秀枕股而眠

宋代诗人于石有绝句《钓台》：

抛却羊裘入汉庭，偶然偃卧两忘形。

先生无处可伸足，太史何烦奏客星。

诗说严子陵脱掉破羊皮大衣入朝，与刘秀同卧龙床，他无处伸脚，搭在皇帝腿上，太史官何必为这点事就把人家与标志凶兆的彗星对号呢？唐代司空图的诗句“偶作客星侵帝座，却应虚薄是严光”（《狂题十八首》）也是说的这件事。

也许那天晚上真有一颗彗星出现在帝座星附近，看于石诗句的意思，更可能是：朝中某个高官（或许就是侯霸）猜忌严子陵，见刘秀留严子陵同寝，便买通太史官编造了这样一个天象，想用此方法让皇帝惩治或疏远严子陵。不过，刘秀这位开国皇帝时运正旺，他好像不太在乎这些“凶兆”，据说他听到太史官的奏报时，哈哈大笑道：“什么客星呀！这是我和子陵同睡，没什么凶兆。”

宋代姚勉的《题钓台》，也是站在严子陵一边拔高他：

等闲伸脚动天文，须信乾坤系此身。

天上有星犹是客，汉庭何事肯为臣。

意思是说，严子陵已经上感了天，已经成了天上的星，而且是做客不久留的星，哪还屑于在地上的朝廷做个小臣呢？

但严子陵从这“客星事件”中，更感到了小人当道、官场的险恶，不肯再在洛阳住下去了，很快就不辞而别，隐居于浙江富春山里。他继续在富春江边垂钓，一钓又是十几年，后来为躲避刘秀的再次征召，躲到一处更隐秘的深山里，享年 80 岁。从此，富春山又名“严陵山”，山腰有高台两座，据说就是他当年垂钓的钓台，台下的河滩称“严陵濑”，都成了名胜，而且成了高洁之士向往的地方和诗文中归隐江湖的象征。

宋代文人刘昌言的诗《钓台》，比较完整地讲述了这个故事：

汉业中微炎祚衰，四海奸豪窃神器。

南阳龙虎方斗争，赤伏真人正天位。

先生高隐来富春，耕耒青山自如意。

一竿渔钓乐幽深，七里溪光弄苍翠。

朝中天子思故人，物色囊中引其类。

先生独步衣羊裘，咳唾浮云轻富贵。

足加帝腹傍无人，星动天文失躔次。

卓哉光武真圣君，终使狂奴毕高志。

云台千尺尽功臣，谁肯回顾钓台地。

“赤伏真人”指《赤伏符》，是当时的一本图讖（讖 chèn，是占卜专用字，指应验的预言、预兆），预言说叫刘秀的会成为天子（当时民间流传很多这样的讖语，如王莽将“钱”改为“泉”。“劉”拆开来是卯、金、刀，“錢”拆开来是金、戈、戈，为避免联

想,所以王莽改用“泉”。不料,这又成一讖,因为“泉”拆开为“白水”,刘秀正是在河南南阳的白水乡起兵的)。诗的后四句说,光武帝真是圣君,终于成全了这个狂放者的高洁愿望。汉明帝刘庄曾在汉宫的“云台”挂起中兴功臣 32 人的画像——当然没有严子陵的了,这些功臣也都是只知进不知退的主,谁会向往富春山严子陵的钓台呢?

北宋文人邵炳有《题钓台》诗:

光武休戈诏子陵,高台时暂别烟汀。

当时四海皆臣妾,独有先生占客星。

这首诗写得精练、独到而且意境深远,光武帝统一了天下,四海都已称臣,唯老朋友严子陵以“客星”的身份出现,这说明了什么? 含义很多,给了读者无尽的想象空间。

李白还有一首《酬崔侍御》:

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

自是客星辞帝座,元非太白醉扬州。

诗里的“太白”,是李白以太白金星下凡自许,也恰好与严子陵的“客星”对仗。李白把严子陵归隐富春山与他自己的受谗离开京城、醉卧扬州相提并论。“元非”即“原来并非”,委婉流露出诗人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又无处施展的无奈之情。

客星一点太微傍,谈笑青蝇玉失光。

载酒五湖狂到死,只今天地不能藏。(【宋】晁补之《采石李白墓》)

看诗题,这是写李白的,李白本是太白金星下凡,但在朝廷任翰林官职时,简直像彗星犯太微一样令权贵们不喜欢。青蝇,指谗言陷害,“玉失光”指因青蝇的玷污,白玉都失去了光彩,于是李白只好离开朝廷,载酒以五湖四海为家,流露自己的本色,也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诗篇。

再看戴复古的《钓台》:

赤符新领旧乾坤，多谢君王问故人。

暂作客星侵帝座，终为渔父老江滨。

这首诗属“平铺直叙”那种。“赤符”即《赤伏符》，诗写出了严子陵既不忘旧情，又与世无争的复杂心理状态。

也有人在参观严子陵钓台时，替严子陵作了点逆向思考：

不随龙去只鱼汀，绝喜先生世累轻。

却把客星侵帝座，岂因忘世未忘名。

这是宋代诗人艾性夫的《钓台》，诗赞美了严子陵不肯攀附权贵，视富贵如浮云的气节。但又说，你造成“客星侵帝座”这举动，说明你还是没彻底忘记成就你的令名啊！

景清与彗星的故事

在甘肃省正宁县，过去有一座“景忠烈祠”，大门上一副楹联云：

绯衣袒腹旧有征，讵料抄延瓜蔓

赤色异星急犯座，从知谶应天文

其中的“袒腹”即严子陵与光武帝的典故，那么“绯衣”是什么呢？原来，这里含有另一个“彗星犯帝座”的故事，而且这故事十分惨烈悲壮。

话说明朝初年，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因太子早夭，孙子朱允炆即位，号建文。建文帝仁慈柔弱，决心改变祖父的严苛治理方法，推行新政，但在试图削弱拥兵自重的叔父诸藩时，由于动作迟缓，过于自信，结果诸藩中实力最强、野心最大的燕王朱棣率先发难，率军南下，最后攻破南京城，建文帝只身逃走，下落不明（有人说自焚而死）。朱棣即位，世称成祖。由于建文帝重用文人，故前朝文人多对建文帝忠心耿耿，或自尽，或被朱棣所害，如著名学者方孝孺因拒不为朱棣起草诏

书，被朱棣凌迟处死并灭门十族（九族外又加师友、门生一族）。

且说此时有一位叫景清的读书人，也曾与方孝孺等人谋划反对朱棣，方孝孺被杀后，景清幸免于难，而且被朱棣任命为御史大夫，景清不但不推辞，反而欣然受命，天天尾随着众官一起上朝。因此很多人都背后讥笑景清言行不一、贪生怕死，但景清毫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

这天早晨，朱棣刚起床准备临朝，一位天文官急急忙忙进宫禀报：“臣夜观天象，发现一颗偏红色的彗星，正犯帝座，这是大凶的预兆，说明陛下身边藏有刺客，请陛下务必做好防范。”朱棣的皇位是刚刚夺来的，屁股还没坐热，对这种预告当然十分警惕，立刻加强了上朝时的护卫力量。

临朝时，朱棣没太关心各大臣奏的是什么，而是眼睛时刻盯在大臣们的衣服、帽子、饰带，看有没有红色的嫌疑。这时，景清走上前来，步子有些不自然，引起了朱棣的警惕，朱棣便说：“你身着长袍，走路不便，何不提一提，免得跌倒。”景清一听此言，下意识的一提长袍，恰好露出了里面绯红色的裤子，十分刺眼。朱棣顿时脸色大变，景清也立刻明白了什么，奋扑上前，就要犯驾，说时迟那时快，早有准备的左右护卫闪电般地冲上前来把景清扑倒，摁在地上。护卫们剥掉景清的朝服，露出里面一套绯红色的衣服，大腿上还别有一把短剑。朱棣质问：“携剑上朝，好大的胆子，你要干什么？”

景清厉声说道：“叔夺侄位，如父奸子妻。你背叛了太祖的遗命，是地道的奸臣贼子，我要为故主报仇，可惜没能成功！”

朱棣听罢大怒：“朕是奸臣贼子？朕上应天命，昨夜早已有天象告警，有红客星犯帝座，你才是奸臣贼子！朕岂会遭你等小人暗算？”随后命人割去景清的舌头，这时，景清挣扎着把满口鲜血喷在朱棣的御衣上。朱棣又命令将景清剥皮，把人皮搥上干草，挂于长安门前示众。

第二天，朱棣的御驾经过长安门时，正巧挂搥草人皮的绳子断裂，人皮一下子

扑在朱棣身上，把朱棣吓得魂飞魄散，只好下令把揼草人皮立刻烧掉。但以后朱棣还是经常在殿上、寝宫或者梦中看到变为人皮厉鬼模样的景清，于是他又实行“瓜蔓抄”，诛灭景清十族，结果景清的故里几乎成了废墟，少数景姓人改换姓氏，流亡异地才活了下来。

到了朱棣孙子朱瞻基即位的时候，下令为景清平反，谥封景清“忠烈”，甘肃正宁县是景清的家乡（当时叫“真宁”），也建起了“景忠烈祠”，所以才有了本节开头的那副楹联，其中“绯衣”即指景清行刺时穿的绯红色内衣。

明清之交的散文家张岱有乐府《景清刺》，生动描写了这事件的经过：

文曲星，犯帝座。

绯衣人，入朝贺。

佩铅刀，藏膝髁。

太史奏，机谋破。

不称王，向前坐。

对御衣，含血唾。

鸱夷皮，实乌莖。

辇过长安门，犯驾尚数步。

再加瓜蔓抄，梦逐常惊怖。

文皇践祚数十年，未得一日安稳卧。

这首诗基本上把前面讲的故事都概括了，只是张岱没有说“红异星”或“红客星”犯帝座，这是他不愿用不吉利的字眼形容一个他所敬仰的忠烈之士，景清是个文人，所以说成是“文曲星”了。鸱夷，皮袋子，这里指人皮，“实乌莖”即“填草末”，后两句意思是说：朱棣登基后的几十年，因为残害忠良，经常在梦中看到厉鬼向他索命，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朱棣为了维护自己的权位，曾杀人如麻，不会这么脆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可能只是张岱的愿望或想象而已。

天上一颗星 地上一个丁——古诗中的流星典故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

过去在民间,有一种普遍的说法“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认为地上的人口与天上的星星是对应的。这种民间的“天人合一”思想与人们对流星的认识大有关系,古人认为,流星是天上的恒星掉下来形成的,地上的一个人死去,天上那颗与他对应的恒星也就坠落了,夜间人们时常会看到有流星在天穹划过,这数量与人们心目中的人口死亡发生率也很吻合,所以形成了这么一种有趣的观念。



图 3.2.6 “有一颗星星落下来了,
在天上划出一条长长的火丝……”
(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

可以想象,这种观念一定会对古人的
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很积极的影响。试想,你夜晚站在广袤的原野之下,仰望满天星斗,知道必有一颗星星与自己相对应,那么,想象自己的灵魂竟与天穹一颗闪亮的星星遥相呼应,怎能不感到幸福、快意,怎能没有一种使命感?

由于流星坠落可以预示或代表一个人的死亡,所以古人常把这种比喻用在诗

词中。南宋诗人魏了翁为他的朋友赵广安写的《挽诗》中就这样写道：

星陨南昌日，泉鸣蜀道时。

孝诚移地轴，忠泪洒天涯。

诗以“星陨”比喻朋友去世，“南昌”则是去世的地点，以此作为铺垫，朋友的“忠”“孝”就显得更为博大，以至于洒到了天涯、移动了地轴。

有趣的是，古人有时还会把“星陨”联系上人的出生。如宋朝词人伍梅城有词《贺新郎·贺李簿生孙》：

甲子头春雨。

知老天，净洗荆扬，十年烟雾。

夜半堕中星一颗，飞下五云深处。

帝亲敕六丁呵护。

须信斯人为世瑞，非人龙、定是文中虎。

关世道，系天数。

此儿殊怕人惊顾。

况当家、廷评为祖，大中为父。

料想廷评公一笑，笑对大中共语。

应自把、小程夸取。

会见九州黑白日，做状元、宰相荣门户。

年正少，四亲具。

词人的上司李簿（字廷评）生得一孙，伍梅城将其比为“夜半堕中星一颗，飞下五云深处”，这里有“星宿下凡”的意思，即使让人想到“星陨”表示死亡，也含有“大人物转世投胎”之意。词中说，甲子年的第一场春雨好大，竟把荆州、扬州一带的十年烟雾都洗净了，伴着五彩祥云，天帝派六丁阴神保护着星宿下凡，所以此儿不

是凡人，非龙即虎，这是天命所在。下半阙说，这小儿很怕生人，话语又转向李簿的儿子，认为他正年轻，又父、母、妻、儿“四亲”俱全，肯定前程远大，将来可做状元、宰相，光耀门楣。词中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而且以“流星坠落”表示小儿出生，这样的贺词也算是别出心裁了。

当代有位享年 98 岁的画家丁天缺，江苏宜兴人。他的名字显然也是这样来的：天上缺颗星，地上添个丁，他的父母为他取名时一定就对他寄予了“文曲星下凡”的厚望。

民间还有一种很古老的说法：看见流星飞过，马上在心中许个愿，这个愿望就能实现。这可能是人们认为流星坠落的同时人死了，灵魂就升天，升天时也就把你的愿望带给天帝了。查询古代流传下来的诗词集，描写这种说法的诗句很难找到，后来在《敦煌歌辞总编》中找到一首《五更转·七夕相望》，写出了这种思想，而且写得很精彩：

四更缓步出门听，直走到街庭。

今夜斗末见流星，奔逐向前迎。

此时为将见，发却千般愿。

无福之人莫怨天，皆是少因缘。

作者在七夕之夜，思念自己的意中人，后半夜两点左右，慢慢走到街上，忽见北斗七星的斗柄处有一颗流星划过来，他情不自禁地奔跑着向前迎去——因为这节骨眼许的愿是最管用的，于是他许了上千遍愿，希望能见到自己的意中人。当然，他还是明白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嗨，没有缘分，没有福气，也不要怨天了。

《敦煌歌辞总编》一个多世纪前出土于敦煌藏经洞，是唐五代时期创作的，绝大多数没有作者姓名。不过这首歌辞为我们记录下了古人的这样一种情感，是难能可贵的。

妖星坠地，兵起兵息

出现明亮的大火流星时，人们还常常把它们与军事形势联系起来，看易静的《兵要·望江南》：

星昼陨，声震响如雷。

赤白或长三五丈，忽然更有小星陪，军势若寒灰。

星昼陨，分作二三星。

此是兵戈将欲动，须防敌国必来争，阴贼逆谋生。

这是说，如果出现了白天可见的大火流星，声响如雷，后面还有一些脱落的小星，那么战役的形势就非常危险了；如果大火流星炸开成两三个，则是要出现兵象，敌国可能要来偷袭了。

诗词中经常以“妖星堕地”来代表或象征战争爆发，如：

妖星堕地群贼来，县官不出城不开。

保安驿前骤闻变，杀气呼声若雷电。（【清】潘瑛《保安驿》，保安驿在河南叶县）

再如明代一位御医刘溥的《王将军昭忠诗》：

将军前锋不作难，百骑驰突风雷寒。

阵前妖星欲坠地，战久力尽先摧残。

这是以“妖星坠地”表示战事的吃紧和失败。再看《全宋诗》中韩信同的《岳王墓》：

妖星堕地芒角赤，龙剑悲吼风萧瑟。

中原王气挽不回，将军一死鸿毛掷。

秦空小儿真戏剧，播弄造化摇枢极。

这也是以妖星坠地表示北方敌寇的进犯。

再看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平蔡州》：

蔡州城中众心死，妖星夜落照壕水。

汉家飞将下天来，马箠一挥门洞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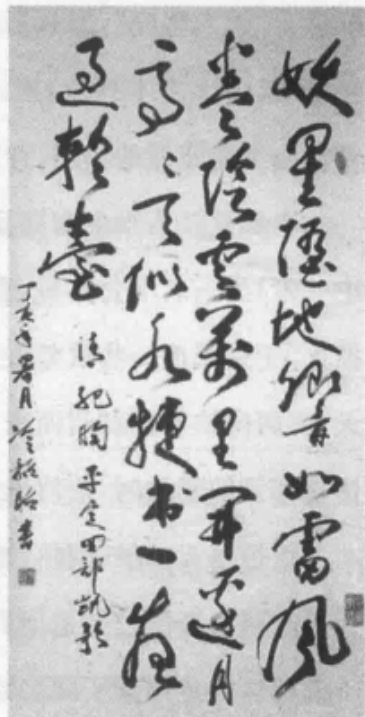
贼徒崩腾望旗拜，有若群蛰惊春雷。

狂童面缚登槛车，太白夭矫垂捷书。

相公从容来镇抚，常侍郊迎负文弩。

四人归业闾里间，小儿跳浪健儿舞。

诗里讲的是唐朝著名的“蔡州之战”即“李愬雪夜入蔡州”，这是唐元和十二年(817年)，随邓节度使李愬采用计谋，于雪夜引兵奇袭淮西叛军吴元济总部蔡州城(今河南汝南)，彻底摧垮叛军的一次奇袭战。“妖星夜落照壕水”这里又指叛军的败兆了。宋代张孝祥的词“卷旗直入蔡州城。只倚精忠不要兵。贼营半夜落妖星”(《浣溪沙·刘恭父席上》)写的是同一题材，用的是同一比喻。



按这种意思，妖星坠地常被用来在诗词中形容战事胜利后的凯旋：

图 3.2.7 清代文学家纪晓岚的诗
《平定回部凯歌》

瘴雨蛮烟远蔽空，只将谈笑荡群凶。

旌旗夜卷妖星殒，鼓角秋高杀气雄。(【宋】李复《赠张万户征闽凯还》)

妖星堕地响如雷，风卷阴云万里开。

边月高高天似水，捷书一夜过轮台。(【清】纪昀《平定回部凯歌》)

夜坐指流星，惊倒两使车

古代星占学认为，流星是“天使”，即天上的信使，并且解释道：流星亮的，说明事大，暗的，说明事小；速度快的，说明预兆的事来得快，速度慢的，事也来得慢。既然有“天人感应”，那么当皇帝向各地派出使臣时，也会有天上的流星作出反应。在《后汉书·方术列传》里，记载了一个故事，一个叫李郃的人居然通过观察流星辨认出了皇帝派的使臣，并以此打通了仕途。

李郃是陕西汉中南郑县人，精于星占，但没什么名气，一直在益州（今巴蜀、汉中一带）当一名小公务员，看管一所驿站。这年，汉和帝刘肇即位，新皇帝上任三把火，于是派遣一些钦差大臣到各州县了解民情，以根据民情制定新的政策。这天，有两位钦差奔益州而来，因为是了解民情，所以钦差们都是微服私访，他们到达李郃管的驿站时，恰值天色已晚，两位钦差便投宿在这里。

正是夏天，天气闷热，饭后李郃陪这两位客人在院里一边纳凉，一边望着满天繁星闲聊。李郃已知道他们是从京师来的，就问：“你们二位从京师出发时，听没听说朝廷向益州派了两名钦差使者？”两人听了一愣，互相对视一下，其中一人说：“没听说……你怎么知道的？”

李郃轻轻一笑，指了指星空：“年轻时，曾有奇人授我星占秘术，所以什么事也瞒不过我。咱们聊天时，我还时刻留神着天象，刚才，我看到有两颗流星奔向了益州分野，从这两颗流星的形态看，它们是‘使星’，所以，我知道是皇帝向益州派了钦差。”听了这话，两个钦差惊讶得差点暴露了身份。毕竟他们是见过世面的人，虽然遮掩住了脸上的惊奇，还是心中暗暗惊叹，益州竟有如此奇人。

过了三年，钦差中的一人被任命为汉中太守，他立刻招李郃来他手下做官。李郃从此跨入仕途，后来步步高升，直到中央政府任职，官至尚书令（相当于丞相）。

天上的两颗流星会对应着地上的两个钦差，这从现代天文学的角度来说，当然是无稽之谈。从李郢的步步高升可以看出，他应该是个非常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的人。可能他通过两个客人的言谈举止推测出他们大概就是钦差，但他精于星占也是真的，所以他把他的猜测以星象为托词说出，这比什么都让人信服。

北宋大诗人苏轼有诗《送邓宗古还乡》，就讲到了这件事：

南郑有李郢，妙得甘公书。

夜坐指流星，惊倒两使车。

“甘公书”即战国著名天文星占家甘德的《天文星占》，也可能指后人托写的《甘石星经》，总之说明李郢是精于星占的，他的“指天说地”让两个使者几乎惊倒。

南宋诗人何梦桂的《上夹谷书隐先生》也提到这个典故：

锦峰有使星，光芒夜烛天。

闻道绣衣来，上应此星躔。

锦峰是巴蜀一带的高山，绣衣代指使者。李郢与使者、使星的典故不断被后人引用，竟成了熟典，后代的诗文中一提到“星使”“使星”，多半都来自此故事。不妨举几例来看：

谢病南山下，幽卧不知春。

使星入东井，云是故交亲。（【唐】陈子昂《喜遇冀侍御》）

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

稠叠多幽事，喧呼阅使星。（【唐】杜甫《秦州杂诗》之九）

不知芸阁吏，寂寞竟何如。

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唐】李冶《寄校书七兄》，李冶是天宝至大历年间的一位女道士）

白首相逢处，巴江烟浪深。

使星上三蜀，春雨沾衣襟。（【唐】刘禹锡《酬冯十七舍人》）

卿月中天照上流，使星入蜀久西游。（【宋】王之望《和制帅》）

星使南驰入楚重，此山偏得驻行踪。（【宋】许坚《登游齐山》）

使星巴蜀外，汉节夜郎西。

树断分金马，江清见石犀。（【明】李攀龙《送谢给事封蜀》）

南极随星使，凉风动越吟。

异邦惊物候，变态入登临。（【清】赵大经《自临江抵石陂道中得诗十八韵》）

长星不为英雄住，半夜流光落九垓

易静的《兵要·望江南》中还有这样的诗句：

星落寨，为将恐遭殃。

宜速移营方见吉，坚强旧所必凶伤，天降祸难当。

这里认为，有流星落到军队的营寨附近，将军恐怕就会有祸殃，应该迅速转移营地才吉利，非要在旧营地守着，则必有凶伤。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孔明之死”的故事，就是这种观念的最好“演绎”。

三国时代，中华大地上魏、蜀、吴三国鼎立，其中蜀汉偏于西南一隅，虽据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但难于向外发展，因此在三国中力量最弱。但其开国元勋、丞相诸葛亮志向远大，以匡复汉室、统一中原为己任。在刘备托孤之后，他忠心辅佐后主刘禅，先七擒七纵孟获以稳定后方，再六出祁山试图北定中原，可惜英雄生不逢时，他的励精图治、独撑局面最终没有结果，自己也因积劳成疾死于五丈原。

五丈原在今宝鸡市岐山县境内。公元234年，诸葛亮又一次出兵北伐。他率兵由汉中出发，出斜谷，穿过秦岭，屯于五丈原。初来乍到，由于粮草不济，他先屯

田练兵,准备找到机会再决战。魏将司马懿知道诸葛亮神机妙算,于是在渭河北岸固守,不敢贸然出兵。双方在五丈原相持了一百多天。诸葛亮知道自己深入敌方境地,不能久拖下去。于是,他巧用诱敌之计,把魏兵引入一条叫葫芦沟的山谷,放了一把大火准备大败魏军。不料一场大雨从天而降(诸葛亮不知怎的没算出这场雨),魏军和司马懿死里逃生,突围出去。这时,诸葛亮又得知与蜀相约攻魏的东吴已被魏军击退,不觉长叹一声,昏倒于地,经众将急救,半晌才脱离危险。

夜间,诸葛亮扶病出帐,仰观天文,发现在三台星(今大熊座)中,有一颗客星很亮,而三台的主星很暗,其他的辅星也都昏昏暗暗。诸葛亮叹息道:“天象如此,吾命可知!”幸而诸葛亮手段高超,虽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还是用祈禳北斗的方法,保持了将星不坠,就这样维持了六七天。

而这时敌方司马懿也在营中仰观天文,看到这天象后大喜,对手下人说:“我看见将星失位,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我到时要乘势进攻蜀军!”

几天后,诸葛亮果然病逝于五丈原。这天,司马懿又夜观天文,看见一颗大流星,红色,芒角四出,自东北方出现,流向西南方,坠落于蜀军营地,而且“三投再起,隐隐有声”。司马懿又一次惊喜道:“孔明死了!”于是传令大军进攻,可是刚出寨门,又担心:诸葛亮这么足智多谋,会不会是在做法欺骗他?于是引军回寨,只派出几十个骑兵去探听消息。

这一切,其实都在诸葛亮的预料之中。去世前,他一面按兵书和星占的要求迅速转移营地,一面安排他死后不发丧,用米、灯镇住将星不坠(看来将星不是那颗流星,那大流星只是一颗报信的星使),又命令用木头雕刻出自己的形象,死后还演出了一场“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的著名剧目,终于将军队安全撤回。

后人描写诸葛亮星坠身死的诗词非常多,这里只举几首好懂的欣赏一下:

蜀相西驱十万来,秋风原下久徘徊。

长星不为英雄住,夜半流光落九垓。

这是唐人胡曾写的《五丈原》，这里的“长星”指的就是那颗大流星。诗说，蜀国丞相孔明率军十万从西边打过来，不料在秋风里（建兴十二年秋八月）卒于五丈原军中，那颗大星也情不自禁地痛悼英雄，夜半时分从九天倏然落下。

宋代词人王质的《八声甘州·读诸葛武侯传》：

过隆中、桑柘倚斜阳，禾黍战悲风。

世若无徐庶，更无庞统，沉了英雄。

本计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

转尽青天粟（蜀道运粮），无路能通。

他日杂耕渭上，忽一星飞堕，万事成空。

使一曹三马（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架空魏齐王曹芳），云雨动蛟龙。

看璀璨、出师一表，照乾坤、牛斗气常冲。

千年后，锦城相吊，遇草堂翁（指杜甫，有“出师未捷身先死”名句）。

此词写了诸葛亮的一生，当他北伐粮道不继时，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之滨，和当地居民杂处而耕（“杂耕渭上”），不料出师未捷身先死，一颗流星落地，一切努力都成空。

也有的诗重点不在流星，而是设想了另一种局势，如北宋蒋子奇的《五丈原怀古》：

蜀相扬声欲取郿，关中形势已全窥。

当时不是长星坠，席卷中原未可知。

郿是古地名，五丈原即在旧郿县西南。《三国志·诸葛亮传》有“（建兴）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关中响震”。诗的一、二句就用这一典故。三、四句是说，如果诸葛亮当时不是星坠在五丈原，那么占领中原，平定天下也不是不可能的。

毕竟，历史不能改写，有的诗人则这样安慰历史：

莫恨流星堕渭滨，出师未捷已沾巾。

天应留取生司马，归作他年取魏人。

这是明初诗人高启的《孔明》。他说，不要遗憾流星坠落渭水之滨，也不要悲叹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老天要让司马氏留下，借他的手来颠覆魏国——其实司马以晋代魏是魏国内部的事，也是司马氏的胜利，与已死的诸葛亮和被魏灭掉的蜀国都没什么关系，诗人这样写，也只能算是一种无奈了。

唐末诗人李九龄则正视历史，认为国家的兴亡，人才是第一位的，他的《读三国志》诗如下：

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

武侯星落周瑜死，平蜀降吴似等闲。

他说，国家的兴、废，改朝换代，并不是必然的循环，如果得了贤人，就能兴国。看，诸葛亮大星落地，周瑜也死了，魏灭蜀、晋灭吴那就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还是南宋末年爱国诗人文天祥的眼界更高，他的《怀孔明》一诗，写得慷慨而深沉：

斜谷事不济，将星陨营中。

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

汉贼明大义，赤心贯苍穹。

世以成败论，操懿真英雄？

“汉贼明大义”有点不好理解，原来，这出自诸葛亮的《后出师表》：“汉、贼不两立……然不讨贼，王业亦亡，唯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既然汉和贼誓不两立，诸葛亮明知讨贼难胜，还是要北伐，这就是“明大义”，不惜舍生取义。文天祥最后说，世人常以成败论英雄，曹操、司马懿真算是英雄吗？

看南宋末年国事危亡的情形，文天祥抵御元军，被俘后宁死不屈，抒写《正气

歌》，成为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也算是把“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思想发挥到极致了！

明朝李东阳的《五丈原》写得也很好：

五丈原头动地鼓，魏人畏蜀如畏虎。

管门不开呼者怒，挥戈指天天字漏。

将星堕空化为土，炼石心劳竟何补。

侯归上天多旧伍，羽为前驱飞后拒。

忠魂不逐降王车，长卫英孙朝烈祖。

诗以将星落地、化为泥土来与诸葛亮炼石补天般的努力做对比，更显出历史的沉痛。后四句是说，诸葛武侯的魂灵，由旧部关羽、张飞等护卫，不去跟随降魏的后主刘禅，而是护卫着以身殉国的皇孙朝见昭烈帝刘备的亡灵了。



图 3.2.8 五丈原上的诸葛亮落星石

五丈原是一块高约 150 米、面积约 12 平方公里的黄土塬，现在已成为农田。它南依秦岭山地，北临渭河，东西两面为深谷，形势十分险要。史书记载，当年蜀军撤退后，司马懿进入诸葛亮指挥作战的地方时，看到蜀军阵地的严谨、齐整、险要，惊叹道：“孔明天下奇才也！”五丈原中间有一道河湾，当地人叫它“落星湾”，据说就是当年星坠之处，现在湾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村落，叫“落星堡”。五丈原北端则建起了“诸葛亮庙”，院内有“落星亭”，亭内供奉一块石

头，石头呈青褐色，表面凹凸不平，据说就是诸葛亮去世时从天上陨落的。当然这都是后人为纪念诸葛亮而演绎的了。

天星坠地 化岛为石——有关陨石的描写

天上的流星很早就被我们的先辈观测到了，也被诗人们代代吟诵。古人大都认为，这些流星就是天上的星星（恒星）坠落形成的。那么，这些流星会不会落到地上？如果落到地上，会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古人很早就有了答案，星星落地，就是陨石。陨石的星占意义不是很浓厚，但它又不好算作“天象”，因为它与流星的接续关系，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流星星占后单列一章。因为陨石是我们能接触到的唯一“天体”（至少曾经是天体），所以古人对陨石也有着极大的兴趣，诗词歌赋中有很多相关的有趣描述。

春秋陨石于宋五

天上会掉下石头来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先辈很早就给出了记载和答案。《春秋·僖公十六年》有这样的记录：“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

《春秋》是西周时期孔子编修的鲁国编年史，鲁僖公十六年即公元前644年。《春秋》记载，这年正月初一，有些陨石落在宋国，细数是5颗。“陨”意为坠落，“陨石”即天上坠落的石头，这是中国史书中最早的陨石记录，而且还是一场陨石雨。

历代的文人墨客经常在诗词中提到“陨石于宋五”这一典故，如明代理学家陈白沙的《天人之际》，前四句“天人一理通，感应良可畏。千载陨石书，春秋所以示”就是说的《春秋》里有“天降陨石”的记载。

再如其他一些诗：

宗子维城固，将军饮羽威。

岩花鉴里发，云叶锦中飞。

入宋星初陨，过湘燕早归。

倘因持补极，宁复想支机。（【唐】李峤《石》）

李峤写过不少咏物诗，直接以“月”“风”“雪”“笔”“门”等为题。这首诗以“石”为题，句句用典，“入宋星初陨”即是用的《春秋》“陨石于宋五”典故。其他如“宗子维城固”出自《诗经·大雅》，代指石砌城墙的坚固，“将军饮羽威”指西汉飞将军李广居守右北平（今河北平泉市）时出巡，把巨石看成老虎，一箭射去，把整个箭头都射进石头里的故事。“岩花鉴里发”是以石为镜的典故（《吴兴郡记》：“临安县东有石镜山，东有石镜，具见人形”）；“云叶锦中飞”用《拾遗记》中写的“员峤山”有“云石”，斑驳如锦，一敲就有云飞出来。“过湘燕早归”是湖南零陵有“石燕”，遇到风雨就飞的典故。后两句则是女娲补天和张骞获赠支机石的故事。

春秋陨石于宋五，分作金焦与星渚。

大圆镜里八窗开，面面鱼龙听人语。

瀑长一线吹不动，山拥万绮明可数。

嗟哉蓄眼无此奇，欲倒银河卷归去。（【宋】洪咨夔《落星寺》）

第一句完全照搬典籍名称和引文原话。金焦，指金山和焦山，江苏镇江市长江边的两座山；星渚：银河中的小洲，这里指长江中的沙洲。诗人想象金山、焦山，以及长江中的那些沙洲都是当年陨石雨落下造成的（看来有很多人认为它们真是星落而成，所以才修建了“落星寺”），诗的后面几句都是诗人的写景和抒怀。

何异宋都星陨璞，实连燕地玉生苗。（【宋】洪皓《次高待制韵登真珠山采白石子》）

这是借陨石于宋的典故写石头的特别，后句想象玉能发芽结子，用以比喻白石子的白。

天星堕地化为石

《春秋》中的记载并没有说陨石与天上星星或流星的关系,但随后的《春秋左氏传》就对此做了解释:“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指出这些陨石的前身就是“陨星”,即天上坠落的星星,这样就把流星和陨石联系起来了。《春秋左氏传》据说是鲁国史官左丘明以《春秋》为本,增加大量史料和评述写成的,离《春秋》写成时代并不远,可见古人在记载了陨石现象后不久,就意识到了它们是星星坠落形成的。

到了西汉,这种说法就更明确了,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星坠至地,则石也”,东汉的天文学家张衡在他的天文著作《灵宪》中则说“奔星之所坠,至地则石矣”,都更具体地指出了流星与陨石的关系。宋代王安石《七星砚》:“余闻星堕地,往往化为石。”就是这样一种观念。



图 3.2.9 《史记》中“星坠至地则石也”的记载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流星是太阳系中绕太阳运行的大大小小的流星体闯入地球大气层燃烧形成的,大一点的流星体没来得及烧完,落地就形成了陨石。我们先辈认为的“陨石是恒星坠落形成”的观点,离我们现代的认识差得太远了,但即便如此,还是比同时代西方人的观念要先进得多。西方人受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世界观的影响,认为“天”“地”的物质迥然不同,天上的物质不会朽坏,永无变化,所以流星不是来自天上,而是陆地或大气中产生的一种轻盈的、易燃的物质,它们慢慢上升,升到“月球天”下部时,

由于天球的旋转摩擦生热,于是被点燃,就形成了一闪而过的流星,如果这种物质积累得特别多,则慢慢燃烧,就形成了彗星。到15世纪末,第一位来中国传教兼传播科学知识的耶稣会士、意大利学者利玛窦,他在《乾坤体义》中还说,流星“乃烟气从地冲腾,而至火处著点耳”。

1794年的一个傍晚,意大利锡耶纳城的天空在一阵连珠炮似的爆炸后,好多石头嘶嘶从天而降,有两个学者收集到了一些石头,认为是来自天上,但遭到大家的嘲笑,人们认为这是龙卷风从远处的维苏威火山带过来的。1803年4月26日,又有几千块石头像下雨那样降落在法国东部,许多学者、官员都目睹了这一壮观场面,经科学家仔细调查、收集、分析,人们才终于承认了这些石头的确是从天而降的,西方人从此才纠正了过去的错误看法。

我国古代写陨石是“天星所坠”的诗句非常之多:

君不见天上星,万古耀虚碧。

岂意一夕间,堕地化为石。

物理变化无定端,谁保人心无改易?

这是宋人李新的《行路难》,诗人本意是用“天上的星星都可以朽坏”,来说明人心的易变、信誓的不可靠,但他无意中把天体的这些“物理变化”形象生动地写出来了。

君不见天上星辰拱环极,忽然陨地变成石。

又不见鹰隼云中横高秋,有时搦翼化作鸠。

人生进退甚类此,左迁右转谁自由?……(【北宋】王禹偁《酬赠田舍人》)

这也是以星体、鸟类的变化写人生的进退无常(“鹰隼化作鸠”是古代的一种见解,也可以理解为是“凤凰拔毛不如鸡”之类的形容),但诗中提到星辰“陨地变成石”,说明古人有一种明确的观念:星星就是天上的石头,落下来就成了陨石。

还有的诗句也是用陨石坠落比喻人心会变的,但说得比较隐晦:

念君少年弃亲戚,千里万里独为客。

谁言远别心不易,天星坠地能为石。(【唐】张籍《远别离》)

下面这首诗表现的不是世事的变化无常,而是另外一种失落的情感:

煌煌天上星,堕地化为石。

回思天官胜,再上那可得?(【南宋】赵文《倚树三叹息》)

但也有人认为,陨石还是能回到“天宫”去的:

天星堕地化为石,老佛占作青莲宫。

东来海若献秋水,琼以碧波千万重……

吾闻此石三千年,复化为星上天去。(【宋】戴复古《高九万见示落星长句赋此答之》)

古人设想,陨石是天上的灵物,落地日久,历劫成精,还是有可能再飞回天上的。

诗人们看到陨石引起的感慨还有很多,清代马赓良(马寅初的堂伯)曾看到景区的“落星石”(看来就是五丈原诸葛亮庙的)有感,以《落星石》为题作诗:

古来名将相,天上应星辰。

到地化为石,当时何许人。

更无光采在,竟与碯碯邻。

五丈原头事,因之感汉臣。

碯碯(wǔ fū),似玉的石头,这里指当年光彩夺目的星星,现在竟然变成一块不值钱的石头,帝王将相也不过如此,因之感慨万分。

南宋何梦桂的《愚石歌》:

大埠初分生怪石,曾与不周山作骨。

山崩地缺天柱摧,片石耆姿转奇崛。

娲皇炼石补天工，化作五星成五色。

地下为石天上星，顽质变化生神灵。

一朝天狼啗蚀五星陨，陨石枕野犹有光晶莹。

诗人遇到一块怪石，于是设想了一番它的历练和遭遇，把它称作“愚石”。这里可能寄托了诗人自己的身世，何梦桂曾举进士，廷试第三名（即“探花”），曾任监察御史，后来告病终老家中。所以他才说陨石虽然枕于山野，仍然发光晶莹。

宋代张埴的《赠云留道人》：

往往诸公眼亦青，尚疑崔浩是前生。

蚩尤堕地已为石，且道何时见景星。

崔浩是北魏谋臣，精通星象，这里是用崔浩来赞美云留道人。后两句说，既然灾星蚩尤旗已经落地化为陨石，请问什么时候能见到象征祥瑞的天象呢？

从这些诗篇看，无论是用于比喻、起兴，还是推测它的“来龙去脉”，古人对陨石的认识虽然很不“科学”，但还是蛮有意思的。

陨石歌四首

历代也流传了一些完整描写陨石甚至陨石坠落过程的诗篇，我们选几首生动易懂的欣赏如下：

清代梁苑的《陨石歌》：

嘉庆十七岁壬申，维时十月恰中旬。

橘柚成果花复发，咄咄怪事何频频。

日方过午烟云扫，多风多雨多纤尘。

似雷非雷声兢兢(xì)，不及掩耳震四邻。

瞻仰昊天何所有，忽然怪石落海滨。

我邑下梁和下陆，飞来五六何嶙峋。

形大于升小于斗，入地尺许迹未湮。

外黑而青内自白，更似铁痕个个匀。

正从大造炉中出，气热如焚手难亲。

梁苑为清代举人，家居浙江黄岩下梁(今台州市路桥区)。嘉庆十七年农历十月中旬(公历1812年11月14—24日)，橘乡黄岩忽然出现奇事，已经结果的橘、柚树忽然又开了花，这天中午一个烟雨蒙蒙的时刻，天空响起似雷非雷的震响，随后有一些奇怪的石头坠落在海滨，诗人的家乡下梁和下陆一带，也落下了五六块这样的怪石。



图 3.2.10 瞻仰昊天何所有，忽然怪石落海滨

陨石内部应该是冷的，因为火流星划过的一瞬间，热量很难从表面传到内部，但陨石的高温表面也不会在后来短短的“熄火”滑行中一下子冷到常温甚至冰点。看两百年前梁苑这两句诗“正从大造炉中出，气热如焚手难亲”，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这是他对冰凉结霜的坑中陨石而作的诗人的想象，而只能是：这陨石发现时是滚烫、手都不能摸的。

北宋秦观的《陨星石》：

萧然古丘上，有石传陨星。

诗随后对陨石的大小、颜色、质地、气印、温度，包括入地深度都作了细致的描写。现在，陨石界有一种新的说法，认为陨石落地前经过对流层顶酷寒大气的冷却，落地时是冷的，甚至“带着一层霜”。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很难成立。

胡为霄汉间，坠地成此精。

虽有坚白姿，块然谁汝灵。

犬眼牛砺角，终日蒙臃腥。

畴昔同列者，到今司赏刑。

森然事芒角，次第罗空青。

俯仰一气中，万化无常经。

安知风云会，不复归青冥。

这是秦观在山丘间见到一块据说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所作的感慨和描绘。诗说：虽然你是天上“下凡”的，可是你还是往日的神灵吗？只能被牛用来磨磨犄角罢了，而当初与你同列的星宿，仍然在掌管着天上的赏罚，在青天上闪闪发光，唉！俯仰宇宙，世事太无常了——正因为无常，安知没有风云际会之时，你又回归青天成为一颗星星呢？秦观晚年因卷入党派之争曾被削官贬往郴州、雷州等南荒地，历尽坎坷，这首诗也是诗人对自己命运的感慨和寄托。

清人张太复的《落星石十六韵》(节选)：

何代星精落，拳然此一方。

卧苔仍磊砢，悬象本辉光。

沦谪千秋感，坚贞历劫忘。

坠来犹射斗，叱去岂成羊。

陨宋知奚似，支机未可量。

怪疑蹲虎豹，变不共沧桑。

却想九天外，流辉万丈长。

台阶邻辅弼，奎壁接文昌……

迥异昆明岸，难归帝座旁。

秋风怀五丈，化石亦光芒。

这首诗的含义与上首诗相近,看来古代文人面对“天上掉下来的石头”触景生情,所发的感慨都是差不多的。“射斗”是埋藏的宝剑精气射向天空,在斗、牛间形成紫气的典故;“成羊”是一放羊娃修仙成功,呵斥一声羊群变成石头的典故;“陨宋”指“陨石于宋五”;“支机”是织女星支撑织布机的“支机石”典故;“台阶”“辅弼”“奎”“壁”“文昌”“帝座”都是星名,“五丈”当然就是诸葛亮星陨五丈原的典故了。

清代乾隆年间的进士,曾任工部侍郎的涂逢震有一首《落星石》写得也十分有趣:

花南砚北一卷石,二十余年共晨夕。

石从天上堕寒芒,人向堂前思手泽。

忆昔先子宰项城,闾阎疾苦按部行。

群星灿烂月未明,眼前一星堕有声。

风吹荡漾拖金带,顷刻光摇薄萧艾。

呼来舆隶亟挥锄,峻嶒著手供爬梳。

移归草堂结三友,霜雪皑皑都不受。

苔衣摆脱离垢天,春去秋来同好丑。

此星此石居人寰,侧身茅屋傲松顽。

风雨不动安如山,商彝周鼎纷斑斓。

诗说,他家花园里有一块观赏石,已经放置 20 多年了,看到石头他就想起亡父。当年父亲在项城(在今河南)做官时,一直关心百姓(闾阎)的疾苦。一个群星灿烂的无月之夜,一颗陨石带着轰鸣落到了地上,在其火流星阶段照耀得地上的野草都历历分明,天上留下明亮的尾迹被风吹得弯曲荡漾久久不熄。先父呼来衙役把这块陨石迅速挖出,陨石形状很怪,可做庭院观赏石,他亲自除去上面的泥土,把它放在自己的草堂与岁寒三友(不怕霜雪的松、竹、梅)为伴。它离开天庭后(离垢天,佛教用语),开始在人间度过春秋,毕竟来自天庭,历过劫火,多少年来人

间的风吹雨打对它毫无影响,就像商代的酒器、周代的鼎一样,锈迹斑斓,古色古香。

很多寺庙里展出的落星石都不是真陨石,但涂逢震讲述的这一块毫无疑问是真的,因为诗里把流星尾迹的形状、流星的声响,这块陨石坠落、挖掘、清理的过程以及形状都作了可信的描述,而且诗最后说它像“商彝周鼎”那样锈迹



图 3.2.11 新疆青河大陨铁

斑斓,说明这块陨石很可能是一块铁陨石,因为铁陨石在坠落中不易破碎,熔融得也慢,能保留较大的体积。现在能找到的世界最大的陨铁重约 60 吨,中国的新疆大陨铁重约 30 吨,而中国最大的石陨石(也是世界最大的)——吉林 1 号陨石才重 1.77 吨。

鄱阳湖“落星”景观诗

我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有一串以“落星”为名的景观:“星子县”的“落星湾”“落星石”“落星寺”,一直吸引着历代人们前来观光,诗人们也在这里留下了数不清的诗篇。

鄱阳湖北岸的湖湾处,有一座别致的小石岛,从古代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它的石头与岸边、水下的石头都不一样,很像是“飞来”的,因此人们给它取名“落星石”。北魏时的《水经注》就记载:“落星石,周回百余步,高五丈,上生竹木。传曰:有星坠此,以名焉。”随后石岛所在的湖湾也被称为“落星湾”。五代时,又有人建

亭台于岛上,以后历代加建,形成壮观的“落星寺”,岸边的居民也越来越多,五代时设“星子镇”,到宋朝时升为“星子县”,名称沿用到今天。

明代文、史、哲、兵皆通的“全能大儒”王阳明有诗《落星寺》:

女娲炼石补天漏,璇玑昼夜不停走。

自从堕却玉衡星,至今七政迷前后。

浑仪昼夜徒揣摩,敬授人时亦何有。

玉衡堕却此湖中,眼前谁是补天手?

王阳明游览落星寺,踏在落星石上,想到古代尧帝曾“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而现在面对社会的纲常失序,他想象脚下的落星石就是天上的“玉衡”星,天上最关键的星都坠落大地了,那么日月和五大行星当然也就失去了秩序,而地上的人们还在用浑仪徒劳地



图 3.2.12 鄱阳湖枯水湖的落星岛

观测和揣摩呢,这样还能做到“敬授人时”吗?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是一位补天的女娲,让这颗玉衡星恢复原位!从这首诗,我们可以领略到王阳明独到的眼光、深刻的见解和远大的抱负。

再看北宋诗人、军事家范仲淹的《南康军江中落星寺》:

长江万里来,古寺中流起。

何如天上星,汨汨波涛里。

“何如”当“为何”讲。这首小诗言简意赅,风格豪迈,写出了落星寺中流砥柱般的雄伟壮观气势。这落星寺应该不是鄱阳湖落星寺,可能与上文洪咨夔写长江

金山和焦山的落星寺是同一个。

何年翠麓浮彭蠡，云是寒星落斗牛。

远水拍天围净界，野僧依石起朱楼。

阑干白日风吹雁，帘幕黄昏月近鸥。

安住自成难老药，不须乘海觅蓬邱。（【宋】陈舜俞《落星寺》）

“彭蠡”即鄱阳湖的古称，所以这是鄱阳湖落星寺无疑，“寒星落斗牛”，鄱阳湖一带属斗、牛的分野，所以诗人想象，天上的星星落下来也要落到自己的分野上。后几句是对落星寺、落星石的描绘，对这里如同海上蓬莱仙境一样的赞叹。

杨万里写落星石则是写站在庐山上所见：

清风迎衣襟，白云捧脚底。

飘然径上庐山头，谁道栖贤三十里。

乡禅引到狮子峰，旃檀喷出香雾浓。

此一辨香为五老。一笑问我颜犹红。

右看南岳左东海，方丈祝融抹轻黛。

群仙遥劝九霞觞，金盘玉箸鲸鱼脍。

急呼清风与白云，送我更往会列真。

乡禅恐我忽飞去，挽着衣襟复留住。

下视落星石一拳，长江一线湖一涓。

醉掬玉渊亭下泉，磨作墨汁洒醉篇。（《宿庐山栖贤寺，示如清长老》）

虽然写落星石的只有一句“下视落星石一拳”，但全篇气势浩大，想象丰富，这让我们知道，在庐山上也能清晰地看到落星石。

南宋王阮的《题落星寺一首》：

岛石是处有，星辰曾陨无。

庄严成净土，怪诞出浮屠。

蜃气楼穿海，龙堆沙拥湖。

尽除金碧像，吾欲舍吾徒。

诗人说：江、湖上的石岛到处都是，但由星辰陨落形成的唯此一处，说其庄严也庄严，成为一处净土；说其怪诞也怪诞，建成一座浮屠。看这里云蒸霞蔚的美景，真想抛弃一切来这里出家。

南宋黎廷瑞的词《贺新郎·落星寺》写得也非常生动：

帆影斜阳里。

与芦花、分风飞过、落星遗此。

瓦老苔荒钟鼓陋，斑剥残碑无几。

想此处、阅人多矣。

天上白榆犹落去，况人间、一瞬浮花蕊。

问五老（庐山五老峰），笑而已。

仙翁当日曾挥麈。

拍阑干、浩歌音响，振鱼龙耳。

九十余年无人问，遗韵半江烟水。

慨宇宙、风涛如许。

安得六丁（道教里可供驱使的阴神）移此石，去横身、作个中流砥。

长唱罢，冥鸿起。

有些写落星石的诗句也很生动，可单摘出来看，如宋人蒋之奇的“今日湖中石，当年天上星”，唐代僧人齐己的“此星何事下穹苍，独为僧居化渺茫”（《落星寺》），北宋王安石的“萃云台殿起崔嵬，万里长江一酒杯”（《落星寺》）等。

李白晚年为避安史之乱寓居豫章（今江西南昌），看到当地人民应募从军、奔

赴战场的情景，作《豫章行》，其中写道：

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

此曲不可奏，三军发成斑。

战船奔驰若飞，从落星湾出发，北上抗敌——“此曲”指《豫章行》，《豫章行》的主题是写离别之苦的，这里写的是壮士奔赴战场的悲壮离别，故曰“不可奏”。

在和平年代，落星湾是一处静僻的所在，仿佛世外桃源，因此北宋诗人黄庭坚写过这样的诗句：

弃官清颖尾，买田落星湾。

身在菰蒲中，名满天地间。（《拜刘凝之画像》）

诗写的是黄庭坚的朋友刘凝之弃官来到庐山陶渊明故里，筑草庐在鄱阳湖畔的落星湾，亲自灌园浇菜，过着隐士的生活的事。

宋代理学家朱熹于淳熙五年（公元 1178 年）任鄱湖岸边的南康军守，他写的《落星寺》一诗：“浩浩长江水，东逝无停波。及此一回薄，湖平烟浪多……我愿辞世纷，兹焉老渔蓑。”他想脱离红尘，在鄱阳湖落星湾去做一个无忧无虑的打鱼人。他任职期间在落星湾筑起的紫阳堤，保护着南康古城近千年的平安。

再回到“落星石”上来，读了这么多诗，读者最关心的问题一定是：古人如此青睐的这个小岛，真是一块巨大的陨石吗？天文学家和地质学家早就对它作过仔细的考察，20 世纪 30 年代，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在庐山考察时，发现这石岛的组成与庐山顶上的岩石一样，根本不是陨石。因此推测，它可能是 200 多万年前庐山第四纪冰川上的一块巨大漂砾，也可能就是山崖间一块经风化磨蚀后摇摇欲坠的巨石。如果是前者，那么在冰期逐渐结束，底冰融化时，这块漂砾突然失去支撑从高处滚落；如果是后者，则可能是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由于暴雨山洪的冲刷，掏空基底，巨石终于坍塌——总之，它从庐山的高要之处一下子滚了下来，愈滚愈快，最后带着巨大冲击力落入鄱阳湖，溅起巨大浪花，掀起巨大“湖啸”，从此在湖

中安家落户，形成一座与环境迥异的石岛。

黄庭坚曾游落星寺，在那里住宿一夜，听着涛声，作诗《题落星寺》四首，其中说：“北辰九关隔云雨，南极一星在江湖。相粘礮山作居室，穹凿混沌无完肤。”笔者于2011年曾专程前往考察这块落星石，由于湖岸淤积、水面后退，落星石在枯水时可以走去登岛，看它的各个侧面，被数十万年的浪花冲击叮咬得坑坑洼洼，猛一看还真像一块巨大的陨石呢！

太岁暗曜 极光幽浮——假想天体和异常天象

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中有一种有趣的现象：设置了一些假想天体，用以标志年代和天区，解释某些特殊天象。这些天体有太岁、月孛、紫炁、罗喉、计都等，它们是假想的，当然在实际观测中看不到，只能通过其他手段“推测”到它们的存在，但古人很重视这些奇特的假想天体，它们在诗词中也常常有所表现。另外，中国古代特别关注异常天象的发生，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古人关注的天象大部分都是异常天象，所以本书到处都涉及、渗透着诗词歌赋里关于异常天象的描写，本章只对不好归类的一些特殊异常天象的描写做一些补充。

假想天体太岁

中国古代把木星称“岁星”，古人发现木星在星空中是12年运行一周天，就把黄道附近的周天分成12份，称“十二次”，木星每岁经过一次，这样，岁星就可以用来纪年了。但实际上木星不是严格12年运行一周天，而是11.86年运行一周天，这样，木星走着走着就会与十二次错位。人们想，既然岁星纪年就是12年的循环排列，那么完全可以和真实的天体脱钩，于是天文学家又设计了一个假想天体——太岁，它严格12年运行一周天，只是运行方向与岁星相反，用它来纪年，可以更准确方便，这种纪年法称“太岁纪年”，太岁纪年用“地支”来表示。后来这种纪年演变为“干支纪年法”，沿用至今。作为假想天体的太岁在诗歌中也有不少表现。

看宋人林泳的《春燕》：

鹊结巢随太岁移，蜂分房占吉时飞。

好将说与青台史，社日只凭燕子归。

诗中的“太岁移”有“流年”(一年一年的过去)的意思，正说明了太岁纪年的痕迹犹存。

宋人真德秀有《春帖子·皇帝阁》：

嘉定无疆历，才开第五春。

金穰端有兆，太岁恰居申。

参见图 3.3.8，太岁居申，即相当于岁星纪年的“岁在实沈”，也就是现在的“猴年”。“嘉定无疆历，才开第五春”即这年为嘉定五年，“嘉定”是南宋皇帝宋宁宗赵扩的年号，嘉定五年即公元 1212 年，干支为“壬申”，确为申猴之年。

宋人王禹偁《酬种放徵君一百韵》有句“太岁在辛卯，九月万木落”，说明这年太岁在“卯”位，即“岁在大火”。

清朝张穆有诗句“太岁建作噩，交劝揽秋碧”(《庚子二月喜三兄叔正至》)，“建作噩”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作噩”是“酉”的别称，即“太岁居酉”的意思。作诗者说明诗中的事是以前发生的，不是作诗的“庚子”年。这些称呼的对照和排列可以查本书第三篇第三章“纪年法”部分。

在道教文化中，太岁慢慢演变成一种神祇信仰，后来又演化成一种凶神，民间俗语有“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一说，称太岁所冲之地，不能动土，后来发展到移徙、嫁娶、远行都忌讳太岁了。还传说太岁运行到哪，相应的方位地下会出现一块肉状物，不能动。唐《酉阳杂俎》一书记载，有个叫王丰的人，“于太岁头上掘坑，见一肉块，大如牛，蠕蠕而动”，这种东西(实际是一种真菌、黏菌复合体)后来也被叫作“太岁”。

月孛、紫炁、罗喉、计都四暗曜

月孛、紫炁、罗喉、计都是和月亮运行有关的四个假想天体。它们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概念，而是来自古印度，在唐宋时期融入中国历法，被称作“四余星”，与日月、五大行星合称“七政四余”。

其实这四个天体都是月亮运行的特殊点。“月孛”(Lilith)是月球绕地轨道的近地点，古人认为这是一颗看不见的星体，9天走1度。

紫炁，又称“紫气”，它是反映闰周的一个点，在白道上运行，每天运行 $\frac{1}{28}$ 度。

罗喉是白道过黄道的升交点，全称“罗喉罗”，意译为“障月”。古印度人想象出这样一个暗星，是用以解释月食现象的，因为望日的时候，月亮过此点时会被罗喉遮住，它每年退行 $19^{\circ}21'$ ，与黄白交点的退行速度相吻合。

计都，过去一直认为是白道过黄道的降交点，但据天文史学者钮卫星考证，它是月球绕地轨道远地点。

这四暗曜毕竟是舶来品，不入中国传统天文历法的主流，故在诗词歌赋中反映得较少。宋元期间的学者陆文圭有诗云：“五星配五行，占法具春秋。参以四暗曜，不知始所由。”(《赠柯山夏梅月》)连这四暗曜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都弄不清。

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有诗：

暗曜加临有救神，煌煌福德自天仁。

只烦终惠苏残喘，官爵从渠奉董秦(唐朝中期的藩镇)。

这暗曜是哪一个？诗题很长，说得很明白：《占星者谓命宫月孛，独行无害，但去年复照作灾，今年正月一日已出，而岁星作福，戏昼二》

宋人吴泳有诗《赠星翁郭若水》，其中说：

我生之初函二气，地则五行天五纬。

罗计二宿括半天，太阴一星宅时位。

意为：最初天地只有阴阳二气，地上运行的是五行，天上运行的是五大行星，罗喉、计都两暗宿互相对冲，各括半边天，太阴即月亮，正在其位。

前面刚引过的陆文圭《赠柯山夏梅月》后面有这样的句子：

我顾叫閻闾(天门)，再拜面凝流。

贪淫屏月孛，凶恶驱罗睺。

在星占学中，这些暗曜都有强烈的负面含义，所以诗中以“贪淫”“凶恶”形容之。

宋人方逢辰的诗《赠星命舒云峰》，全诗如下：

五星聚东井，天下王业开(刘邦立汉)。

五星聚奎宿，天下多贤才(大宋开世)。

蚩尤(彗星)扫影云，搀枪(彗星)卷飞埃。

日月黄道见火罗(黄道宫)，计孛乌能为之灾。

云峰挟术善说命，穷通贵贱非所问。

敢问何时聚五星，今年五星聚何分。

圣人在上天下平，疏食饮水甘曲肱(守清贫)。

整个诗说的都是天象与人间政治的关系，其中的“计孛”，指的就是计都、月孛。

这四个假想天体在星占、道教神祇上的意义比在天文上的意义还要大。相关的古诗中有很多描写“月孛星君”“紫炁星君”等的诗句，如唐代杜光庭有《罗喉星君咒》《计都星君咒》《紫炁星君咒》《月孛星君咒》等诗，这里只列出《紫炁星君咒》：

授制宗元帝，含精耀紫微。

阴阳乘运极，幽显闢灵机。

玉舆登广汉，金铃布斗飞。

四宿循周度，九土尊天威。

一些异常天象的观测和描写

中国古代修史书有个“书变不书常”的传统，对天象的关注也是如此，古代人们关注的天象基本都是异常的，如日月食、彗星、新星、流星、行星的掩犯合。即使对恒星星官的划分，也是为了寻找这些恒星星象的变化，或以这些恒星为背景、标准去研究变化的天象。所以，我们等于处处都会讲到异常天象，这一节只是补充一下不好归类的异常天象。

妖星紫暗亘天起，电扫荆襄数千里。（【清】郭柏荫《蔡江门先生墨迹》）

昨夜城头望牛斗，金气横空作龙吼。（【宋】陈德武《归朝欢·送前王通判唯善赴》）

什么样的天象是暗紫色的，而且长到了“亘天”，像闪电那样扫过数千里大地？多半是极光。第二个例子，在牛、斗星宿方向，有金气横空，这是什么？看来也是极光，那么有声音如“龙吼”呢？其实，有很多观测证明，极光有时会发出类似尖啸或轰鸣的声音。

明末的顾大武有诗二首：

满地苕弘血染衣，补天功业竟安归。

犹余万丈长虹气，此夕骖箕叩紫微。（其一）

十叶山河一线悬，老成只手欲回天。

杀身岂足辞臣责，长绕精诚紫极边。（其二）

他写的究竟是什么天象，如果不好判断的话，那么看长长的诗题就明白了：

《乙丑孟秋下旬四日，杨中丞绝命诏狱。是夜初昏时，有气如白练，起尾、箕间，扫紫微，掩天枢五星，时在燕邸目睹，感赋二首》。原来是这年七月二十四日夜有“气如白练”从天蝎、人马座一直延伸到北极附近，这很可能也是极光。

宋代陈师道的《古墨行》：“夜光炎炎冲斗牛，会有太史占星变。”这类描写非常多，可能是极光，也可能是彗星或流星等现象。

到19世纪后期，极光的名称、成因已被很多学者所熟知，所以有时有人就直接用“极光”入诗，如晚清道光年间举人李元度，就有“占星不藉南车指，就日曾观北极光。杨柳雪飞新传舍，蓼萧露湛古诗章”（《赠越南贡使阮云麓》）的诗句。

当大气中的水汽增多、疏密涨落不定时，我们看到的星星会有闪烁、摇动、变色、亮暗等变化，古人认为这就是星星本身的变化，有重大的星占意义，这在诗词中常有表现，如：

角怨星芒动，尘愁日色微。（【唐】张蠙《边将二首》）

角即角宿，“星芒动”即它的光芒闪动，这是空气的疏密变化引起空气的折射造成的；“日色微”这显然是尘霾造成的大气消光现象，古人认为这都是战事的预兆。

骏马似风飙，鸣鞭出渭桥。

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

阵解星芒尽，营空海雾消。（【唐】李白《塞下曲六首》）

诗写唐朝兵士抗击入侵的胡人，既然已“破天骄”，即击溃了胡人，兵阵已解，所以代表战争的星宿变得暗淡，星芒消尽，代表大漠战争气氛的雾气也不见了。

在气占中，最让人们关心、令占候者津津乐道的就是天子之气（又叫帝王之气）了。那么天子之气什么样？星占书称：“天子气内赤外黄，气如城门，隐隐在气雾中，又多在晨昏见。敌上气如龙马杂色，郁郁冲天者，帝王之气，不可击也。”

南京一带虎踞龙盘，历来被认为有帝王之气，唐代李群玉有诗《石头城》：

霸业随流水，寒芜上古城。
 长空横海色，断岸落潮声。
 八极悲扶柱，五湖来止倾。
 东南天子气，扫地入函京。

虽然金陵有王气，但王气不足，建的朝廷多偏安短命，李群玉感叹的就是这件事。

宋代杨雯的《宋武帝庙》有“夕阳互出没，秋华带芳鲜。葱葱帝王气，栋宇垂千年”之句，凭吊南朝宋武帝刘裕，赞扬他的功业，所以称“葱葱帝王气”。

还有一首凭吊项羽的诗，清代姚范的《过项王庙》：

中原逐鹿竟归刘，霸业从教一战休。
 龙虎早成天子气，侯王尚待故人头。
 河山有地封屠狗，子弟无乡望沐猴。
 日暮江东何处是，满天风雨不胜愁。

诗人对项羽失败流露着遗憾。这里的“天子气”指范增劝项羽进攻刘邦时说：“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至于“尚待故人头”“屠狗”“沐猴”都是项羽生涯中的典故。

还有一首小诗很有趣：

寺前一块地，常有天子气。
 丞相要作坟，不知主何意？

这是宋代育王寺一个僧人作的，题目是《阻史弥远古寺偈》。当朝丞相史弥远看中了育王寺前的一块地，想据为己有作坟地。怎么才能阻止住他呢？这僧人非常聪明，说这块地上有天子气，你要做坟地，是想谋反吗？估计这史丞相马上就打消这主意了。

不明飞行物 UFO

“UFO”是英文“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不明飞行物)的首字母缩写,这是20世纪中叶从发达国家传来的词,常被人想象为外星人的飞行器。其实它泛指不明来历、不明性质的在空中飘浮或飞行的物体,每年各地都有很多UFO的目击报道。按这个标准,查古代的典籍中,也能查到一些UFO的目击记录,这里仅在古代诗文中举三例说明之。

大诗人苏轼有一首著名的诗《游金山寺》,其中就写到了他目击的“不明飞行物”:

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

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

微风万顷靴纹细,断霞半空鱼尾赤。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

江中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

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 ……

这是写苏轼游镇江金山时,寺僧仰慕他的大名,挽留他在金山寺中住宿,先看落日、卷云、晚霞,再看新月下山,到了二更(晚上10点左右)天已深黑,苏轼还没有入睡,他看到长江中漂浮着一个明亮的物体,像火炬一样闪闪发光,把岸边山坡的栖鸟都惊醒了,他观察了半天,也没有搞清这东西是什么,只好怅然回屋睡觉。怕后人认为他是在发挥诗人的想象,苏轼还特地为诗加了个注,“是夜所见如此”。现在想想,只能说是他目击到了UFO。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扬州明珠”篇,说是在嘉祐年间,经常看到一个明亮的火球出现,在沼泽和湖面上飞行。一天夜里,他的一个朋友在湖上近距离目击了这个“明珠”,只见这个明珠忽然像蚌壳一样张开,有半个席子那么大,壳里又现

出一颗大如拳头的明珠，光辉灿烂，让人不敢正视，像旭日升起一样照得远近十多里的树木都有影子，连远处的天都被照得红如野火，随后，这明珠“悠然远去，其行如飞，浮于波中，杳杳如日”。沈括还记载，当时一位文人崔伯易还为此作了一篇《明珠赋》，可惜没有流传下来。看沈括的描述，可以肯定这既不是幻觉也不是想象，而是一次忠实的 UFO 记录。

沈括看到说巨蚌口中的宝珠，当时还有一个朋友作为目击人。这位朋友叫孙觉，也是著名文人，就在看到巨蚌的这一年，孙觉高中进士。所以，不少人都说孙觉中榜是因为看到了宝珠。孙觉的女婿更有名，叫黄庭坚，他为自己的岳父赋诗《寄外舅孙莘老》：

璧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辉。

故应剖蚌登王府，不若行沙弄夕霏。

以上两例为大家所熟悉，而同是宋朝的大诗人欧阳修的《鬼车》诗就不大为人所知了，其中写道：

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天愁无光月不出。

浮云蔽天众星没，举手向空如抹漆。

天昏地黑有一物，不见其形，但闻其声。

其初切切凄凄，或高或低，乍似玉女调玉笙，众管参差而不齐。

既而铮铮呦呦，若轧若抽，又如百两江州车，回轮转轴声哑呕。

鸣机夜织锦江上，群鴈惊起芦花洲。

吾谓此何声，初莫穷端田。

老婢扑灯呼儿曲，云此怪鸟无匹俦。

其名为鬼车，夜载百鬼凌空游。

其声虽小身甚大，翅如车轮排十头。

这个 UFO 的特点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形，也就是说，它不发光，于是也就更

神秘,老百姓把它传成了一只怪鸟,又叫它“鬼车”,并作出很多神怪、占卜方面的解释,诗随后罗列了不少这方面的描述。但诗人对这些解释是不太相信的,所以诗最后写道:

我思天地何茫茫,百物巨细理莫详。

吉凶在人不在物,一蛇两头反为祥。

却呼老婢炷灯火,卷帘开户清华堂。

须臾云散众星出,夜静皎月流清光。

他对世界上尚不能解释的现象抱一种开放态度,认为“吉凶在人不在物”,即使是两头蛇都可以解释成吉祥征兆,于是让仆人点灯开门,看到的只是云散星出,明月皎皎,鬼车早已不见了。

既然有那么多耳闻者,看来此鬼车确有其物,不妨归之为“不发光 UFO”或“有声 UFO”,当时的人称其“夜载百鬼凌空游”,会不会是满载外星人的飞碟?当然也有可能是“声蜃”现象:由于逆温、上下空气层风向风速的不同,会把远处的车马声从天空反射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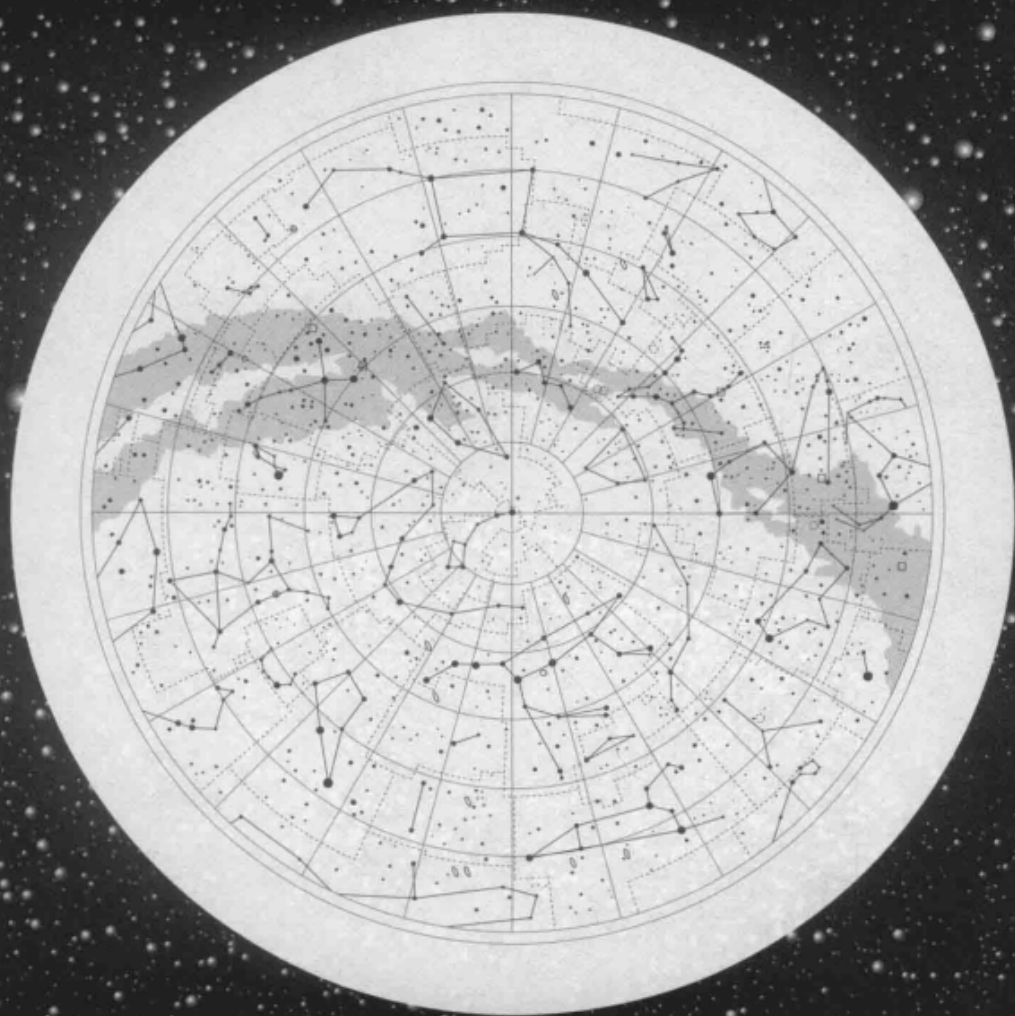
清代画家吴有如晚年作品《赤焰腾空》图,描写的是1892年前后,南京市民在朱雀桥边目击的 UFO。图上有题记:“九月二十八晚间八点钟,时金陵地南隅忽见火毯一团,自西向东,形如巨卵,色红而无光,飘荡半空,其行甚缓……约一炊许,渐行渐灭。”这分明也是一次 UFO 的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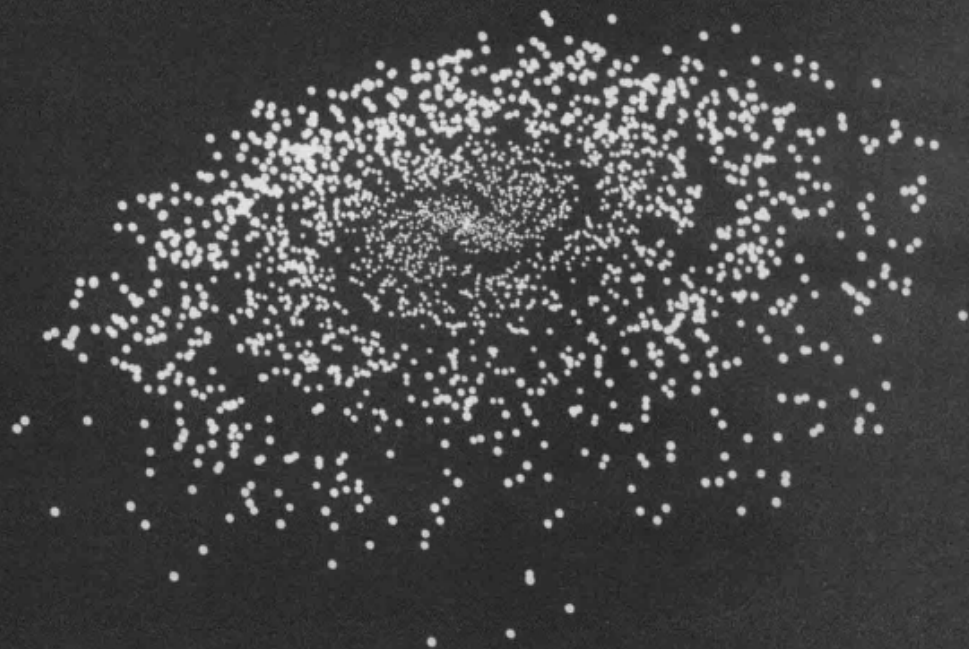
图 3.2.13 《赤焰腾空》图

第三篇

漏刻时辰·律历正朔



时间和历法是我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缺的东西。中国古代也从很早就有了完善的时间、历法体系,包括一天中时刻的划分,计时仪器的发明和改进,年、月、日的安排,节气的确定,闰月的位置,以天干地支为骨架的纪年、纪月、纪日法,甚至还有与音律结合的“候气”法,等等。正因为时间和历法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历代文人在诗词歌赋中描写时间和历法内容的不计其数,我们这里只能精选一些著名或经典的诗篇、诗句,结合有关的天文历法知识将其展示给大家。



昼夜百刻中 古人惜寸阴——昼夜与时刻

昼夜是人类最早认识到的时间单位，自从有了时间观念开始，古人就发现，从太阳出升到下一次太阳出升的时间间隔是非常固定的，这就是一昼夜。虽然由于季节的不同，白昼、黑夜的长度不一样，但它们加起来的长度是不变的（到近代人们才知道，这是由极其稳定的地球自转造成的）。后来，随着生产、生活发展的需要，人们又找到了更长的时间单位——月 and 年，创制了更短的时间单位——时和刻。月和年分别是月球、地球公转的周期，是天然的，故称“找到”，时和刻则是我们的先人人为制定的，故称“创制”。由于昼夜、时刻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在古诗词中有大量这方面的描述。

乌飞兔走昼还夜

我们常说，远古时代的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是古人对昼夜周期的一种顺应，其实这两句话也是诗，出自一首几乎是最早的诗歌《击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击壤歌》据说是帝尧时代在田间耕作的百姓吟唱的歌谣，反映了农耕时代人们封闭自足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到诗歌技巧成熟的时代,写昼夜时就写得生动华丽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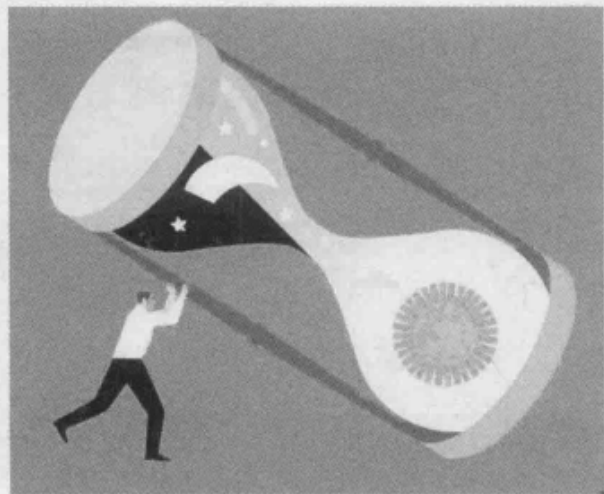


图 3.3.1 时光流逝 昼夜交替

日月东西行,寒暑冬
夏易。

阴阳无停机,造化渺
莫测。

开目为晨光,闭目为
夜色。

一开复一闭,明晦无休
息。(【唐】苏涣《变律》)

这“开目”“闭目”,可以理解为

日、月这两只巨眼的开目闭目,也可以理解为神话中“烛龙”的开目闭目,也可以理解为阴阳的开目闭目,总之是昼夜交替。

瞳瞳太阳如火色,上行千里下一刻。

出为白昼入为夜,圆转如珠住不得。(【唐】白居易《短歌行》)

白居易说太阳“圆转如珠”,永不停歇,出入时产生昼夜。他认为太阳一刻钟走一千里,这是想象之辞,按盖天说的数据,夏至的太阳一刻钟在天上走的距离远远超过一千里,这里可能是典故圭表“千里差影长一寸”的误用。

晋代诗人陶渊明的《杂诗十二首(其二)》以明快流畅的笔调,写出了昼夜交替时的场景: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

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

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

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看，白日沉于西山，皓月从东升起，晚霞渐退，月色如水，节令已变，风寒席冷，长夜漫漫……此意境表现了诗人对宇宙、生命的感悟。

唐人舒元興有“阳乌忽西倾，明蟾挂高枝”（《坊州按狱苏氏庄》）之句，显然是对陶渊明诗意的因袭。

“阳乌”即传说的太阳中有三足乌，这里代表太阳，还有直接用“乌”“兔”指代日、月，描写昼夜变化的，如：

乌飞兔走昼还夜，腊尽春回年复年。

无尽无穷穷尽处，东村王老夜烧钱。（【宋】释唯一《颂古三十六首》）

苏轼的“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则是写夜晚随着月亮的东升西落而起的时间流逝感。苏轼的《七夕》又有“凤回仙驭云开扇，更阑月堕星河转”句，写的是月亮西沉，星星、银河绕北极转动，天快亮了的景象。

正因为看星星也能确定时光的流逝，所以古诗中还有“蚕蚁可浴牛可饭，农家星候知昏旦”（【宋】陈造《次朱必先与师是唱酬韵》）的句子。宋人王奕还有七绝“星气西流一掷梭，起看斗柄夜如何”，写的也是同一意思。

《晋书·天文志》：“斗柄所指，天下辰次。”

一日风波十二时

《说文解字》：“辰，时也。辰，时也。辰，时也。”

我们的先人把一天均分为十二时辰，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命名，称“十二时”，午夜是子时的正中，也就是说，现在的 23 时～次日 1 时是“子时”，1 时～3 时是“丑时”，以此类推。元代名臣刘秉忠的《鹧鸪天》，有“人生休听渔家曲，一日风波十二时”句，即是说一天有十二时辰之事。

为什么叫时“辰”？原来，辰就是“蚌”的象形，古人发现，河蚌白天张开，晚上

合拢,与昼夜变化同步,所以“晨”字由“日”和“辰”组成。笔者认为,按古代的盖天说,天似盖笠,天地就如一个大蚌壳,天明即蚌壳张开,照进了日光。正因为如此,后来制造与“开合、生长”现象有关的字时多从辰,如唇、娠、振、震等。当辰用于天象后,人们又为蚌另造了一个字——蜃。



图 3.3.2 日晷上标出的一天十二时辰

十二时辰中最重要的时辰是子时、卯时(相当于现代的 5—7 时)、午时(11—13 时)、酉时(17—19 时),对应午夜、早晨、正午、傍晚,留在现代术语中有天文基本圈“子午圈”和“卯酉圈”。“子午卯酉”作为成语意思是“合理的解释”,“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

常用于形容人讲不出理由来的窘境。

古代以时辰入诗的例子极多,这里仅举部分例子说明之:

冬至子时阳已生,道随阳长物将萌。(【宋】庞籍《记异》)

寒淡淡,晓胧胧。黄鸡催断丑时钟。(【宋】严仁《鹧鸪天·别意》)

普天凤历开寅岁,平旦鸡人报卯时。(【明】吴宽《壬寅正旦侍班》,凤历:皇历)

日过辰时犹在梦,客来应笑也求名。

浮生自得长高枕,不向人间与命争。(【唐】刘得仁《晏起》,辰时是早晨 8 时左右,在古代这也已经算“晚起”了)

候吏立沙际,田家连竹溪。

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唐】刘禹锡《秋日送客至潜水驿》)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

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唐】李白《古风》）

亭午：正午，这是古诗中常用的词。有时也用于圆月上中天，如宋代邓忠臣的《中秋月》：“寂寥无声月亭午，蟾蜍通津堕清露。明星烂烂今何稀，美人荧荧隔烟雾。”

爱君新买街西宅，客到如游郾杜间。

雨后退朝贪种树，申时出省趁看山。（【唐】刘禹锡《题王郎中宣义里新居》）

这是刘禹锡对朋友新置的住宅的赞美，郾杜，郾县（今户县）与杜陵，这里指靠近京城的好地段。下午5点左右，出去遛弯还可以观赏山景。

雪片梅花满砚池，芙蓉幕里客归迟。

今朝解了公家事，尽听辕门报酉时。（【宋】乐雷发《访赵愚斋不遇》）

从北宋开始，将每个时辰分为“初”“正”两部分，等于把一天均分为二十四份。后来西方的“24 hours”制传进来之后，因为一个 hour 等于一个时辰的一半，故被译成“小时”。

另外，12 时辰在古代还有一套形象的别称，这是我们了解古代天文文化时不可不知的：子—夜半，丑—鸡鸣，寅—平旦，卯—日出，辰—食时，巳—隅中，午—日中，未—日昃，申—晡时，酉—日入，戌—黄昏，亥—人定。这些别称在诗词中也随处可见，如：

三旬斋满欲衔杯，平旦敲门门未开。（【唐】白居易《出斋日喜皇甫十早访》）

饭已茶三啜，隅中粥一盂。（【宋】程珌《粥罢》）

客生闻吠犬，草茂有鸣蛙。

日昃方炊饭，秋深始采茶。（【宋】陆游《幽事绝句》）

市向晡时散，山经夜后寒。（【唐】许坚《入黔吟》）

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

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汉】无名氏《孔雀东南飞》）

古今时间对照表

时辰	现代时间	初正划分		别称	又名及解释	更时
子时	23:00—01:00	子初	23:00	夜半	又名子夜、中夜，十二时辰的第一个时辰	三更
		子正	00:00			
丑时	01:00—03:00	丑初	01:00	鸡鸣	又名荒鸡	四更
		丑正	02:00			
寅时	03:00—05:00	寅初	03:00	平旦	又称黎明、早晨、日旦等，是夜与日的交替之际	五更
		寅正	04:00			
卯时	05:00—07:00	卯初	05:00	日出	又名日始、破晓、旭日等，指太阳刚刚露脸，冉冉初升的那段时间	
		卯正	06:00			
辰时	07:00—09:00	辰初	07:00	食时	又名早餐等，古人“朝食”之时也就是吃早饭时间	
		辰正	08:00			
巳时	09:00—11:00	巳初	09:00	隅中	又名日禺等，临近中午的时候	
		巳正	10:00			
午时	11:00—13:00	午初	11:00	日中	又名日正、中午等	
		午正	12:00			
未时	13:00—15:00	未初	13:00	日昃	又名日跌、日央等，太阳偏西为日跌	
		未正	14:00			
申时	15:00—17:00	申初	15:00	晡时	又名日辅、夕食等	
		申正	16:00			
酉时	17:00—19:00	酉初	17:00	日入	又名日落、日沉、傍晚，意为太阳落山的时候	
		酉正	18:00			
戌时	19:00—21:00	戌初	19:00	黄昏	又名日夕、日暮、日晚，此时太阳已经落山，天将黑未黑。天地昏黄，万物朦胧，故称黄昏	一更
		戌正	20:00			
亥时	21:00—23:00	亥初	21:00	人定	又名定昏，此时夜色已深，人们也已经停止活动，安歇睡眠了。人定也就是人静	二更
		亥正	22:00			

古诗中常用“平明”代替“平旦”，如：

平明登日观，举手开云关。

精神四飞扬，如出天地间。

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

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

偶然值青童，绿发双云鬟。

笑我晚学仙，蹉跎凋朱颜。

踌躇忽不见，浩荡难追攀。（【唐】李白《游泰山六首》）

白居易有诗句“一日分五时，作息率有常”（《偶作二首》）。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就像把一夜分成五更一样，把白天分成“日出、日高、日午、日西、日入”的一种分法，但不太常用。

看宋代梅尧臣的《和岁除日》：

一年三万六千刻，玉漏唯余十二时。

去日苦多谁会惜，残阴全少颇能知。

已惊颜貌徐徐改，不奈乌蟾冉冉驰。

万国明朝贺新岁，东风依旧入春旗。

“一年三万六千刻”是什么呢？这是对一天长度更为精细的划分法，见下节。

昼夜朝昏百刻分

对一昼夜的划分，还有一种与十二时辰并行的“百刻”制度。其实百刻制度出现得比十二时辰还要早，大约在西周以前，古人就把一昼夜均分为100刻，这是因为古代主要用漏壶计时，这需要在漏壶箭杆上标出刻度以显示水位，箭杆的刻度太疏了不易精确化，太密了又不易观察，所以古人选了100个刻度作为一昼夜的

标准,于是形成了“百刻”制度。

看古诗中的例证:

昼夜百刻中,愁肠几回绝? (【唐】李德裕《怀山居邀松阳子同作》)

台门新漏一声闻,从此朝昏百刻分。(【宋】程师孟《科漏新成》)

一刻折合成现代计时单位,等于 14 分 24 秒,所以西方表示 $\frac{1}{4}$ 小时的“quarter”被译为“一刻”,不但意译得很准,还照顾了音译。

苏轼有著名的《春夜》一诗: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

苏轼说春宵的一刻钟时间竟然价值千金,这表明了诗人活在当下的态度,因此“春宵一刻值千金”也成了流传千古的名句。再看宋人方回的《买花》:

客中无玩好,日喜买花看。

酒债千金易,春晴一刻难。

春天天气多变,所以诗中说“春晴一刻难”,要趁着天晴及时赏花,这与苏轼的诗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还有一点我们要知道的是:百刻制度计时起点与十二时辰不一样,它不是从子时算起,而是从日出算起,到下一个日出前计满一百刻。这个规则在诗中也有反映,如“晓箭传初刻,朝阳吐半规”(【宋】夏竦《奉和御制 玉清昭应宫天书阁瑞应》),就是说,太阳正好升起一半的时候,漏壶的箭传达出初刻的时候到了。

宋人朱翌的《南屏》:

正当昼永六十刻,久坐僧斋烹雨前。

满园菜花开向夏,一双蝴蝶飞上天。

“昼永六十刻”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不同的节气,白天的长度不同,刻度也

不一样,夏至的时候白天最长,称“昼永”,其长度为60刻。

后来十二时辰成了主要计时制后,为了协调这两种制度,汉时曾把一昼夜“百刻”改为“一百二十刻”,以便能与十二时辰互相通约,但施行的时间不长。南朝梁曾改一天为九十六刻、一百零八刻,都只用了几十年。

宋代以后,按百刻制,将一时辰分成 $8\frac{1}{3}$ 刻,这其中的 $8\text{刻}\times 12=96\text{刻}$,余下的 $\frac{1}{3}$ 又拆成两个“小刻”, $2\text{小刻}\times 12=24\text{小刻}$,这样加起来又成了120刻。但这时刻的大小不一样,用起来麻烦一些,不过这种制度用了很久,直到明末机械钟表传入中国,引入一天24小时的计时法,刻制度才彻底改为一昼夜96刻,每个时辰八刻,前四刻为初刻,后四刻为正刻。

这在古诗词中也都有痕迹:

夜梦神官与我言,罗縠道妙角与根。

挈携陬维口澜翻,百二十刻须臾间。(【唐】韩愈《记梦》)

这是说梦中一天过得很快,一百二十刻一瞬间就过去了。

一时八刻一周天,十二时辰准一年。(【宋】白玉蟾《快活歌二首》)

鸡人唱漏辰三刻,左右相君朝谒还。(【宋】贺铸《三鸟咏之二竹鸡词》,辰三刻,即现在的7时45分)

午鼓已传三刻漏,从官初赐一杯茶。(【宋】王安石《次杨乐道韵》)

午鼓三刻,是现在的11时45分。这在古代是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科学中的阴阳学说,这个时刻是一天中阳气最盛的时刻,古代对重罪犯人行刑,都是“午时三刻,开刀问斩”,就因为这时候阳气最盛,犯人被斩后阴气会立刻消散,免得他来世再为人作恶。

三更三点万家眠

夜晚是人们入睡的时间,按说人们应该不太关心夜间时光的流逝,但古人偏偏专为夜间计时单独创立了一套制度:更点。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更点制度最早起源于汉朝,汉朝皇宫中值夜班的人员分五个班次,按时更换,后来演化为把一夜分为“五更”,每更为一个时辰。戌时为一更,亥时二更,子时三更,丑时四更,寅时五更,以下试举诗词的例子说明之。

宋代诗人黄庭坚的《思亲汝州作》:

岁晚寒侵游子衣,拘留幕府报官移。

五更归梦三百里,一日思亲十二时。

“一日”对“五更”,这五更显然是把五个更点全包括在内了。下面再举写各更点的诗句:

银云栉栉瑶殿明,官门掌事报一更。(【唐】李贺《秦王饮酒》)

月下开门微雨过,楼头闻笛二更深。(【宋】曹勋《卜居》)

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唐】杜甫《漫成一绝》)

因为三更是子时,比较重要,所以古诗中写三更的极多:

云去云来几点星,城头画鼓转三更。(【宋】白玉蟾《梧州江上夜行》)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宋】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谁相识。三更月落,斗横西北。(【宋】朱敦儒《忆秦娥》)

半夜的时候“斗横西北”,说明这时应是农历六月,而半夜月亮落下,说明是上弦初七左右。这样,从这两句词的天象,可以推出这时可能是六月初七的子时。

月初生处薄云生，到得云销月政明。

两处打更如一处，二更还作四更声。（【宋】杨万里《月下杲饮七首》）

天寒胡雁出万里，月落越鸡啼四更。（【唐】唐彦谦《越城待旦》）

五更初起觉风寒，香炷烧来夜已残。（【唐】无名氏《宫词三十首》）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五代】李煜《浪淘沙》）

古代的习惯是击鼓报更，所以诗文中常以“鼓”代“更”，如：

城头三鼓夜方半，窗下一灯人未眠。（【宋】曹组《秋夜宿学》）

四鼓欲尽五鼓初，老眼不寐如鰕鱼。（【宋】陆游《闻鼓角感怀》）

鰕是一种鱼，鱼眼从来不闭，故用来形容愁思不眠的人，引申为丧妻的男人。

月落星微五鼓声，春风摇荡窗前柳。（【唐】杨巨源《相和歌辞·大堤曲》）

老人登山汗如濯，倒床困卧呼不觉。

觉来五鼓日三竿，始信孤云天一握。（【宋】苏轼《再游阆山》）

钟也是报更的器具，多用于早晨，故有“晨钟暮鼓”之说：

百年鼎鼎世共悲，晨钟暮鼓无休时。（【宋】陆游《短歌行》）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唐】白居易《长恨歌》）

后来，古人用“五更”为夜计时还嫌粗疏，除报更时敲鼓外，在更之间则打“点”。“点”本来是古代的乐器，类似一个小铜钟，中间突起，两边有孔，穿上绳可以系在更夫手上，以便敲打。于是“点”也成了计时单位，一更分为五点（所以，一点的长度合现在的 24 分钟）。

唐代诗人李商隐有诗《夜半》：

三更三点万家眠，露欲为霜月堕烟。

斗鼠上堂蝙蝠出，玉琴时动倚窗弦。

宋代白玉蟾的《山歌》：

几家娘子守黄昏，多少郎君醉打门。

睡了不知明月好，三更三点似金盆。

“三更三点”，我们可以换算出来，相当于现在的
0时12分。

宋人杨万里的《夜窗》：

诗人心绪几时休，逢著三春似九秋。

数到五更仍五点，明朝还更有新愁。

“五更五点”是五更结束的时间，即早晨5时。

韩愈的《东方半明》：

东方半明大星没，独有太白配残月。

嗟尔残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须臾期。

残月晖晖，太白睽睽。鸡三号，更五点。

“鸡三号”即鸡叫三遍，天几乎就亮了，所以此时也应该是五更五点。

《西游记》第九回：“却说那太宗梦醒后，念念在心。早已至五鼓三点，太宗设朝，聚集两班文武官员。”“五鼓三点”指凌晨4:12，古时皇帝百官上班还真够早的。



图 3.3.3 城市雕塑——更夫

铜壶浮漏箭 鸡人报晓筹——计时器漏刻、日晷和钟表

现在,如果我们想知道“几点了”,那是非常方便的,但在古代就没那么容易了。在中国古代,一直到明清之交,人们主要使用的计时器是“漏刻”,即靠累计流量来指示时间的“铜壶滴漏”。不过,这一般只有皇家和官府才用得起。好在过去的农业社会生活节奏缓慢,人们对时间的精确度要求不高,所以农民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城镇居民听钟鼓楼报点,也就足够了。日晷也是一种重要的计时仪器,在西方曾非常普及,但在中国古代很少有人使用。明清以后,西方的自鸣钟传进中国,漏刻逐渐被取代。古代人虽然没有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但是也非常看重“时光”,所以诗歌中写到时光时,常伴有大量计时器特别是漏刻方面的描写。

漏壶·刻箭·渴乌

漏刻,传说在黄帝时期就已出现。古代常规的漏刻由两部分组成:漏壶和刻箭。漏壶是一只盛水的桶,水不断从下面的小管漏出;刻箭是一支标有时间刻度的尺子,箭下用一只箭舟托着,浮在水面上。最早的漏刻是把刻箭浮在漏壶的水面上,水逐渐漏出时,箭舟逐渐下沉,刻箭也下沉,以此来指示时间,这种漏刻叫“沉箭漏”;后来人们发现,壶中的水变少后,流速会降低,箭的下沉速度会越来越慢,这样箭上面的时刻就得刻成不均匀的。为了让箭的速度均匀,人们又发明了“浮箭漏”,在漏壶上加一个“给水壶”向漏壶里滴水,让漏壶的水总保持满着,这样漏壶的水就均匀流出了,流出的水流进“受水壶”,刻箭浮在“受水壶”中逐渐上升,

以此指示时间，所以称“浮箭漏”，这种漏刻因读取方便而很快普及。

古代描写或提及漏刻的诗词非常之多，这里仅举我们常见的或优美的例句来说明和欣赏之。

宋人何梦桂的《灯夕乐舞》：

天碧星河欲下来，东风吹月上楼台。

玉梅雪柳千家闹，火树银花十里开。

紫凤笙繁声曼衍，黄龙舞缦影徘徊。

香车匝地红尘软，莫遣铜壶漏箭催。

全诗描写的是元宵节灯会的盛况，最后两句即写到了漏刻：今夜狂欢得太尽兴了，时光慢点走吧，铜壶上的漏箭不要催促我们了！

再看唐人李绅的《奉酬乐天立秋夕有怀见寄》：

深夜星汉静，秋风初报凉。

阶簷(竹)淅沥响，露叶参差光。

冰兔(月亮)半升魄，铜壶微滴长。

薄帷乍飘卷，襟带轻摇飏……

这首诗的意境、情绪与上诗大不一样，完全是静态的：秋色如水，长夜漫漫，所以漏壶滴水仿佛都慢了很多。通过景物描写，诗中表现了一种悲凉空寂的心境。

上面是写漏壶的，还有专写箭刻的诗句，看明代张和的《兰陵秋夕》：

碧树鸣秋叶，芳塘敛夕波。

漏长稀箭刻，楼迥逼星河。

候雁迎霜蚤(早)，啼蛩傍月多。

怀人不能寐，弹铗起商歌。

这也是写秋夜的漫长难眠，“漏长”是“时间漫长”的意思，“稀箭刻”是因为时间过得太慢，好久箭才走上来一刻。

“寒更传晓箭，清镜览衰颜。”(【唐】王维《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这也是写箭刻的诗句。



图 3.3.4 多级漏壶

苏轼在其诗《将往终南和子由见寄》中有“秋风吹雨凉生肤，夜长耿耿添漏壶”的句子，所谓“添漏壶”，意思是为保持漏壶总满，需要不断添水。

不断人工添水是很麻烦的，后来人们发现可在漏壶上面再加壶，壶水补偿流进主漏壶，以保持主漏壶的水常满，然后上面可以再加壶，这样可以像台阶一样地串联起许多壶，这种漏壶叫“多级漏壶”。后来宋朝燕肃又发明出简化的新装置：设法让上面的壶水流得多一些，这样多出的水在主漏壶沿溢出，主漏壶就永远保持在满满的状态了，这样只要两级漏壶就够了。他把自己发明的这种漏壶叫“莲花漏”，宋人和岷的词《六州》“严夜警，铜莲漏迟迟。清禁肃，森陛戟，羽卫俨皇闾”，可能就是说的莲花漏。

在古代诗词中，漏刻有时会用“渴乌”代替，如宋代杨亿的《禁直》：

渴乌漏尽繁星曙，鱼钥(锁)建章
(宫殿名)开万户。

初日瞳眈艳屋梁，鸣鞭一声下
天路。

宋代洪咨夔的《和赵保之青田即事》：

宝犀(犀角)压帐春风入，渴乌传箭寒淅滴。

翫然推枕起放衙，霜月满庭鳬雁集。

有的没提到漏刻的诗也会写到渴乌，如宋代陆游的《七月十七日大雨极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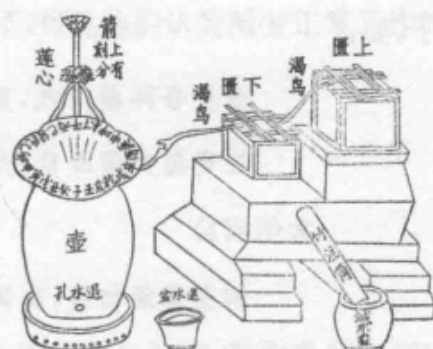


图 3.3.5 莲花漏

吴中七月热未已，渴乌呀呀井无水。

炎官护前不少敛，树头敢望秋风起。

那么渴乌到底是什么呢？原来，渴乌指的是漏刻中的虹吸管（连通器）。古代的漏壶不一定都是在底部开一个洞作出水口，有时只是用一条虹吸管把水引出来，古人把这管子叫“渴乌”，意思是像“渴了的乌鸦”那样从下往上吸水。《初学记》中记载：“李兰漏刻法曰：以器贮水，以铜为渴乌，状如钩曲。”就是虹吸管。

后来，人们有时把渴乌的含义扩大，向上汲水的筒状龙骨水车也叫渴乌，再后来连井上提水的辘轳、桔槔也叫渴乌了。陆游诗中的“渴乌呀呀井无水”，就是指辘轳或桔槔。当然，像李白的《天马歌》里的诗句“尾如流星首渴乌，口喷红光汗沟朱”就纯粹是比喻了。

漏声·滴漏

前引的诗中有句“铜壶微滴长”，在古诗中我们常遇到“漏声”“滴漏”的句子，如：

金炉香烬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宋】王安石《春夜》）

五更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唐】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铜壶滴漏初昼，高阁鸡鸣半空。（【唐】冯延巳《早朝》）

这些描述，加上其他文章的记载，给我们的感觉是：漏壶的水是一滴一滴地滴出来的，而且像拧不紧的水龙头一样会日夜滴答作响，夜深人静时尤其引人注意。

漏壶的水是一滴一滴断续出来的吗？当代学者李志超等人曾做过各种漏刻模拟试验，发现“滴漏”是行不通的，漏壶流出的水流必须连续，否则滴水会严重蒸发，影响精度，另外滴水流量也太小，以致箭尺一刻上升不到1毫米。他们模拟沈

括浮漏，发现从水嘴放出来的水流好像热拉成的玻璃条，纹丝不动，闪光发亮，根本无声，如果看见它发生颤动，那必是流量有了变化，更不要说听到滴答声了。可见“漏声”“滴漏”可能都是误解，或者只是以讹传讹的熟语。

正因为漏壶的水流连续，特制的大漏壶水流推动力是很大的，比如张衡发明的浑天仪，全名叫“漏水转浑天仪”，就是靠漏壶的动力推动沉重的浑天仪昼夜旋转的。清代陶元藻的诗《谒南海神庙百韵》，有这样几句：

浑天仪制轩辕铜，漏壶箭捧金衣童。

验时辨刻规矩重，酒器百巧呈玲珑。

为舟为马为鸣钟，灵机旋运夺鬼工。

此浑天仪的动力就是漏壶流出的水力，所谓“箭捧金衣童”指浑天仪漏壶上扶箭的铜制小人。

也有写漏壶无声的诗词：

星河渐晓铜壶噤。又是经年别。（【宋】谢逸《虞美人》）

槽枥炉头夜未阑，冰壶全觉漏声干。（【宋】王觚《次愚谷雪韵》）

细分析，这里写时间太晚，漏壶的水都流干了，可见他们认为漏壶正常工作时还是有声的。

田 漏

天文史、计时史界过去认为漏刻是一种复杂而昂贵的仪器，只有皇家和官府才用得起，后来发现一些史料，才知道过去有的农民也使用漏刻，称“田漏”。

最早的记载出自宋代梅尧臣的诗《和孙端叟寺丞农具十五首·田漏》：

瓦罍贮溪流，滴作耘田漏。

不为阴晴惑，用识早暮候。

辛勤无侵星，简易在白昼。

同功以为准，一决不可又。



图 3.3.6 田漏

看来这种农家用的田漏不会太考究。诗里说，漏壶就是个瓦罐，盛着小溪打来的水，流出即可计时间。这样，在阴天、夜晚看不见太阳的时候，也不用犯愁不知道时辰了；即使夜里能看星星，白天能看太阳，有了田漏，这些观察也就都省了；从此以田漏的时间为“标准时”，一切生产、

生活安排都以田漏为准，时间就精确多了。

对梅尧臣的诗，王安石还有应和之作《和圣俞农具诗十五首·田漏》：

占星昏晓中，寒暑已不疑。

田家更置漏，寸晷亦欲知。

汗与水俱滴，身随阴屡移。

谁当哀此劳，往往夺其时。

意思是：靠早晚的观星，节令寒暑已经都掌握了，有了田漏，每天的时刻都能很准确地掌握。后四句是感叹农家劳作的辛苦，和官府的不体恤民情。

另外，元代农学家王桢《农书》中也有田漏的记载，并且大致说明了田漏的结构：“田漏，田家测景（测时）水器也。凡寒暑昏晓，已验于星。若占候时刻，唯漏可知……置箭壶内，刻以为节，既壶水下注，则水起箭浮，时刻渐露。”从这段记载可知，田漏也属于浮箭漏一类。

挈壶·鸡人

官方授时是古代社会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因为是掌管漏壶，所以这官职叫“挈壶氏”或“挈壶正”。挈壶正的级别不高，各朝都是在八品上下，除负责漏壶的正常运行外，还要记录昏旦中星，按点鸣钟击鼓报时。东晋王廙（一说是王褒）《洛都赋》留有这样的句子：“挈壶司刻，漏樽泻流，仙叟秉尺，随水沉浮。”赋中“漏樽”即漏壶，“仙叟”指漏壶上扶箭的铜制小人，据史家考据，这是最早的浮箭漏。

苏轼有诗句“纵饮谁能问挈壶，不知门外晓星疏”（《刁景纯席上和谢生》），指他与朋友喝酒通宵达旦，越喝越快乐，说：管他挈壶氏报几个更点了呢。

宋人杨备的《铜螭署》：

挈壶传箭逼天聪，铸出蟠螭巧范同。

何事腹中藏怪物，人惊蚯蚓气如虹。

“挈壶传箭”即授时官报时，“天聪”即天子的听闻，“蟠螭”是一种无角的龙，嘴大、肚大，在建筑中多用于排水口装饰（称“螭首散水”）。这里的“铜螭”是一件汉魏时的旧物，铸造得非常精巧，据说魏明帝为太子时，把玉手扳插入铜螭口中，结果就出不来了，后来人们常见到里面有一只白蚯蚓（蜥蜴类），诗中所说的就是这典故。

因为雄鸡能报晓，所以在农耕社会，雄鸡成为一种重要的早晨报时“工具”。汉朝时，宫廷里选善于模仿雄鸡报晓的人到点鸣叫，称“鸡人”，实际就是专管更漏的人，后来这鸡叫还向歌曲转化，称“鸡鸣歌”。

宋代杨万里《寿皇太子九月四日生辰》就写到了“鸡人”：

日日龙楼问寝时，鸡人未动漏声迟。

前星一点朝天帝，只有清台太史知。

还有的写的是“鸡唱”：

鸡唱漏尽东方作，曲渚苍苍晓霜落。（【唐】欧阳詹《赋得秋河曙耿耿送郭秀才应举》）

《乐府诗集》中有《鸡鸣歌》，内容已经不是鸡叫，而是歌颂晨光了：

东方欲明星烂烂，汝南晨鸡登坛唤。

曲终漏尽严具陈，月没星稀天下旦。

千门万户递鱼钥，宫中城上飞乌鹊。

唐朝王建作有《鸡鸣曲》：

鸡初鸣，明星照东屋；

鸡再鸣，红霞生海腹。

百官待漏双阙前，圣人亦挂山龙服。

宝钗命妇灯下起，环佩玲珑晓光里。

直内初烧玉按香，司更尚滴铜壶水。

金吾卫里直郎妻，到明不睡听晨鸡。

天头日月相送近，夜栖旦鸣人不迷。

不仅歌颂晨光，而且歌颂皇朝，有规劝意义。

唐代的报时制度是夜里鼓打五更，鸡人按更唱时。唐人诗中咏道：

建礼含香处，重城待漏臣。

徐闻传凤诏，晓唱辨鸡人。

银箭残将尽，铜壶漏更新。

催筹当午夜，移刻及三辰。

杳杳从天远，泠泠出禁频。

直疑残漏曙，肃肃对钩陈。（王岳灵《闻漏》）

不但写出了鸡人，也写出了辰刻和漏壶，甚至写了天象（钩陈）。

李商隐的《马嵬》有句：“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写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逃到四川，只听到军旅的打更柝声，听不到宫中的鸡人报晓了。

“晓筹”又是什么东西？原来，古代在“更”下面还划分有“筹”，每更分五“筹”，看来“筹”和“点”的意义是一样的，只不过“筹”是计算用的竹签。宋代王炎《冬雪行》诗有句“拥衾辗转夜不眠，细数更筹知苦寒”、明代文肇祉《雪夜不寐》“雨雪霏霏卧拥稠，梅灯独自数更筹”都说明这“筹”是用来数的，以便于五根累计起来记录一个更次。这样看来“晓筹”就是“拂晓时分”的意思，现代有人认为“晓筹”是“漏箭”，显然是不妥的。

到宋代，鸡人报时更为周密。白天每个时辰都有鸡唱，而夜里每更的报时，则“每更初皆鸡唱”。

以上提到的漏壶都是用刻箭指示时间，这种漏刻叫“箭漏”。还有用秤来称流出水的重量指示时间的，叫“秤漏”。秤漏盛行于唐、宋，最早制造者是五世纪的北魏道士李兰，他把一杆秤吊起来，受水壶挂在秤钩上，根据受水壶里进水的重量计量时间，流水一升，时经一刻。还有一种漏壶不用水而用细沙，称“沙漏”，沙漏的最早记载见于元代，原理是通过流沙推动齿轮，齿轮带动指针指示时刻。

古代把各种“动态的”计时器都叫“漏”，另外如靠燃香计量时间的叫“香漏”，靠滚球经过曲折的滑道累计时间的叫“碑漏”“辊弹漏刻”等。

日晷·月晷·星晷

日晷、月晷、星晷都是用天体位置来指示时间的仪器，与那些靠物理方法模拟时间流逝的“漏”相比，“晷”属于“静态的”计时器，其中日晷最为常用。

人类使用日晷的时间非常久远，古巴比伦人在 6000 年前就开始使用了，后来在西方一直非常普及。日晷的缺点是在看不到阳光的时候，比方阴天和晚上，就

不能用了。在中国,日晷出现得很晚,目前最早的日晷实物是在内蒙古托克托出土的汉代“晷仪”(是不是日晷尚有争议),而典籍中最早的可靠记载是《隋书·天文志》中提到的袁充于594年(隋开皇十四年)发明的短影平仪(即地平式日晷)。南宋曾敏行的《独醒杂志》中介绍了“晷影图”,则是最早的赤道日晷的记录。

古诗中出现“日晷”的情况很多,比如:

日晷未移三十刻,风骚已及四千言。(【唐】方干《赠上虞胡少府百篇》)

亭亭日晷侧,肃肃征鸿驶。(【明】徐賁《在湖州临湖门外二十里》)

初夏日晷长,到来已亭午。(【清】李苞《宿卧龙石》)

细分析,这些都不是日晷,而是“日影”,因为晷的本意就是“影”。后两句诗,“日影”还转为“日光”的意思(因为光、影永远伴随)。

古代在民间很少见到日晷,皇城的宫殿前有石质日晷,那是王权的一种象征,但不知为什么,文人们一直没有歌咏它们的习惯。



图 3.3.7 星晷

清代钱泳的《履园丛话·艺能·铜匠》说:“测十二时者,古来唯有漏壶,而后世又作日晷、月晷,日晷用于日中,月晷用于夜中,然是日有风雨,则不可用矣。”

月晷和星晷,都是明清以后从西方传入的,比起日晷,它们各增加一套模拟月亮或恒星与太阳相对位置逐日变化的补偿转盘和指针,通过这些补偿装置,照准的是月亮和星星,但指示的还是太阳时。南朝的谢庄《舞马赋》:“月晷呈祥,乾维效气。”明代归有光《赠星人胡竹轩》:

“竹轩晓星晷,解剥究玄理。”遗憾的是,这里说的都不是计时的月晷、星晷。

自鸣钟

明清之交,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罗明坚等人为中国带来一种新的计时器,它用金属制造,靠重锤或发条驱动,“轮转上下,戛戛不停”,最新奇的是,它内部带着一个钟,到整点就自动敲钟,于是国人给这种计时器起名“自鸣钟”。在过去,“钟”属于乐器,而动态的计时器都叫“漏”,从西学东渐后,“钟”这个字眼又多一个意思:计时器(还有不带“钟”的这种计时器,国人也借用圭表的立柱给它们取了个现成的名字:表)。

在清代,自鸣钟不仅准确实用,还是一种奢侈品和艺术品,拥有它是一种身份和富贵的象征(《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进贾府,见到墙上的摆钟,就惊讶道:“这是个什么爱物,怎么底下还坠着个秤砣?”),所以清代以自鸣钟为题的诗赋很多,因篇幅所限,仅举几例如下。

满族诗人纳兰性德的《自鸣钟赋》,写出了自鸣钟的外观、结构和运行:

易刻漏以兹钟,建灵台于云表;显列众辰之圆,深藏运机之奥;扶‘宣夜’之渊弘,殚‘周髀’之浩渺尔。其外之可见者:加尺茎(表针)于圆上,俨窥天之玉衡;譬夸父之逐日,莫之推而勇行(摆锤)。辰标上下四刻之初正,刻著一十四分之奇赢。尺每交于一辰之疆界,则内钟之不可睹者,若为考击而闻声。始则宫商间发,继则剡栈齐鸣;琅琅丁丁,纵纵铮铮;随烟高下,从风飘零;既犹伦、夔之和律吕,渐若襄、旷之奏韶英;逾半晷而稍歇,遇中正而愈旬。

清代台湾进士郑用锡,得到一台西洋自鸣钟放在书斋,非常欣赏,作诗《咏斋头自鸣钟》,其中说:

其中法线转轳轳,关键体天行不息。

针芒更分短与长，徐者为时疾者刻。

豁然一一发清响，计时按晷无差忒……

何如人巧夺天工，时止时鸣协天则。

胜似铜壶滴漏精，准于缇室飞灰急。

写它的构造，以重锤绕轴为动力，两个针一长一短一快一慢，巧夺天工，与地球的运行同步，远精确于铜壶滴漏。至于“缇室飞灰”，后面我们会有专章介绍。

康熙大帝也作过不止一首咏自鸣钟的诗，如《戏题自鸣钟》：

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

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遥来二百年。

《咏自鸣钟》：

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

轮行随刻转，表指按分移。

缘帙休催晓，金钟预报时。

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

这两首诗都对自鸣钟的准确、方便、精巧、协天给予了由衷赞美。

周星年岁 天干地支——古代的纪年纪月纪日法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这是晋朝诗人陶渊明《杂诗十二首(其一)》中的四句。这四句诗非常有意思，警示我们要珍惜时间，诗人恰好把“年、月、日、时”四字嵌入每句的第二个字。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这不是诗人刻意为之，那时人们还不推崇玩文字游戏，这些诗句都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所以才如此浑然天成而无雕琢痕迹。

结合古代的诗词歌赋，我们介绍完昼夜与时刻、计时器等内容后，下面就谈谈古代的纪年、纪月和纪日法。

天干、地支是中国文化一种特有的顺序法，开始主要用于历法，后来扩展到方位、序数、命理、风水以及日常的分级、分类等。天干为10个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为12个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天干、地支按顺序自然搭配可组成“甲子、乙丑……”干支周，共60组，俗称“六十花甲”，中国历法长期使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和纪时，六十干支周成了记录中国时间历法的骨架。

岁岁年年人不同

南宋末年的爱国诗人文天祥，有一首诗《过零丁洋》非常著名：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四周星”是什么意思呢？很多选本对三个字没有解释，个别选本还给解释成“四周都是星星”。其实，“周星”就是“一年”的意思，“四周星”就是四年，在这首诗里指文天祥自己从起兵勤王到被俘经历了四年。

“年”为什么与星星扯上了关系？在文明早期，“观象授时”可算是一种粗糙的历法。其中一年的长度，就是观测晚上天黑后某些特定恒星是否到达上中天的位置来定的。原来，由于太阳的光芒太强，人们无法直接观测太阳在星空中的位置，只能在太阳刚刚落山后，根据西天恒星的情况来估测太阳的所在位置。现在我们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运动，一年走一周，但在地球上看去，是太阳绕地球运动。太阳一年在星空背景中走一周，所以观察太阳周围的星空背景变化周期，就可定出一年的长度（即“太阳的周年视运动”），所以古人形象地把一年叫作一“周星”。

正因为如此，古代诗人常用“周星”指代“一年”：

别来倏忽一周星，君住家林我泛萍。（【宋】陈著《挽张正甫》）

恩袍拜后两周星，今日西行得再经。（【宋】陈著《游蔡峰道中》）

人间一为别，天上七周星。（【宋】释智圆《送唯凤师归四明》）

当然，诗词中用得最多的还是“年”和“岁”。“年”最早的意思是“收成”，甲骨文的写法是一个人背负成熟的禾的形象，因为中原一带一般都是一年一熟，所以“年”就被引申为四季回归的“回归年”含义了。如：

乌飞兔走昼还夜，腊尽春回年复年。（【宋】释唯一《颂古三十六首》）

黔乌缟兔斗飞梭，春树流年忆踏歌。（【宋】艾性夫《除夕感兴》）

其中“流年”指如水般流逝的年华，用于算命时又指人一年的运气。

至于“岁”，出现得晚一些，可能来自岁星（木星）。古代天文学中的“岁”有时

专指恒星年(所以有“岁差”的概念),但民间使用时,“岁”与“年”没有区别。如:

每岁春光九十日,一生年少几多时?【唐】杜荀鹤《出关投孙侍御》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唐】刘希夷《白头吟》

有的诗还可以写出很大的地质、宇宙跨度,当然也是以年为单位的:

前三十万岁已往,后千亿年来无穷。

化工(造化之工)团上为愚汉,傀儡牵丝弄老翁。

尧桀是非俱蔓草,嬴刘(嬴政、刘邦)成败等飞鸿。

午窗睡起摩双眼,落尽瓶花糝校红。【宋】释善珍《已往》

由于中国传统历法是阴阳历,其中以二十四节气为周期的,为阳历部分的历年,一年有 365 天;以十二朔望月为周期(平年)的,为阴历部分的历年,一年为 354~355 天。不过,诗歌里提到一年的天数永远是“三百六十日”,可能是这两个历年的平均,也可能是为了省字数:

一年三百六十日,赏心那似春中物。

草迷曲坞花满园,东家少年西家出。【唐】施肩吾《春游乐》

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明】张居正《马上作》

纪日法出现得非常早,夏代已经有天干纪日法,商代在夏代天干纪日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干支纪日法”,从甲子、乙丑开始到癸亥结束,六十天为一周,循环记录。完整可考的干支纪日从 2600 多年前就开始了,不管年、月,按天一直排到现在。

看宋末元初的诗人赵文的《丁酉元日示儿》:

新春喜见甲子日,汝辈岂知丁酉科。

酒少亦呼邻共饮,家寒敢问客能过。

堆床万卷皆可饱,如此一贫吾已多。

忽忆东坡戏赵叟，明年六十奈君何。

诗中提到了“甲子”日，这是六十干支周顺序的第一天，诗题给出这天是“丁酉元旦”，即丁酉年的元旦。这年赶得很巧，恰好大年初一是“甲子”日。“丁酉年”属传统的“干支纪年法”，但产生的比干支纪日法晚得多，下两节我们就解释它的产生过程。这里我们可以查一下万年历，按赵文生活的年代（1239—1315年），此期间的1297年为丁酉年，丁酉年的元旦为公历1月24日，这天果然是甲子日，可见赵文所记不虚。

其实即使我们不知道赵文生活的年代，只要相信他的记载正确，就能找出这一年，因为在历史上，某年为丁酉年，这年的元旦又是甲子日的机会一定非常罕见，因此有时可以用特别的年月记载确定历史年代。

星纪玄枵十二次

在干支纪日法早就开始使用的时候，纪年法还不用干支，而是用帝王的年号，纪月法则用数字。后来到春秋时期，出现了“岁星纪年法”，这是从把黄道划分为“十二次”开始的。

“十二次”的出现与一年的十二个月没有直接关系，这是古人设置“岁星纪年”的产物。春秋时期，周王室的权力越来越弱，各诸侯国纷纷用自己君王的在位年数来纪年，这样交往起来很不方便，于是出现了一种以天象为基础的纪年法——岁星纪年法，大家在交往时共同使用。岁星即木星，人们早就发现，木星在黄道上运行一周恰好是12年（其实只是近似在黄道上运行，周期也是近似12年），于是古人就把黄道均匀地分成12段，起算点是冬至前的一段，即把冬至点当作第二段的中正位置，第一段称“星纪”（显然是“岁星纪年”的缩写），第二段称“玄枵”，然后由西往东（正是岁星也是太阳的运行方向）把每段取个名，12段的名称分别如下：

星纪、玄枵、娵觜、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

枵，音 xiāo；娵觜，音 jū zī。这就叫“十二次”，每年岁星走过一“次”，岁星到哪“次”，这年就是哪年，在《国语》《左传》中，就有很多“岁在星纪”“岁在析木”这样的记载。虽然在汉以后，这种纪年法已经不真正使用了，但对黄道的这种划分法一直流传下来，“十二次”的名称作为典故，也经常诗词中出现。



图 3.3.8 用岁星纪年的“十二次”示意图
内圈为十二次，外圈为十二辰

魏了翁的《恭和闻喜宴赐毛自知以下御制》，直接写到了“十二周星纪”：

昭代宾贤礼意诚，镐京设席蔼儒缨。

龙飞十二周星纪，鹏运三千击水程。

宋人吴芾的《寄周表卿》：“别来星纪两周天，梦想风标每慨然。”“星纪两周天”就是“两年”的代称。

谁遣青龙日夜流，记经星纪已降娄。

边城恰匝三寒暑，初度联翩四倡酬。（魏了翁《肩吾生日》）

看上面“十二次”的排列，“星纪”到“降娄”恰好是 3 年，所以诗中又说了“三寒暑”。

古代诗词中提到十二次名称的诗句非常多，仅举几例如下：

日躔星纪，大吕司辰。

玄象改次，庶众更新。（【魏】裴秀《大蜡诗》）

颓年寒暑不能禁，休较玄枵与实沈。（【宋】吴潜《七用喜雨韵三首》）

杓携嫀皆月华薄，瑞靄朝来溢帘幕。（【宋】廖行之《代人上父生朝诗》）

杓携鹑首坤维外，岁在降娄虎坎中。（【宋】廖行之《鹧鸪天·寿叔祖母》）

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魏】阮籍《咏怀诗十三首》）

甲午夏月次鹑火，陈君东去丞陪京。（【清】高其倬《送陈南麓同年之奉天府丞任》）

这是一种把十二次与十二月搭配的方法，以十月为星纪，鹑火是五月，故称夏月。

魏了翁的《至左绵尽怀呈荣州二兄》：

岁行析木予去国，鹑尾之年才返室。

东西南北着此身，水陆二千三百日。

“析木”到“鹑尾”可算出是9年，“二千三百日”可能光指路上的行程。

宋代诗人苏颂《次韵杨立之见别》有句“几回留客舍，四纪度星躔”，这“四纪”怎么解释呢？原来，一轮“周星纪”是12年，后来人们干脆就把12年叫“一纪”。“四纪”就是48年。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马嵬》：“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四纪”也是写唐明皇在位的年数（实际他在位45年）。

十二干支古怪名

岁星在天空移动的速度是不均匀的，有时还会发生逆行，另外它也不是12年走一周天，而是11.86年走一周天，这样86年后木星就会多走出一“次”。所以，用岁星的实际位置来纪年是很不理想的，于是人们假想了一个天体叫“太岁”，它

在黄道上的运动与岁星相反,也是12年运行一周天,速度均匀。这种以假想的太岁位置来纪年的方法,称“太岁纪年法”,

但太岁的位置就不能用十二次的名称标志了,一则容易与岁星纪年法混淆,二则顺序是逆行的,容易造成混乱,于是人们改用“十二地支”来标志。十二地支用来划分黄道时,称“十二辰”(古称一“辰”为30度),它们与“十二次”的对应如下: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玄枵	星纪	析木	大火	寿星	鹑尾	鹑火	鹑首	实沈	大梁	降娄	娵訾

太岁纪年法一般写作“太岁在子”“太岁在丑”等等。

虽然相互逆行,岁星与太岁还是保持着严格对应关系的,古人设计两星的关系时,就让它们没有重合在一“次”(或“辰”)的机会。“岁在星纪”时,“太岁在子”;等“岁在玄枵”时,太岁又“在丑”了,“岁在娵訾,太岁在寅”“岁在降娄,太岁在卯”等等。有的书上级年时把两个纪年法都列出来。

用十二地支表示太岁纪年,很明了,写在诗里也没有什么诗意,并不是我们这里要引用诗篇的重点。下面我们要讲的是战国时期,人们针对太岁纪年为十二辰所在的年取的一套古怪的专名,诗词或仿古用法中有时会出现这些名称,因此需要了解。这套专名与十二地支的对应如下: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困敦	赤奋若	摄提格	单阏	执徐	大荒落	敦牂	协洽	涒滩	作噩	淹茂	大渊献

(阏音 yān,牂音 zāng,涒音 tūn)

清代周天度的诗《立春日大雪有雷电雹》说:

唯王首载春,岁行摄提格。

青兕启蛰房,万物未甲坼。

长街竞腰鼓,临望纪元夕。

立春开始了新的一年，这年是太岁在“摄提格”，即寅年。青龠是一种笛状乐器，看来该年元日在立春后，所以人们还在等着元宵的到来。其他例子如：

单闾孟夏草木长，望都楼观郁苍苍。（【宋】邓忠臣《考校同文馆戏赠子方兼呈文潜》，这是说的“卯年孟夏”）

治平初年岁执徐，越王国邸生英儒。（【宋】李廌《赵德麟中秋生日》）
宋英宗治平初年为公元1064年，这年为辰年，故称“岁执徐”。

敦牂开岁斗回杓，共庆元正视朔朝。（【宋】苏颂《紫宸殿正旦宴教坊口号》）

岁逢困敦斗申指，辰次庚辰漏传子。（【宋】秦观《记梦答刘全羔》）
“岁逢困敦”说明这年是子年，“斗申指”是七月，“庚辰漏传子”即这天是庚辰日的子时。秦观生活于公元1049—1100年，可以查出，这指的是1072年（宋神宗熙宁五年）七月初三，这天恰好是庚辰日（因为以后的两个子年七月都没有庚辰日）。

三闾大渊献，岁月亦已长。（【宋】王之道《送无为倅张南仲归吉州》）
“三闾大渊献”即经历了3个亥年，这说明岁月至少过去25年了。

古人为什么不直接用十二地支标出年份，却搞了这么一套烦琐的东西？这一直是学界解释不清的问题。之所以另取一套名称，据分析可能是人们发现如果年、月、日、时都用干支，容易搞混了，就把年单列出来，另取了名称。但为什么取这些古怪的名称，估计可能与当时某些民族的语言有关。

既然年的干支中，地支另取了一套古怪的名，那么天干呢？也应该有相应的名称与之配套，的确，战国时代的人们对于年的十天干也取了相应的名字：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闾逢 旃蒙 柔兆 强圉 著雍 屠维 上章 重光 玄默 昭阳

（旃音 zhān，圉音 yǔ，默音 yì）

以上对应和写法来自《尔雅·释天》，其他的典籍所记可能会略有差别。

这时已经有了成熟的干支纪年法，但不用“甲子”“乙卯”，而是“岁在甲子”写成“阆逢困敦之岁”，“岁在乙卯”写成“旃蒙单阏之岁”。古诗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如果我们不知道其来历，真弄不懂诗人说的是什么。清朝李维寅的《铜鼓歌》：

著雍涿滩月过午，我官宣化获铜鼓。

村人百指舁(抬)升堂，宝气腾腾笼一府。

“著雍涿滩”从上面一查得知是“戊申年”，“月过午”不大可能是月亮上中天，应是说“月份是五月”。

宋人戴埴的《蠲》：

玄默执徐岁，月律终无射。京师连雨雹，小者如弹，大者如拳。

林柯叶乱下，乌鸢折飞翻。屋瓦砉划遭击扑，居人颠沛，行道错愕。

“玄默执徐岁”即壬辰年，“月律终无射”指九月，古人把十二律的“无射”配在九月。

宋人刘宰的《赛龙谣寄陈倅校书兼呈黄堂》：

重光协洽之岁夏四月，朱方不雨川源竭。

田家汲井灌新秧，绠短瓶羸汗流血。

太守忧民一念深，欲决银河起伏险。

“重光协洽之岁”即辛未年，朱方指南方，这年大旱川竭，所以太守准备求雨解困。

谁知普六茹坚者，已向重光作噩生。（【宋】马廷鸾《读史有感》）

“重光作噩”，辛酉年；“普六茹坚”，隋文帝杨坚，祖上曾被赐姓“普六茹”，他生于公元541年，正是辛酉年。

诗中也有单用战国天干序表示年的，如：

我来昔在旃蒙年，乃翁八十健如虎。（【宋】陈普《寿容山》）

“旃蒙年”即这年逢乙。

柔兆岁若午，协洽寅在辰。（【宋】喻良能《王丞相生辰》）

“柔兆岁”是丙年，后句可能是诗人对王丞相生辰的暗指。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作过一首气势恢宏、格调高远的五律：

谁知真患难，忽悟大光明。

日出云俱静，风消水自平。

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

天下唯豪杰，神仙立地成。

其题目和全诗一样长：《岁祝犁单阏，月赤奋若，日焉逢涪滩，遇异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于是死生脱然若遗矣，作五言八句》。“祝犁”即“屠维”的另一种写法，所以“岁祝犁单阏”即“己卯年”，1279年，正是文天祥抗元被俘那年。后面的“月赤奋若”“日焉（阏）逢涪滩”标出的是月、日，本来这种用法仅用于纪年，因后世已不真正使用，只是当典故用，所以这里是代替天干地支。“月赤奋若”即丑月（十二月），“日焉逢涪滩”即甲申日，可在历书中查出甲申日是这月的十一日，相当于公历的1280年1月14日。诗人身陷敌营，这天忽遇异人指示，豁然开朗，将生死置之度外，于是作为遗言写下了上述诗句。

近现代文人、艺术家有时也会用这种纪年，如鲁迅早年写的《祭书神文》，开头就是：“上章困敦之岁，贾子祭诗之夕。”“上章困敦”即庚子年（1900年），“贾子祭诗之夕”用唐朝诗人贾岛每年除夕都要祭献自己诗的典故，这句指除夕。

这样我们看到现代人的一些字画落款题着“是岁旃蒙协洽”之类，就不会迷茫不解了。

干支纪年和纪日的特点是自己按六十干支周“我行我素”地排下去、不管其他，人们只能上历书上去查某年或某日是什么干支。相比之下，干支纪月和纪时都有非常简单的周期，古人规定，闰月不单独用占干支序，而是与前一个月共用一

个干支序,这样,每年是严格的12个月,5年把六十干支周轮一遍,非常整齐;纪时也是一天12时,5天把六十干支周轮一遍,周而复始。汉以后的历法规定,以十一月为“子月”,腊月为“丑月”,以此类推;而规定正半夜的时候为“子时”,其起源就更早了。

太初时宪 气朔盈虚——古代的历法及月日安排

历法是人类社会进化到一定阶段后,为了安排生产和生活而逐渐形成的。与动物相比,人有了发达的大脑,有了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想象,从此有了时间的概念。那么时间的长度怎么计量呢,这就需要人们找到一种或几种有稳定周期的自然现象做单位。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最早人们找到的时间周期是昼夜变化,因为它非常稳定,人们便把它作为时间长度的标记,称为一“日”(或“天”)。随后人们又发现月相的变化周期也是非常稳定的,约 29 天半变化一次,于是便把月相变化的周期称为一“月”。最后人们又发现春、夏、秋、冬四季的交替变化周期也非常固定,便将其称作一“年”。

这样,计量时间长度就有了非常固定的天然单位——日、月、年。现在我们知道,“日”的昼夜周期,是地球自转造成的;“月”的月相变化周期,是月亮绕地球公转造成的;“年”的四季交替周期,是地球绕太阳公转造成的。它们都与天体的运动有关系,所以计量时间长度、编制历法的学问,从一开始就与天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中,一直是“天文”“历法”并提。这里的“天文”是狭义的,指天象观测;而历法,简单说就是根据天体运行的周期,计量、划分较长的时间间隔,用以判断气候的变化,预示季节来临的法则,它也包含在广义的“天文”中。若再直白地解释,所谓历法,就是指年、月、日的安排,以及月相、节气、时令、节日的推算等。

“观象授时”阶段

上古时代,还没有真正的历法,人们只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没有明确的四季和“过年”的概念。据研究,那时只有“春”(播种季)、“秋”(收获季)的概念,很久后才又分出了“冬”“夏”,形成四季。

那时人们的生活状况,没有诗篇留下来,不过后人中有些隐士或向往隐居的人经常描述或形容这种生活,如《全唐诗》中有一首“太上隐者”作的《答人》诗:

偶来松下,高枕石头眠。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这位诗人隐居山中,过着一种没有历日的生活,冬天快要过去了,也不知道哪天过年,真是混沌沌沌,赛过神仙。

再如《全宋诗》中一位叫毛直方的人作的《渔父辞》:

本无租赋本无田,不知历日不知年。

谁信渔家小船上,犹是无怀并葛天。

“渔父”看来是诗人遇到的一个打鱼人。屈原有诗《渔父》,写的是一位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隐士,毛直方借题发挥,把眼前这位打鱼人也描绘成一个不知历日、也不知道哪天过年的化外逸民。诗中用以作比的“无怀氏”“葛天氏”,都是上古时代的部落。

后来,我们的先辈掌握了“观象授时”的方法。所谓观象授时,就是观测天象以确定时节。在没有完整历法的时代,用观象授时的方法能够大致确定一年的长度、四季变化的关节点(如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用以指导农业生产的播种、耕作、收获。据考证,早在4300年前古人就已经能够“观象授时”了,按成书于春秋时代的典籍《尚书·尧典》所载,帝尧时代可能已有了粗疏的历法,因为帝尧曾

经组织了一批天文官员到东、南、西、北四方去观测星象，用来安排日月、预报季节。

北宋的古文字学家夏竦的《奉和御制读史记诗》：

陶唐明历象，茂气与天通。

举正分星度，归余定岁功。

孟陬名不殄，南正道弥隆。

自此垂三代，循环协大中。

陶唐，即帝尧，诗即是说在帝尧已有了历法的雏形，可以观星、定岁。孟陬，指正月，南正是上古时的司天官，总之诗是说初步的历法安排使后代有章可循了。

尧的时代具体是怎么“观象”以“授时”的呢？看宋人汪莘的词《好事近》，是描写仲春的：

春早不知春，春晚又还无味。

一点日中星鸟，想尧民如醉。

不寒不暖杏花天，花到半开处。

正是太平风景，为人间留住。

仲春即春三月的正中，不早不晚，不寒不暖。其中“日中星鸟”就是写尧代的天象，出自《尚书·尧典》。《尚书·尧典》中记载了古人观测星星来预报季节的方法：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宵中星虚，以殷仲秋；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这个规则是说，当发现日落后天刚黑时，“鸟”星出现在正南天空位置时，就是到了仲春时节了，对应的是“春分”；“大火”“虚”“昴”类推，对应的分别是夏至、秋

分、冬至。“星鸟”即“星宿”，是今长蛇座 α 附近的7颗星，“星火”即大火星，今天蝎座 α ，“星虚”即“虚宿”，今宝瓶座一带，“星昴”即昴星团，这就是著名的“四仲中星”。可见在尧代，人们利用星象预报季节已经有相当的准确度了。

“观象”除了天象，有时观察物候也能标志季节、指导农业。如陆游的《鸟啼》中，写出了农人根据鸟鸣确定春耕、养蚕、除草等时节的做法：

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

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

三月闻黄鹂，幼妇悯蚕饥；

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

五月鸣鸦鵙，苗稚忧草茂……

“四时”指四季，子规(杜鹃)、黄鹂、布谷、鸦、鵙都是鸟名。

早期不太成熟的历法中，常用各种自然现象、农事来说明各月份的特点。如成书年代不晚于春秋时代的《夏小正》，就按12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述了当月的星象、气象、物候，以及应从事的农业活动等。很多月份都用一些特殊星座的昏、旦中天，或晨见、夕伏来表示节候。这种不太完备的历法，不妨可称为“物候历、天文历的结合体”，这说明夏代人在观象授时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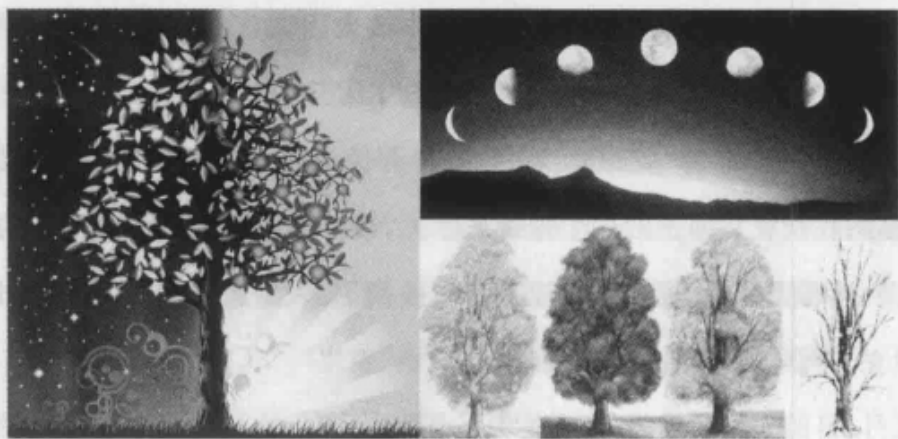


图 3.3.9 昼夜、月相、四季的变化分别产生“日”“月”“年”的概念

宋代大诗人苏轼的《赠朱逊之》有“黄花候秋节，远自夏小正。坤裳有正色，鞠衣亦令名”之句。“鞠”“衣”都出自《夏小正》。

阴阳历的产生

随着观象授时经验的积累，初步的历法逐渐成形。到了战国时代，历法已经很精密，汉朝历法更是一大转折，司马迁等人编写了《太初历》，将年岁起始点、年岁周期都固定下来，历算官员只要用数学计算就能直接推出历谱。之后，中国历朝颁布的历法，虽然越来越精密，但基本形式都与太初历大同小异。元代的姚燧曾说：“积月为岁，积岁为世，必于历法益精益密。”

宋代诗人王禹偁有《四时和为玉烛诗》这样写道：

尧舜钦天日，羲和正历时。

铜浑列辰象，玉烛照华夷。

意思是：从尧舜时代开始，人们就敬天测日，官员羲和制定历法，靠铜质的浑仪等仪器观测天象，从此文明之光普照了中华和周围民族。

中国历法从成形以来一直是“阴阳历”，以一个朔望月为一月，这是阴阳历的“阴历”部分；以一个回归年为一年，将一年中按太阳在黄道上运行的位置平均分成 24 份，称“二十四节气”——这是阴阳历的“阳历”部分。

唐玄宗李隆基有诗“乾道运无穷，恒将人代工。阴阳调历象，礼乐报玄穹”（《春晚宴两相及礼官丽正殿学士探得风字》），就非常精辟地写出了历法的由来：天道复杂，运转无穷，其规律只好让人替它去找了，人创造了阴阳历，调节日月周期，并设立了礼乐仪式来上报老天。

年、月、日的安排看似简单，实际是一门相当复杂的学问。中国历法的月、年都不是日的整倍数（1 朔望月 = 29.5306 日，1 回归年 = 365.2422 日），一个回归年

也不是朔望月的整倍数(1 回归年=12.3683 朔望月)。但如果把完整的一日分割成 0.2422 日在今年,0.7578 日在明年,使用起来会觉得很别扭(把一日分到两月里也是如此),所以历法中的一年、一个月都必须包含整数的“日”,年更要包含整数的“月”,这样才能为生活提供便利。所以,在历法中的年和月都是整数日,这种整数日的年和月,称“历年”和“历月”。

三百六旬初一日,四时嘉序太平年。

霓衣绛节倏真筵,步武祥云奉九天。(【宋】晏殊《元日词》)

这是写的年。“六旬”即六十天,说一年“三百六十天”,这是为了省字数。后两句是歌功颂德的话,可以不去管它。

气朔盈虚又一初,嫦娥应事半分无。

都于无处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极图。(【宋】苏福《初一夜月诗》)

这是写的月。从朔日开始是初一,整个的月相变化经历从看不见月亮到月牙到上弦、望月、下弦又到朔,恰像太极图中的阴阳消长过程。

下面看几首相关的诗:

大尽三十日,小尽二十九。

昨夜送穷年,今朝贺岁首。(【宋】释云《偈颂二十九首》)

这是写的大月、小月。农历中,30 天的历月称“大月”,29 天的称“小月”,民间叫“大尽”“小尽”。我们的祖先规定,日月合朔那天永远是每月的初一,这样,这个月的天数,完全要看下一个初一在哪一天,这样,可能是 29 天,也可能是 30 天。我们一定要记住,农历的大小月并不总是交错排列的,要让位于“初一永远是朔日”这一规则,所以常常有连大月、连小月的现象。后两句“昨夜送穷年,今朝贺岁首”中,“穷年”这里指“除夕”,“岁首”指“元日”,看来这首诗作于大年初一。

宋代方岳的词《鹊桥仙·辛丑生日小尽月》:

今朝廿九,明朝初一。

怎欠秋崖个生日。

客中情绪老天知，道这月、不消三十。

春盘缕翠，春缸摇碧。

便泥做、梅花消息。

雪边试问是耶非，笑今夕、不知何夕。

从诗题和内容可以看出，方岳出生在某月的三十日，但这年过生日时此月是“小尽月”没有三十，于是他感叹这月跳过了三十，怎么搞的缺了“秋崖个生日”（秋崖，方岳的自号）。这就是大小月不定造成的麻烦。

古人把一年的12个月从冬至所在的月开始，分别用十二地支表示，称作子月、丑月、寅月、卯月……新的一年从哪个月开始算起？上古时各时代是不一样的。最合理的是按春、夏、秋、冬的四季顺序定初春作为一年的开始。虽然从冬至开始白天逐渐变长，地下的阳气也开始上升，但离真正的春天还远，为了照顾一年真正的四季顺序，汉以后几乎所有的朝代都以冬至月开始的第三个月作为一年的开始，这月份称“正月”。古代的夏历也是这样用的，因此中国历法常被称作“夏历”。现代人为了把它与公历区分，因中国一直是农业大国，所以传统历法又取名“农历”，成为最常用的名称。还有其他名称如“中历”“旧历”“古历”等，民间也有称它“阴历”的。宋代晏殊的《和圣制元日》：“夏正标吉朔，尧历载初辰。”就是指明当时历法用的夏正（即“夏历的正月”）。

确定起始月的方法叫“月建”，而夏正月建是“建寅”，即以寅月为正月，诗中经常提到这一历法规则：

开国移东井，城池起北辰。

咸歌太平日，共乐建寅春。（【唐】孟浩然《长安早春》）

第一句说的是西汉建国时“五星聚于东井”的典故，第二句说的是长安是按北

斗形状建成的“斗城”；三、四句说，天下同庆太平，共乐新春到来。

建寅回北斗，看历占春风。

律变沧江外，年加白发中。（【唐】刘长卿《岁日作》）

这也是说建寅。

陆游的《春近》：

历授人时后，天回斗柄初。

农畴兴耒耜，家塾盛诗书。

这是说，与“观象授时”时代相比，有历法就是不一样了，农耕的时节、开学的日子都很固定准时了。

也有不拿历法当回事的，明代李开先的《富村翁》：

家世本山丘，事业唯田畴。

经年一到县，半生不到州。

赴斋乘牝马，宰社椎肥牛。

燠千一雨足，谈笑复歌讴。

多收十斛麦，心轻万户侯。

黍谷归仓廩，高声便唱筹。

历书不会看，何以辨春秋？

花开是春种，花落是秋收。

晦前月如盘，朔后月如钩。

胸中无别虑，身外复何求。

吾唯曾作吏，浸淫有智谋。

若是终田舍，此老共为俦。

这人耕田自足，深居简出，通过花开花落、看月相来推测日子，简直倒退到“观象授时”的时代了。

从汉朝的《太初历》开始,只要中华大地在统一的状态下,就只用一部统一的历法,虽然南北东西气候、物候差别很大,但所用的历谱都是相同的,过着同样的年、同样的节日,度过同样的节气。看唐代诗人元稹的《酬乐天春寄微之》一诗:

鸂鶒心明黠雀幽蒙,何事相将尽入笼。

君避海鲸惊浪里,我随巴蟒瘴烟中。

千山塞路音书绝,两地知春历日同。

一树梅花数升酒,醉寻江岸哭东风。

乐天,白居易,微之是元稹的字。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上书言事,得罪权贵,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同年,元稹也被贬为通州(今四川达川)司马,两人一东一西,相隔数千里。诗里说,虽然你我的聪明愚昧不同,但都遭受了劫难,你在大海上航行,我隐在四川盆地的瘴烟中,虽然音书不通,但用的历日相同,我们过着同一个立春、同一个春分。这使我们想起了天上圆月的“天涯共此时”的作用,现在看,历书节日也同样有此奇效。

二十四节气和闰月

民间常常把农历叫“阴历”。实际上,农历一直严格使用阴历月(朔望月),但农历其实不是“阴历”。真正的阴历,如伊斯兰教的回历,以12个阴历月为一年,一个阴历月平均为29.5天,12个月为355天左右,比真正阳历的一年少约10天。如果我们的农历也这样,每年春节就会比前一年提前10~11天,这样逐年提前,积上16年,我们就要在盛夏摇着扇子过年了。

为了避免这种现象,中国的农历每3年左右就插入一个闰月,以保持与阳历的一年大致同步,所以中国的农历才叫“阴阳历”——既使用阴历月,又用闰月来保证年的平均长度为阳历年长。

唐人徐至有五言排律诗《闰月定四时》写道：

积数归成闰，羲和职旧司。

分铢标斗建，盈缩正人时。

节候潜相应，星辰自合期。

寸阴宁越度，长历信无欺。

定向铜壶辨，还从玉律推。

高明终不谬，委鉴本无私。

第一句讲的就是闰月，羲和是尧帝时代专司历象的官员，“分铢”指细分，“斗建”是以北斗方位定十二月的方法，“盈缩”指天体运动的不均匀现象。全诗说：天文官的职守，是细分斗建，确定天体运动的盈缩，向民间发布时令，而节候是从计时的漏壶、乐理的音律推出来的，与日月星辰的运行默契相合，造出的历法叫“长历”，积累多出的部分（越度）则为闰月，总起来是准确无欺、高明不谬的，毕竟“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呀！

把有闰月的年与无闰月的年相比，读者稍稍细想，就会领悟到中国农历年长的有趣现象：正常年比阳历年短，为 355 天左右，但有闰月的年为 13 个月，就会长到 384 天左右。可是，反映四季的回归年可不会这样伸缩，大自然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是以 $365\frac{1}{4}$ 天为周期的，所以农历的月份不可能年年与季节的变化完全同步吻合。比如，北京地区是每年农历十月份播种冬小麦，假如去年是十月上旬播种，今年就十月中旬播种才合适，明年再推到十月下旬，后年加了闰月，又回到十月上旬播种。

显然，这样的历法指导农事活动是非常不便的，必须发展出一套完全反映阳历年的划分方法，与阴历月并行，让每年的季节、气候、农事与这种划分的关系固定下来，历法才实用，于是“节气”就应运而生了。

阳历反映的是太阳在星空中的运行。太阳运行到最偏南时,昼最短,夜最长,中午我们看到的太阳高度角也最低,这一天叫“冬至”;太阳运行到最偏北时,昼最长,夜最短,中午的太阳高度角最高,叫“夏至”;而“春分”“秋分”,太阳恰经过赤道,昼夜平分。想反映回归年四季变化的过程,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当然就是四个最佳的“节点”,但光有这四个点是远远不够的,农事如播种、插秧、中耕、收获等活动需要固定在每年更精确的时间段,前后不能差十天半月,所以这四个节点还要向下细分,于是每季节平均分成6份,全年为24个节气,一节气为15天左右,这样最适用,就固定为“二十四节气”,沿用于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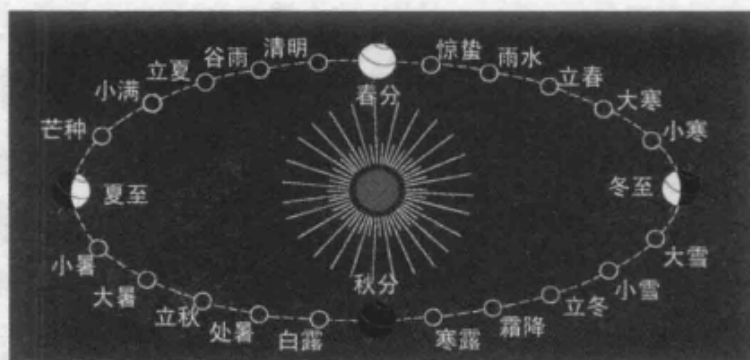


图 3.3.10 二十四节气示意图

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名称最早见于汉代的《淮南子·天文训》。这24个节气的名字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有了二十四节气,北京地区播种冬小麦的时间就可以确定了:在“立冬”前后,不必管它是在农历十月上旬还是下旬了。其实不光是农事,二十四节气可以使季节、星象、天气、物候都与历法对应起来。唐代元稹有《咏廿四气诗》,完整地展现了各节气的天象、景色、风俗、祭祀活动等。下一篇我们全面解释二十四个节气再引用详解,这里只强调二十四节气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用途:确定闰月。

在商代,是把闰月放在年末的,称“十三月”,后来一直有“三年一闰,五年再闰

……十九年七闰”的说法，但这只是粗略的规则。历法走向成熟后，到底在哪年闰，是放在年末还是插在某两月之间，就不能随意定了，因为历法是“法”，必须有相对不变的定则，不能有人为的随意性或例外。

可以想象，既然二十四节气是按太阳历的“节拍”走的，那它们当然就是检验阴历月“节拍”的最好标准。我们的祖先非常聪明，有了二十四节气后，他们为二十四节气和阴历月制定了一套“对应”标准，具体方法是：把二十四节气又分成两类，“节气”和“中气”，从立春开始，奇数位置的叫“节气”，偶数位置的叫“中气”，这样“中气”有12个，然后规定，只要是含有雨水的阴历月，就是正月，含有春分的，是二月……以此类推，于是建立了中气与月份的下列关系：

雨水	春分	谷雨	小满	夏至	大暑	处暑	秋分	霜降	小雪	冬至	大寒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腊月

读者也许想，这只是建立了对应关系而已，有什么特别聪明的？别忘了，两个中气之间的平均长度是30.5天左右，而朔望月平均长度约29.5天，并行前进的时候会逐渐错开，越差越多，最后总会出现这样一个月：前一个中气在上月的月尾，下一个中气在下月的月初，本月内只含有一个“节气”，没有“中气”，那么这月归不到上表的任何一个月中，算几月？这时恰好说明阴历十二月与阳历十二中气比，“步伐”落后一个月了，需“垫上一步”，才能和阳历重新同步，所以这一月毫无疑问就是闰月。这就是中国传统历法里著名的“无中置闰法”。

下面我们看看古代诗歌中关于闰月的描写：

帝重光，年重时，七十二候回环推。

天官玉管灰剩飞，今岁何长来岁迟。

王母移桃献天子，羲氏和氏迁龙辔。（【唐】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

这是写闰月的。“帝重光”指舜帝有两个瞳仁，“年重时”指闰月，“七十二候”

是比二十四节气更细的一种划分,5天一候,一个节气3候,一年共72候。“今岁何长来岁迟”指这年闰了一月,成了384天,所以这年特别长,下一年就到得迟了。

宋代诗人舒岳祥的《十二月初一日醉歌》:

常年此日正月吉,今年经闰腊月一。

岁阑喜展一月期,胜似戈挥鲁阳日。

诗人在这年的腊月初一忽然感叹:今年有个闰月,否则今天该是大年初一了,今年凭空多了一个月,这比“鲁阳挥戈”(见第一册“太阳神话”部分)让时光倒流还省事。

宋代文学家、政治家向子諲还有这样的词句“我生六十四,四度闰中秋”(《水调歌头》),可见古人对历法特别留心,他生活了64年,连一共过了4个闰八月都记得一清二楚。再看他的《鹧鸪天·又绍兴戊辰岁闰中秋》:

明月光中与客期,一年秋半两圆时。

姮娥得意为长计,织女欢盟可恨迟。

瞻玉兔(月亮),倒琼彝(酒杯),追怀往事记新词。

浩歌直入沧浪去,醉里归来凝不知。

这年闰八月,等于两个中秋、两次月圆,嫦娥当然高兴了,因为多了一个圆月时节;但牛郎织女不高兴了,因为下一个“七夕”要推迟一个月。

看南宋诗人虞俦的《再和》:

天时人事日相煎,否泰俄惊在眼前。

积闰尽归冬十月,纪元一似太初年。

什么是“积闰尽归冬十月”?原来这说的就是闰月的规则,不管怎么闰月,十月永远是冬季第一个月,即地支的最后一个月(亥月),以保证冬至在子月,阴历年

长平均是与阳历年长相等的,就像太初历初颁时的样子。这等于是说,前面那些

舒岳祥喜多得一个月，织女愁推迟一个月都是没有的事。

前面引唐代徐至的《闰月定四时》，有“寸阴宁越度，长历信无欺。定向铜壶辨，还从玉律推”。历法怎么会从乐理的音律推出来呢？因为音律具有周期性，而天体的运行、节候的变化也有周期性，所以古人认为历法与音律有关系，上诗中“天官玉管灰剩飞”说的就是古代测试节候与音律关系的著名实验——候气实验，下一章我们要专门讲这话题。

历书的颁布及意义

现今通行的公历是一种规则非常简洁的历法，稍懂算术的人就可以按一套简单的规则推导，几乎谁都可以印制、发布。但中国古代的历法可不行，它极其复杂，非专家不能推算，而且古代历法是“皇历”，不是谁都可以发布的。

看唐代诗人刘长卿的《岁日见新历，因寄都官裴郎中》：

青阳振蛰初颁历，白首衔冤欲问天。

绛老更能经几岁，贾生何事又三年。

愁占蓍草终难决，病对椒花倍自怜。

若道平分四时气，南枝为底发春偏。

刘长卿因性格耿直，做官时曾被诬入狱，贬到南方，所以才以“贾生”自比（汉代直臣贾谊曾被贬到长沙）。诗人看到新颁的历法，引出对自己身世的感叹，最后说，若说四时的阳气是同样润泽大地的，为什么树的南枝先发芽了呢？

诗中说的“颁历”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皇家日常活动中的一件大事。中国的历法都是“皇历”，由皇家独家把持，历法被视为统治者上承天意、下御万民的权力象征。所以历书颁发有着重大政治意义，谁用此历法，就表示谁对该朝政权臣服。通用历书的编制，包括推算节气、月亮的朔望、太阳的出入，以确定年、月、

日、时并以干支命名,标明各种历注(如节令、宜忌、斋戒祭祀日等)。例如元代,有一个 70 多人的编历队伍,历书的印制也在常设部门“印历工作局”进行。天文学家把下一年即将颁行的历书编算印刷完毕之后,择日呈上朝廷,然后由礼部负责颁发。



图 3.3.11 清代《时宪历》历书

在现存明代《大统历》历书的封面上,有一个大印,文字为:“钦天监奏准印造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可见历书完全是被皇家垄断、“版权所有不得翻印”的,哪怕是复制了一模一样的皇历,没有钦天监印信,也视同伪造。

看元稹的《贞元历》(元稹自注:是岁秋八月,太上改元永贞,传位今皇帝):

象魏才颁历,龙鑕已御天。

犹看后元历,新署永贞年。

半岁光阴在,三朝礼数迁。

无因书简册,空得咏诗篇。

贞元是唐德宗李适(kuò)的年号,唐德宗贞元年间颁布了一部历法叫《贞元历》,这年八月秋天,德宗作为太上皇改年号永贞,传位于新皇帝唐顺宗李诵。“象魏”指朝廷。全诗大意是:朝廷刚颁布历法,新皇帝已登基,历法还是旧皇帝贞元历,但官署已属于新皇帝永贞年号了。半年的光景,新旧交替,礼数有变,让我无所适从,只能写写赞歌而已。

诗中说的是一部新历法《贞元历》的颁布,这部历法用了 22 年。实际上每年历书的颁发也是非常隆重的。历朝都把颁历时间定在十一月朔日,地点是朝廷正

殿，参加者有皇帝、诸亲王和文武群臣，所有参加者都会得到一本来年的新历。随后礼部向全国各省政府颁发民用历，民用历比给皇帝、亲王和大臣的历书简略一些，发至各省的民用历书只有两本，一本盖印保存，一本照式刊刻，印发到各府州县。

又看景定新颁历，百岁还惊五十过。

忆昔壮怀多旷远，只今衰鬓已蹉跎。（【宋】释文珣《看新历》）

可见，四大皆空的僧人看到新颁的历书，也是感慨良多的。

作为宗主国，朝廷也向周边附庸国颁发历书。唐朝时，南诏、回鹘等国都从唐朝接受过历书。明朝在每年十一月朔颁历之后，接着就向附属国颁历，比如对朝鲜每年赐历 100 本，琉球国远在海外也奉明朝正朔，但由于路途遥遥，受历的使臣回到琉球时，往往已经是来年的三四月份了。

缙室飞灰 律吕调阳——律历一体与候气

前章我们讲闰月时，提到李贺有“天官玉管灰剩飞”句，还有杜甫的七律《小至》，其中写道：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琯动浮灰。

“天官玉管灰剩飞”“吹葭六琯动浮灰”分别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它牵涉到中国古代天文历法领域的一项奇特活动——候气。

“候气”这种东西，离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已经非常非常疏远了。如今提到“候气”，绝大多数人恐怕都是茫然不知的，但在古代，“候气”不但在皇家天文事业上，就是在日常文化生活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候气”是一种实验，是一套与节气、音律有关的实验装置；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深入人心的“常识”，经常出现在文人墨客的诗词文章中。我们第一册讲天地结构时，曾引《千字文》开头的话：“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这八句话就概括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全部内容，而其中最后一句就是“律吕调阳”。“律吕调阳”的意思是：音律规则是调和日月运行周期、调整阴历阳历搭配的重要工具。这是古人的一种很重要的思想——律历一体，它与“候气”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有必要拿出一章来向朋友们介绍有关律历一体和候气的知识和诗词。

延续千年的候气实验

先引几句古代描写候气的诗句：

天官初动磬，缊室已飞灰。（【隋】萧悫《奉和冬至应教诗》）

律穷方数寸，室暗在三重。

伶管灰先动，秦正节已逢。（【唐】裴次元《律中应钟》）

墙北梅枝破玉，地中葭管飞灰。

炉烬呼童续火，雪深邀客衔杯。（【明】徐燉《山居四时词·冬》）

这些诗句透露了候气实验的一些细节，据历代史书记载，典型的候气实验是这样做的：

建一所特殊的上圆下方、有三重墙的密室，外层墙门朝南，中层墙门朝北，内层门又朝南，人要像走迷宫似的才能走到最里层，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室外流动空气的干扰。另外，各墙所有的缝隙都要堵死抹实，内层的墙、天花板还要铺上缊幔——一种不透气的厚布，因此这间屋子被称作“缊室”。

取 12 根律管（律管是用竹管或金属管制成的定音器具）埋在内室地下，口与地面平齐（有的时代也有斜放在案桌上的）。这些律管最长的 9 寸，最短的 4.5 寸，按照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十二音律排列，十二音律其实就相当于今天的七度音按半音阶排列，即 C、 $\sharp C$ 、D、 $\sharp D$ 、E、F、 $\sharp F$ 、G、 $\sharp G$ 、A、 $\sharp A$ 、B。

律管的位置也是有讲究的，12 根律管从黄钟开始，需按照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辰的方位分别埋好，代表十二个月。然后在管腔内填充葭莩灰（一种芦苇茎中的薄膜烧成的灰），最后把管口用芦苇膜虚虚地盖住，实验装置即安放完毕。下一步是等候每月中气的到来——所以这项工作叫“候气”。

据说,到了冬至日交节的时刻,其中最长的9寸黄钟律管中的灰,就会在地气的作用下冲开葭草灰喷出来,以后每到一个中气交节时刻,对应的律管就会有同样的现象发生,12个中气过完,12支律管也顺次飞一次灰。

这种实验从东汉开始出现,可能都是在皇家天文台附近进行的。历经三国、晋、南北朝、隋,到唐朝才停止,但明朝又出现,到清康熙年才彻底不用,在中国历史上断断续续存在了上千年。

明白了这套实验装置和程序,我们对前引诗句中的“三重”“缙室”“吹葭”“伶管”“地中葭管”就好理解了。

有时候,还要在管口再覆盖一片薄纱,律管的气把葭灰冲出时,会把那片薄纱也吹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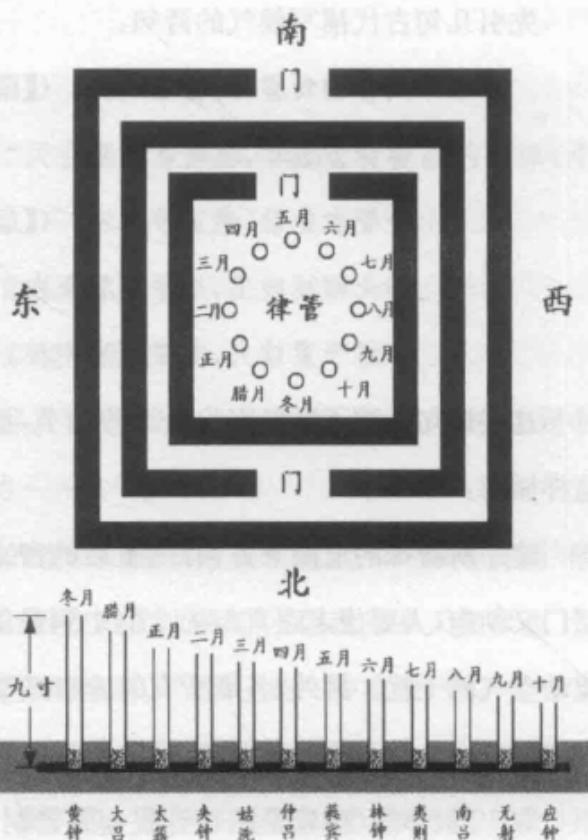


图 3.3.12 缙室候气复原图

葭管灰飞尽,金胥刻漏长。

欢情与和气,并入万年觞。(【宋】宋祁《春帖子词·皇帝阁》)

葭是一种有皱纹的薄纱,有的诗中以“轻罗”代替,是同一含义。如宋祁的《春帖子词·夫人阁》:“玉管轻罗和气动,土牛青帻报祠归。”

古代的“律历一体”思想

我们知道，测二十四节气，传统上是用圭表来测表影长得到的。那么古人干吗还要另外发明一种“物理实验”的方法，这种方法有什么依据？确实，在今人眼里，这种实验实在有些匪夷所思，虽然我们也认为随着节气的变化会有“地气”的升降，但是说地气会像天然气那样涌出，而且是在特定的交节时刻把律管中的灰都冲得飞起来，实在无法想象。

这里需要讲述一下古人心目中的历法与音律的关系。我们的先辈很早就发现，乐律是有明显周期的，而历法中的日长、月长、年长都有周期，所以他们认为天体运行也会像乐律一样遵守简明的数理关系，因此从很早开始，历法就和乐律联系在了一起，称“律历”。前章我们引的徐至《闰月定四时》“定向铜壶辨，还从玉律推”就是基于这种观念。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六律为万物之根本。”六律，古人将十二律分成阴、阳两组，六个单数律称“阳律”（特称“六律”），六个双数律称“阴律”（特称“六吕”，所以音律又称“律吕”），这是历法和度量衡的基础。古人还把十二律与十二月对应起来：

黄钟 大吕 太簇 夹钟 姑洗 仲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十一月 腊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宋代项安世有“仲吕欲转蕤宾宫，巽位未放离风通”诗句（《用韵为席婿》），懂得了十二律与十二月的对应，我们就知道，这是指四、五月之交。还有：

忆昨夹钟之吕初吹灰，上公礼罢元侯回。

车载牲牢瓮鼻酒，并召宾客延邹枚。（【唐】韩愈《忆昨行和张十一》）

夹钟为二月之律，可见韩愈写的是二月。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才出现了“候气”这种独特的实验方法。古人认为,既然律历一体,那么节气的变化就既能通过天来检验,也能通过地来检验,称“天效以景,地效以响”。这里“景”即影,“响”即音律。

“候气”实验除了对二十四节气交节时刻的监测、验证外,还有对律管长的标准、度量衡标准的校正作用,牵涉到乐律、声学、地理、气象等学科,这是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古人试图寻找天地人宇宙统一规律的尝试,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体系的重要体现和象征。

宋人汪宗臣的《水调歌头·冬至》是一首完整的好词:

候应黄钟动,吹出白葭灰。

五云重压头上,潜蛰地中雷。

莫道希声妙寂,嶰竹雄鸣合凤,九寸律初裁。

欲识天心处,请问学颜回。

冷中温,穷时达,信然哉。

彩云山外如画,送上笔尖来。

一气先通关窍,万物旋生头角,谁合又谁开。

官路春光早,箫落数枝梅。

冬至十一月对应黄钟律,所以“候应黄钟动”;冬至的卦象又为上地下雷,所以“潜蛰地中雷”。“嶰竹”是制作律管专用的竹子,“九寸”是黄钟管的长。

再看宋人王洋的《和沈子美梅诗》:

一气如权衡,俯仰在缇室。

鼓行橐龠间,草木俱应律。

诗中说,候气是权、衡计量的标准,需要在缇室中俯仰观测,自然万物在世界如同在橐龠(风箱)中一样,随自然之气鼓动,草木都是随着律历的节奏生发枯萎

的。这首诗很生动地说明了在“天人合一”思想中候气对“天地关系”起的纽带作用。

唐太宗李世民的《正日临朝》：

条风开献节，灰律动初阳。

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

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

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

皇帝临朝，开头就讲“条风”（东北风，代表正月）、“灰律”，可见他把候风、候气看得多么重要。

宋代司马光的《春帖子词·皇帝阁》：

肇履璿玑历，重飞缇室灰。

寒随土牛尽，暖应斗车回。

“璿玑历”这里泛指历法。春天到了，皇家历法又肇始新的轮回，候气缇室的律管也重新飞灰。“土牛”指每年立春的京城、地方官举行的鞭春牛活动，“斗车”指北斗七星。

以候气意象描写时光节令

候气实验中，最重要的工具是“律管”和“葭灰”，测的是节气，所以古人的诗句中经常以“律”“灰”这样的词为中心，描述岁月变迁，表现时光的流逝。如隋代诗人薛道衡的《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

金徒列旧刻，玉律动新灰。

甲萼垂陌柳，残花散苑梅。

繁星渐寥落，斜月尚徘徊。

王孙犹劳戏，公子未归来。

“金徒”指张衡漏水转浑天仪漏壶上的铜制小人。“玉律动新灰”即节气已到，缇室里相应律管的葭灰刚刚飞出。后面“柳”“梅”“星”“月”也都是写时光流逝的。

唐人元稹更用“灰琯”意象把光阴推移的无奈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春郊才烂漫，夕鼓已砰轰。

荏苒移灰琯，喧阗倦塞兵。

糟浆闻渐足，书剑讶无成。（《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

再如“与君销尽春江劫，已是葭飞两度灰”（【清】许南英《赠彭华绚茂才》），以“葭飞两度灰”代表“两年过去了”。



图 3.3.13 芦荻。古人认为用芦荻内膜烧成的灰是世界上最轻的固态物质，故用之填充候气律管

唐人李商隐的《池边》：

玉管葭灰细细吹，流莺上下燕参差。

日西千绕池边树，忆把枯条撼雪时。

看来候气实验的这些管、灰就在诗人们心里装着，一写到季节时令，特别是春天的景象，不由自主地就把它流淌在笔下。宋代僧侣如珙有《偈颂》，从春的萌

动,想到地气葭灰,继而又想到要抖擞精神、珍惜时光,作者虽为出家人,却很有进取精神:

夜来地动葭灰起,百草头边一寸春。

抖擞精神急荐取,生老病死不饶人。

晚清有一位圆瑛法师,他有四句诗,也是借候气写出了时光的推移:

一阴增极一阳回,气候循环任运推。

变化密移人不觉,但看律管动飞灰。

再如“璇杓插子日南至,黄钟飞灰雷出地”(陈元晋《上姚赣州镛寿》),两句诗把星象、节气、候气、卦象都揉进去了。

前面引用过的李贺《十二月乐辞·闰月》:

帝重光,年重时,七十二候回环推。

天官玉琯灰剩飞,今岁何长来岁迟。

王母移桃献天子,羲氏和氏迁龙辔。

中国的传统历法很有意思,无论是干支排列还是音律的分配,都把闰月跳过去。从候气上说,闰月没有中气,测不到灰飞,所以诗中说“玉琯灰剩飞”。

在诗词中,我们还可以感觉到候气实验在古人眼中是一种“年周期”的标志,诗人们习惯、自然地将其用于一年各季的描写中。可以举几例来说明,先看宋代欧阳修的《春日词》:

玉琯吹灰夜色残,鸡鸣红日上仙盘。

初惊百舌绵蛮语,已觉东风料峭寒。

这是写早春,虽然轻寒料峭,但已东风吹动,玉琯吹灰,百舌(类似八哥的鸟)学语,春意不远了。

宋人李壁的《买花》:

风格孤高却后时,夜来律管已灰吹。

无端红紫偷先发，未见琼瑶第一枝。

用“律管吹灰”衬托出忽然春意盎然，一夜间千树万树红紫争艳的迷人景象。

再看宋人赵湘的《皇后合春帖子》：

葭灰已逐阳和动，绣缕初随日景加。

欲助君王修俭德，不将宫样织新花。

诗不但写出了候气、阳和、日景，还暗指了包括候气在内的天文的社会功能——既规定了君王统治的合法性，也约束着君王的行为，帮助君王修俭修德。

写其他季节的当然也不少，唐人刘禹锡的《早秋集贤院即事》：

金数已三伏，火星正西流。

树含秋露晓，阁倚碧天秋。

灰琯应新律，铜壶添夜筹。

商飆从朔塞，爽气入神州。

金、商、三伏之末、七月流火，这些都是秋天的物象，“灰琯应新律”指早秋之月，候气对应一支新的律管（夷则）了，而且入秋后夜越来越长，铜壶滴漏的夜箭也要换一支长的了。这些知识都叙述得非常准确，文字又相当优美。

冬至是最重要的节气，所以诗人们常在冬至日诗兴大发，而且写冬至常忘不了联系上律管吹灰，忘不了联系上复卦的一阳生。这样的诗非常之多，举几例如下：

葭灰管里气初浮，阳长阴消不自谋。

吾道穷耶当复泰，此身老矣不禁愁。（【宋】吴芾《和王夷仲至日有感》）

从诗题中的“至日”、诗中的“阳长阴消”“复泰”看，肯定是冬至。

琯灰藪藪欲飞声，日到牵牛第几星。

地底阳生人不觉，烧痕未冷已青青。（【宋】杨万里《晓炊黄竹庄》）

过去冬至点在牛宿,所以“日到牵牛第几星”即是问:到冬至了吗?因为律管里的灰都快要飞起来了!虽然冬至开始一阳生,但人的感觉比较迟缓,还没有感到阳气的上升,野地烧过的枯草,炭痕未冷,已经快有青苗出现了——这说得有些夸张,其实冬至时节离枯草返青还远着呢!不过,因为十一月与葭灰密切相关,所以十一月又被称作“葭月”。

候气意象还经常与其他天文意象对举使用,显得更有气势、更完整、更有说服力,如:

“复九萌阳管,生三瑞砌蓂。”(【宋】宋庠《参政东平侍郎诞辰纪德》)

“复九”意为回复九夏(指夏天,三个月共90天,故称九夏),“生三”指蓂莢长出3片莢,显然这天是初三,律管标志年周期,蓂莢标志月周期。古诗的对仗中经常“蓂莢”与“律管”联用。

有的诗是把天文仪器与候气实验结合写的:

铜仪一夜变葭灰,暖律还吹岭上梅。

已喜汉官今再睹,更惊尧历又重开。(【唐】韦庄《铜仪》)

铜仪即浑仪一类天文仪器,这里它与候气一样,都是代指天文历法,后面又提到“尧历”,可能还是指起月历作用的神草蓂莢。

以候气意象为修辞手法

古代还有把候气意象作为修辞手法的,请看宋代曾几的诗《吴帅见和亦复次韵》:

九日心飞类琯灰,龙山直上好楼台。

老身稚子扶将去,胜地元戎借得来。

酒似朝霞披雾散,诗如秋菊艳霜开。

至今筵席珠玑满，莫道登高寂寞回。

从诗的内容可知，这是诗人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所作，因心情好，又登高远望，由节令联想到候气，于是感到自己的心像律管里的葭灰一样高飞起来。这是比喻。

当然，也有反向比喻的，“灰”常让人想到“冷”“寒”，可以用寒灰比喻人的心情，如元代张翥的诗《至日微雪家人尽上冢独步小酌》：

忽忽又逢长至日，此心寒似管中灰。

寻思一日老一日，得饮数杯还数杯。

诗人这天正逢冬至，联想起候气管灰，家里人都去上坟了，自己的情绪也很低沉，于是作了“此心寒似管中灰”这样的比喻。

晚清诗人许南英（现代作家许地山的父亲）有七律《和陈丈剑门见赠》：

千万军声动地来，沙虫猿鹤俱尘埃。

一球秋肃皆遭劫，六管春阳望起灰。

诗写出晚清时国家动荡的状况，第二联以“一球”（地球）对“六管”，“遭劫”对“起灰”，是绝妙的对仗。

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回“芦雪广争联即景诗暖香坞雅制春灯谜”中，大观园女孩们对雪即景联诗时，“李绮道：葭动灰飞管，李纹道：阳回斗转杓”也是用律管葭灰作对。

明清时期的一些幼学启蒙读物中，有时也能看到有关律管葭灰的对仗句的身影：

灰飞葭管，人间始觉春回；

叶落梧桐，天下方知秋到。（【明】林缉熙《仄韵声律启蒙》）

冬至到而葭灰飞，立秋至而梧叶落。（【清】邹圣脉《幼学琼林》）

还有一些修辞手法也很特别，像宋代汪炎昶的《冬至》：

山家律琯在寒梅，香袭幽窗报乍开。

客梦并堕残夜尽，乡心潜傍一阳回。

其中“律琯”，既不是流逝的时光，也不是节令，原来，它借代“历书”，指山里隐居的人以寒梅为历书，判断冬去春来。

在宫廷诗里，因为律历在皇权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历代借候气意象为皇帝唱赞歌的诗作极多，这里只举一首有点另类的：

圣后乘乾奉帝禋（祭祀天帝），日躔南陆协灵辰。

九关肃启天门钥，万姓欢随御辇尘。

楼雪初融丹禁晓，葭灰微动玉衡春。

虚惭珥笔亲文物，实有《甘泉赋》未陈。

这是明朝杨巍的冬至诗《冬至南郊扈从纪述和陈玉垒太史韵》，看前六句，歌颂的有些肉麻，简直是借葭灰玉管唱出对皇帝皇后的深情颂歌。看后两句，却变味了，《甘泉赋》是西汉扬雄所作，极写甘泉宫的奢华，将它与上帝的宫殿相比，以劝讽皇帝节俭。“珥笔”是上朝的官员别在帽子上随时备用的笔。杨巍看到眼前的盛况，是在私下惭愧自己不敢写出《甘泉赋》那样的劝讽之辞——但这话已经是大胆的劝讽了。

关于候气专题的赋

在历代诗词歌赋中，我们找到直接以候气为题材的作品4篇，均为赋，唐代人作。这4篇赋的名称分别是《葭灰应律赋》（王起作）、《悬土炭赋》（王起作）、《黄钟管赋》（张友正作）、《律中黄钟赋》（裴度作）。赋是一种以铺张夸饰的手法描写对象、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学体裁，主要不是抒发情感，而是叙事状物。这4篇赋也不例外，行文中详细描述了候气的思想、原理、意义，可以与史书中关于候气

的记载相参照,是有关候气的珍贵史料。

《葭灰应律赋》全文如下:

葭灰阳物,铜管阴类。阳物以健动为宜,阴类以虚受为器。一则本乎天,一则通乎地。因时出矣,本乎天者亲上;乘气泄焉,通乎地者启下。感两仪以成道,应六管而为事。明夫律通则气来,灰动则时至。知昼夜之迭代,表子午之更位。辨方辨卦,乃立节而为八;定至定分,故均气以为四。于是圣人设矣,君子用之。于以则地气,于以奉天时。仲夏将临,则蕤宾设候;孟秋既届,乃夷则应期。大吕具实,而冬实于丑;太簇已散,而春蠢于寅。可谓自微形著,有条不紊。明天道之大备,则帝道之广运。且夫范金以为律,当其空有律之明;燔葭以为灰,当其动用灰之轻。律之空其或吐或纳,灰之轻则有虚有盈。由是识坤德之顺静,探乾德之游行。其入也柔顺,其出也刚胜。或处阳而阴生,或在阴而阳孕。见律中而灰动,知地感而天应。如此,神可以穷,数可以究。事可得而待,时可得而候。是以圣人执兹一柄,形被九有。时寒暑之往来,辨昏明之妍不。夫物之妙用,则感于无为。物或不爽,则应用无差。彼葭灰之造微,与天地而宜契。我皇敬授不忒,故能燮理无亏。

王起写了很多赋,多篇与天文律历有关,除了这篇外,还有《东郊迎春赋》《元日观上公献寿赋》《振木铎赋》《取榆火赋》《钻燧改火赋》《律吕相生赋》《律吕相召赋》等。

这篇主要不是讲候气实验的方法,而是讲候气的原理。赋开头就用阴阳学说解释律管葭灰,说葭灰属阳性,铜质的律管属阴性。一个健动,本于天;一个虚受,通于地。因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关系,组成阴阳各六管,用以候气测时。铸金属为律管是因为用其空,烧芦葭为灰是用其轻,吐纳盈虚,于是顺天之道,阴阳相生。最后一直归结到天人关系和皇权统治。赋中还提到了以表定子午方位,确立

八节、四气,还解释了四季所对应的律名等。读了这篇赋,可使我们对候气实验、候气观念在传统科学、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有更深刻的认识。

候气实验的废止和候气文化的延续

按现代科学的观点,历法与音律之间是找不到直接的联系的。在古代,候气实验也是屡试屡挫,只是因为中国传统科学的特点,才使它在历史上前后一直存在近两千年。但在历史上,反对候气的声音一直存在,到明中后期发展成为朱载堉等人对候气说的猛烈批判;到清初,更因为卷入中西法之争的“历狱”,到康熙八年,候气实验被彻底废止。

古诗词中偶尔也能找到对候气思想怀疑的语句,如宋代张镃的《丁未立春》:

今岁春从底处回,非关缇室动葭灰。

幽人昨夜池塘梦,已见新春草际来。

“底处回”就是问“何处回”。写立春,很多诗人不由自主地就会在笔下淌出“律管”“飞灰”,这位张镃也想到了,但偏偏说春回与“缇室葭灰”没有关系,真够非主流的。

再看元代耶律铸的诗《春自来》:

日月双飞翼,天地一遗卵。

无天地不卑,无日月不满。

时序相代谢,曾不偏寒暖。

昼夜互乘除,曾不有长短。

因究万物情,凝神顿舒缓。

断知春自来,何须候灰管。

原文后面有一句诗人自注:“西天诸国历议亦云:天地之形如卵。”这可以作为

我们理解诗人想法的钥匙。受西来的阿拉伯天文学的影响,学界已经认识到大地是个球形,这样基于“大地是平的”产生的地中、分野等思想就靠不住了,候气观念也受到了很大冲击,所以诗人最后说“断知春自来,何须候灰管”。

至于钱谦益的诗《续次敬仲韵》,对候气的怀疑就更深了:

偷得微生万事慵,灰飞缙室候初冬。

毕箕风雨难凭准,枘凿方圆费弥缝。

钱谦益生活于明清之交,曾仕两朝,虽然没赶到康熙朝对候气实验的彻底否定的时代,但肯定知道明朝朱载堉等人对候气的批判,所以诗的前两句看似是传统提法,但后两句说,星占学中的“月离于毕雨滂沱”“月离于箕灰扬沙”都是没凭据的,就好像方枘头与圆铆眼对不上一样。暗含的意思是:候气也是这样的。

康熙朝后,虽然候气实验在西法的冲击下从司天机构销声匿迹,但候气观念作为文化现象一直长盛不衰,康熙之后的雍正皇帝,某年冬至,忽发诗兴,作诗一首,其中就写进了候气:

殿角星疏报曙钟,乾乾无逸每忧农。

葭灰协律云占岁,粉絮翻阶雪应冬。

时对神明持敬念,日临兆庶用中庸。

愿言四海升平共,莫道尊安属九重。(《长至日题于至诚不息轩》)

在这里“葭灰”完全是一个文学性的意象,是诗歌中的情感载体。以“葭灰占律”入诗,是中华诗歌文化近两千年的一个传统,到清朝时也没有因候气实验停止而被抛弃。

清代的宫廷歌辞中,也有很多提到葭灰和候气的句子,如《御殿庆贺禾辞桑歌》:“(升座)遂平阳回玉琯春,华阙晴晖映紫宸……(还宫)允平淑气转瑶闾,缙幕葭飞启百昌。”其中“玉琯”“缙幕”“葭飞”都与候气有关。

朝廷早废除了候气,但作辞者,甚至皇帝自己,好像毫不在乎地就把候气写入

歌词与诗中,可见候气观念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的生命力。

渐次东风长绿苔,已看葭管动飞灰。

慢惊邓禹封侯岁,不羨相如作赋才。

这是晚清闺秀诗人俞庆曾《岁暮书怀和弟韵》中的句子。近代这样写候气的诗作仍然很多,如周绍昌的《和郑斋同年落叶诗》:

高柯交夏万年枝,无榭荒凉九曲池。

满地月痕人去后,一天秋色雁来时。

辞根蓬转真无奈,候管葭吹会有期。

惆怅御沟流不尽,题残凤纸费才思。

周绍昌为光绪十二年(1894年)进士,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曾任直隶省内务司司长,平政院评事等职务。

笔者在网上随意检索,就能查到很多以候气葭灰为内容的对联,有的有出处,有的没有出处,难辨是古代还是现代的。古代还是现代的无关紧要,这里引用只是想借此说明,候气观念导致的律管葭灰意象成为一种长盛不衰、延续至今的文化现象,就可以了。

试举几例有代表性的、字句优美的对联如下:

一阳启葭琯,七政会玑衡。

葭琯飘灰土圭测日,书云备物候雪占年。

飞动葭灰围炉饮酒,数残莲漏击钵催诗。

春追南枝梅花破腊,日行北陆葭莩飞灰。

葭管飞灰璇闰溢喜,萱闱爱日宝婺腾辉。(贺女孩十一月生日)

葭琯应时梅花多姿吐艳,鹿车表德母寿不老长生。(祝十一月母寿)

葭官动飞灰,爱日迎长正,喜一阳初复;莱衣试舞彩,寿星期耀还,欣
二老同庚。(祝十一月双寿)

雪点梅花昨夜不知五六出，灰飞葭管小阳初入二三分。（现代人何淡如作，贺朋友夏历十月新婚）

这首词，是作者为朋友新婚所作，词中“雪点梅花”、“灰飞葭管”等语，均与占测授时有关。

词中“雪点梅花”、“灰飞葭管”等语，均与占测授时有关。

词中“雪点梅花”、“灰飞葭管”等语，均与占测授时有关。

词中“雪点梅花”、“灰飞葭管”等语，均与占测授时有关。

词中“雪点梅花”、“灰飞葭管”等语，均与占测授时有关。

词中“雪点梅花”、“灰飞葭管”等语，均与占测授时有关。

词中“雪点梅花”、“灰飞葭管”等语，均与占测授时有关。

词中“雪点梅花”、“灰飞葭管”等语，均与占测授时有关。

词中“雪点梅花”、“灰飞葭管”等语，均与占测授时有关。

词中“雪点梅花”、“灰飞葭管”等语，均与占测授时有关。

词中“雪点梅花”、“灰飞葭管”等语，均与占测授时有关。

词中“雪点梅花”、“灰飞葭管”等语，均与占测授时有关。

词中“雪点梅花”、“灰飞葭管”等语，均与占测授时有关。

词中“雪点梅花”、“灰飞葭管”等语，均与占测授时有关。

词中“雪点梅花”、“灰飞葭管”等语，均与占测授时有关。

词中“雪点梅花”、“灰飞葭管”等语，均与占测授时有关。

词中“雪点梅花”、“灰飞葭管”等语，均与占测授时有关。

词中“雪点梅花”、“灰飞葭管”等语，均与占测授时有关。

词中“雪点梅花”、“灰飞葭管”等语，均与占测授时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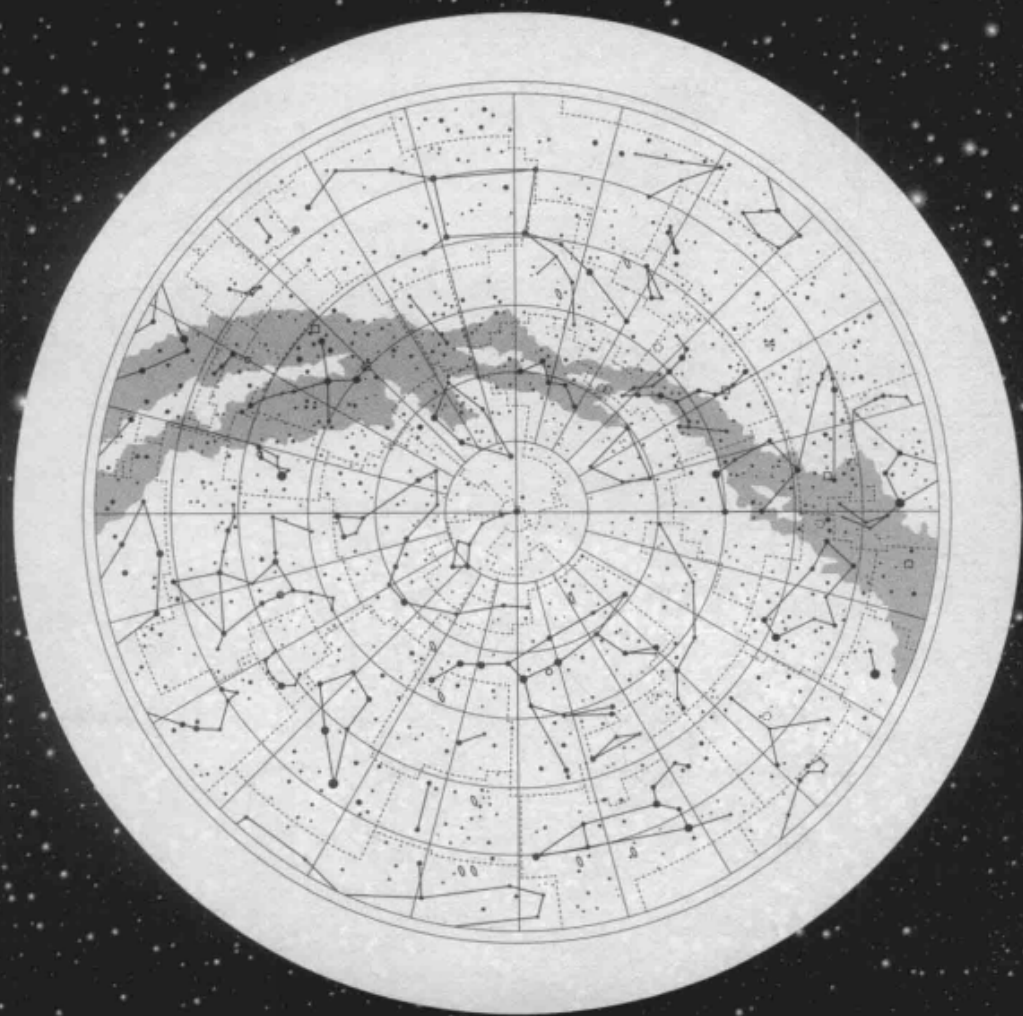
词中“雪点梅花”、“灰飞葭管”等语，均与占测授时有关。

词中“雪点梅花”、“灰飞葭管”等语，均与占测授时有关。

词中“雪点梅花”、“灰飞葭管”等语，均与占测授时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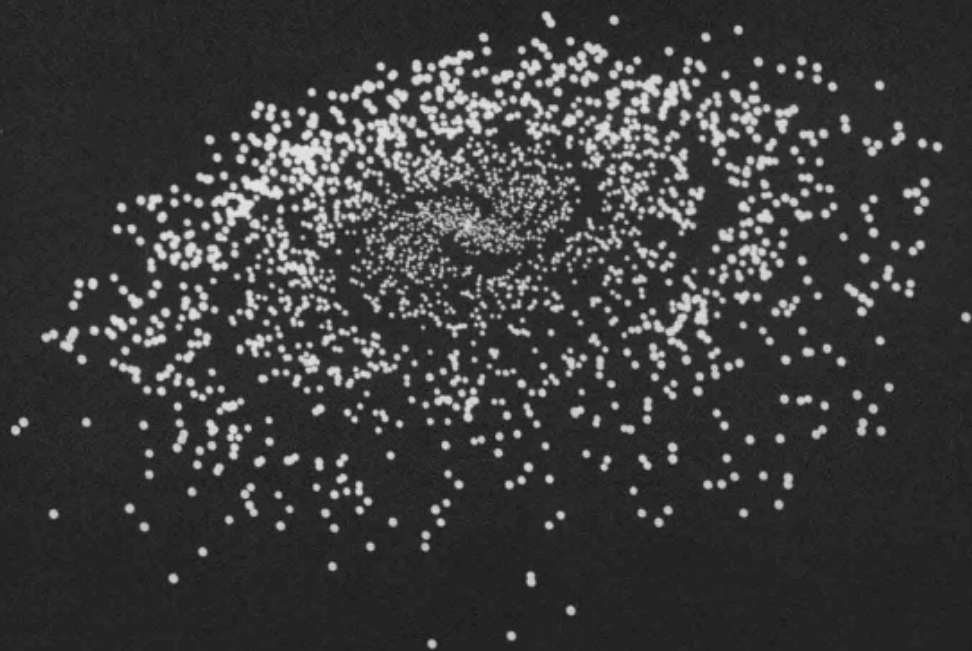
第四篇

春华秋实·四季节令



我国地处北温带，一年中有明显的四季变化。特别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中原一带，四季的变化尤其鲜明，随着四季的交替，气温、季风、雨量等都有相应的周期，变化很稳定。所以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文明形成了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与四季和节令周期密不可分的传统生活习俗，其中有很多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正因为四季、节令与我们先人的生活密不可分，所以古代写四季和节令的诗词歌赋简直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几乎构成古人吟诗作赋的主调。由宋代谢枋得编辑、明代定稿的启蒙诗歌选本《千家诗》，所选的诗就是按春、夏、秋、冬题材的顺序编排的。现代女作家冰心早年到美国留学，看到美国人不按大自然节律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后，曾感叹说：我们中国人按四季和节令安排的生活简直充满诗意！由此可见，按四季和节令安排生活，其本身就是诗意的人生，所以历朝诗词歌赋里反复吟诵春、夏、秋、冬以及节气、时令也就不足为奇了。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精选极少的诗篇、佳句，并通过这些诗句向大家介绍相关的节令知识和习俗。



正月——孟春元日 灯火上元 立春雨水

孟春正月

农历的月份名称一般都按数字顺序排列,但也有例外,如一月不叫一月,叫“正月”,十二月一般也不叫十二月,叫“腊月”。一月之所以叫“正月”,是因为历朝君王即位,都要在次年改年号,从一月开始就体现他的正统,所以将一月叫“正月”,本来就读现在四声的正,据说是秦朝为避秦始皇嬴政的讳,才改了音调,一直用到现在。至于“腊月”,因为十二月是岁终祭神、祭祀先祖的月份,“腊”即猎取野兽祭祀神灵,所以十二月又叫“腊月”。

农历一月在春天的三个月中属“孟春”,这里“孟”是“排行第一”“老大”的意思,即春天中的头一个月。另外,正月又称元月、端月、陬月等。

古诗中提到“端月”的如:

瑞荚盈端月,神灯灿宝辉。(【宋】刘筠《奉和圣制上元》)

诗题中的上元即正月十五元宵节,官方和民间都会在这一天举行盛大的灯会。“瑞荚”指“瑞轮冀荚”,是张衡发明的机械日历。

提到“陬月”的如:

陬月今朝三五风,岭头雪气缚寒松。(【宋】释慧晖《偈颂》)

“三五”即“十五”的代称,也指元宵节。因为常有“正月十五雪打灯”的情景,所以十五元宵节那天山头带着雪气束缚着寒松应该是正常的现象。

写“孟春”的如：

旄头两度蒞钩陈，黄色频年斗孟春。

长历春秋两高阁，东南填淤正肥民。（《咏史下·杜预》）

这是宋朝人陈普歌咏历史人物杜预的诗。杜预是西晋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精通天文历法。诗中“旄头”即“昴星团”，代表北方胡人，这里也可能是指彗星。黄色的彗星两次进犯钩陈（现在的北极星），说明有战争，指出军事家杜预的作为。“长历”句是赞美作为学者的杜预曾制定过历法（二元乾度历）、注释过《春秋左传》。“东南”句则说他曾作为统帅东南征讨东吴、兴修水利工程的事。“斗孟春”说明斗指孟春方位，时值正月。

元日：“阴历”一年之始

农历的正月初一，是传统历法中阴历部分的一年之始。这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重要的节日，称“元日”，它还有很多别名，如元旦、元朔、元正、元春、正旦、端日、岁首、新年等。1913年，北洋政府将农历元日改称为“春节”，国民放假一天。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协决定采用公元纪年，阳历1月1日称“元旦”，从此“元旦”被阳历1月1日专用。

古代以“元日”为题材或直接以“元日”为题目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

唐人鲍溶的《元日早朝行》写道：

乾元发生春为宗，盛德在天斗建东。

东方岁星大明宫，南山喜气摇晴空。

诗中第一句的“乾元”，乾指天道，元是开始，所以“乾元”意为“天道之始”，语出《易经》“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四季变化是天道运行的结果，那么春天元日，当然就是天道之始了。“斗建东”，我们前面讲北斗七星时讲过，晚上日落后看北斗

七星时，“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所以“斗建东”是春天的一个重要标志，常常在诗词中被用以描写春天。

唐人张说的《钦州守岁》：

故岁今宵尽，新年明旦来。

愁心随斗柄，东北望春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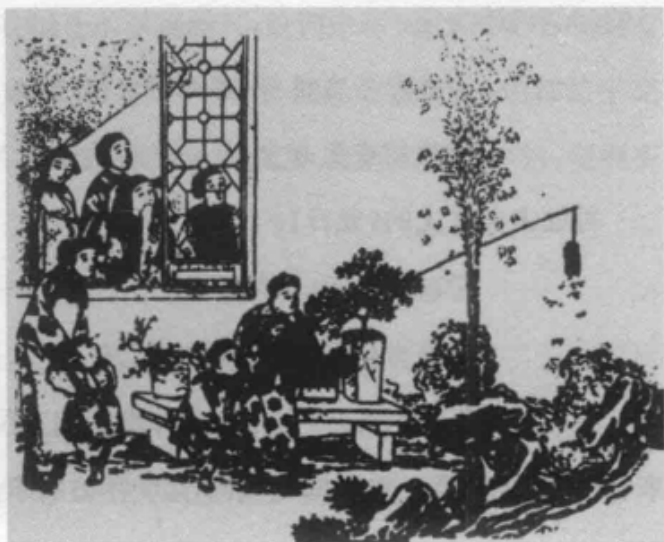


图 3.4.1 元日

这首诗写的是除夕夜的心情和景象。过去，除夕又称为“守岁”。诗人在除夕之夜，等待着新年的到来，遥望北斗七星的斗柄，它已经指向东北，正是春回大地的时节。

说起《元日》，我们最熟悉的是宋代大诗人、政治家王安石的诗：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除夕放爆竹，最早据说是为了祛除山魃恶鬼（苏轼有诗《荆州十首》，其中一首写道：“爆竹惊邻鬼，驱傩聚小儿。”即是写爆竹的这一功用）。屠苏，即屠苏酒，是一种药酒。那时风俗，每年除夕家家用屠苏草泡酒，吊在井里，元旦取出来，全家老小饮用。“春风送暖入屠苏”，意思是说，喝了屠苏酒，暖洋洋的，感觉到春天已经来了。第三句是说初升的太阳照遍了千家万户（曈曈，光辉灿烂的意思）。“总把新桃换旧符”，说的是民间过年挂桃符的风俗。桃符起源于周代，是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上面写着降鬼大神的名字，用来辟邪驱鬼，每年到除夕夜，就要摘掉旧的，换上新的。不过到了宋代，桃符因太笨重，被改成了纸质，并写上了对仗吉祥语，称“春帖子”，但人们仍常在诗文中称其为“桃符”，有宋代诗人胡仲

弓的《元日》诗为证：

大书春帖当桃符，吟对窗前梅一株。

湖海相逢无老少，莫分先后饱屠苏。

再如宋人张弋的《元日》：

历以寅为正，风从艮位来。

桃符当壁写，竹户趁钟开。

第一句说正月为寅月（也是此月斗柄指的方位），第二句是说风从东北方向吹来（艮属东北），第三句说的是桃符上写春帖的事。直到明代，“春帖”才改称“春联”。

元日还有很多要做的事呢！看明朝沈宣的《蝶恋花·元旦》：

接得灶神天未晓。

爆竹声喧，催要开门早。

新画钟馗先挂了。

大红春帖销金好。

苍术堆炉香气绕。

黄纸神牌，上写天尊号。

烧过纸灰都不扫。

日斜人醉和衣倒。

过去风俗，腊月二十三送灶神上天，让他老人家“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过了除夕的子夜，到五更时（相当于现在的凌晨四五点钟）再迎接灶神回来——把新买的灶神像贴在神龛里，两面帖上对子，然后上供、烧香、焚表、叩头，所以词中说“接得灶神天未晓”。“钟馗”是赐福镇宅的神，可以打鬼驱邪，所以大年初一要先挂好钟馗的像。“大红春帖”即春联，“销金”指字用金粉所写。中医认为苍术能

辟恶气，所以过去人家在元日往往烧苍术以辟邪气，故词中写“苍术堆炉香气绕”。至于“黄纸神牌，上写天尊号”则是供奉玉皇天尊神。词最后说，这一切都忙乎完了，已是下午，然后诗人吃饱喝足，累得连放爆竹的纸灰、纸屑都顾不得扫，便倒头和衣而睡了。

立春：“阳历”一年之始

正月初一是阴历的一年之始，那么中国的阴阳历中，阳历的一年之始是哪一天呢？是立春。不过立春这个“阳历新年”不像公历的元旦那样总在春节前，它是在春节前后“徘徊”的，有时出现在春节前的腊月，有时又跑到春节后的某一天，有时还会与春节“重合”在同一天。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时间一般在公历2月3—5日，其确定的依据是此刻太阳到达黄经315°。“立”是“开始”的意思，中国古代一直把它作为春季的开始，从立春一直到立夏前这段时间，都被称为春天。

古代将立春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东风解冻，二候蛰虫始振，三候鱼陟负冰。”说的是立春开始东风送暖，大地解冻，五天后，蛰居的虫类慢慢在洞中苏醒，再过五天，河里的冰开始融化，鱼到水面上游动，水面上还有没化的碎冰片，如同被鱼背负着一般。

立春是农历中的阳历一年之始，这在古代是特别讲究的，很多黄历、属相算命、推八字等活动，都把立春作为一年起始，生肖的计算也从立春开始。

唐代诗人元稹对二十四节气非常感兴趣，有完整的《咏廿四气诗》24首留世，写出了每节气的气候、物候、农事等，生动形象，情景交融，我们准备在介绍每一节气的时候全文引用。第一篇《立春正月节》是这样写的：

春冬移律吕，天地换星霜。

冰泮游鱼跃，和风待柳芳。

早梅迎雨水，残雪怯朝阳。

万物含新意，同欢圣日长。

“律吕”，指音律与节令有关；“星霜”，星辰一年一周转，霜每年遇寒而降，所以诗文中常用“星霜”指“年岁”。全诗把春天来临的冰开鱼跃，风暖柳树冒芽，以及雨来雪化、万物蓬勃等景象都写得十分生动。

宋代魏了翁的诗《先立春一日电雪交作程叔运赋诗次韵》：

自从日驭行牵牛，四十五日为春朝。

谁驱阿香送劈历，更遣玉女来姑瑶。

这里交代了立春与冬至的时间关系。“日驭行牵牛”指冬至，诗是说冬至后45天是立春。阿香是推雷车的神，劈历即霹雳，姑瑶是仙山名。

立春和大年初一偶尔重合在同一天时，会引起诗人们的兴趣，比如宋人张镃有《岁旦立春》诗：

天心历数本相同，何事偏窥造化功。

苍震欲承乾健力，岁端春肇一时中。

诗中说，人造的历数与老天的意愿、运行本是同步的，所以有时造化的力量，使春天（春属东方震，颜色为苍）接纳了老天强健力量，竟把一岁之始和春天之始合在了一天之中。

立春和春节赶在同一天的年份是不多见的，这样的年份在20世纪只有4年，它们分别是1905年、1924年、1943年和1992年，21世纪就更少了，只有2038年、2087年两次。

立春时天气还比较冷，称“春寒料峭”，但毕竟不是严冬，这时候人们已经有春回大地的期盼了，看宋代书法家吴琚的词《柳梢青·元月立春》：

彩仗鞭春。

鹅毛飞管，斗柄回寅。

拂面东风，虽然料峭，毕竟寒轻。

戴花折柳心情。

怎捱得、元宵放灯。

不是今朝，有些残雪，先去踏青。

把这种期盼和欣喜之情刻画得惟妙惟肖。

有一首无名氏所作的诗这样写道：

年年春打六九头，烟火爆竹放未休。

五彩旌旗喧锣鼓，围看府尹鞭春牛。

什么是“鞭春牛”呢？原来，这是中国立春风俗中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一种活动。鞭春牛活动起源于先秦，因为春天降临，农民准备翻土犁田了，用鞭打春牛仪式表示猫冬的结束、春耕的开始。到了周代，迎春鞭牛活动正式列为国家典礼。不过被鞭打的春牛都不是真牛，而是用泥土塑出的和真牛一般大小的土牛。到了唐宋时代，这套仪式更演变成全国上下同时举行的活动，到了立春这天，皇帝率领百官在京都先农坛前迎春鞭牛，同一时刻，各级地方长官和随员则带领百姓在当地的东城郊迎春鞭牛。

鞭春牛的场面是很热闹的，先由皇帝或地方首席长官抽第一鞭，然后按官职大小，依次抽打，终于将这头土牛打得稀巴烂，最后围观者一拥而上，争抢碎土，据说把土扔进自己田里，可以保证丰收。另外，也有用硬纸扎成的春牛，预先在牛肚子里装满五谷，纸牛被打破后，五谷流出，被人们争抢，也是丰收的吉兆。

玉律传佳节，青阳应此辰。

土牛呈岁稔，彩燕表年春。

腊尽星回次，寒余月建寅。

风光行处好，云物望中新。（【唐】冷朝阳《立春》）

“玉律”，还是音律与历法的关系，“青阳”，春天的别称，土牛即说的鞭春牛习俗，它是象征春耕的吉祥物。腊月已尽，冬天的寒气所剩无几，到了寅月，已经春回大地，万象更新了。

宋人王镒的《立春》诗：

泥牛鞭散六街尘，生

菜挑来叶叶春。

从此雪消风自软，梅花合让柳条新。

“泥牛”句当然是说鞭春牛的风俗，那么“生菜”句说的是什么呢？原来，这也是立春的一个重要风俗——馈春盘。

晋代传有《馈春盘》诗：

立春咸作春盘尝，芦菔芹芽伴韭黄。

互赠友僚同此味，果腹勿须待膏粱。

馈春盘就是在立春这一天，用盘子装上春饼和生菜食用。据《本草纲目》记载，这生菜包括葱、蒜、韭菜、蓼蒿、芥辛等五样辛辣菜肴。因为春天到来，猫冬的人们需要顺应大自然之气，出外活动，生发阳气，这五样菜肴就是生发五脏之气的，所以诗最后一句说不要吃油腻的东西。到明、清时，人们除了吃春饼、生菜外，还加上吃红水萝卜，据说可以去春困。整个吃的过程称为“咬春”。

杜甫在《立春》一诗中，有“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长安、洛阳）梅发时。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之句，写的正是馈春盘风俗。



图 3.4.2 立春的鞭春牛活动

雨水：春回大地 春雨潇潇

雨水，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节气，一般在每年公历2月18—20日，这时太阳位于黄经330°。从雨水开始，太阳的直射点由南半球逐渐向赤道靠近，这时的北半球，日照时数和强度都在逐日增加，在中国黄河流域，气温逐渐回升到0℃左右，冰雪融化，降雨开始。因为二十四节气的起源地就是黄河流域一带，人们看到降水由雪变成了雨，因此给这节气取名“雨水”。

如果说，立春是春天的“序曲”，只是刚春意萌发，还会乍暖还寒的话，那么雨水便进入了春天的第二乐章“变奏”，人们会明显感到春回大地，田野一片生机，正是九九歌中的“七九河开、八九雁来”时节，农民们快要闹春耕了。古代将雨水分为三候（一候五天）：“一候獭祭鱼，二候鸿雁来，三候草木萌动。”意思是说，水獭开始捕鱼了，捕得太多以至于摆在岸边排起来，五天后，大雁开始飞回北方，再过五天，在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中，草木随地中阳气的上腾而开始抽出嫩芽，大地开始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五代齐己有《野步》诗，其中“田园经雨水，乡国忆桑耕”句，就是描述的这一场景。

元稹的《咏廿四气诗·雨水正月中》：

雨水洗春容，平田已见龙。

祭鱼盈浦屿，归雁过山峰。

云色轻还重，风光淡又浓。

向春入二月，花色影重重。

“平田已见龙”出自《易经》“见龙在田”，是“潜龙勿用”后的复苏和“龙抬头”前的准备。所谓雨水“正月中”，即说雨水正月的中气。传统上以中气作为月份的标志，历法规定：雨水必须在正月，或者说，只有有雨水的月份才是正月。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南北方气候差别还是很大的。雨水节气时,南方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多升到 10°C 以上,桃李含苞,樱桃花开,确已进入气候上的春天。而北方,冷空气在减弱的趋势中,有时还会与南风进行几回较量,可能还会有“倒春寒”的天气出现。

人日节俗

正月初七日在我们的传统习惯里称“人日”,它的来历是这样的:传说女娲当初创造苍生时,从混沌初开的大年初一开始,一天创造出一样动物,它们依次是鸡、狗、猪、羊、牛、马,到初七这天,她老人家造动物造腻了,便按自己的形象用黄泥捏出了一群很有智慧的动物——这就是人。从此规定正月初一为鸡日、初二为狗日、初三为猪日……以此类推,那么初七就是“人日”,即人类的生日。

“人日”又叫“人胜节”“人庆节”“人七日”等。人日节俗是从汉朝开始有的,以祭祀祈福为主,后来又发展出了团聚、思念等多种含义。

看唐人李峤的《人日侍宴大明宫》:

凤城景色已含韶,人日风光倍觉饶。

桂吐半轮迎此夜,蓂开七叶应今朝。

“凤城”指京城,“桂吐半轮”指农历初七,天上恰是半个月亮。“蓂开七叶”是“蓂莢”的典故(见第一册),也是初七的意思。他的《奉和人日清晖阁宴群臣遇雪应制》有句“三阳偏胜节,七日最灵辰”,三阳指正月,也是暗中指出日期。

宋人黄彦平的《己酉人日》,则写出了人日春光渐回的天象、气象和景物:

寒梢发颖斗临寅,玉烛初调七日春。

稍稍(渐渐)江云欲回雁,醺醺花气已撩人。

民间有一种说法:人日这天常常是阴天。这可能是受杜甫的《人日两篇》诗的

影响，其第一篇是：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

冰雪莺难至，春寒花较迟。

杜甫说从元日到人日全是阴天，本是指他作诗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可能是因为这几句诗流传很广，以至于被人们当成是规律了。从此人日这天即使是晴天，也会常被人当成例外。有诗人这样写道：

自换端平新历日，眼看日月倍光辉。

南州有雪古来少，人日不阴今见稀。（【宋】戴复古《人日》）

还有人反着写：

元日至人日，未有不晴时。

剥复(卦名)观周易，吟哦及杜诗。

将开户北向，折到杏南枝。

不得东风力，余寒岂易支。（【宋】刘克庄《人日》）

过人日时，民间还有个习俗，这就是戴“人胜”。人胜是一种头饰，起自荆楚、晋一带，剪彩纸为花形或人形，富贵人家则用金箔镂制，戴在头发上。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人日即事》中“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就是说的这种风俗。

唐代词人温庭筠的《菩萨蛮》，写得也很有意思：

水精帘里颇黎(玻璃)枕，暖香惹梦鸳鸯锦。

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

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

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

唐人张继的《人日代客子是日立春》：

人日兼春日，长怀复短怀。

遥知双彩胜，并在一金钗。

这天是人日，又恰是立春，所以这人头上戴了两个“彩胜”，并用一个金钗卡着。

民俗认为，从初一开始到人日都算过年，过了人日，团聚才算结束，游子们才可远走他乡。如果是过年没团聚或没到人日亲人就分别的情况，到人日这一天就特别让人感怀，有这样一首著名的小诗《人日思归》（隋朝薛道衡作）抒发的就是这种怀念亲人的情怀：



图 3.4.3 《人日思归》诗意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唐人高适有《人日寄杜二拾遗》是写给杜甫的，其中有“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之句，也是写的这种情怀。

上元灯市、灯谜和汤圆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中，圆圆的月亮形象被赋予了无比丰富的文化内涵，在第一册我们曾论述，月亮象征了团圆、思念、纯洁、美好等人们共有的许多情感，所以月圆之日举行观赏、祭祀、庆典也就成了国人的传统习俗，有的则形成了盛大的节日，到了文人雅士那里，赏月赋诗唱和，则成为交游活动的主题。与圆月有关的传统节日主要有上元、中元、下元和中秋节。上元指正月十五日的元宵节，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十月十五为下元节，合称“三元节”，中秋节为八月十五，均为月圆

之日,我们都会在相应的章节介绍。本节专谈谈古代诗词中关于上元节日的一些有趣话题。

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这在西汉时代就已成习俗。开始时主要是祭祀“太一神”,东汉时宫廷又在这一天实行点灯敬佛,后来,由宫廷流传到民间就成为放灯的习俗。每到正月十五这天,不论豪宅闹市、寒门陋巷都要挂出灯笼,可以说全国城乡通宵都是灯火辉煌。因为通宵挂灯,与月争辉,这又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一元复始,所以又称这天为“元宵节”。

元宵节放灯在唐、宋、明三朝越办越奢华,在京城,每到元宵节都有盛大的灯市。唐时元宵节曾制作高二十丈的灯树,树上燃灯五万盏,称“火树”,唐代诗人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就写道: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在古代,都市夜间是不许人们出外活动的,称“禁夜”。“金吾”是京城卫戍区夜间巡逻的官员,“不禁夜”指破例取消夜间戒严,允许市民逛夜,“玉漏”句指虽到深更时分,人们仍流连忘返,不希望美好的元宵之夜匆匆过去。此诗以浓艳铺张的笔调描写了上元夜灯市人山人海的盛况,还为我们留下了“火树银花”的成语。

宋代京都灯市常常绵延几十里。陆游在《丁酉上元》诗中这样描述灯会盛况:“突兀球场锦绣峰,游人仕女拥千重。鼓吹连天沸午门,灯山万炬动黄昏。”人为“千重”,灯为“万炬”,可见场面之大。白玉蟾则这样写:“柳梢挂月黄昏后,夜市张灯白昼燃……一轮宝月明如昼,万斛金莲开满城。”把灯市描述得也十分生动。

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更为著名: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元宵节还是古代青年男女求偶约会的好时机，因为平时青年女子是不能出门

的，但元宵节例外，对青年男子来说，身处这样热闹的环境，人常会变得身不由己，求偶冲动容易出现，也容易获得成功（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元宵节很像现在的情人节）。不过此词在写出了节日的热闹繁盛的同时，又表现了一幅相反的场景：作者追求的人儿并未参与狂欢，而是躲在僻静的“灯火阑珊处”，是等待，是思考，还是与作者捉迷藏？后几句词意境高妙，别出心裁，所以成为千古名句。

再看宋人胡仲弓的《元宵》：

缓辔归来看夜城，千门灯火照街明。

自疑不是乘槎客，却傍银河星斗行。

“乘槎”，指张华《博物志》里讲的蜀人乘仙槎游太空银河的故事，诗人用此典故，说自己乘马观灯，只见灯市如同天上的灿烂银河，疑心自己是在乘“仙槎”遨游太空，此诗比喻精妙，境界高远，十分生动。

清代的文人董舜民面对如此良辰美景，则忽然想起月面上的嫦娥：“姮娥此夜悔还无？怕入广寒宫阙。不如归去，难畴畴昔，总是团圆月。”（《元夜踏灯》）“应悔偷灵药”的月中嫦娥，遥望人间此夜，一定更后悔了吧！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广寒宫，多么难熬！不如回到人间，经常在圆月下，亲人团聚、万众狂欢，多么有趣！

灯谜也是元宵节灯会的一大亮点。灯谜始于南宋，开始时是有人把谜语写在纸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下供游人来猜，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引发兴趣，所

以这种活动深受欢迎、越传越广。灯谜大多有限定的格式和奇巧的要求,形成各种谜格。比如与月亮有关的灯谜:“一弯月照枝头亮,两颗星悬天下明”猜一字——秋,“月有钩”猜一字——甩,“八月十五过洞庭”猜一成语——望穿秋水,等等。清代咸同年间的陈坤曾到潮州为官,他在《岭南杂事诗钞》中有诗:“上元灯火六街红,人影衣香处处同。一笑相逢无别讯,谁家灯虎制来工。”就是歌咏当日灯谜盛况的,“灯虎”即灯谜。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记下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个名田登的郡守,自讳其名,不许别人说“登”字,“灯”都要说“火”。到元宵节放灯时,他叫人在市面贴出布告“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从此留下两句生动的俗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当然遇上这样的节日,官员也常常放下架子,与民同乐,元代的元好问《京都元夕》就写出这样的情景:

袞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

长衫我亦何为者,也在游人笑语中。

这么多人乱挤,难免有挤丢东西的,明代刘邦彦在《上元五夜观灯》诗中说:“归迟不属金吾禁,争觅遗簪与坠钿。”宋代姜白石诗:“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风雨夜深人散尽,孤灯犹唤卖汤圆。”都提到了元宵夜觅拾首饰的事。

姜白石诗提到的汤圆,也是从宋代开始流行的。汤圆由糯米制成,带馅,洁白滚圆象征圆月,又象征全家人团团圆圆(南宋周必大的《元宵煮浮圆子》称“今夕知何夕,团圆事事同”),逐渐成为元宵节的特色食品。后来人们干脆直接称汤圆为“元宵”,清代符曾的《上元》写元宵写得很有情趣:

桂花香馅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

见说马家滴粉好,试灯风里卖元宵。

当然,在历代元宵节歌舞升平的“主旋律”中,也有些“不和谐”的音符。宋人

李吕的《上元漫兴》这样写道：

天上元宵放月明，张灯何苦浪经营。
一毡积日方呈巧，千片轻绡仅凑成。
里巷禽呼倾坐去，街衢蚁聚侧身行。
谁人能向循良道，何不留心劝耦耕。

他说，元宵节天上的月亮够明的了，何必奢费经营、千工万巧地做那么多灯？街巷到处都是人，大呼小叫，如乌合之众、没头苍蝇一般地乱挤，有这精神和工夫，何不花在耕田生产上！看来此公是个比较务实的人，还挺好静，所以想得更多的是耕种实业。

至于宋代另一位诗人胡仲弓的诗就很忧国忧民了：

官府张灯试太平，斯民从此不聊生。
使君只听笙歌沸，不听闾阎愁叹声。（《辛丑上元》）

他感叹：官府为他们的政绩，大搞形式主义，张灯结彩，歌舞升平，却不知平民百姓为此付出的昂贵代价，他们只听到笙歌鼎沸，颂声盈耳，却不闻里巷下层阶级的穷愁潦倒、长吁短叹。与上面那些诗相比，这首诗是相当有“人民性”的了。

晦日送穷

晦日，本是指农历每月的最后一天，因为正月的晦日是这一年的初晦，所以受到我们先辈的重视，称“晦日节”，在唐代形成了被除意义的送穷活动。姚合有诗《晦日送穷三首》：

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
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
送穷穷不去，相泥欲何为。

今日官家宅，淹留又几时。

古人皆恨别，此别恨销魂。

只是空相送，年年不出门。

“沥酒”即把酒泼在地上，这应该是当时送穷的一个仪式。“万户千门看”句说明送穷活动非常流行。唐代韩愈有《送穷文》，按文中的描写，首先要用柳枝编一辆车，用草秸扎一只船，在车船上装一些粮食，用酒食祭过之后，就打开家门，将穷鬼用车船送走。

不过这只是初盛唐时代的风俗，中唐以后晦日就被二月朔的“中和节”给代替了，晦日节逐渐衰落，而送穷风俗则改在正月初五。

不光是正月的晦日节，就是每月的晦日，古人也很重视，所以经常在诗歌中见到晦日的描



图 3.4.4 晦日送穷

写，如唐代宋之问的《桂州陪王都督晦日宴逍遥楼》有“晦节高楼望，山川一半春。意随萸叶尽，愁共柳条新”、岑参的《晦日陪侍御泛舟北池得寒字》有“春池满复宽，晦节耐邀欢，月带虾蟆冷，霜随獬豸寒”、韩偓的《晦日呈诸判官》有“晦日新晴春色娇，万家攀折渡长桥”等。

二月——仲春中和 春龙社日 惊蛰春分

二月是春季的第二个月，因处春季之“中间”，故称仲春。《尚书·尧典》的“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即是说晚上天黑后在正南方看到“鸟”星（“星”宿）时，就是仲春。二月的别称还有很多，如丽月、杏月、花月、仲月、酣月、仲阳、花朝、夹钟、大壮、卯月等，二月是春暖花开、春意正浓的季节，所以人们为二月取了这么多让人陶醉的名字（后三个来自音律、卦象和地支）。二月的传统节日有中和节、春龙节、春社日，还有在古代天文、现代天文都非常重要的节气——春分。

贵和持中的中和节

二月初一日为中和节，是唐德宗李适(kuò)制定的，贞元五年(789年)他下诏废除正月晦日节，设立“中和节”。二月初一是仲春之始，真正的春天已经来临，人们要投入紧张的春耕了，所以这时很值得设一个节日标志一下。“中和”出自《礼记·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按儒家思想，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大道，天道人道都主张贵和持中；按道家学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也是万物各得其正、保持和谐发展的关键点。所以中和节的思想是很值得我们发扬的。

当时有一位诗人叫吕渭，专写了一首五言诗《皇帝移晦日为中和节》对此举进行赞美：

皇心不向晦，改节号中和。

淑气同风景，嘉名别咏歌。

蒲裙移旧俗，赐尺下新科。

历象千年正，醺醺四海多。

花随春令发，鸿度岁阳过。

天地齐休庆，欢声欲荡波。

“蒲裙”是正月的风俗，女子从元日到朔日都要在河边洗衣服，以保佑这一年的平安，特别是保佑度过妊娠、分娩时可能的厄难。“赐尺”也是唐德宗改中和节时的一个举动，赏赐大臣尺子，以勉励他们治理政事裁度有方。“醺醺”是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的聚会宴乐。

南宋末年爱国诗人林景熙的《中和节》诗：

柳下一瓢酒，湖风散积阴。

晴舒生物命，春酌化工心。

莺语调寒燠，花妆定浅深。

悠然情性会，宇宙入孤吟。

很具体生动地体现了“贵和持中”这种观念。

杨万里有两首关于中和节的诗，都是写中和节大好春光的：

一年佳节又中和，两分春光一已过。

莫恨消寒花较晚，留连春色尽从他。（《中和节日步东园》）

中和节里半春天，一拂清寒半点暄。

憔悴不胜梅欲落，娇饶无对杏初繁。（《二月一日郡圃寻春》）

中和节的主要活动，在朝廷和官府是休假宴乐；民间除了宴乐之外，还有互相馈赠种子、吃太阳糕等习俗。

唐人王建有《宫词》诗，其中“殿前明日中和节，连夜琼林散舞衣。传报所司分蜡烛，监开金锁放人归”，写的是中和节打开内库（琼林）发放舞衣、蜡烛，让禁城中

的宫人们放假回家等习尚。

春龙节的故事

第二册在讲东方苍龙七宿时，曾提到古诗中有“农事视龙星”的句子。苍龙七宿是古人用来定季节的重要星宿，每年到农历二月初，太阳一落山，苍龙的第一宿——角宿就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人们就知道，马上要春回大地，到了播种的季节了。我国北方有民谚广泛流传：“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龙抬头就是指苍龙星宿的头（以两只龙角为标志）从东方地平线上开始抬起来了，这时不能误了农时，及时播种就会在秋后收获累累。



图 3.4.5 二月二，龙抬头

后来，农历二月初二就被定为“春龙节”，因为龙在天上主管云雨，龙一抬头，雨水就多起来了，这是马上要闹春耕的农民们最盼望的。

春龙节的来历是这样的：一次，玉皇大帝（天帝星）化身为一个乞丐，

降临到人间，想看看世人的善恶之心，不料他去讨饭的第一家就是一个吝啬之极、毫无怜悯之心的财主，这财主不但不给他饭吃，还唆使看家狗来咬他。天帝大怒，以为世人个个如此，不可救药，马上回到天庭，传谕苍龙，三年内不得向人间降雨。

可想而知，三年不下雨，靠天吃饭的农民们，处境该是多么艰难！民间到处啼饥号寒，不断有人饿死。苍龙觉得天帝的做法太过分了，他听着人间的哭声，看着

饿死人的惨景，担心凡间人类会因此灭绝，便违抗天帝的旨意，自作主张为人间降了一次大雨。

顿时大地旱象解除，禾苗生长，百姓纷纷供起苍龙，称之为“龙王爷”，连天帝的神位都受冷落了。

玉皇大帝终于知道了这件事，又勃然大怒，派人把苍龙抓住绑起，打下凡间，又用一座“青龙山”压住，山口立一座巨大的石碑，上面写道：

苍龙降雨犯天规，当受人间千秋罪。

要想重登灵霄阁，除非金豆开花时！

凡间的人们纷纷为苍龙鸣不平，可有什么办法呢？向玉皇大帝祷告，也不管用。为了拯救苍龙，人们到处寻找开花了的金豆。一直到了第二年的二月初二，又该春播了，人们在翻晒玉米种子时，忽然想：这玉米就是金豆吧！把玉米炒一炒，它们就会爆成花，那不就是金豆开花吗？这种说法很快传了开来，于是家家户户爆起了玉米花，并在院子里设案焚香，向玉皇大帝供上开了花的“金豆”。

苍龙见百姓们用这个办法救它，也机灵地抬起头来，向天庭大喊：“金豆开花了，快放我回去！”玉皇大帝派千里眼向人间一望，果然家家户户院里金豆花开放。没办法，只好传谕召苍龙回到天庭，继续给人间兴云布雨。

从此，为感激苍龙降甘霖救万民的献身精神，民间形成了“春龙节”，每到二月初二这一天，就是苍龙抬头了，人们就爆玉米花吃，一边吃一边念：“金豆开花，龙王升天，兴云布雨，五谷丰登。”

后来越发展，二月初二的讲究就越多。这天吃的很多东西都与龙挂上了钩，吃饺子叫吃“龙耳”；吃面条称作吃“龙须面”，而且龙须面拉得越长越好，因为“龙须长长，吉吉祥祥”；烙的饼谓之“龙皮”，如果在饼上做出些鳞片图案来，则叫“龙鳞饼”；捞的小米干饭叫“龙子饭”；吃猪头肉为吃“龙头”。

二月初二理发称为“剃龙头”。按许多地区的习惯，正月是不能理发的，否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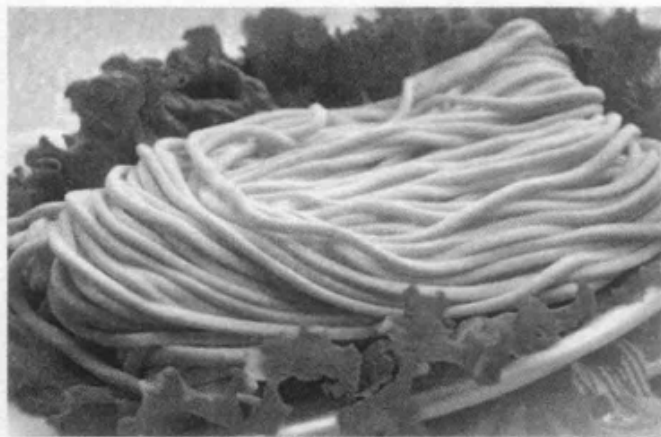


图 3.4.6 龙须面

会给舅舅带来灾祸，而到“龙抬头”的那天再理发，会使人鸿运当头，福星高照。所以很多人都在二月初二这天“剃龙头”。

还有很多说法呢！妇女们在二月初二这天不能做针线活，因为苍龙在这一天要抬

头观望天下，使用针会刺伤龙的眼睛。这天还要“引龙熏虫”。老北京有“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没处藏”的说法。其办法是将过年时祭祀用剩下的蜡烛点着后，燎过房梁、墙壁，这时，将要复苏的蝎子、蜈蚣等毒虫被烟熏火燎后，会自动掉下来。龙是鳞虫之精，这样，借龙抬头之威，可使百虫伏藏，驱病灭瘟。

龙与水的关系非常密切，而水是农民生活、生产的命脉，既然二月初二“龙抬头”，在惊蛰的雷声下，龙也要从藏身的地方钻出来，跃入水中活动活动筋骨了。所以有些地方的风俗是，这天日出前不可到井里、河里打水，也不能到缸里舀水，怕打上、舀上龙来。为了早晨做饭方便，家家都是头一天把水缸、锅、壶都装满水。这天还用草灰从井边一直撒到水缸边，故意曲曲弯弯作龙状，称“引龙回”。

春社祭祀土地神

春天二月还有一个重要节日——春社日。“社日”是农民祭祀土地神的节日，汉以前只有春社日，汉以后开始有秋社日。农民们通过在这两个日子祭祀土地神，表达他们对减少自然灾害、获得粮食丰收的良好祝愿，同时也借机从事各种娱乐活动，所以在社日到来时，民众集会竞技，进行各种表演，并集体欢宴，非常热

闹。相比之下，春社日的活动更多一些。

春社日日期的确定有些复杂，历法规定：以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社日。所谓“戊日”，指的是“干支纪日法”的日子中带“戊”的日子。因为春社日与阳历的立春有关，所以春社日的农历日期前后变化很大，早可在二月二日后，晚可出现在二月底。但看公历，春社日总是落在春分（3月21日）前后五六天内，所以它应算阳历节日。

唐代诗人王驾有《社日》一诗，描绘的是春社时节的富足欢乐场面：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鹅湖在江西省铅山县，稻谷一年两熟，所以春社日时，早稻已长势喜人了。后两句是流传很广的名句，意思是说：日已西斜，桑树柘树的影子越来越长，春社的欢宴才渐渐散去，喝得醉醺醺的人在家人的搀扶下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宋代王炎的词《江城子·癸酉春社》写得也非常秀美，仿佛一幅农家山水画：

清波渺渺日晖晖。柳依依，草离离。

老大逢春，情绪有谁知。

帘箔四垂庭院静。人独处，燕双飞。

怯寒未敢试春衣。踏青时，懒追随。

野蕺山肴，村酿可从宜。

不向花边拚一醉，花不语，笑人痴。

陆游的著名诗篇《游山西村》也提到了春社：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明朝钱宰的《题野老醉骑牛图》：

村田乐事老来稀，记得江南春社时。

儿女醉扶黄犢背，帽檐颠倒插花枝。

从这几首诗来看，春社日的主题就是宴乐狂欢。

再看王炎的一首诗《社日》：

日暖泥融燕子飞，海棠深浅注胭脂。

一杯社日治聋酒，报答春光烂漫时。

“治聋酒”是什么意思？原来，古人认为，社日酒有治聋的功效。杜甫的《社日》诗也有“共醉治聋酒”之句。

惊蛰：春雷萌动 万物复苏

惊蛰，古称“启蛰”，一般在公历3月5—6日，这时太阳到达黄经345°。惊蛰为“二月节”，即二月的节气，但实际上它不一定都落在农历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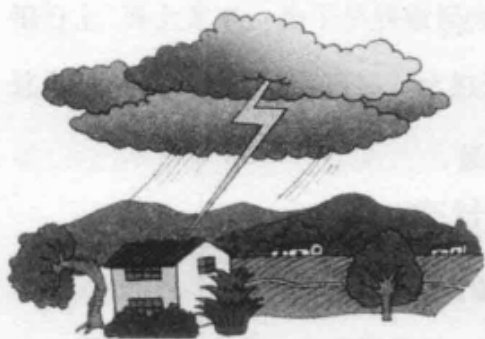


图 3.4.7 惊蛰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冬天的时候，昆虫、小动物都藏入土中冬眠，古人称之为“蛰”。第3个节气到来时，地面气温回升较快，空中已有春雷萌动，冬天蛰伏的昆虫、小动物们也纷纷结束冬眠醒来，古人以为它们是被雷震

醒的，于是称这节点为“启蛰”。到汉朝第六代皇帝刘启登基后，要求避讳，于是“启蛰”被改为“惊蛰”，这样也更响亮生动了，沿用至今。

陶渊明有《拟古》诗：“仲春遘(gòu,遇)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写的正是惊蛰景象。

宋人仇远的《惊蛰日雷》诗写道：

坤宫半夜一声雷，蛰户花房晓已开。

野阔风高吹烛灭，电明雨急打窗来。

“坤宫”指西南方，“蛰户”指虫子冬眠的洞穴。诗的后两句写出了惊蛰这天雨骤风急、电闪雷鸣的景象。

元稹《咏廿四气诗·惊蛰二月节》：

阳气初惊蛰，韶光天地周。

桃花开蜀锦，鹰老化为鸠。

时候争催迫，萌芽护矩修。

人间务生事，耕种满田畴。

古代将惊蛰 15 天分为三候：“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鸣，三候鹰化为鸠。”“桃始华”即桃花开放，“仓庚鸣”即黄鹂开始鸣叫，古人认为动物之间会发生变化，看到鹰少了，鸠(这里可能指布谷鸟)多起来，就认为是“鹰化为鸠”，总之惊蛰是到了桃花盛开、黄鹂鸣叫、布谷鸟飞来的时节了。从全国的范围来说，除东北、西北地区仍有寒冷的冬日景象外，其他地区都开始春回大地，华北地区日平均气温为 3~6℃，江南地区为 8℃ 以上，华南为 10~15℃，早已是一派融融春光了，农谚有“到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的说法，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陆续进入春耕大忙季节。唐人韦应物有《观田家》诗，写的就是春耕场景：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

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

丁壮(劳力)俱在野，场圃亦就理。

归来景常晏(晚)，饮饯西涧水。

春分：春半日暖 昼夜平分

春分是个比较重要的节气，发生在每年3月20—22日。首先它有重要的天文学意义，春分这天，在黄道上运行的太阳由南向北穿过赤道，太阳穿过赤道的这点就叫“春分点”，它是赤道经度的起算点，也是黄道经度的起算点（太阳位于黄经 0° ）。在古巴比伦时代，春分点在白羊座，所以一般都把白羊座放在黄道十二星座的首位，但现在，春分点已经移到了双鱼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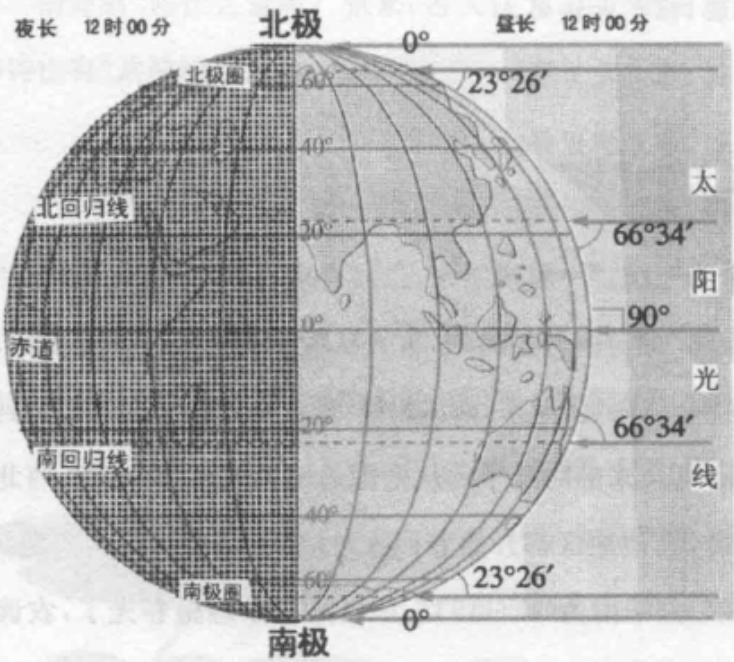


图 3.4.8 春分秋分 昼夜平分

春分的另一个天文学意义对我们日常生活影响更大：这一天，太阳直射地球赤道，全球都是昼夜平分，这才是“春分”一词的来源，因此春分古代又称为“日中”“日夜分”。

中国古代把春分成三候：“一候玄鸟至，二候雷乃发声，三

候始电。”这是说春分后，燕子便从南方飞回了，下雨时天空会出现雷声并发出闪电。过去，在春分这一天，国家要举行祭日大典，称“朝日”。明、清时代的朝日场所在北京城外东郊的日坛，朝日时间定在春分的卯刻，每隔一年由皇帝亲自祭祀，其余的年份由官员代祭。清朝吴伟业有诗《朝日坛》：

晓日曈曈万象铺，六龙衔烛下平芜。

石坛燿火(祭祀的火)燔玄牡(祭祀用的黑公牛)，露掌华浆饮渴乌。

不夜城传宣夜漏，玉官朝奉竹官符。

即今东汜(日出处)西昆处，尽入铜壶倒景殊。

春分为二月中气，是二月的标志，位置在春季三个月的正中，它正好平分了春季，这是“春分”的另外一个含义。春分时节，我国除青藏高原、东北、西北和华北北部地区外，都进入了明媚的春天，在辽阔的大地上，杨柳青青、莺飞草长、小麦拔节、油菜花香。宋代诗人欧阳修对春分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阮郎归》)确实，一到春分节气，到处都是春意融融的大好时节了。

北宋初年的书法家徐铉《春分日》：

仲春初四日，春色正中分。

绿野裴回月，晴在断续云。

燕飞犹个个，花落已纷纷。

思妇高楼晚，歌声不可闻。

从头两句可知，这年的春分落在二月初四。

再看唐代元稹的《咏廿四气诗·春分二月中》：

二气莫交争，春分雨处行。

雨来看电影，云过听雷声。

山色连天碧，林花向日明。

梁间玄鸟语，欲似解人情。

“二气莫交争”，当指惊蛰、春分交节时刻的气象变化，诗中的“看电影”可没有今天的含义，仅是“看闪电的影子”而已。全诗生动地写出了春分时的节候、气象，以及山色、景物、鸟语、诗人的欣喜之情等等。

三月——季春上巳 寒食踏青 清明谷雨

三月被称为“季春”，这里“季”是“老末”的意思。三月也有很多别名，如桃月、桐月、花月、蚕月等。三月是建辰之月（龙月），律中姑洗。其主要节日有上巳节、寒食节等。清明为三月的节气（后来寒食节也并入），谷雨为三月的中气。

上巳三月三

中国人对月、日为同一数字的日子情有独钟，认为象征着吉祥，如正月初一、二月初二、五月初五、七月初七、九月初九等，同样，三月初三也被我们的祖先设立为重要的节日。

最早三月初三还不是节日时，人们把三月第一个巳日称为“上巳”。《诗经·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这反映了当时郑国的习俗，在三月上巳的日子，人们都去河边活动，故歌者愿意与所喜欢的人一起去观赏。

到了汉代，三月第一个巳日被定为“上巳节”。到这一天，全城或村、镇的官吏、百姓都来到河边，接受春天的阳气，洗净一冬天积留的尘垢，以达到除灾去病的目的，这活动叫作“祓禊”。后来，人们为了不辜负眼前的大好春光，又增加了这天临水宴客、郊游踏青等内容。

唐代曾题写著名的《黄鹤楼》诗的崔颢，有《上巳》诗，就写出了长安城人在这天为祓禊活动而倾城出动，以至车水马龙、鼓乐惊尘的盛况：

巳日帝城春，倾都祓禊晨。

停车须傍水，奏乐要惊尘。

弱柳障行骑，浮桥拥看人。

犹言日尚早，更向九龙津。

由于每年的三月上巳日都不固定，后来为了好记，也为图个月、日数字重叠的吉祥，魏晋以后便把上巳节固定在三月初三。从此，上巳节又俗称“三月三”“三月节”，一直沿袭下来，成为开春人们到水边洗浴饮宴、踏青游玩的节日。

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开头说“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就是记载的那年三月初三，王羲之与 40 多位社会名流，在兰亭聚会。人们分坐在弯弯曲曲的小河旁，以觴盛酒，



图 3.4.9 现代的三月三上巳节

漂于水上，觴停在谁面前谁就饮酒作诗。后来王羲之乘兴作《兰亭集序》，文采灿烂，书法更是气势飘逸，被后世推为“天下第一行书”。

后代很多相关的诗，都写出了三月三的大好春光：

一春无况(无比)懒游山，风景依然三月三。

十里杨花深似雪，马蹄无路入江南。(【宋】仇远《上巳感怀》)

杨柳春风三月三，画桥芳草碧纤纤。

一双燕子归来后，十二红楼卷绣帘。(【宋】陈允平《春词》)

人们过三月三，后来更侧重于游玩，发展为河畔嬉戏、男女相会、插柳赏花等

民俗活动。杜甫写有“三月三日气象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丽人行》）诗句。唐代殷尧藩有“三月初三日，千家与万家。蝶飞秦地草，莺入汉宫花。鞍马皆争丽，笙歌尽斗奢”（《上巳日赠都上人》）。宋代欧阳修也在词中写道：“清明上巳西湖好，满目繁华。争道谁家，绿柳朱轮走钿车。游人日暮相将去，醒醉喧哗。”（《采桑子》）这写的大都是上巳节男男女女出游踏青相会的境况。所以上巳节又有“三月会”“游春节”“定情节”等说法。

另外，神话和传统还给三月三附会上了许多名人的生日。相传三月三是黄帝的诞辰，民间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的说法。三月三日还是道教真武大帝的寿诞，各地的著名道观在三月三日这一天都要举行盛大的法会，吸引信徒们参加，到观中烧香祈祷。

三月三，还是传说中王母娘娘生日、开蟠桃会的日子。王母娘娘又称西王母，原是西部一个原始部落的保护神，她有吃了能延年益寿的仙桃——蟠桃。每年三月三，西王母都大开盛会，用蟠桃宴请众仙，众仙赶来为她祝寿，这个盛会就称“蟠桃会”。民俗则有三月三蟠桃宫庙会，晚清《都门杂咏》里有一首诗就是写京城三月三庙会盛况的：

三月初三春正长，蟠桃宫里看烧香。

沿河一带风微起，十丈红尘匝地扬。

另外，每到三月三，很多地方有吃荠菜煮鸡蛋的习惯。清朝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就写到了这一习俗：

三三令节重厨房，口味新调又一桩。

地米菜和鸡蛋煮，十分耐饱十分香。

荠菜又称地米菜、田儿菜等，是生长在田头地脚的一种野菜，鲜香可口、营养丰富。民谚有“暮春三月三，荠菜当灵丹”的说法。

寒食东风御柳斜

古代把冬至后第 105 天也定为节日，称“寒食节”。到了这一天，全国城乡禁止烟火，家家只吃冷食，所以这天又称冷节、禁烟节。寒食节是传统节日中唯一以饮食习俗来命名的节日，它在后世的演化中逐渐又增加了祭扫、踏青等内容，到现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祭祀先人是中华传统里一项重要的礼仪活动，寒食节则是最重要的一个祭祀日。

寒食节的来历，据说是来自“介子推绵山焚身”的典故。唐代诗人卢象有《寒食》诗：“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为一人。”写的就是这件事。



图 3.4.10 绵山介子推塑像

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臣子叫介子推，他跟随晋公子重耳流亡列国 19 年，断粮时曾割下大腿肉供重耳充饥。后来，重耳登上晋国国君宝座，是为晋文公。但介子推不求利禄，带着母亲归隐到了家乡绵山（在今山西介休）。晋文公想召回介子推受封，但介子推不从，反而携母亲逃入绵山的密林中。晋文公用焚山的办法想把他烧出来，但他坚决不出山，母子抱着柳树被烧死。晋文公十分懊悔、悲伤，于是葬介子推于绵山，修建了“介庙”，并下令每年在介子推焚死的日子禁火寒食，以寄哀思，后来这一做法相沿成俗，扩展到了全国各地。

辛夷才谢小桃发，踏青过后寒食前。

四时最好是三月，一去不回唯少年。

这是唐代韩偓的诗《三月》，写出了寒食前的春景，也表现了对青春的留恋。

也有的人因寒食而借题发挥，表现自己的贫困，写得也很有趣，如唐人孟云卿的《寒食》：

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

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

唐代伍唐珪的《寒食日献郡守》：

入门堪笑复堪怜，三径苔荒一钓船。

惭愧四邻教断火，不知厨里久无烟。

古代最著名的关于寒食节的诗当属唐代韩翃的《寒食》：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第一句写寒食节长安城柳絮飞舞，落红无数的春景，第二句写皇城风光。按当时的风俗，寒食节人们要折柳枝插在门上，因为是写皇城，所以柳树是“御柳”。第三、四句笔锋一转，给出了皇宫和侯门的特写镜头：在全国禁烟火的寒食之日，到了晚上，他们的府第却燃起了蜡烛，轻烟袅袅。这首诗句句写景，不含一点议论，但写“寒食”专写蜡烛轻烟，会让人产生许多联想，体会到更多言外之意——达官贵人的特权。但又写得那么美，隐隐约约，语句含蓄。

韩翃是中唐著名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据说朝廷一次选拔担任起草诏令的中书舍人，皇帝见候选人中有两个叫韩翃的，就圈定了韩翃，而且注明要写“春城无处不飞花”的那个韩翃，可见这首诗在当时就已经非常有名了。

清明：春和景明 寒食踏青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5个节气，一般在公历4月的4—6日，此日太阳

到达黄经 15°。到这一时节,中国南北气温普遍上升,南方雾气减少,北方风沙消失,空气清澈,景物明晰,因此得名“清明”。有“春分后,清明前,满山杏花开不完”“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等农谚,这时全国大江南北直至长城内外,已都是一片繁忙的春耕景象。

中国古代把从清明开始的 15 天,每隔 5 天分出三候:“一候桐始华,二候田鼠化为鹌,三候虹始见。”意即在这个时节先是白桐花开放;接着喜阴的田鼠不见了,回到了地下的洞中,鹌鹑增多;然后是雨后的天空中可以见到彩虹了。

元稹的《咏廿四气诗·清明三月节》:

清明来向晚,山渌正光华。

杨柳先飞絮,梧桐续放花。

莺声知化鼠,虹影指天涯。

已识风云意,宁愁谷雨赊(奢)。

元稹《咏廿四气诗》中的很多物候都是从古代传下的七十二候物候来的,这里不再多解释。

因为寒食节的日子是在冬至后第 105 天,按二十四节气的分布,清明节一般都赶在寒食节后的一两天。因两节挨得太近,到了唐代,寒食节与清明节被合而为一,都归到了清明节这一天,从此清明节也叫“寒食节”。原寒食节的种种活动,也都成了清明节的了。现代,清明节已成了中国法定假日。

清明节传遍全国、流传至今的最重要的习俗是祭祖扫墓,追忆先人。这里选一首南宋诗人高翥的诗《清明》: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图 3.4.11 现代清明祭祀先人

前四句生动写出了清明节人们上坟扫墓、烧纸流泪的景象。后四句说：夜晚，上坟归来的儿女们在灯前欢声笑语，可见，活着的时候就应该享受人生，否则，人死之后，后代到坟前祭祀的酒哪有一滴流到过阴间呢？这表达的是诗人对世间生死异途的感叹，也包含着

对生命的珍惜之情。

再看黄庭坚的诗《清明》：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自生愁。

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

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

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首联写出了春景和墓地的对比，第二联写大地的生机。随后诗人想到了人生的意义，“人乞祭余骄妾妇”典出《孟子》，说齐国有个人每天到墓地偷吃祭奠死者的贡品，回家还对妻妾吹嘘是富贵朋友请的他。“士甘焚死不公侯”当然是说介子推，黄庭坚最后感叹：无论智慧愚蠢，人生最后都是一座坟头。

“踏青”依然是寒食清明的一个重要主题。到清明节这天，家人或朋友们三三两两去郊外踏青，大家在草地围坐饮宴，直到日暮才回家。宋人吴唯信的《苏堤清明即事》就写出了这一景象：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

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

从诗题的“苏堤”可知这是写的杭州。宋代诗人王禹偁也在其《寒食》诗中

写道：

今年寒食在商山，山里风光亦可怜。

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

商山在陕西南部，“可怜”是“可爱”的意思。人们在山里踏青，小孩子在花丛捉蝴蝶，还有人在树上系了临时的秋千荡着。

柳永的《木兰花慢》更生动完整地写出了清明的旖旎春色和郊游盛况：

拆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

正艳杏烧林，缃桃绣野，芳景如屏。

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幃(xiǎn 车帷)出郊坰(野)。

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

盈盈。斗草踏青。

人艳冶、递(驿马)逢迎。

向路傍往往(处处)，遗簪堕珥，珠翠纵横。

欢情。对佳丽地，信金罍(酒樽)罄竭玉山倾(醉倒)。

拚却(豁出)明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醒。



图 3.4.12 《清明上河图》(局部)

词写的是北宋江南清明节郊游活动,侧面再现了宋真宗、仁宗年间社会升平时期的繁盛场面。

如果大家想更直观地目睹清明节人们活动的盛况,可以仔细观赏宋代张择端绘的《清明上河图》。

清明节依然沿袭原寒食节的门前插柳、院外植树等活动,另外,人们踏青时还进行射柳、拔河、蹴鞠、扑蝶、采百草、放风筝、斗鸡、荡秋千等娱乐活动。据说,因为清明节这天寒食禁火,为了防止吃冷餐伤身,所以让人们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消化化气。宋代朝廷甚至规定,清明三日,各地民众要上午祭扫先人陵墓,下午去郊游踏青。所以清明节既有寒食祭祀的伤感清冷,又有踏青游玩的宴饮欢笑,是一个富有特色、矛盾统一的节日。宋朝哲学家邵雍有“人间佳节唯寒食”的诗句,想必也是这个意思。

最后,再引用两首最著名的有关清明节的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唐】杜牧《清明》)



诗写的是清明节这天,下着蒙蒙细雨,诗人孤零零在异乡路上奔波,心里很不是滋味。那么找个酒店避避雨,暖暖身,消消心头的愁苦吧,可酒店在哪儿呢?问身边的牧童,还不错,牧童指了指远处的杏花村……诗用优美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活灵活现的清明雨中问路图,借清明的景物抒发自己的思乡之情。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唐】崔护《题都城南庄》)

图 3.4.13 杜牧《清明》诗意图

此诗写的是崔护自己的故事，一年清明节，他到城南郊外游玩，从一家门口向里望去，在桃花丛中看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心生爱慕。第二年清明节他又来到那门口，看见桃花依旧，但大门紧锁，顿时感慨万千，提笔写了这首诗。

可能是这首诗的感人和著名，有人又给续写了这个故事的结尾：崔护终于又见到了这位姑娘，两人幸福地结合了。近代还有京剧《人面桃花》，更把这首小诗演绎得淋漓尽致。

谷雨：春夏之交 雨生百谷

谷雨是二十四节气的第6个节气，每年4月19—21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30°为谷雨。中国古代农业是“靠天吃饭”，只有天上下雨，地上的百谷才能生长、收获，而到这个节气，雨越来越多，百谷丰收有望，“雨生百谷”，故名谷雨。

中国古代将谷雨分为三候：“第一候萍始生，第二候鸣鸠拂其羽，第三候为戴胜降于桑。”这是说谷雨后因降雨量增多，水面的浮萍开始生长，接着布谷鸟振翅飞翔，开始提醒人们播种了，然后是在桑树上开始见到戴胜鸟。

元稹的《咏廿四气诗·谷雨三月中》：

谷雨春光晓，山川黛色青。

叶间鸣戴胜，泽水长浮萍。

暖屋生蚕蚁，喧风引麦莖。

鸣鸠徒拂羽，信矣不堪听。

谷雨时节的南方地区，“杨花落尽子规啼”，柳絮飞舞，杜鹃夜啼，牡丹吐蕊，樱桃红熟，自然景物告诉人们：时至暮春了。唐朝诗人王贞白有《芍药》诗：“芍药承春宠，何曾羨牡丹。麦秋能几日，谷雨只微寒。”这是说，只有在谷雨时分，芍药才显得格外精神和美丽。

谷雨是春天最后一个节气，初夏快要来临，降雨增多，气温升高的速度加快，这大大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南宋诗人范成大《蝶恋花》词：

春涨一篙添水面。

芳草鹅儿，绿满微风岸。

画舫夷犹湾百转。

横塘塔近依前远。

江国多寒农事晚。

村北村南，谷雨才耕遍。

秀麦连冈桑叶贱。

看看尝面收新茧。

词里，谷雨时节的郊外风光、水面景色、不紧不慢的农事活动都跃然于纸上。

谷雨还是采摘新茶的最佳时节，“谷雨茶”一直被认为是茶中上品。黄庭坚这

首《闲游》，表现了对“谷雨茶”的极力推崇：

落絮游丝三月候，风吹雨洗一城花。

未知东郭清明酒，何似西窗谷雨茶。

清代郑板桥的《七言诗》，也曾对谷雨茶大加赞赏：

不风不雨正晴和，翠竹亭亭好节柯。

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

几枝新叶萧萧竹，数笔横皴淡淡山。

正好清明连谷雨，一杯香茗坐其间。

四月——孟夏农忙 浴佛碧霞 立夏小满

四月 孟夏

按传统历法，四、五、六月是夏季，四月称“初夏”或“孟夏”。那么，对古人来说，四月初夏是怎样的景象和感受呢？我们看一看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初夏曲》中的描写：

铜壶方促夜，斗柄暂(始)南回。

稍(渐)嫌单衣重，初怜北户开。

西园花已尽，新月为谁来？

四月初夏，春分节气早已过去，白天比黑夜明显地长了，故开头说“铜壶方促夜”。天黑后观察天空，北斗七星的柄已开始指向南方了——这就是古书中说的“斗柄南指，天下皆夏”。天气转热，渐渐地穿单衣都嫌有些厚了，人们也喜欢打开北门北窗，让屋里通风凉爽一些了。最后两句说：春景渐过，西园的花已凋谢，晚上，一弯新月悬在西天，但不知它是为谁而高挂的。

陶渊明有一首《山海经》，是这样写的：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看其背景：野草生长，树木茂盛，微雨东风，还有酿好的春酒、成熟的菜蔬。真是一幅读书耕田，俯仰宇宙，隐居山林的超然人生之画卷。

白居易的《玩新庭树，因咏所怀》：

霏霏四月初，新树叶成阴。
动摇风景丽，盖覆庭院深。
下有无事人，竟日此幽寻。
岂唯玩时物，亦可开烦襟。
时与道人语，或听诗客吟。
度春足芳色，入夜多鸣禽。
偶得幽闲境，遂忘尘俗心。
始知真隐者，不必在山林。

与上首陶渊明的诗比较，意境相同，不是隐居，胜似隐居。
唐人李贺的《四月》又是别样风格：

晓凉暮凉树如盖，千山浓绿生云外。
依微香雨青氛氲，腻叶蟠花照曲门。
金塘闲水摇碧漪，老景沉重无惊飞，堕红残萼暗参差。

李贺是古代诗人中的一位怪才，他的诗句读起来崎岖错愕，刺目惊心，这里不再多解释，喜欢他的诗的读者，只需自己从中体会玩味就可以了。

白居易有一首写四月的绝句《大林寺桃花》非常著名：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大林寺在江西庐山上，地势很高，比地面要高出 1000 多米。因为海拔越高，温度越低，所以山上的春、夏来得比平地要晚，而秋、冬则来得要早。虽然白居易不一定懂得个中道理，但已经在诗中把这种情形生动地写了出来。他在《游大林寺序》一文中还专门论述道：“大林穷远，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时孟夏，正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花，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一世界者。”现代气象学者竺可桢，在整理古代的气象资料时，就把这首诗当成是气温垂直变化对季节、植物生长影响的生动的物候记录。



图 3.4.14 白居易《大林寺》桃花意境

四月正是农忙时节，有的诗写出了这种农忙景象，如宋人翁卷的《乡村四月》：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杜鹃)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不过四月农忙时，不同的农事对天气的要求是不同的，比如有的民谣唱到：

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

秧要日头麻要雨，采桑娘子要晴天。

看，有的农事希望下雨，有的希望晴天，有的愿意天暖，有的愿意寒一点，四月天真不好做啊！这首民谣写的是一种自然社会现象，但也时常可以用于人事，形容在社会上那种做人难的窘境。

立夏：斗指东南 赤帜迎夏

立夏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时间点在公历5月5—6日。古人称“斗指东南维，为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这一天在天文历法上，是告别春天、迎来夏日的转折点，太阳行至黄经 45° 。有趣的是，立夏时天黑后观察天空，会看到北斗七星的斗柄正指向东南——也是从正东算起 45° 的位置。古书中说的“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是春分，斗柄指向正东 0° ，“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是夏至，斗柄指向从正东算起 90° 位置，等等。其他节气都可以这样对应。

宋人项安世有《立夏日南风大作》即写出了“立夏日告别春天”的思绪：

满城杨柳绿依依，背着春风自在飞。

却是杨花有才思，一时收拾伴春归。

立夏属于四月的节气，称“立夏四月节”，但立夏不一定都落在农历四月，几乎有一半的机会立夏会落在三月。

唐人元稹《咏廿四气诗·立夏四月节》写道：

欲知春与夏，仲吕启朱明。

蚯蚓谁教出，王瓜自合生。

簇蚕呈茧样，林鸟哺雏声。

渐觉云峰好，徐徐带雨行。

“仲吕”是音律名，古代有“孟夏之月，律中仲吕”的说法，所以“仲吕”成了四月的代称。而“朱明”则是夏季的别称，古人说“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所以“仲吕启朱明”即“四月开启了夏季”。“蚯蚓谁教出，王瓜自合生”出自《逸周书》：“立夏之日，蝼蛄鸣。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王瓜是一种瓜蒌类的药用植物）

陆游有《立夏》一诗：

赤帜插城扉，东君整驾归。

泥新巢燕闹，花尽蜜蜂稀。

槐柳阴初密，帘栊暑尚微。

日斜汤沐罢，熟练试单衣。

古代用红色代表夏季，故说“赤帜”“朱明”。“东君”是司春之神，他要让位给司夏之神南方祝融了。诗最后说，因天太热，已经开始换单衣了。

立夏后，气温会明显升高，炎暑即将来临，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生长旺季，所以农谚说“豌豆到立夏，一夜多一杈”。我国北方，立夏期间正是冬小麦扬花灌浆、油菜接近成熟的时候，夏收作物的年景基本已经定局，所以农谚有“立夏看夏”之说。另外水稻栽秧以及其他春播作物的管理也进入了大忙季节。

所以，我国古来很重视立夏节气。据记载，周朝时，立夏这天，天子要亲率文武百官到郊外举行“迎夏”仪式，君臣一律穿朱色礼服，配朱色玉佩，连马匹、车旗都要朱红色的，以表达对司夏之神的敬意和夏粮丰收的企求。天子还指令司徒等官去各地勉励农民抓紧耕作。

小满：江河渐涨 麦粒渐满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称“四月中气”，它是四月的标志。每年5月20日到22日之间太阳到达黄经60°时为小满。

古书称“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这时北方（特别是中原一带）冬小麦等夏熟作物籽粒开始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叫“小满”。农谚有“小满小满，麦粒渐满”的说法。不过二十四节气里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半个月后麦粒大满，就要开镰收割了，那个节气叫“芒种”，因此民间又有“小满不满，

芒种开镰”的谚语。

宋代赵蕃《自桃川至辰州绝句》：

一春多雨慧当慳，今岁还防似去年。

玉历检来知小满，又愁阴久碍蚕眠。

玉历，这里指皇历，后一句是“采桑娘子要晴天”的意思。

在南方地区，小满还有“小满小满，江河渐满”的说法，反映了这时南方降雨增多的气候特点。确实，从小满开始，全国各地渐次进入夏季，雨量越来越大，江河的水位也逐渐上涨。当然，北方这时还没有真正进入雨季，小麦刚进入乳熟阶段，有时会受到干热风的侵害。

我国古代将小满分为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靡草衰，三候麦秋至。”唐代元稹的《咏廿四气诗·小满四月中》对这些说法提出了质疑：

小满气全时，如何靡草衰。

田家私黍稷，方伯(地方长官)问蚕丝。

杏麦修镰钐，鰲爪竖棘篱。

向来看苦菜，独秀也何为？

他说：小满时节何止“苦菜秀”，很多植物都开始秀穗了！小满四月在一年里正是阳气最充足的时候(下一个中气“夏至”，阳气到顶，已开始“一阴生”了)，靡草(播娘蒿)怎么会“衰”呢？“麦秋至”似乎也早了点，因为麦粒只是“小满”，农民只是在修理镰刀和打麦用具，准备迎接收割而已。也有人为“靡草死”辩解，说靡草是一种喜阴的草类，四月小满是阳气走向最旺的时节，所以靡草不胜至阳而死。

初八浴佛节

四月份没有著名的民俗节日，但是有两个重要的宗教节日：浴佛节和碧霞元

君节。浴佛节在四月初八,这天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诞辰日。据说释迦牟尼诞生时,天上出现了九条龙,吐出香水为他洗浴,于是人们称这一天为“浴佛节”。

据记载,周昭王二十四年的四月初八这天,江河湖海忽然泛涨,连井水、泉水都满溢横流,随后发生了地震,山川大地、宫殿屋舍都有震感。夜晚,人们看到西方有青红色的光,其长贯天,到东方化为五色,直入太微垣。周昭王招来天文官问:“这是什么征兆?”天文官回答:“有大圣人在西方诞生了,所以出现了这些异象。”周昭王又问:“那么,他对我们的周王朝会有影响吗?”天文官说:“现在没什么影响,但一千年后,他设立的宗教将传到我国。”于是,周昭王让官员刻石记录下这件事,并将石碑埋在南郊。后来证明这天,今尼泊尔境内迦罗衞国净饭王的太子乔达摩·悉达多——即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在王宫里。

后来,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普及和传播,形成了四月八日浴佛节,这是汉字文化圈中一个重大的佛教节日。这一天,各地寺庙要举行一系列的盛大庆祝活动,其中最核心的佛事是“浴佛”:僧侣们在寺庙前搭一小浴亭,亭内供有释迦牟尼儿时的立像,再用甘草茶煮炼成“香汤”,称“浴佛水”,弟子们按顺序用小铜勺舀水淋浴佛像。



图 3.4.15 浴佛节

宋人史浩有词《南浦·四月八日》写出了浴佛节的盛况：

天气正清和，庆西乾、释迦如来出世。

毓质(天生丽质)向金盆，祥云布、层霄九龙喷水。

东传震旦(中国)，正令此日人人记。

露盘百卉拥金容，香汤争来拂洗。

谁知这个因缘，化众生令求，尘埃脱离。

一点本昭昭，当须向、兹时便知瞥地。

何烦费手，自然作个惺惺底。

若犹未悟，且管令师僧，八丈十二。

宋代袁说友《慈感寺四月八日浴佛会》，写得很彻悟：

一刹传经地，诸天诞佛辰。

犹将清净水，更浴涅槃身。

居士应无垢，菩提各有因。

要须凭苦海，万里涤情尘。

宋人胡宏的《四月八日示澄照大师》写得则非常空灵：

今朝浴佛事如何，清净心田也洗么？

尘垢不知何处得，古来明月照江波。

浴佛节的项目还很多，如献花、献果、供僧、供舍利，以及礼请法师开坛说法等。有的地方还将佛像请到街上，置于大象身上或以花车乘载游行。浴佛节流传到俗世民间，又形成了庙会，增加了舞龙、舞狮，张灯挂彩，甚至燃放爆竹、唱大戏等多种民俗活动，届时庙里庙外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在浴佛节中还有一种结缘活动，它是以施舍的形式，祈求结来世之缘。《日下旧闻考》记载：“京师僧人念佛号者，辄以豆记其数。至四月八日佛诞生之辰，煮豆

微撒以盐，邀人于路请食之，以为结缘。今尚沿其旧也。”不但寺院如此，宫廷也不例外，宫中要煮青豆，分赐宫女、太监和内廷大臣，称作“吃缘豆”。为此有人作诗《浴佛节》称：

佛光普照遍长安，吃斋诵经建寺庵。

居士男女多布施，为求来生结善缘。

在老北京，浴佛节的习俗很多，除了佛教寺庙的纪念仪式、庙会、吃结缘豆外，民间还有拜观音求子、拜药王、放生等习俗，以西直门外的万寿寺最为热闹。像妙峰山顶的天仙庙，以及玉泉山、香山、崇文门外等许多佛庙都开庙会，举行各种民俗活动。

十八日：碧霞元君节

登过泰山的朋友，一定记得在泰山极顶的下方，有一座醒目的“碧霞元君祠”，这是道教著名女神碧霞元君的祖庭。

碧霞元君是道教尊奉的女神，俗称泰山圣母、泰山娘娘。道经中说，碧霞元君是西天斗母的化身，在泰山修道成真，从此受玉帝之命，统领岳府神兵，观察人间善恶。民间认为碧霞元君能福佑众生，有求必应，特别是保护妇女儿童。她的生日是四月十八日，所以四月十八成了道教的一个重要节日——碧霞元君节。

据《玉女卷》记载，汉明帝中元七年四月十八日子时，西牛国一个叫石守道的善士，其妻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玉叶。这玉叶美丽而聪慧，七岁就曾拜访西王母，十四岁时入山修仙，终于修炼成神，并被玉帝封为泰山上最受尊崇的神。到宋真宗时，正式封号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

古代诗人中有一些诗，曾提到碧霞元君，如元人萨都拉的《送王真人北上》：

玉佩丁东下界闻，天风吹动碧霞裙。

刘郎跨鹤游三岛，王子吹笙到五云。



图 3.4.16 碧霞元君

头两句就是写的碧霞元君，后两句是讲东汉刘郎会仙女和周朝王子乔游仙山的典故。

另外像清朝梁章钜的“夜虹熊熊玉女池，风雨离合元君祠”（《苏斋观岱顶秦篆》）和俞鸿渐的“惜未笋舆烦地主，碧霞宫里倚栏杆”（《泰安道中望岳》）都是写碧霞元君的诗句。

碧霞元君节的主要活动是上香。明末的《帝京景物略》说：“四月十八日，元君诞辰，都城士女进香……一日至十八日，尘风汗气，四十里一道相属也……”可见上香活动的隆重。到清朝乾隆年间，“四月十八”成为宫廷祭祀碧霞元

君的法定日子，每年皇帝都派遣大臣或省府大吏到泰山碧霞元君祠代皇帝进香，礼仪繁缛，兴师动众。清末官员陈虬作《泰岱吟》写出了这一景象：

碧霞祠内祀元君，帝女云云世所闻。

四月封山香客少，残烟飞作岭头云。

因为大员出行，所以泰山禁绝游人登山，诗人用不满的笔调写出了这种扰民之举。正因为这样，老百姓常把碧霞元君节改到三月十五，免得与皇家冲突。

五月——仲夏端午 入梅祭地 芒种夏至

大火五月中，景风从南来。

数枝石榴发，一丈荷花开。【唐】李白《过汪氏别业》

从季节来说，农历五月已走到夏季的中间，所以五月又称“仲夏”。按十二地支与月份的排序，五月为“午”月，这个“午”对一天来说是正午的“午”，对一年来说是夏至的“午”，所以五月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候。阳气过盛，不一定是好事，所以五月又称“毒月”“恶月”，人们应端容肃己，避免杀生、耗气。

题头引李白的诗中“大火五月中”，来自古籍《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指每年五月天黑后，会看到“大火”星（心宿二）挂在正南方。“景风”即南风，是祥和之风。“数枝石榴发”，五月是石榴花盛开的季节，所以韩愈也有“五月榴花照眼明”的诗句，甚至五月的别称就是“榴月”。荷花在五月也逐渐开放了，因此李白诗中也写出了“一丈荷花开”（当然，荷花最盛的时候是六月）。

另外，五月还有蒲月、天中、蕤宾、建午等别称。五月盛夏还有一个明显的标志是蝉鸣，《诗经》有句“五月鸣蜩”，蜩即是蝉，意思是在五月，知了就纷纷破土上树，开始了夏天的纵情歌唱。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五月初五端午节是五月份最重要的节日。“端”有“开端”“初始”的意思，因此“初五”就被叫成了“端五”。而五月是“午”月，所以“端五”又渐渐演变成了“端



图 3.4.17 爱国诗人屈原

午”。另外五月初五两个 5，都是单数，为阳，所以端午节又称“重五节”“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天中节”等。

端午节是国人纪念屈原的节日。屈原是中国古代数一数二的伟大诗人，战国末期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国重臣。他对内主张举贤能、修法度，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后因遭贵族排挤，被君王流放到沅、湘流域。楚国首都郢都（在今湖北荆州北边）被秦国攻破后，这年的五月初五，忧国忧民的

屈原在长沙附近的汨罗江抱着一块大石头投河自尽。屈原曾写下了《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许多不朽的诗篇，在诗中抒发了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表达了他对理想的不懈追求，这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者。

据说屈原投汨罗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一直行至洞庭湖，始终不见诗人的踪影，百姓们怕鱼吃掉屈原的身体，就纷纷把米团投入江中喂鱼——后来五月初五这天就成了纪念屈原的节日——端午节，把米团投入江中的做法演变成了吃粽子的习俗。有唐代文秀《端午》诗为证：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端午节与屈原关系的最早记载来自南朝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形成得晚了点。一个重要风俗的形成是需要漫长的演变和很多历史机遇的，但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这一点应是无疑的。

宋人胡仲参的《端午》，写的也是这种感怀：

千年流水去滔滔，此日人来吊汨罗。

江上画船无买处，闭门风雨读离骚。

宋代梅尧臣的《五月五日》，则提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

屈氏已沉死，楚人哀不容。

何尝奈谗谤，徒欲却蛟龙。

未泯生前恨，而追没后踪。

沅湘碧潭水，应自照千峰。

他说，屈原沉江而死，看楚人都干了些什么？不帮助屈原去对付遭受的排挤和谗谤，反而去引走想吃屈原身体的鱼龙，对他的生前不闻不问，只知道去追逐死后的遗体，这不是舍本逐末吗？

端午节的活动很多。比如，当初争相划船寻找屈原的行动，后来作为纪念仪式，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龙舟是一种细长的专用船，船头饰以龙头，船尾饰以龙尾，一人打鼓指挥，十几人甚至几十人齐划，多舟并发，以决胜负。看宋人张耒的《和端午》：

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

国亡身殒今何有，只有离骚在世间。

这首诗还是以悲悼屈原为主，而下面这首诗就光剩看景了：

潋潋溪光白鸟前，昏昏雨脚暮云边。

一年风景君应记，五月来看竞渡船。（【宋】韩元吉《又溪山堂》）

有的诗则把龙舟竞赛的场面铺写得非常生动：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

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

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唐】张建封《竞渡歌》）

到现代，龙舟竞赛活动越来越普及，已发展为一项体育运动，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图 3.4.18 赛龙舟

端午节食品的主角——粽子，也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屈原之前，南方已有用菰叶（茭白叶）包裹黍米成牛角状的食品，称“角黍”，这就是粽子的前身。到东汉末年，人们把它的形状从牛角状改为四角的

三棱锥形，还称“角黍”，也称“粽子”。到了晋朝，粽子终于成了专用于端午日的应节食品。

看宋人魏了翁的《将自古渝虞宪以三绝同端午节见寄》：

蓬窗暑雨气低垂，不记龙舟竞渡期。

诗卷打门惊节序，满盘角黍正累累。

诗人可能是在旅途中，竟忘了节令时序，看开饭时端上来重重叠叠的满盘粽子，才知道端午节到了。下一首诗的意思与上诗非常接近：

来时三月春犹在，到日端阳节又临。

珍重主人意勤腆，满槃角黍细包金。（【唐】杨巨源《谢人送粽》）

现在各地的粽子，一般都用箬（一种宽叶的竹子）叶包糯米做成（可根据各地的特产加入红枣、板栗、五花肉、辣椒、蛋黄等）。还有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的，称“筒粽”。唐代端午节时还有用五彩丝线缠绕筒粽投入河里祭祀屈原的习俗。

端午节这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是家家在门口挂艾草、菖蒲。民间有谚语称“善正月，恶五月”，特别是五月初五为纯阳日，百毒齐出，必须驱邪避邪。艾草是一种可以祛寒、驱蚊、攘毒的药草，把它插在门口，正可以驱除不祥。有些地方

的习俗还把艾草戴在头上或别在耳朵上，民间有“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不戴艾，死去变妖怪”的说法。菖蒲为水生植物，叶子形状像一把宝剑，被认为是含百阴之气的“水剑”，又称“蒲剑”，挂在门口也有驱邪作用。

再看宋人方回的《午节》：

年年节与物相符，笋已成竿燕欲雏。

客里不知端午近，卖花担上见菖蒲。

方回与魏了翁一样，客居他乡，也忘了节令时序，看到卖菖蒲的，才知道端午节近了。

宋人许文通的《端阳采撷》：

玉粽裹香千舸竞，艾叶黄酒可驱邪。

骑父稚子香囊佩，粉俏媳妇把景撷。

这四句小诗把端午节的习俗快要写全了：吃粽子、赛龙舟、插艾草，还有喝雄黄酒、佩香囊、踏青采撷等。

苏轼的《六幺令·天中节》对端午节写得比较完整，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最后：

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

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

粽叶香飘十里，对酒携樽俎。

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祭江诵君赋。

感叹怀王昏聩，悲戚秦吞楚。

异客垂涕淫淫，鬓白知几许？

朝夕新亭对泣，泪竭陵阳处。

汨罗江渚，湘累已逝，唯有万千断肠句。

另外，清末湖南名士王闿运有《端午》绝句，其中后两句写得别具一格：“灵均

(屈原)枉自伤心死,却与闲人作令(好)辰。”说屈原当年白白地伤心投河而死,却让后来的闲人有了过节取乐的由头了。当然,王闳运那时正处于社会风雨飘摇、国难当头的年代,他写这样的诗句恐怕不是愤世嫉俗,而是另有所指。

芒种:田家少闲 五月倍忙

五月的节气是芒种和夏至。芒种一般在公历6月6日前后,太阳黄经到达75°位置。

古代将芒种分为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鷓始鸣,三候反舌无声。”在这一节气中,螳螂在上一年秋天产的卵破壳生出若虫,然后伯劳鸟开始在枝头鸣叫,反舌鸟却停止了鸣叫。唐代元稹有《咏廿四气诗·芒种五月节》:

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生。

彤云高下影,鷓鸟往来声。

潦沼莲花放,炎风暑雨情。

相逢问蚕麦,幸得称人情。

后两句指的是芒种时节人们对农事的关注。按农历,芒种属于五月的节气,《月令七十二侯集解》称:“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意指大麦、小麦等有芒作物已经成熟,需要马上收割。因此,芒种也可以理解为“忙种”。白居易的诗《观刈麦》开头“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复莖黄”,即是说这时小麦一垄接一垄地黄熟,抢收十分急迫。另外,这一时节,晚谷、黍、稷等夏播作物也需马上播种,晚稻也要及时插秧,有“春争日,夏争时”之说。人们常说的“三夏”大忙,即指这时夏收(秋播作物)、夏种(夏播作物)和夏管(春播作物)的田间作业,农民的确比平时要成倍地忙碌。

陆游有《时雨》:“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就是

写这一农事景象。当然在北方，芒种时播种已经晚了些，如笔者的家乡河北承德，农村有“芒种不可强种”的谚语，因那里无霜期短，芒种时播种，一般就很难有收成了。

夏至：昼长夜短 一阴始生

夏至是五月中气，一般在公历6月21日或22日，这天太阳黄经到达 90° 位置，这位置是黄道的最北端，太阳直射地球的北回归线。这天，北半球的白昼达到最长，而且越往北越长。

夏至还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早在公元前7世纪，我们的先人用土圭测日影，就确定了夏至。《史记》记载：“夏至日，祭地。”在古代，每逢夏至，皇帝都要率领文武百官到京城北门外的地坛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这里选一首宋代宫廷祭祀地祇的乐章：

至哉坤元，乃顺承天。

厚德载物，含洪八埏(yán，八方的地边)。

日北多暑，祀闰吉蠲(juān，音 juān)。

式照毋事，敢告恭虔。

夏至是阳盛到极点的时刻，按中国传统科学的解释，阳盛到极点时，没有丝毫的停留，阴气就开始从地底上升，所以夏至又称“一阴生”。标志农历十二月的“十二消息卦”，五月为“姤”卦，阳盛到极点本应是六根阳爻，但实际最底下的那根阳爻已变成阴爻了，代表“一阴生”。唐朝权德舆《夏至日作》写道：“璇枢(北斗)无停运，四序相错行。寄言赫曦(炎暑)景，今日一阴生。”

唐人元稹的《咏廿四气诗·夏至五月中》：



图3.4.19 《易经》中代表夏至和冬至的卦象

处处闻蝉响，须知五月中。

龙潜绿水坑，火助太阳宫。

过雨频飞电，行云屡带虹。

蓂宾(五月音律)移去后，二气各西东。

这里写的是夏至五月时蝉鸣、雷电、急雨、彩虹等物候和天气现象。古代将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鹿的角朝前生，属阳，夏至阴气始生而阳气始衰，所以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与之相反的是麋鹿，麋属阴，所以在冬至日角才脱落)；雄性的知了在夏至后因感了阴气便鼓翼而鸣；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由此可见，在炎热的仲夏，一些喜阴的生物开始出现，而阳性的生物开始衰退了。

下一首诗写的就是诗人自己对炎夏的感受了：

昼晷(白天)已云极，宵漏(夜晚)自此长。

未及施政教，所忧变炎凉。

公门日多暇，是月农稍(渐渐)忙。

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

亭午(中午)息群物，独游爱方塘。

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唐】韦应物《夏至避暑北池》)

夏至这一天白天最长，但第二天就开始向变短转折。夏至这一天太阳纬度最

偏北，白天最长，大地阳气最盛，但从此太阳转向南行，白天开始变短，阴气出现，诗第二句说，渐渐地，从此夜间的漏刻也加长了。另外，白居易写夏至时也写道：“夏至一阴生，稍稍夕漏迟。”（《思归》）

宋朝张耒《夏至》诗，写得颇有哲理：

长养功已极，大运忽云迁。

人间漫未知，微阴生九原。

杀生忽更柄，寒暑将成年。

崔巍干云树，安得保芳鲜。

几微物所忽，渐进理必然。

伟哉观化子，默坐付忘言。

有一点要注意，天文历法中的“夏至”与气象学中的“盛夏”不是同步的，虽然夏至一阴始生，白天开始变短，但由于地面接收热量的积累效应，天气还要继续热下去，到一个月后的“大暑”才热到顶点，所以气象学中的盛夏要比夏至推迟一个月才出现。

若无梅子雨，焉得稻花风

在我国江淮地区，每年仲夏，就会进入一个多月的梅雨期。这期间，来自南方的暖湿气流与北方的干冷空气在此交汇，形成大范围的雨带。由于北方的干冷空气比较强盛，初夏的南方暖湿气流尚不能一下子把它们“击退”，于是锋面在江淮一带南北来回“拉锯”，阴雨绵绵，一场接一场。这时正是梅子逐渐成熟的时节，所以被古人称作“梅雨”或“黄梅雨”。这种现象不但在江淮一带有，在日本南部和韩国也会出现。这就是现代气象学说的“梅雨天气”，泛指江淮地区初夏向盛夏过渡的那段较长的阴雨天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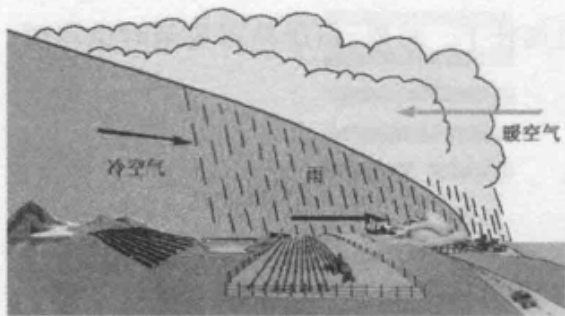


图 3.4.20 形成梅雨现象的准静止锋示意图

早在汉代,就有不少关于黄梅雨的记载,到晋代,已有“夏至之雨,名曰黄梅雨”的说法。后来历法规定,黄梅雨季从芒种后第一个丙日算起(含芒种当天),称“入梅”,在小暑后第一个未日结束(含小暑当天),称

“出梅”。注意入梅、出梅的算法很奇特,因为“丙”是天干,“未”是地支。入梅一般都在公历6月的5—15日,出梅在7月的7—19日。陆游《入梅》诗有这样的句子:“微雨轻云已入梅,石榴萱草一时开。”

“入梅”“出梅”有时也写作“入霉”“出霉”,这也解释得通,因为连阴雨的日子很多东西都会发霉。出梅后,南方的暖空气就占了优势,一举把冷空气推到了北方,江淮一带从此进入炎炎盛夏。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有《梅雨》诗:

梅实迎时雨,苍茫值晚春。

愁深楚猿夜,梦断越鸡晨。

海雾连南极,江云暗北津。

素衣今尽化,非为帝京尘。

诗中的“梅实迎时雨”,指梅子熟了以后,迎来的便是夏至节气前后的梅雨。诗的其他几句则写出了梅雨时节阴云密布、降水不断的景象,诗人自己也是满身泥泞,感叹无奈。梅雨季节确实是很烦人的,冷、暖空气的南北拉锯、对抗消长使天气忽阴忽晴、忽雨忽停,有的诗人将其描述为“明星照烂泥,日夜落不及”。当然,梅雨可以带来大量降水,对水稻的生长还是有好处的,所以方回有“蓑笠千村外,乾坤五月中。若无梅子雨,焉得稻花风”(《梅雨连日》)的诗句。

苏轼有《舶棹风》诗：

三旬已过黄梅雨，万里初来舶棹风。

几处萦回度山曲，一时清驶满江东。

惊飘簌簌先秋叶，唤醒昏昏嗜睡翁。

欲作兰台快哉赋，却嫌分别问雌雄。

这是说，30天梅雨期已结束，舶棹风从万里之外刮来。这风沿山谷弯弯曲曲进来，吹满江东，树叶簌簌仿佛秋天来到，嗜睡的老人都被惊醒了，他也想学宋玉作一首“快哉此风”的《风赋》，又怕被人追问这风是雌是雄。“舶棹(zhào 桨)风”指从东南沿海来的信风，按现代气象学的解释，梅雨期结束后，江淮一带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影响，出现稳定的季风，这种风年年在固定的地方出现，方向固定，很守信用，故称“信风”。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信风的规律，利用它来推动帆船行驶，所以叫“舶棹风”。

宋朝词人贺铸有词《青玉案·横塘路》：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

锦瑟华年谁与度。

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

若问闲情都几许。

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后三句曾大受人们的称赞，被认为是贺铸最好的词句，甚至因此他被时人称作“贺梅子”。

六月——季夏天赋 出梅入伏 小暑大暑

裁生罗，伐湘竹，被拂疏霜簟秋玉。

炎炎红镜东方开，晕如车轮上徘徊，啾啾赤帝骑龙来！（【唐】李贺

《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辞·六月》）

按传统说法，五月夏至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候，而从此就“一阴生”，阴气从下面出现，逐渐上升、扩展。但是，在气象学意义上说，由于地面接收热量的积累效应，大地和天气还要继续热下去，到一个月后大暑才热到顶点，这样说，农历六月才是气象学中的盛夏。

六月又叫季夏，代表同样意义的别称还有暮夏、晚夏、杪夏等；因为炎热，还有伏月、暑月、焦月之称；按物候则有荷月、莲月、荔月等名；还被叫成音律的“林钟”、地支的“未月”等。

六月没有全民族特别重大的节日，只有小范围的六月六天贶节和二十四观莲节。除了节气小暑、中气大暑外，重要的历注就是三伏了，所以这一章我们主要从炎热的角度谈谈有关六月的诗词。

人言长江无六月 我言六月无长江

李贺的诗多数都写得很特别，比如题头这首诗，从很奇特的角度极写六月的炎热。先写“裁生罗，伐湘竹”，这干什么？原来是做纱窗、编凉席，可见天热把人们逼到什么程度了。然后，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冉冉徘徊，像一面烧红了的铜

镜,带着日晕,晕环大如车轮;同时,代表南方火德的赤帝(炎帝)也骑龙赶来,为这一年一度的暑热助威——够奇幻的吧!

李白曾在六月为一个朋友远行送别,几句诗也写出了六月的炎热:

六月南风吹白沙,吴牛喘月气成霞。

水国郁蒸不可处,时炎道远无行车……(《送萧三十一之鲁中》)

“吴牛喘月”是大家熟知的典故,指的是吴地因夏天极热,让水牛得了“恐日症”,晚上水牛看见圆圆的月亮,以为是太阳,便条件反射地喘了起来。诗中所写,放眼不是沙就是霞,有水的地方也是“郁蒸不可处”,一片暑热。古代没冰箱没空调,看来六月真是让人难熬。

宋代诗人杨万里有诗句“人言长江无六月,我言六月无长江”(《初二月苦热》),写得也很奇绝。因为一般来说,长江宽阔的水面,是最好的温度调节器,所以江边的人感觉六月不像其他地方的六月那么热,故俗语说“长江无六月”。但杨万里偏根据自己的感觉反其道而行之,他说,到了六月长江都快要热干了。

也有的诗人面对夏日的暑热,“心静自然凉”,在诗中写出一些凉意,获得一些精神上的安慰,看宋人苏辙的《夏夜对月》:

大火(心宿二)直南方,万物委炉炭。

微雪吐凉月,中夜初一浣。

老人气如缕,枕簟亦流汗。

披衣绕中庭,星斗噉相粲。

鸣蜩(知了)思清露,抱叶一长叹……

暑热天读了这样的诗,确实让人感觉精神一振,凉爽了许多。

六月六天贶节 二十四观莲节

中国人对月、日相同的日子情有独钟，六月六也不例外。北方有谚语“六月六，看谷秀”，指的是庄稼长得好不好、丰歉如何，六月六时大致就可以确定了。六月六已过了梅雨期，骄阳炎炎，恰好可以把藏在箱底快发霉的衣物取出来晒一晒，南方有谚语“六月六日晒衣物，不怕虫咬不怕蛀”。宋代以后还形成一个长时间流行的节日——天贶节。

“贶”(kuàng)意为“赐赠”。据说，天贶节起源于宋真宗赵恒。有一年的六月六日，他忽然宣布，梦中上天赐给他一卷天书，要定一个节日纪念，于是他就把六月六日定为“天贶节”，还在泰山脚下的岱庙附近修建了一座宏大的天贶殿。

生活于宋元之交的文人许月卿有诗《天贶》：

天贶逢佳节，地灵钟异人。

今朝书上考，同日是生辰。

部使(御史)星留次，临川月半轮。

明年当此日，五马列朝绅。

后来天贶节的民俗活动，主要还是“晒”。除了晒衣物之外，读书人还把藏书也拿出来晒，并出现“六月六，晒衣衣不蛀，曝书书不蠹”的说法。以至于官府的书库也在这一天把经史子集都搬出来晒，寺院的经书也要在这一天翻检曝晒。看明代傅汝楫《赠陈生》：

老农深住石溪傍，赤日蒙君过草堂。

若问生涯无可答，梅天犹有晒书忙。

梅天是不能晒书的，诗中的梅天应该是“梅天过后”的意思。宋人俞汝尚有诗句“宿火唯烘药，新晴还晒书”(《夏日闲居》)也是梅天过后晒书的写照。

六月六这一天，梅雨期曾潮湿发涩的门窗和梁柱也逐渐干透了，所以人们都选在这一天及时用桐油重新涂饰门窗、梁柱。民间还习惯在这一天用晾晒煮好的豆子做酱，并与腊月做醋对举，称“伏酱腊醋”。所以六月六有很多别称，如洗晒节、晾经节、晒虫节、龙王爷晒鳞日、回娘家节等，一些少数民族还叫六月街、六月桥等。

所谓“回娘家节”，是每逢六月初六各家各户都要接回出嫁的女儿回娘家歇夏，一个月后七月初七再送回婆家，俗语叫“六月六，请姑姑”。另外六月六还是“暑衣节”，要给家里逝去的亲人泼绿豆汤、送避暑的单衣，以示纪念（十月初一则是“寒衣节”）。

再看杨万里的《六月六日小集》：

青李来禽已眼明，新瓜入夏见何曾。

酒边忘却人间暑，消尽金盆一丈冰。

六月六日太热了，所以杨万里在诗中尽量把环境和心情都写得凉快些。

农历六月二十四是“观莲节”，这仅流行于我国部分地区。据说宋代已有此节，明代称之为“荷花生日”。这一天有划船、观莲等活动。特别是水乡江南，这天是赏荷观莲的盛大节日，凡有水面荷花的地方，人们穿上节日盛装，泛舟赏荷、采莲，歌声互答，是优美浪漫的节日之一。看宋代黄裳的《满江红·东湖观莲》：

绿盖纷纷，多少个、云霄仙子。

应是有，瑶池盛会，靓妆临水。

无奈轻盈风信急，瑞香乱翠红相倚。

谁共吟、此景竹林人，桃溪士。

时雨过，明珠细。

朝雾染，香腮腻。

轻舟破幽径，烦襟都洗。

第一朵须寻华池景，寿觞边偶得龟千岁。

乘兴泻、云液落新荷，休辞醉。

观莲节时，青年男女有了亲密接触的机会，可以互相馈赠荷花莲子，“莲”字音同“恋”，因此借以表白心中的爱情。清代徐夔有绝句：“荷花风前暑气收，荷花荡口碧波流。荷花今日是生日，郎与妾船开并头。”

荷花在华夏文化中，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卉，它集花、叶、香三美于一体，亭亭玉立，出淤泥而不染，是华夏理想人格品质的象征，也是历代诗人骚客吟咏的对象。最著名的当是杨万里的《西湖》了：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图 3.4.21 西湖荷花。六月是荷花盛开的季节，所以又称“荷月”

小暑：炎风忽至 出梅入伏

六月的节气是小暑、大暑。小暑在公历每年7月7—8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105°。小暑的意思就是“小热”，指天气开始炎热了，但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二十四节气虽然是古人根据黄河流域一带的气象、物候知识制定的，但到了六月，我国南方、北方的气温差异很小，都十分炎热，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所以小暑、大暑的含义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状况基本上是吻合的。

看元稹的《咏廿四气诗·小暑六月节》：

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竹喧先觉雨，山暗已闻雷。

户牖深青霭，阶庭长绿苔。

鹰鹯新习学，蟋蟀莫相催。

前6句意思好懂，后两句出自《礼记·月令》。《月令》的“季夏之月”篇说，“温风始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这里“温风”意思是“炎热的风”，因为天很热了，所以蟋蟀都躲到墙壁下去避暑，雏鹰也开始学飞翔了（习，飞的意思）。按《月令》的说法，我国古代将小暑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宇，三候鹰始鸷。”后一句，指老鹰因地面温度太高而改为在清凉的高空中翱翔。

唐人独孤及在写石竹花的时候，曾提到了小暑：

殷疑曙霞染，巧类匣刀裁。

不怕南风热，能迎小暑开。

游蜂怜色好，思妇感年催。

览赠添离恨，愁肠日几回。（《答李滁州题庭前石竹花见寄》）

从这里我们知道，石竹花是在小暑期间开放的。石竹花瓣紫红色，所以被诗

人形容为如朝霞所染,花瓣边缘是锯齿状,仿佛是巧手用刀裁出来的。“见寄”指别人寄给自己,远方的朋友寄赠给他石竹花,却使他更添了离恨愁肠。

小暑期间有两个重要历注:出梅和初伏。小暑后(含小暑当天)第一个“未日”称“出梅”,一般发生在公历7月7—19日,出梅标志着江淮地区梅雨期的结束,副热带高压开始控制局面,盛夏开始;历法又规定:夏至后第三个“庚日”为“初伏”,一般都是在7月13—21日,也是盛夏开始的标志。总之,这期间中华大地的共同特点是,只要是晴天,大地上仿佛不再有一丝凉风,空气中总是带着热浪。

当然,按降水量,小暑期间南方、北方还是有区别的,华北、东北地区进入多雨期,南方则进入伏早期。由于水稻生长的需要,小暑期间的雨在南方很珍贵,有“伏天的雨,锅里的米”的说法。有的年份,到小暑前后,北方的冷空气仍然比较强,在江淮一带与南方暖空气势均力敌,又会出现类似梅雨季节的锋面雷雨,民间谚语称“小暑一声雷,倒转做黄梅”,指小暑时节的雷雨,仿佛黄梅天又回来似的。

我们还是欣赏一首让人凉爽一点的诗吧,宋人方回的《夜望》:

夕阳已下月初生,小暑才交雨渐晴。
南北斗杓双向直,乾坤卦位八方明。
古人已往言犹在,末俗何为路未平。
似觉草虫亦多事,为予凄楚和吟声。

诗人说:节气才交小暑,这天夕阳西下,月亮升起,小雨下过,天渐晴朗。因为是夏天,抬头望天,南斗、北斗都看得见,四面八方在圆月的照耀下也都很明亮。后四句是作者所发的人生感慨,连草间的虫鸣都被他当成呼应他情绪的凄楚吟声了。

大暑：赤日炎炎 铄石流金

小暑之后是大暑，这就到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了，大暑在每年公历7月22—24日，太阳位于黄经120°。《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称：“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斯时天气甚烈于小暑，故名曰大暑。”

元稹《咏廿四气诗·大暑六月》中是这样写大暑的：

大暑三秋近，林钟九夏移。

桂轮开子夜，萤火照空时。

瓜果邀儒客，菰蒲长墨池。

绛纱浑卷上，经史待风吹。

“三秋”指孟秋、仲秋、季秋三个月，“九夏”指夏天三个月共90天，“林钟”是六月之律。“桂轮”是月亮，“菰蒲”是两种水生植物，菰即茭白，蒲为蒲草。最后两句大约有点“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的意思。至于“萤火”，是因为古代把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溽暑，三候大雨时行。”萤火虫产卵于枯草上，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所以古人就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变成的；第二候是说天气开始变得闷热，土地也很潮湿；第三候是说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后两条意思在元稹的诗中没有体现。



图 3.4.22 大暑

大暑是我国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时期，但南北雨量差别很大，在长江中下游等

地区,雨量很少,有“小暑雨如银,大暑雨如金”的说法;在我国北方,这却是一年中雨水最多的时节,谚语则称“小暑大暑,灌死老鼠”。

宋人曾几的《参云亭晚坐》,写大暑写得很超脱:

大暑不可避,微凉安所寻。

云霄非浊世,竹树有清阴。

海近风先集,山高日易沈。

无因见明月,萤火乱更深。

陆游是这样写大暑的,诗题很长,《六月十七日大暑,殆不可过,然去伏尽秋初,皆不过数日,作此自遣》:

赫日炎威岂易摧,火云压屋正崔嵬。

嗜眠但喜蕲州簟,畏酒不禁河朔杯。

人望息肩亭午过,天方悔祸素秋来。

细思残暑能多少,夜夜常占斗柄回。

头两句写太阳的炎威,三、四句写诗人靠饮酒、睡凉席来消暑,五、六句写人的心情、天的忏悔。最后两句上升到了哲学高度:大暑到了,秋天还会远吗?于是夜夜都在观星掐算,还有多久,就斗柄西指,天下皆秋了?

火炎逢六月 金伏过三庚

对于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在历书还有另外一种标志法,这就是大家熟知的“三伏”。

为什么设定“三伏”?可能古人觉得用小暑、大暑设定盛夏炎热的节令还显得太粗疏,如果以10天为一个阶段,并以五行、天干的属性标志暑热的开始、最盛和结束,使之符合传统科学体系,则更准确和有说服力。于是先人规定了初伏、中伏、末伏,统称“三伏”。

中国传统科学认为,春、夏、秋、冬四季分别对应五行中的东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按五行的相生相克,由秋到冬是“金生水”、由冬到春是“水生木”、由春到夏是“木生火”,唯有从夏到秋特殊,是“火克金”。所以古人认为,从夏到秋是一段艰难的历程,秋被夏压制着,虽然夏至已经“一阴生”,但炎热继续增长,秋不敢露头,要潜伏一段时间,因此将这最热的、秋挣扎着想露头的时间段称为“伏”。

秋为“西方白虎庚辛金”,从天干上说,“庚”与秋的潜伏挣扎有关系,于是先人规定:夏至后第3个庚日开始为初伏,第4个庚日为中伏,立秋后第一个庚日为末伏(夏至、立秋当日是庚日时,不算在内)。

由于每年夏至后第一个庚日赶在夏至后的第几天,完全由于干支纪日法自己的排序确定,与节气无关,有很大的随机性,所以夏至后第3个庚日——初伏的日子也不固定,但基本都在公历7月13—21日之内。立秋一般在8月7日、8日,所以立秋后第一个庚日有时是夏至后第5个庚日,有时会是第6个庚日。这样,初伏到中伏固定为10天,中伏到末伏有时是10天,有时是20天,而且20天的居多(查阅万年历,从2011年到2020年,连续10年从中伏到末伏都是20天)。古人规定“立秋后第一个庚日”而不是“夏至后第5个庚日”为末伏,可以避免末伏在立秋前天气尚炎热时出现。瞧,古人考虑得非常周到。

总之,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阶段,还是看看古人是怎么描写这炎热场面的吧:

火炎逢六月,金伏过三庚。

几度衣裳汗,谁家枕簟清。(【唐】包佶《同李吏部伏日口号》)

诗中专门提了“夏至三庚变初伏”的规则。

三伏鼓洪炉,支离一病夫。

倦眠身似火,渴歔(音同“噉”)汗如珠。

悸乏心难定,沉烦气欲无。

何时洒微雨，因与好风俱。（【唐】权德輿《病中苦热》）

诗人把三伏比成洪炉在烧烤，简直热得如生病，快散架子了，只好在心中盼望，哪怕来点微雨轻风也行呀！

忆初中伏时，拂郁炎气升。

赫日已照灼，赤云助轩腾。

积水殆将沸，清风岂能兴。

草木恐焚燎，窗扉似炊蒸。（【宋】曾巩《苦热》）

这是回忆中伏的炎热，估计在当时，曾巩热得连作诗的心情都没有了。

有的人热得真想飞到天上云端去凉快凉快：

六月金数伏，兹辰日在庚。

炎曦曝肌肤，毒雾昏檐楹。

安得奋翅翮，超遥出云征。（【唐】皎然《杂曲歌辞·苦热行》）

不过到了末伏，火很快就要克不住金了，秋天要来临了，下面我们就欣赏一首唐朝刘禹锡的《早秋集贤院即事》感觉一下凉爽：

金数已三伏，火星正西流。

树含秋露晓，阁倚碧天秋。

灰琯应新律，铜壶添夜筹。

商飐从朔塞，爽气入神州。



图 3.4.23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火星”指大火，周历“七月流火”，正是秋天来临的时节，候气缙室有新的律管飞灰，漏壶的夜箭也因夜长而更换了，秋风（商飏）浩荡，全国南北都凉爽起来了！

伏天跟其他节令一样，民间有很多习俗。最为我们熟知的是北京流行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说法。伏天太热，人们往往食欲不振，比常日消瘦，称为“苦夏”，饺子、面条、烙饼摊鸡蛋在过去不是天天能吃到的食品，食欲不振时吃这些食品可以开胃解馋。有些地方三伏天还有饮伏茶、晒伏姜、烧伏香等习俗。农业上也有“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种荞麦”的说法。

七月——孟秋乞巧 出伏中元 立秋处暑

农历七月是秋天的第一个月，称“孟秋”。但就中国大部分地方来说，七月只是进入名义上的秋天，实际天气还是很热的，人称“秋老虎”，即使华北也要到八月份才进入气象学意义的秋天，华中、华南就更不用说了。七月又称兰月、建申之月，律中“夷则”。

宋人方回有诗《七月初一日早起》：“太白星初上，参旗井钺连。新秋知几日，酷暑极今年。”诗人早起观天，除了看到金星作为启明星刚刚升起外，还看到了“参旗”“井”“钺”等星，它们都属冬夜星空，七月只能在早晨看到，方回是一个精通星象的诗人，所以描绘的星象非常准确。正因为七月还这样热，所以诗人说“新秋知几日，酷暑极今年”。

古书中说“斗柄西指，天下皆秋”，因为七月是初秋，晚上太阳落山后，人们看到的斗柄还在指向西南方向，唐代诗人韦应物有《拟古诗》“月满秋夜长，惊鸟号北林，天河横未落，斗柄当西南”，写的正是这一景象。

元代著名散曲作家马致远把一年十二个月用十二首小令《仙吕·青哥儿》来描述，其中七月是这样写的：

梧桐初雕金井，月纤妍人自娉婷。

独对青娥翠面屏，闲只管银河问双星，无蹊径。

梧桐总是在秋天开始落叶，所以诗人经常一写秋天就扯上梧桐。“银河问双星”显然是“牛郎织女”的典故，古代诗人写七月一般忘不了牛郎织女。本章我们还要拿出很多篇幅来讲这方面的诗篇。

夏秋交接 金火相搏

七月，我们还得接着讲“三伏”的话题。前面提到，别的季节交接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的和平过渡，唯有从夏到秋特殊，是“火克金”，所以古人认为夏秋交接是最不顺利的季节变换，要搏斗很长时间。

传统历法规定，夏至后第3个庚日为初伏，第4个庚日为中伏，七月立秋后第一个庚日为末伏。为什么选用“庚”日？因为庚属金。《释名》中解释说：“伏者，金气伏藏之日也，金畏火，故三伏皆庚。”即“伏”是金秋之气被夏火压制伏藏的日子，而庚属金，金怕被火烧熔（火克金），所以到庚日，金必伏藏。因此“伏”都定在庚日。

夏季属“火”，不过这火有阴、阳的区别，丙火为阳（可比作太阳），丁火为阴（可比作炉火），它们互为表里。金不怕丙火——谁见过阳光熔化金属？金怕丁火，因为丁火（炉火）能熔金。夏天的三个月中，孟夏四月，藏丙火、戊土和庚金；仲夏五月，藏丁火、己土；季夏六月，藏丁火、乙木。所以，孟夏四月戊土生庚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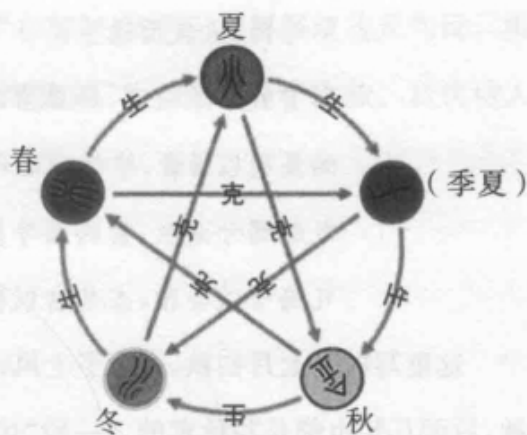


图 3.4.24 春、夏、秋、冬的相生相克关系

庚金生而不绝，所以天不会太热；仲夏五月己土也能延庚金，因此天也热得有限；唯独季夏乙木生丁火，如同干柴烈火，庚金完全被丁火制伏，不得不伏藏了，庚金都能被熔炼的日子，当然是最热的了。

说了这一套玄话，无非是说明“伏”表示阴气受阳气所迫藏伏在地下的意思，三伏指的就是丁火制伏庚金。这也正是丁火余威最强盛之时，当然末伏之后，丁

火也就到了强弩之末，开始了秋天以金代火的先声。为了解决夏到秋的火克金问题，也为了四季与五行完整搭配，有人在夏里又分出“季夏”（还是三伏的三四十天），属土，这样火生土、土生金，就可以五季相生通关了。

古诗中有许多写夏秋之交金火相搏的诗句，如宋人孔武仲的《伏中作》：

京都偶为客，岁月复临秋。

蓬转近千里，星回将一周。

酷暑虽暂解，余威难速收。

金火两相搏，火壮金欲流。

这位诗人客居京都近一年，如同飘蓬在千里之外。秋天已近，酷暑虽过，但末伏的余威还在，夏火犹壮，金火相搏中，庚金被烤得几乎熔化。

唐人沈佺期的《琴曲歌辞·霹雳引》：

岁七月，火伏而金生。

客有鼓琴于门者，奏霹雳之商声。

始戛羽以騄騐，终扣宫而砰聆。

电耀耀兮龙跃，雷阊阊兮雨冥。

气鸣唳以会雅，态欬翕以横生……

这里写的是七月初秋，金占了上风，所以客人鼓琴“奏霹雳之商声”，商正代表秋，后面几句也都是写秋意的。一般“伏”指的是“金伏”，但一般文人不一定对这些说法都了解得那么透彻，所以这里说成是夏火“伏”了。类似的诗句如：“火伏金气腾，昊天欲苍茫。”（【唐】独孤及《送相里郎中赴江西》）

宋人傅察的《次韵廉夫登沮微亭》有“大火气方炽，新金伏未兴”之句，也是写的这一季节特色，就明确提到是“金”伏，诗中提到“大火”，则是一语双关，既指夏日火，也指二十八宿的心宿。“金火不相待，炎凉雨中变”（【唐】白居易《秋霁》）同样是写末伏。

唐人敬括的应试诗《省试七月流火》，有“前庭一叶下，言念忽悲秋。变节金初至，分寒火正流”之句，“金”“火”对仗，也是一语双关。“大火”在夏天傍晚出现在南天，正对应夏夜星空，所以这“火”也暗应“夏季南方丙丁火”。当日落后看到的大火偏向西天时，称“七月流火”，这正是夏火衰减、金气转旺的时候。

七月流火，不必“小心中暑”

“七月流火”出自《诗经》中的《国风·邶风·七月》，其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一之日觴发，二之日栗烈。

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这里的“火”即指心宿二，在第二册讲“心宿”时我们引用解释过这几句诗。由于《诗经》的流传，“七月流火”成为后人在诗歌中广泛使用的一个典故。晋代诗人陆机的乐府《梁甫吟》这样写道：

玉衡既已骖，羲和若飞凌。

四运循环转，寒暑自相承。

冉冉年时暮，迢迢天路征。

招摇东北指，大火西南升……

这几句写的都是时光的流逝。玉衡是北斗第五星，斗为帝车，这帝车已经驾车上路；羲和是驾驶太阳车的神，他也正驾太阳车飞一般驶过。招摇即现在的牧夫座 γ ，远古时它是“北斗九星”的第八颗星，“招摇东北指”与“斗柄指东”意思一样，都是春天到来的标志。“大火西南升”则指的是秋天，当然，这里的“升”不是升起，而是“天黑之后出现”的意思，古人在诗词中经常这样用。

李白的《太原早秋》：

岁落众芳歇，时当大火流。
 霜威出塞早，云色渡河秋。
 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国楼。
 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

诗中所写的百花凋谢、严霜夜降，再加上“大火流”的天象，更烘托出太原早秋的情景。

李白的另一首诗《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也用了这一典故：

当君相思夜，火落金风高。
 河汉挂户牖，欲济无轻舠（小船）。

“火落”即大火西流，金风即秋风，秋天晚上的银河不像夏天是正南北方向，而是倾斜过来了，故称“挂户牖”。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出，李白非常擅长从各个角度来烘托诗中的气氛，以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

唐人刘禹锡的《新秋对月寄乐天》：“月露发光彩，此时方见秋。夜凉金气应，天静火星流。”这里的“火星”显然是指大火。

南宋学士吴芾有《送鲁漕四首》，其中一首为：

不贪燕寝日凝香，只要归休深处藏。
 大火已流秋尚暑，商飈微动夜初凉。

前两句写对方连闲适的官位也不贪图，只想彻底归隐山林。后两句写他送朋友上路时的季节、景象和感受：大火西流，秋天已到，白天尚有些暑气，但一到夜里，秋风（商飈）一动，便感到有些凉意了。

再看清人金玉鸣的《秋夜》，也是以“大火流”为中心写的秋景：

金风夜起暑初收，吹散繁星大火流。
 河汉晴连三岛月，梧桐雨洗一天秋。

宋人杨亿的《初秋夜坐》则写全了初秋的夜晚景：

明河如练出城隅，朱火西流暑气徂(逝)。

顾兔一轮浮月桂，流萤数点入烟芜。

迢迢官漏传银箭，淅淅天风下白榆。

岸帻微吟自忘寐，披衣闲起绕庭梧。

读了以上这些诗句，想必我们对“七月流火”的景象和意境会有更形象的感悟。再看几年前一份报纸上出现过的标题：“七月流火，小心中暑”，我们就会忍不住哑然失笑了，这是作者、编辑不懂典故、望文生义闹出的笑话，把“七月流火”理解成“(公历)7月盛夏，热得天上像下了火一般”。所以我们对传统文化、星象知识要懂一些，切不可想当然闹出这样的笑话。

立秋：梧叶飘落 凉风渐至

七月的节气是立秋。立秋一般落在公历8月7—9日，太阳到达黄经135°时。到了立秋，梧桐树开始落叶，据记载，宋朝时迎立秋仪式是这样的：立秋这天，皇宫里要把栽在盆里的梧桐(不是今日高大的法国梧桐)移入殿内，等到“立秋”的时辰一到，太史官便高声奏道：“秋来了！”随着太史官的高喊，梧桐会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因此还留下了“一叶落知天下秋”的成语。清代启蒙读物《幼学琼林》中有



图 3.4.25 立秋至而梧叶落

“冬至到而葭灰飞，立秋至而梧叶落”，说的都是古人用物候测节气的方法。

由于全国各地气候不同，秋季开始时间也不一致。气候学上以连续 5 天的日平均气温降到 22°C 以下作为秋季开始，按这个标准，中国很少有在“立秋”就进入秋季的地区。所以传统历法还规定，三伏中的“末伏”必须在立秋之后，为“立秋后第一个庚日”，但这时暑热已成为强弩之末了。

立秋这天，民间有“贴秋膘”的习俗，吃一些炖肉、烤肉、红烧肉等，补一下由于夏天苦夏造成的营养不足，还有吃瓜果“咬秋”、祭祀土地神等活动。农事也进入秋收的准备阶段，民谚有“立秋十天遍地黄”“立秋三场雨，秈稻变成米”的说法。

看元稹的《咏廿四气诗·立秋七月节》：

不期朱夏尽，凉吹暗迎秋。

天汉成桥鹊，星娥会玉楼。

寒声喧耳外，白露滴林头。

一叶惊心绪，如何得不愁？

古代将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即立秋头 5 天刮风时人们会感觉到凉爽，因为这时的风已不同于暑天的热风了；中 5 天，大地上早晨会有白色露水产生；后 5 天，蝉也开始鸣叫了（古人认为蝉感阴而鸣，故称寒蝉）。诗把这三候的物象都写了进去，也写到了七夕的牛郎织女，并暗含了梧桐“一叶落”的典故。

宋人刘翰的《立秋》：

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中。

此诗也是紧扣主题，把凉爽、梧桐都写出来了。

处暑：暑气衰退 秋意渐浓

处暑是七月中气，交节时间点是在公历8月23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150°。《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处，去也，暑气至此而止矣。”这就是“处暑”的含义：夏日的暑气开始衰退。其天文气象意义是太阳的直射点继续南移，辐射减弱，于是副热带高压向南撤退，蒙古冷高压南下次数则增多，所以气温开始明显下降。俗话说“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午”，即处暑时节只中午热一会儿，早晚都很凉爽了。这是个表示气温由炎热向寒冷过渡的节气。宋人苏洵的《长江二首》有“处暑无三日，新凉直万金”之句，直接写出了酷暑过后，对秋凉的感恩之心。

元稹的《咏廿四气诗·处暑七月中》：

向来鹰祭鸟，渐觉白藏深。

叶下空惊吹，天高不见心。

气收禾黍熟，风静草虫吟。

缓酌樽中酒，容调膝上琴。

古人将处暑分为三候：“一候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肃，三候禾乃登。”“鹰乃祭鸟”指老鹰开始大量捕猎小鸟，“天地始肃”指万物开始凋零，即“天高不见心”诗意，“禾乃登”指农作物成熟。诗中的“白藏”指“秋”。

处暑以后，除华南和西南地区外，中国大部分地区雨季走向结束，晴天增多，秋高气爽。即使有云，云彩也显得疏散舒卷，而不像夏天的浓云成块成团，这种云被称作“巧云”，民间有“七月八月看巧云”之说，宋代诗人张耒就有“秋高孤月静，天末巧云长”（《舟行即事》）之句，这也正是人们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的好时节。处暑还与传统节日“七夕”靠近，根据北宋词人秦观写牛郎织女忠贞爱情的名篇《鹊桥仙》中的“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可以推测，“巧云”的名称可能还

与七夕乞巧节有关系。

牛女相会七夕诗

由“巧云”我们引出七月初七乞巧节。七月初七又称“七夕”，牛郎、织女的故事、形成和一些完整的诗篇我们在第二册已详细讲述，这里只介绍与七月初七日相关的诗词。

中国人对月、日数字重复的日子特别有好感，所以当然不放过七月初七，就将此日定为牛郎、织女的相会之日，这天又称为“双七”或“重七”。七月初七有两项活动：一是观看牛郎织女相会，二是女儿乞巧。古人历代歌咏七夕、乞巧的诗不计其数，仅以“七夕”为题或含“七夕”为题的诗词，历代就数不胜数。所以这里我们把它们分成两部分，本节我们先讲述七月初七观牛郎、织女相会的诗。



图 3.4.26 牛郎织女七夕相会

初七那天正是上弦月，淡淡的月光正好遮盖了银河的光辉，善良的人们便以为鹊桥搭好，牛郎织女可以相会了。不过这时的月亮像个电灯泡，一定不让牛郎织女喜欢。当然由于月光，人们既看不到银河，也看不到喜鹊，这就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因此为我们留下了数不尽的美丽诗篇。

先看宋人胡铨的《菩萨蛮·辛未七夕戏答张庆符》：

银河牛女年年渡，相逢未款还忧去。

珠斗欲阑干，盈盈一水间。

玉人偷拜月，苦恨匆匆别。

此意愿天怜，今宵长似年。

词中说：牛郎织女每年渡过银河相会一次，每次都是不尽兴就分开。随着天明将近，银河已转成横向（珠斗，暗指银河好像珠斗撒出来的），二人又要被清澈的天河水隔开了。于是织女悄悄地向月亮祈祷：“让老天怜惜一下我们吧，让今夜长似一年，我们就不至于这样匆匆分别了！”

再看北宋欧阳修的《渔家傲·七夕》：

喜鹊填河仙浪浅，云軿早在星桥畔，街鼓黄昏霞尾暗。

炎光敛，金钩侧倒天西面。

一别经年今始见，新欢往恨知何限，天上佳期贪眷恋。

良宵短，人间不合催银箭。

这首词的用意与上首词完全相同。开头一句词人就作出丰富的想象：喜鹊是肉身，怎么能搭桥呢？一定是投身到河中，把河填浅了，才让牛郎织女渡过的。搭载牛郎织女的车早在桥边等候了（云軿 píng：神仙坐的车），这时正值黄昏时分，暮鼓敲响，阳光和晚霞都渐渐暗下去，一钩月亮挂在西天。在这一派美好景象的衬托下，下片说，牛女相别一年，今夜终于相见了，往日的思念之情，今夕的相见喜悦，真是诉说不尽啊！二人眷恋不已，只恨良宵短暂，人间的漏刻再慢点滴水吧，不要催得黑夜匆匆过去。

宋代金朋说的诗《七夕吟》：“银河东达鹊桥西，织女牛郎会晤时。才得欢娱又离别，相逢拟待隔年期。”写的也是主人公的这种感受。

唐人戴叔伦的《织女词》则是以织女的口气写出，主要写她的离愁：

凤梭停织鹊无音，梦忆仙郎夜夜心。

难得相逢容易别，银河争似妾愁深。

有的诗还把织女和奔月孤独的嫦娥作比，赞美织女对爱情的坚贞：

当学织女嫁牵牛，莫作姮娥叛夫婿。（【隋】贺若弼《豫章行》）

我言织女君莫叹，天地无穷会相见。

犹胜姮娥不嫁人，夜夜孤眠广寒殿。（【宋】张耒《七夕歌》）

宋人马廷鸾的《七月八夜宿东平精舍》则借七夕写出对时令的感受：

昨夜双星会鹊桥，好风佳月度今宵。

天孙晓发银河落，帝昊秋成宝穰饶。

七夕之夜，好风佳月，良宵度过，天明后织女回到原位，银河也消失不见，正是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帝昊：主管秋天的神；宝穰：谷物的美称）

欧阳修在词中设想是喜鹊填河才使得牛郎、织女能渡河的，宋代词人晏殊想的则更进了一步，他在《七夕》诗中写道：

云幕无多斗柄移，鹊慵乌慢得桥迟。

若教精卫填河汉，一水还应有尽时。

意思是：靠鸟们懒洋洋地搭桥要搭到什么时候？你们若拿出精卫填海的精神来，一年中一条天河都该填平了！

宋人杨亿的《七夕》则设想造船比搭桥或填河更容易：

清浅银河暝霭收，汉宫还起曝衣楼。

共瞻月树怜飞鹊，谁泛星槎见饮牛。

弄杼暂应停素手，穿针空待赋（赠）明眸。

匆匆一夕填桥苦，不似人间有造舟。

曝衣楼，皇后每年七月七日要晒自己的衣服，晒衣服的楼称“曝衣楼”。泛星槎，出自蜀人乘星槎沿银河上天访牛郎的典故。

同是宋代的诗人魏了翁则换了个角度思考：

迢迢河汉冲秋旻，前有苍龙履玄武。

牵牛正向西南来，左右两旗北河鼓。

鼓星之侧为天桴，鼓上三得为织女。

何年人号天女孙，使把牛郎拟夫妇。

不知此是天关梁，河汉之津有常度。（《七夕南定楼饮同官》）

诗人说：北面天津就是关梁，牛郎织女绕几步就过去了，何必在一个位置傻等！

宋代张耒的《天汉桥》：

一派银河木杪飞，碧云飞处彩虹垂。

免教灵鹊长填石，来看天孙出嫁时。

这可能是他看到一处叫“天汉桥”的拱桥，有感而发，诗人把它想象成“彩虹垂”。随后他说，既然有桥了，何必再让喜鹊去填河，我们直接来看织女过桥出嫁不就行了！“填石”，诗人可能是联想到“精卫填海”的故事才这样写的，比欧阳修的喜鹊填河又人性化了一些。

宋代陈舜俞的《三峡桥》：

银河源源天上流，新秋织女望牵牛。

洪波欲渡渡不得，以鹊为桥诚拙谋。

胡不见庐山三峡水，此源亦接明河底。

庐山三峡桥，一般称观音桥，是一座古老的石拱桥。诗人说，牛郎织女以鹊为桥实在是拙劣，难道你们不知道庐山三峡水，也是接通银河的，何不从这里过去？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也有写牛郎织女的《七夕》：“白露含明月，青霞断绛河。天街七襄转，阁道二神过。袿服锵环佩，香筵拂绮罗。年年今夜尽，机杼别情多。”“二神”即牛郎织女，“阁道”在天津的北边，也是一处重要关梁，诗人干脆认为这两人就是从现成的阁道关梁上过去的，根本没提鹊桥的事。

再看宋人吴龙翰的《笺微余新作》：

君看天帝女，嫁与牵牛星。

天河万里长，鹊桥岁一陈。

安得河水干，夜夜长相亲。

君能挽天河，一洗八极尘。

他设想得更彻底，干脆让银河水干了，牛郎织女就能天天跨过河床相会了，也不用什么七夕、鹊桥了，这是对牛郎织女的一种美好祝愿。

现代天文学家张钰哲说得更有趣：织女、牛郎二星相距十几光年，甭说过桥相会，就是织女向牛郎拨个电话，等牛郎接到织女的电话时，织女早徐娘半老了！

引线穿针乞巧节

由于牛郎织女故事的深入人心，织女被人们当成天神中巧妇的代表，女孩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希望通过祭拜织女星，使自己手巧。若选一个节日，最合适的日子当然是七月初七了，所以在牛郎织女故事形成后不久，七月初七就成了“乞巧节”。到唐代，过乞巧节的风俗已经流传到了各地，盛极一时。这个日子简直成了中国传统的妇女节，因为乞巧者主要是年轻女子，所以可称作“女儿节”。近年因为西方情人节盛行，因为牛郎织女七夕相会，七月初七又被对应成了中国的情人节。

宋人王炎《七夕一绝句》写的就是七夕牛女相会时人间乞巧的风俗：

轻云卷箔月钩垂，正是青楼乞巧时。

牛女相望隔河汉，浪传天上有佳期。

最早的乞巧方法是在七月初七这天晚上，姑娘媳妇们都把瓜果摆在院子里，第二天早起，如果发现有蜘蛛在上面结了网，说明乞巧成功，网织得越密，说明乞



图 3.4.27 七夕女儿乞巧

来的巧越多。

唐代诗人宋之问的《七夕》写道：“传道仙星媛，年年会水隅。停梭借蟋蟀，留巧付蜘蛛。”这就是写看蜘蛛丝乞巧的故事。柳宗元有《乞巧文》，也是写他深夜归家，见女仆在院里摆上瓜果，插竹垂穗，拜而祈祷，一问原来这天是七夕，女仆在乞巧呢。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朱有炖，世称周宪王，有《元宫词》：

鹿顶殿中逢七夕，遥瞻牛女列珍馐。

明朝看巧开金盒，喜得蛛丝笑未休。

写主人公七夕作了种种乞巧仪式后，第二天早晨看到有了蛛丝，说明得巧，高兴地笑个不停。

再看宋人李石的《扇子诗》：

钉短蛛丝织网罗，坐看牛女夜斜河。

只今颇怪人间巧，见说天孙巧更多。

钉短，即短钉，陈列的食品，也指堆砌辞藻，这里指摆放的瓜果。后两句说，人间的巧已经多得让人奇怪了，再求天孙织女，这巧就更多不过来了。

这样的诗句还有很多：

五色金盘果，蜘蛛浪作窠。（【宋】梅尧臣《七夕》）

几家乞巧罗瓜果，是处开樽沸管箫。（【宋】廖行之《七夕》）

行云过尽星河烂，炉烟未断蛛丝满。（【宋】陈师道《菩萨蛮·七夕》）

民间还有一种说法，七夕这天晚上躲在瓜果架下，可以偷听到牛郎织女两人

在天上相会时的脉脉情话。受摆放瓜果的启发,早在宋朝时,人们还发明了乞巧节吃的食品——巧果。巧果主要材料为油、面、糖、蜜,将放好配料的面加水和成面团,摊在案上擀薄,用刀切为长方块,手捏或用模具做成各种各样的巧果胚,再入油炸或焙烤即成。典型的巧果做成七个花瓣状。

在古代,女人的手巧不巧主要体现在针线活上,所以后来乞巧最普遍的活动是比赛穿针。有人还发明了专门乞巧用的七个针眼的“乞巧针”,女人们在初七朦胧的月光下,用彩线摸着来回穿过七个针眼,穿得过的,就是得巧了,特别受大家尊重。因为穿针活动的普及,有时乞巧节又被称作“穿针节”。南朝宋国孝武帝刘骏《七夕诗》有“迎风披彩缕,向月贯玄针”之句,是诗词中七夕穿针较早的描述。

南朝大词赋家庾信的《七夕赋》铺写得很有壮观,其中写道:

兔月先上,羊灯次安;睹牛星之睂景,视织女之阑干。于是秦娥丽妾,赵艳佳人,窈窕名燕,逶迤姓秦,嫌朝装之半故,怜晚拭之全新。此时并舍房枕,共往庭中。缕条紧而贯矩,针鼻细而穿空。

羊灯指用竹丝扎成的羊形灯。赋里写道,牛郎织女星已经出现,各方佳丽脱掉已嫌半旧的晨装,换上新衣,来到庭院,拿出丝线来经纬交错地(贯矩)编织,拿出乞巧针来比赛引线。

赋经常这样堆砌辞藻如恒钉,我们还是看看几首简洁明快的七绝诗吧:

七夕今朝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宋】林杰《七夕》

乞巧节活动虽然不集中盛大,但诗中说,家家都乞巧,天下同时穿的针引的线应该不下几万条吧?

今日云耕渡鹊桥,应非脉脉与迢迢。

家人竞喜开妆镜,月下穿针拜九霄。【唐】权德舆《七夕》

写牛女过桥相会,终于不是隔河遥遥相望了,人间各家里女眷都梳妆打扮,到

月亮底下来穿针乞巧了。

河鼓天孙各老成，无愁可解任秋声。

痴儿笑月羞眉曲，稚女穿针斗眼明。（【宋】仇远《七夕》）

这诗写得很有情绪也很有情趣。前两句说牛郎织女经历得多了，知道此愁已不可解，尽付秋天的虫声、风声中吧！后两句说小儿不知月亮为什么会弯，还笑话月亮害羞了把眉都羞弯了呢，小女倒很懂事，在月下穿针比赛谁的眼睛好使呢！

再如宋人张先的词《菩萨蛮》：

双针竞引双丝缕，家家尽道迎牛女。

不见渡河时，空闻乌鹊飞。

西南低片月，应恐云梳发。

寄语问星津，谁为得巧人。

这也是写七夕乞巧穿针的事。《红楼梦》中贾宝玉作的《芙蓉女儿诔》中，有“楼空鵲鹊，徒悬七夕之针”，也用的是乞巧典故。

乞巧的花样还有很多呢！有些地方的人们称织女为“七姐神”。七夕晚上年轻女子们穿上最漂亮的衣裳，聚在一起对着织女星唱：“天皇皇地皇皇，俺请七姐姐下天堂。不图你的针，不图你的线，光学你的七十二样好手段。”这叫“拜七姐神”。人们还用稻草扎一个草人，穿上花衣，取名“巧姑”，用瓜果供上，每个姑娘媳妇都从家里端来一碗清水，把豆苗、青葱剪碎放入水中，据说通过这样看月亮在水中的投影，就知道主人的巧拙。有的地方则用脸盆接七夕夜的露水，说这是牛郎织女相会时的眼泪，抹在眼上和手上，可使人眼明手快。

有的地方风俗是在“七七”这天，用属阴的井水与属阳的河水掺一起放在盆里，叫“鸳鸯水”，然后姑娘轮流将绣花针投在水面上，观看月光映在水底的针影就可知是否得巧。清代诗人吴曼云有《江乡节物诗》：

穿线年年约比邻，更将余巧试针神。

谁家独见龙梭影，绣出鸳鸯不度人。

元人孙淑《七夕》写道：

乞巧楼前雨乍晴，弯弯新月伴双星。

邻家小女都相学，斗取金盆看化生。

化生指蜡做的小人，放于水盆中，月下观看它漂浮的样子，可乞得早生贵子。

看女儿们都求织女，有的男人坐不住了，挺身而出，问道：

供果焚香祝新秋，庭中比巧月如钩。

年年闺阁乞织女，男儿何曾求牵牛？（【宋】无名氏《传针比巧》）

很多诗人喜欢逆向思维，织女真会在七夕给人间送巧吗？他们对此提出质疑，有首诗是这样写的：

银河耿耿露溥溥，彩缕金针玉佩环。

天媛贪忙为灵匹，几时留巧与人间。（【宋】薛映《戊申年七夕五绝》）

明代《三言二拍》中有个文人说的话正好可以为这首诗作注解：“织女盼与牛郎相会盼了一年了，好不容易在七夕见面，短短的几个时辰正忙，哪有闲工夫到人间送巧？”

唐代诗人罗隐《七夕》写的是同一意思：

月帐星房次第开，两情唯恐曙光催。

时人不用穿针待，没得心情送巧来。

还有人认为，地上乞巧的人太多，织女想送巧恐怕也忙不过来：

乞巧筵开玉露秋，一钩凉月挂西楼。

人间百巧方无奈，寄语天孙好罢休。（【宋】胡仔《和人七夕诗》）

玉果金盘开九州，人间无处匿蛛蟊。

天孙今夜鹊桥畔，百亿化身难得周。（【宋】陈普《七夕》）

还有人认为，人间的巧已经够多的了，还年年送什么：

未会牵牛意若河，须邀织女弄金梭。

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宋】杨朴《七夕》）

还有人说，织女送来巧又管什么，只是给女人送些装点嫁衣裳的雕虫小技：

天孙今夕渡银潢，女伴纷纷乞巧忙。

乞得巧多成底事，只堪装点嫁衣裳。（【宋】刘宰《七夕》）

宋人吴芾《七夕戏成二绝》中干脆不把乞巧当回事，认为人拙一点更好：

寄语天河牛女星，人人乞巧望聪明。

老夫养拙生憎巧，只要冥心度此生。

清人许权的《七夕》诗，写的也是这个意思：

七月七之夕，家家望女牛。

神仙不可见，凉风何飏飏。

我疑天孙之巧转近拙，东西断隔难飞越。

一年一度一分离，千古银河响幽咽。

不须乞巧向天孙，若赐巧多愁欲绝。

君不见东家力田妇，耕耘常相随。

旦暮共苦乐，白首不分离。

又不见西邻有才女，夫婿上玉堂。

终年不相见，怅望悲河梁。

玉露无声夜清悄，盒中盼断蛛丝绕。

不知巧思落谁家，只恐巧多人易老。

寄语人间痴儿女，宁为其拙毋为巧。

秋禊和中元

七月十四在古代是“秋日拔禊”日，对应于三月上巳节的“春禊”，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暑热，天气终于凉爽了，人们都在这天来到水边洗净身体，以去除疾病和不祥。现在，有的地方仍在延续这种活动，举办包括书法、绘画、地方戏曲、舞蹈、花道、茶道、演奏等形式的秋禊诗会，以反映当地文化特色和民俗风情，甚至还有求偶、求子的活动。

《全唐诗》中收有无名氏所作《杂曲歌辞·拔禊曲》，写的正是秋禊：

昨见春条绿，那知秋叶黄。

蝉声犹未断，寒雁已成行。

金谷园（洛阳名园）中柳，春来已舞腰。

那堪好风景，独上洛阳桥。

何处堪愁思，花间长乐宫。

君王不重客，泣泪向春风。

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俗称“七月半”。与它相对的“上元节”为正月十五，“下元节”为十月十五，上、中、下三元节分别是道教天官、地官、水官（据传就是尧、舜、禹的化身）的节日。按道教的说法，上元是天官赐福日，中元为地官赦罪日，下元为水官解厄日，这三天，天、地、水三官分别要查点臣民功罪以定赏罚。地官所管为地府，查点的当然是诸路鬼众了。所以中元节这一天，众鬼都会走出冥界，接受考核，阳间的人们则带上祭品，烧纸鸣炮，到坟上去祭祀祖先，请地官赦免祖先的罪过。

从唐宋起，中元节的主要活动是超度亡灵，祭祀祖先，所以中元节又被称作“鬼节”。

中元节也放灯,但主要是放河灯。河灯也叫“荷花灯”“荷叶灯”,市人用各色彩纸制成莲花、莲叶、花篮之形,底座放上灯盏或蜡烛,可漂在水上。《燕京岁时记》记载,中元黄昏时,人们燃起荷叶灯去放,孩子们则沿街唱起童谣:“荷叶灯,荷叶灯,今日点了明日扔。”至夜,人们将灯放于江河之中,任其漂浮。找不到路的孤魂野鬼,有灯照路就可托生,据说灯灭了,水灯也就完成了把鬼魂引过奈何桥的任务。所以放灯还是件积德的善举。



图 3.4.28 荷叶灯

为何放在水里漂?可以拿上元节来对照:上元节是人间的节日,人们张灯结彩庆祝,那么中元作为鬼节,也应张灯。但是人鬼各在阴阳界,生死有别,人为阳,鬼为阴,灯放在哪儿呢?因为陆地为阳,水面为阴,所以就形成了放河灯的习俗。

清宣宗(道光皇帝)《中元河灯》诗写出了这一景象:

万盏莲灯水面浮,中元佳夕荡轻舟;

繁星朗月光同映,点缀前汀一段秋。

宋人刘辰翁的《水调歌头》这样写到中元节:

天地有中气,第一是中元。

新秋七七月出,河汉斗牛间。

正是使君(长官)初度,如见中州(中原)河岳,绿鬓(黑发)又朱颜。

茎露一杯酒,清彻瑞人寰。

大暑退,潢潦(积水)净,彩云斑。

三壬三甲(相面术语)厚重,屹不动如山。

从此五风十雨,自可三年一日,香寝镇狮蛮(武官腰带)。

起舞愿公寿,未可愿公还。

中元节后来也发展成了很重要的游乐活动。明朝张岱的散文《西湖七月半》,就描写了中元节杭州市民盛大的游园活动。

佛教则称这天为“盂兰盆节”,主要内容也是解救在地狱里受苦的鬼魂,教徒要为祖上供盂兰盆斋。清末沈兆《中元节》诗写道:“万朵莲花照秋水,可同佛火烛幽冥”,正是这一活动的写照。后来,民间干脆两节一齐过,僧、道、俗三流合一,清代王凯泰的诗《中元节有感》便描写了中元节的奇怪状态:

道场普渡妥幽魂,原有盂兰古意存。

却怪红笺贴门首,肉山酒海庆中元。

因为中元过后就是中秋,而中秋是比中元重要得多的节日,所以人们到中元就盼中秋了。明代边贡有《中元见月》写道:

坐爱清光好,更深不下楼。

不因逢闰月,今夜是中秋。

瞧这诗人多性急,等中秋等不及了,抱怨今年多了个闰月,不然现在就是中秋节了。

八月——仲秋气爽 望月赏桂 白露秋分

农历八月，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暑热都已经消退，真正的秋天来临了。

元代戏剧家马致远的小令《仙吕·八月》是这样写的：

铜壶半分更漏，散秋香桂娥将就。

天远云归月满楼，这清兴谁教庾江州，能消受。

“铜壶半分”指八月的标志节气——秋分，这天昼夜平分；“香桂”指八月最相关的物候——桂花。桂树生长在秦岭—黄河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多数品种都是在秋季八月开花，有“八月桂花遍地香”之称，因此八月又别称“桂月”。庾江州指南朝著名诗人庾信。小令中还写出了圆月嫦娥的意象、秋高气爽的感受等。

八月在秋季七、八、九三个月的中间，所以又被称作仲秋、正秋、壮月、仲商。按音律与月份的相配，八月属十二律中的“南吕”，因此八月又别称“商吕”。八月还是建酉之月（鸡月），所以宋代诗人黄庭坚的《长短星歌》中有“八月鸡，二妙灵台向晓啼。五更风雨十八九，残月昏昏信可期”之句。晚间抬头北望，“北斗移杓向西指，八月风高塞尘起”（【宋】刘过《呈陈总领五首》），回身扫视，秋夜星空已经悄然升上东天。

“悲哉秋之为气”与“秋水共长天一色”

古代诗词中关于秋天的意象有两大主题：一是“悲哉秋之为气”，一是“秋水共长天一色”。我们就沿这两个线索谈谈古代描写秋天的一些著名诗句。

由夏到秋火克金，金伏三四十天终于胜出之后，天气、地气都开始阴盛阳衰。花木凋零、草枯叶落，四野一片肃杀的气氛，这种自然现象会影响到人的情绪，让人产生凄凉、抑郁，甚至垂暮之感。为此，古人在秋夜星空的今宝瓶座附近，还设立了哭星、泣星、坟墓、司命、司危等不祥的星官，进行占卜活动。

这种“秋季抑郁症”心态最典型、最早的诗句是战国时期宋玉《九辩》中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憯栗（凄凉）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从此“悲哉秋之为气”成了历代文人墨客歌吟秋天的主题之一。

汉武帝刘彻著名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身为皇帝，也仍然不免在写秋风时，流露出人生无常的感伤。

三国魏文帝曹丕的诗《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贵为国君，一写到秋风，还是忍不住要断肠。

像汉乐府中的“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唐诗“秋雨梧桐叶落时”（白居易《长恨歌》）、元散曲“枯藤老树昏鸦”（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清诗“秋风秋雨愁煞人”（陶宗亮《秋暮遣怀》）都是表现这种情怀的诗句。

当然，有的诗人也反其道而行之，如杨万里的《秋凉晚步》：

秋气堪悲未必然，轻寒正是可人天。

绿池落尽红蕖却，荷叶犹开最小钱。

他认为：谁说秋气堪悲？与夏天的暑热相比，秋天的轻寒正可人意，绿色池塘里的荷花虽然都落尽了，但水面还有新生如铜钱那样大的叶片。诗表现出一种乐观而充满希望的情感。

正因为如此，秋季，人的起居作息要相应调整。《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秋天，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趋向收敛，早卧可以顺应阴精的收藏，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

到了秋天，暑热消退，天高云淡，景物鲜明，秋山平远，故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唐】王勃《滕王阁序》）的名句，这则是历代诗人歌吟秋天的另一主题。



图 3.4.29 秋水共长天一色

最早有屈原的《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鲁迅有诗句“洞庭木落楚天高”，可作为屈原这句诗的注解：树叶落尽，视线不被遮挡，抬头望去，天更显得空旷高远。

秋天除了蓝天的高旷外，还有田野金黄、满山红叶的景色，唐代诗人杜牧的《山行》，把秋天的山景写得非常生动，仿佛一幅鲜明的山水画：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北宋大理学家程颢的《秋月》，也同样是一幅山清水碧的画卷：

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

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红叶两悠悠。

另外像王维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居秋暝》）、范仲淹的“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苏幕遮》）也都是写这一主题的名句。宋人陈宓

的《秋日纳凉》：“艳艳银河冷欲流，纤纤新月皎于眸。天街已觉清无暑，时有飞萤点缀秋。”则写的夜晚，也是写秋景的名篇。

中秋赏月与月饼

中秋节在农历八月十五，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七、八、九三个月为秋季，八月十五正逢其中点，故名“中秋节”，俗称“八月节”。到秋天，我国北方地区晴朗少云，“月到中秋分外明”（【明】冯梦龙《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此时的圆月比其他望日更受到关注，所以与观灯的元宵节相比，中秋节是以赏月为中心的节日。民间天气谚语有“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正从侧面说明一个以月为中心，一个以灯为中心（现代气象学证明，大气活动有时有150天左右的周期，说明民间这句谚语不是毫无根据的）。民间中秋赏月活动约始于魏晋时期，到唐代已非常盛行，到宋时已完全普及定型。



图 3.4.30 中秋赏月

我们从唐人司空图的一首小诗《中秋》，可以看出人们把赏月看得多么重要：

闲吟秋景外，万事觉悠悠。

此夜若无月，一年虚过秋。

宋代诗人杨亿有《次韵和慎大詹中秋待月》：

凉飈送残暑，秋色望中新。

天迴迷星斗，宵寒待月轮。

诗说：残暑终于过去了，迎来了凉风，夜晚的天显得更高，挂满迷人的星斗，在轻寒中诗人正等待中秋月轮的升起。

唐人殷文圭的《八月十五夜》把中秋月夜的景象、感觉描写得玲珑剔透：

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

满衣冰彩拂不落，遍地水光凝欲流。

有的诗人则在赏月诗中注入了更多的感情色彩。看唐代王建的七绝《十五夜望月》：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诗中写道：月光落在庭院中，一片洁白，树上的乌鸦已睡着了，凉凉的露水凝在桂花上。人们都在观赏今夜的明月，不知此时谁在思念自己的家乡啊！后一句，明明是诗人自己思家，可偏偏说“不知是谁”，用曲笔写得婉转高妙，意味深长。

晚唐诗人曹松的七绝《中秋对月》：

无云世界秋三五（十五），共看蟾盘（月亮）上海涯。

直到天头无尽处，不曾私照一人家。

后两句是抒情，其中包含的意味是：只有月光无私普照，对天下一视同仁。

苏轼的《中秋月》非常著名：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诗的后两句说：中秋夜很少碰到像今天这样的美景，难得啊！明年的中秋，又会到何处观赏月亮呢？诗人表达了一种“活在当下”的豁达态度。

苏轼还有一首诗，更别具特色地捕捉到一个奇趣横生的境界：

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万丈生白毫。

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

谁为天公洗眸子，应费银河千斛水。（《中秋见月和子由》）

诗写出了中秋月升起的景象，描述得灵动诡谲，并把中秋的明月想象为银河水洗净的天公的眼睛，更是神来之笔。

宋人白玉蟾的《中秋月》：

千崖爽气已平分，万里青天辗玉轮。

好向钱塘江上望，相逢都是广寒人。

他把中秋赏月和钱塘江边观潮放在一起写，月光下，人人仿佛在仙境，写得轻灵而淡雅。钱塘江观潮是中秋节后一个重大节日，并且是和中秋永远“绑定”在一起的，因为它与月亮的关系太密切，我们已把它放在第一册“月亮”部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写中秋月少不了要写嫦娥，看宋代朱申首的《和金表叔中秋夜题月》：

平分秋半月华圆，玉碾无声静转旋。

月桂从攀由我捷，嫦娥不解是谁先。

前两句写出了时节、月圆和月亮的“视运动”。后两句，攀桂即折桂，是“金榜题名”的意思，这里一语双关，所以扯上了和嫦娥的关系。

再看唐人皮日休的《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

玉颗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

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

这首绝句描写诗人八月十五日夜游天竺寺（中国有多个寺庙称天竺寺，以杭州天竺寺最有名），在月光的映照下，只觉殿前那珊珊而落的桂花，晶莹如玉，拾起来看，花犹带露，更觉滋润。诗人想，我一个凡夫俗子，从来没遇到过天上的事，今

天看来遇到了，这桂花当是嫦娥从月宫抛掷下来给我的……全诗咏物，以虚写实，空灵含蕴，有以小见大之妙。

宋代僧人行海的《对月》，与上诗意境非常相似，但显得更入世、更还俗：

海兔上天星斗稀，满身清影立多时。

望中欲倩姮娥手，掷下秋香一两枝。

宋代书法家米芾的《中秋登楼望月》：

目穷淮海满如银，万道虹光育蚌珍。

天上若无修月户，桂枝撑损向西轮。

这首诗引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古人认为珍珠的育成与月的盈亏有关，月圆之时河蚌则孕珠；二是经籍记载“月由七宝合成”，天上常有八万二千户工匠不断给它修治以防毁坏。诗人想，天上若没有这些修月的工匠，月亮上的桂树早就把月轮撑裂了吧？诗人借传说咏月，为中秋之月增添了神话的色彩，使中秋之月更为迷人。

再引一首宋代张元干的《水调歌头·癸酉虎丘中秋》：

万里冰轮满，千丈玉盘浮。

广寒宫殿，西望湖海冷光流。

扫尽长空纤翳，散乱疏林清影，风露迫人愁。

徐步行歌去，危坐莫眠休。

问孤蓬，缘底事，苦淹留。

倦游回首，向来云卧两星周。

此夜此生长好，明月明年何处，归兴在南州。

老境一伧父（俗汉，张元干自比），异县四中秋（客居四年）。

再谈谈中秋节的特色食品。与上元节的“元宵”相比，中秋节的特色食品为

“月饼”。月饼一般呈圆饼状,如果说元宵象征月球的话,那么月饼象征月轮。月饼表面可以做出许多复杂的图案,其馅也可做得多种多样,有大量发挥空间,再加上中秋是个大节日,所以月饼一直是十分重要的节日食品和礼品。

月饼与元宵一样,都有甜馅。宋人苏轼有诗《留别廉守》称“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馅”,“酥”“馅”即指月饼馅,酥是油酥,馅是糖类,其味道甜脆香美可想而知。清代杨光辅的《淞南乐府》有“月饼饱装桃肉馅,雪糕甜砌蔗糖霜”,写得更为具体生动,让人向往。清代袁景澜《咏月饼诗》提到厨师做月饼时“揉搓细面尘,点缀胭脂迹”,把选面、揉面、上色等工艺都写出来了。

清代诗人钱沅有《月饼诗》,把月饼的取料、和馅、脱模、烤制过程写得非常详尽:

三材取具油糖面,磊落芳洁堆瓦缸。

水洩成模入火炙,铁炉扬炭时铮从。

和酥馅果更奇绝,列肆错杂鱼豆桩。

白露:残暑消尽 露重草白

白露是八月的节气,时间点是在公历每年9月7—9日,太阳到达黄经165度时。这前后,夏日残留的暑气逐渐消失殆尽,天地的阴气逐渐上升扩展,使清晨的露水也变得厚重发白,所以称其为“白露”。古人用五行解释说“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也很通。这时节,经过我国上空的南北气流,北方的冷空气转守为攻、频繁南下,南方的暖空气逐渐退缩,因此气温下降速度加快,民间有“白露暑气灭,一夜凉一夜”的谚语。由于天冷,蚊子也不再活动,还有“喝了白露水,蚊子闭了嘴”的谚语。

我们先看唐人元稹的《咏廿四气诗·白露八月节》: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青高。

叶下和秋吹，惊看两鬓毛。

养羞因野鸟，为客讶蓬蒿。

火急收田种，晨昏莫辞劳。

诗先写“白露”名称的由来——“露沾蔬草白”，再写秋季的特色——天蓝云稀，接着写叶落及其引发的垂暮之感。“养羞”句，我国古代将白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燕子)归，三候群鸟养羞。”这里“来”和“归”是一个意思，都是往南飞，羞即“馐”，即三候百鸟开始贮存干果粮食以备过冬。“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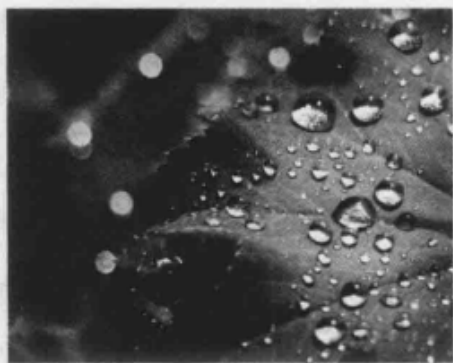


图 3.4.31 白露

客”句，是在感叹自己的不为所用和虚度年华。后两句则是说的农事活动。

历代描写白露的诗作很多，有表现暑热终于过去的，如“白露收残暑，清风衬晚霞”(【宋】仲殊《南歌子》)、“故园归计惜蹉跎，残暑初消白露过”(【清】杨自牧《秋夜思家》)等。描写白露秋景的如白居易《南湖晚秋》：“八月白露降，湖中水方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写出了荷叶在秋风中凋残衰败的景象。刘禹锡《洞庭秋月行》：“是时白露三秋中，湖平月上天地空。”则表现了夜晚秋景的深远。宋人张同甫《秋日忆友》：“闻阖风高白露秋，芦花如雪动边愁。”写出了白露节气秋风浩荡、芦花萧瑟的愁人景象(闻阖风即西风、秋风)。

宋代楼钥的《八月四日晚霹雳碎大柳木》则写的是白露节一件奇事：

秋分雷自合收声，白露明朝忽震霆。

怪得坐中惊欲倒，邻墙老柳碎中庭。

诗说，到了秋天，雷电应该不见了，不料白露这天，一声霹雳，把邻家的老柳树都劈碎了。

刘禹锡的《洞庭秋月行》写出了白露中秋的洞庭湖月景：

洞庭秋月生湖心，层波万顷如熔金。

孤轮徐转光不定，游气濛濛隔寒镜。

是时白露三秋中，湖平月上天地空。

岳阳楼头暮角绝，荡漾已过君山(湖上的小岛名)东。

秋分：秋高气爽 昼夜平分

八月中气秋分，一般在公历9月22日前后，这时太阳到达黄经180度，直射地球赤道，因此这一天全球各地(两极除外)都是昼夜平分。秋分节气，不但北方，连南方大部分地区也开始进入秋天，雨季结束，云量减少，抬头碧空万里，出外凉风习习，因此被称作“秋高气爽”，也即“秋水共长天一色”，如果人内心没有“悲哉秋之为气”念头的話，秋分其实是美好宜人的时节。

元稹的《咏廿四气诗·秋分八月中》：

琴弹南吕调，风色已高清。

云散飘摇影，雷收振怒声。

乾坤能静肃，寒暑合均平。

忽见新来雁，人心敢不惊？

首句指从音律上说八月“律中南吕”。“雷收”句，古代将秋分分为三候：“一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坏户(做茧、封窝门)，三候水始涸(河流进入枯水期)”，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过盛而引起的，秋分后阳气衰落，所以不再打雷了，因此诗中称“雷收振怒声”。“寒暑合均平”，古书称“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指秋分是从暑到寒的盛衰转折点，不但昼夜平分，也是气温处于全年平均值的日期。最后两句则又有“悲哉秋之为气”的意味。

古代帝王，每到秋分，就到京城西门外的“月坛”去祭月，称“夕月”。宫廷乐辞中有很多夕月歌，都是佶屈聱牙的，这里另选一首平实的七绝，唐代刘禹锡的《监祠夕月坛书事》：

西嶰司分昼夜平，羲和停午太阴生。

铿锵揖让秋光里，观者如云出凤城。

西嶰(hào)，即少皞，也可以写成“少昊”，指西方之神。第一句说，西方之神少皞接管了秋天，使这天昼夜平分；第二句说是太阳神车正到正午，而月亮刚刚升起（说明是上弦月）；最后一句是写夕月仪式的盛况。

秋分是“三秋”之中点，所以和中秋节挨得很近，有时就赶在同一天。诗人们于是常把两节放在一起来写，如宋末画家杨公远的《癸未中秋》：“凉入郊墟暑渐微，奈何节序暗推移。景逢三五秋分夜，光异寻常月满时。”宋人谢逸的词《点绛唇》：“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凉蟾光满，桂子飘香远。”都是既写了秋分，又写了中秋。

还有像“漏钟仍夜浅，时节欲秋分”（【唐】贾岛《夜喜贺兰三见访》）、“故园应露白，凉夜又秋分。月皎空山静，天清一雁闻”（【明】孙作《客中秋夜》），都是写秋分的佳句。

华北地区的农谚说：“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这说明秋分节气是播种冬小麦的最佳时节（农事要按节气安排，不能按农历月份安排）。秋分之后，降温的速度更快，以后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了。

九月——季秋菊香 九九重阳 寒露霜降

离宫散萤天似水，竹黄池冷芙蓉死。

月缀金铺光脉脉，凉苑虚庭空澹白。

露花飞飞风草草，翠锦斓斑满层道。

鸡人罢唱晓珑璁，鸦啼金井下疏桐。（【唐】李贺《九月》）

九月是秋季的最后一个月，又称季秋、暮秋、菊月等。按地支排列，九月是建戌之月；按十二音律，九月“律中无射”。九月的天气和景象，正如李贺在《九月》诗中所描绘的那样，飞萤不见，天凉如水，竹叶转黄，池面是残荷败柳，道路是落叶斑斓。由于树叶落尽，庭院显得空旷清冷，月光淡淡，露水湿湿——美感中带着一丝无奈，收获中夹杂着一点失落。

九九登高节

中国人特别重视日月数字重合的日子，但“八月八”不知为什么没形成重要节日，九月九日却形成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重阳节。九是单数，为阳，而且是个位数中最大的阳数，这称“极数”，两九重叠，因此叫“重阳”。古人认为，九是个到了头的数字，所以指天之高为“九重”，指地之极为“九泉”，河流多弯叫九曲。早在战国时期，民间就有了过重阳节的习俗，到了唐代，重阳节正式成为法定节日，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

重阳节的主要活动有踏秋登高、吃重阳糕、赏菊花、饮菊花酒、祭祀祖先等。

与三月三日“踏春”对应，九月九日“踏秋”，也是几乎全家倾室而出，全邑倾城而出，不是走平地，而是登高，还要插茱萸、赏菊花。自魏晋以后重阳节越来越被人们重视，文人墨客对这个节日尤其情有独钟，一到重阳节，他们就感慨万千，诗兴大发，所以吟咏重阳节的诗作极多。诗中除了写重阳节的各种活动外，借景抒情的意味尤其浓厚，而且多以悲秋为基调，表现和感叹逆旅生活、怀念亲友，以及抱憾穷愁等等。

重阳诗中最脍炙人口的当属唐代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了：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茱萸是一种香草，古人认为重阳节这天，头戴茱萸可以避灾驱邪。诗中不是单纯记述当时重阳节登高、插茱萸的风习，而是从他的逆旅情怀写起。诗人一人在京城漂泊，兄弟们在家乡（山西蒲州，因在华山以东，当时称山东）。重阳节这天，王维设想，家乡的兄弟们，当他们都登高游玩，互相给对方头上插戴茱萸的时候，一定会感到原来还少了一人——这是一种出乎常情的曲写，更写出了诗人思乡的深厚。诗中原注：“时年十七”，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能写出这样的佳作，并留下“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的千古名句，实在难能可贵。

登高是重阳节最普遍的一项活动，有的地方就把重阳节叫“登高节”。秋日晴天增多，秋高气爽，登高远眺，确实让人心旷神怡（也有说法是为了避灾）。下面再选一首为人熟知的诗，唐人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

江涵（映）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山）。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

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

诗人与朋友提着酒壶在重阳节登山饮酒作乐，但头上插的不是茱萸，而是菊

花。最后一句是典故，本书开头曾讲到，春秋时齐景公游牛山，望着繁华的国都，忽发宇宙大悲哀，流泪说：“难道有一天我也要离开这样美好的一切，独自去死吗？”诗人对这种做法表示不屑，借此试图表现一种旷达之情，但看全诗气氛，仍弥漫着些许抑郁和无奈。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醉花阴》也非常著名：

薄雾浓云愁永昼。

瑞脑（香料）消金兽（香炉）。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

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全词通过描述她重阳节把酒赏菊的情景，烘托出一种凄凉寂寥的氛围，表达了思念远方亲人的寂寞心情。结尾三句用黄花喻人，以瘦暗指相思之深，含蓄深沉，被广为传诵。

很多重阳登高诗大都是这样的基调，“一为重阳上古台，乱时谁见菊花开”（【唐】杜荀鹤《重阳日有作》）、“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杜甫《九日五首》）、“昨日登高罢，今朝再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李白《九月十日即事》）等。唐代刘兼的《重阳感怀》：

重阳不忍上高楼，寒菊年年照暮秋。

万叠故山云总隔，两行乡泪血和流。

连登高都不忍登了，思乡思得血泪一起流，有点遭罪的感觉了。

对于既没有山又没有高楼的地方，重阳节怎么办？人们想出了以“吃糕”，代替“登高”，后来逐渐形成了蒸重阳糕的风俗。讲究的重阳糕要做成九层，五颜六

色像座宝塔，洒上桂花，上面还捏成两只小羊，象征重阳(羊)，有的还在塔尖点一支蜡烛，更切合了登(灯)高(糕)之意。



图 3.4.32 重阳糕

“糕”为韵作了一首《九日食糕》诗：

飏馆轻霜拂曙袍，糗糒花影斗分曹。

刘郎不敢题糕字，空负诗家一代豪。

飏馆即“商飏馆”，建在南朝金陵，是用于重阳登高的台子。糗糒，即黏糕。分曹，类似今天的“派对”。后两句是嘲笑刘禹锡，一代诗豪，连个俗字都不敢用在诗里，太迂腐了。

提到诗的灵感，还有一则有趣的典故：据宋代《冷斋夜话》记载，当时有一位诗人潘大临，家里很穷，在一个重阳节前夕，他听到窗外秋风飒飒，秋雨潇潇，不禁诗兴大发，取出毛笔在墙上写下“满城风雨近重阳”七字，正要往下写，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是衙门派人催交租税来了。好不容易一番交涉，把这人打发走，但原来的灵感已经荡然无存了，仅留下一句诗。

没想到这一句诗就成全了这位小诗人，前四个字“满城风雨”还成了成语，被人们广泛使用，当然意思引申了，来喻某一事件传播很广，到处议论纷纷。潘大临后来终因贫穷而死，朋友谢无逸为了纪念他，这样续写：“满城风雨近重阳，无奈黄花恼意香。雪浪翻天迷赤壁，令人西望忆潘郎。”后代很多人以这句诗为首句来续

据《邵氏闻见后录》里记载，唐代时，诗人刘禹锡在重阳节吃糕时，忽然来了诗兴，想以“糕”为韵作一首诗，可是查来查去《五经》中没有这个字，于是没敢用，过一会儿诗的灵感也消失了。宋朝的宋祁却对此很不以为然，于是特别以

作,但最著名的还是谢无逸写的这首。

赏菊在重阳

菊花在秋天重阳佳节前后盛开,所以民间有重阳赏菊花、饮菊花酒的习俗(菊花酒在古代被看作是祛灾祈福的吉祥酒)。从三国魏晋以来,重阳聚会饮酒、赏菊赋诗已成时尚,古人为我们留下了无数重阳赏菊饮酒的诗篇。白居易有《重阳席上赋白菊》:



图 3.4.33 陶渊明赏菊图

满园花菊郁金黄,中
有孤丛色似霜。

还似今朝歌酒席,白头翁入少年场。

这是重阳赏菊时白居易看到黄色菊花丛中有一朵白菊,于是作了以上生动比喻。

金代的宇文虚有《又和九日》:

一时旌节出,又见菊花开。

强忍玄猿泪,聊浮绿蚁杯。

“旌节出”指出使边关或他国。“玄猿泪”来自《水经注》“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表现一种思乡怀土的情感。“绿蚁”即酒的代称。诗人在羁旅生涯中,正逢重阳佳节,看到菊花开放,更勾起思乡情怀,只好来借酒浇愁。

由此看来,诗人们在作诗时,很少客观地纯写重阳节,总喜欢注入自己的感

受,比如写登高总和思乡苦病联系在一起,写重阳菊花时也不例外。再举两首如下:

去岁重阳尚故乡,今朝官舍又重阳。

人情不似黄花好,处处相逢一种香。(【宋】林票《九日题湖阳县斋》)

表现了人客居在外,举目无亲,唯有菊花对人一视同仁的一种感受。

再看宋人戴复古的《九日》:

今日知何日,他乡忆故乡。

黄花一杯酒,白发几重阳。

日晚鸦争宿,天寒雁叫霜。

客中无此醉,何以敌凄凉。

这是客居在外的一种凄凉之感。

菊雨凄凄江露凉,客中无酒对重阳。

去年黑发今年白,不似黄花岁岁黄。(【宋】柴随亨《九日客金陵》)

诗人也是客居,但诗中表现的是一种岁月流逝、年华老去的感慨。

宋人张元干的词《水调歌头》有“已过中秋时候,便是菊花重九”,也是写菊花与重阳节的关系。

现代社会交通、通讯发达了,这种客居怀乡的情绪多半已成为历史,今天的人已经很难理解古人的这种情感了。今天被大大发挥的是:古代有在重阳节敬老的传统,重阳节的“九九”与“久久”同音,九在个位数字中又是最大数,有长久、长寿之意,过去风俗,菊花象征长寿,而且人们认为佩茱萸、喝菊花酒可令人长寿。所以 1988 年,我国将每年的农历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

寒露:秋风萧瑟 露冷气凉

寒露是九月的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寒露”的意思是气温比白露时更低,地面的露水已经非常冷了。天文上规定,每年太阳到达黄经 195°时为寒露(一般为公历 10 月 8—9 日)。到了寒露,我国南方也全面进入秋季,民间称“吃了寒露饭,不见单衣汉”;而东北和西北地区,则即将进入或已进入冬季了。

看唐代诗人元稹的《咏廿四气诗·寒露九月节》:

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

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阳。

化蛤悲群鸟,收田畏早霜。

因知松柏志,冬夏色苍苍。

古代将寒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鸿雁来宾”指鸿雁排成队列大举南迁,中途休息(“宾”即住宿);“雀入大水为蛤”指雀鸟进入水中变成蛤蜊(深秋天寒,很多雀鸟都不见了,古人看到水里出现很多蛤蜊,贝壳条纹和鸟的很相似,便以为它们是鸟变成的);“菊始黄华”是说此时菊花已普遍开放。诗中把这三件事都写到了。

古代提到“寒露”的诗句极多,有的是指寒露节气,有的是指“寒冷的露水”,如唐代韩翃的《鲁中送鲁使君归郑州》:

城中金络骑,出饯沈东阳。

九月寒露白,六关秋草黄。

“九月寒露”,说明是指寒露节气,但此寒露又“白”,像具体的露水,这正是诗的高明之处,一语双关,让人充满联想。

唐人权德舆《奉和圣制丰年多庆九日示怀》：

寒露应秋杪，清光澄曙空。

泽均行苇厚，年庆华黍丰。

声明畅八表，宴喜陶九功。

文丽日月合，乐和天地同。

“秋杪”即“秋天的末尾”，秋天末尾的寒露，指的是寒露节气无疑。而且是“九日示怀”，看来是寒露与重阳落在同一天了。

再看宋人郭印的《秋日即事》：

篱边准拟嗅清香，菊蕊真同佛斋妆。

屈指重阳能几许，夜来寒露已为霜。

此秋日离重阳看来也不远，寒露为霜，说明快到下一个节气霜降了，也有些一语双关的味道。

苏轼的诗句“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赠刘景文》），也是指寒露时节。

霜降：叶落草枯 秋晚凝霜

霜降为九月中气，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一般在每年的10月23—24日，太阳位于黄经210°。到了这时节，夜里散热很快，温度会降到0℃以下，于是圆润的露水改凝为六角形的霜花。古人以为霜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所以取名“霜降”，其实霜和露水一样，都是空气中的水汽凝结的。特别是夜里无云时，地面散热更快，更容易结成霜，所以民谚有“霜重见晴天，瑞雪兆丰年”的说法。

古代将霜降分为三候：“一候豺乃祭兽，二候草木黄落，三候蛰虫咸俯。”即一候豺狼开始大量捕猎，把自己吃肥以便度过不易觅食的冬天；二候野草枯黄、树叶

掉落；三候入蛰的动物全在洞中不动不食，伏下身来冬眠了。

元稹的《咏廿四气诗·霜降九月中》：

风卷清云尽，空天万里霜。

野豺先祭兽，仙菊遇重阳。

秋色悲疏木，鸿鸣忆故乡。

谁知一樽酒，能使百秋亡。

诗中写到霜降时节云尽天高、木落雁飞的景象，也写到豺祭兽的典故，还写到了菊花和重阳。

宋代诗人黄庭坚的《谪居黔南》：

霜降水反壑，风落木归山。

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

诗单纯写景，写出了霜降时节的溪流水量减少、树叶落尽、昆虫都入蛰等景象。

欧阳修的《新营小斋凿地炉辄成五言三十七韵》中说：

霜降百工休，居者皆入室。

瑾户畏初寒，开炉代温律。

霜降时节，各种室外的劳作都停止，人们开始准备猫冬了，把门缝都用泥涂严，屋里生起火炉代替暖和的天气。

清代郑茂有《都门霜降日作》：

风雨连朝动客愁，笳声呜咽满边楼。

卷帘何事看新月，一夜霜寒木叶秋。

他以鸣笳（北方民族的一种笛子）、新月、落叶为背景，写出了在霜降那天心中涌出的一种客居伤秋的情怀。

十月——孟冬收藏 寒衣下元 立冬小雪

孟冬·潜伏闭藏

农历十月，是冬季的第一个月，又叫“孟冬”，按地支排列，是地支的最后一个月——建亥之月。按古代月份与音律的关系，十月对应最短的那只律管“应钟”。《吕氏春秋》说：“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意思是说，农历十月的时候，太阳的位置在尾宿，天黑后，危宿出现在南方正中，拂晓时刻，星宿七星出现在南方正中。

汉代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有一首诗是这样写孟冬的：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

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

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

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

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

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

“惨栗”形容朔风怒号；“三五”指农历十五，正是月圆之日；“四五”指农历二十，月亮已经亏缺，故称“蟾兔缺”。诗写出了孟冬十月的寒冷天气及诗人的感受，顺便也写出了天象和月相。后几句写的是对亲人或朋友的相思，“区区”指相思

之情。

南朝宋代诗人王微有“孟冬寒风起，东壁正中昏”（《杂诗二首》）之句，也写出了当时孟冬时节的天象：天黑后东壁出现在南方正中。最早的星宿划分，东壁与室宿不分，而且与危宿同在今飞马座，所以诗里写的天象与《吕氏春秋》说的大体是一致的。

再看东汉、三国时曹操的《步出夏门行》：

孟冬十月，北风徘徊。

天气肃清，繁霜霏霏。

鸱鸺（一种大鸡）晨鸣，鸿雁南飞。

鸢鸟（一种猛禽）潜藏，熊罴（棕熊）窟栖。

钱镈（农具）停置，农收积场。

逆旅整设，以通贾商。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在这首诗里，写出了孟冬十月的天气、动物的迁徙蛰伏、人们的农事活动，以及旅行经商等等。生动雄浑，气象开阔，表现了诗人的博大胸怀。

描写十月农事的诗句也比较常见，如《诗经·七月》：“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写的就是秋冬之交打谷脱粒、收储粮食等农事活动。

古代描写十月的诗还很多，如唐人李贺的《十二月乐辞·十月》，有“玉壶银箭稍难倾，缸花夜笑凝幽明。碎霜斜舞上罗幕，烛笼两行照飞阁”之句，写出了十月天渐寒冷，漏壶里的水流起来艰涩不畅，灯花半明半暗，帷幕结了冬霜等景象。唐人朱长文《宿新安江深渡馆寄郑州王使君》：“霜飞十月中，摇落众山空。孤馆闭寒木，大江生夜风。”则直接描写十月霜飞风大的寒冷景象。

冬天是闭藏的季节，一入冬，万物都开始了收敛后的闭藏。按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春三月谓之生发，是推陈出新、生命萌发的时令；夏三月谓之滋长，是繁茂旺

盛、结实秀穗的时令；秋三月谓之收敛，是万物成熟、枯萎收获的时令；冬三月谓之闭藏，是生机潜伏，万物休眠的时令。归于一句话即“春生夏长秋敛冬藏”。无论是大自然阴阳二气的变化、动植物的生长规律，还是农业生产过程、人类养生，都需遵循这一规律。这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科学体现。《千字文》开头，概括中国传统天文学全部内容的8句话：“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就包含了一句“秋收冬藏”，可见这个规律在古人心中的重要性。

宋代于石的《次韵天民有年》：

四海同一稔，茆檐蔼富穰。

邻灯晓炊暖，溪雨晚春香。

有客歌良耜，何人饿首阳。

三时足勤苦，真乐在冬藏。

“有年”“稔”“穰”都是丰收的意思，“首阳”是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典故。全诗写出了农民在丰收后的安乐饱暖，最后说：三个季节的辛苦，终于换来了冬季储藏的融融快乐。

冬十月虽然开始收藏，但按易卦的解释，其含义还很丰富。在十二消息卦中，十月为“坤”，六爻全为阴，即十月是个全阴的月份，但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孤立看待这个“全阴”，古人认为，十月虽然全是阴，但暗含一点纯阳，所以反称十月为“阳月”。从十月的气候本身来说，由于夏秋半年贮存的地热还尚未散尽，虽然气温逐日下降，但地表一般还不会太冷，在晴朗无风之时，甚至还会出现温暖舒适的天气，所以民间有“十月小阳春，无风暖融融”的谚语。

宋朝诗人戴复古有《海棠》诗，就写出了这一情景：

十月园林不雨(降)霜，朝曦赫赫似秋阳。

夜来听得游人语，不见梅花见海棠。

唐人樊晃的《南中感怀》，有类似的意境：

南路蹉跎客未回，常嗟物候暗相催。

四时不变江头草，十月先开岭上梅。

因为十月这种奇特的位置，秦统一中国后，颁行了以十月(亥月)为岁首的秦历，夏历的十月初一成了“秦历”的元旦，这种历法一直用到西汉的汉武帝时代。汉武帝以后才又改回通用的以寅月为岁首的夏历，一直沿用下来(中间有两个不太为历史学家承认的朝代用过其他岁首，王莽的“新”王朝曾用丑月，武则天的“周”曾用子月)。

授衣·下元

农历十月没有特别重要的传统节日，比较有影响的是十月初一“授衣节”(寒衣节)和十月十五“下元节”。

深秋初冬之时，天气日渐寒凉，人们开始添换寒衣。《诗经·七月》中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诗句，这里“授衣”包括百姓为自己制备寒衣，也包括官府向官吏分发冬衣。从那时开始，逐渐就形成了“授衣”制度，唐代为此还设立了假期。制好的冬衣一般十月初一就穿上了，所以民间谚语有：“十月朝，穿棉袄，吃豆羹，御寒冷。”

十月初一，是冬季的第一天，人们为了御寒穿上了棉衣，同时又想到了冥间的先人，怕他们在地下的灵魂缺少衣服，因此都去祭扫祖先坟茔，祭祀时除了用食物、香烛、纸钱等做供物外，还有一种特别的供物——冥衣。人们在坟茔前把冥衣焚化给祖先，叫作“送寒衣”或“烧寒衣”。渐渐地，十月初一演变为一个专门的祭祀日——“授衣节”，又称“寒衣节”或“烧衣节”，成了汉族的三大鬼节之一(另两个鬼节是清明、中元)。

宋人洪咨夔有诗《杨坟》，就提到了这一节日：

生前图形耀凌烟，死后起冢高祁连。

垛楼阴合苍官立，犇路苔生石翁泣。

吴人最重十月朝，纸钱挂冢风飘飘。

积金至斗命可买，玉带貂冠镇长在？



图 3.4.34 寒衣节

诗说，此人活着的时候，功业显赫到高挂凌烟阁，死后的坟头也像祁连山那么高，可还是只有松柏（苍官）、石像（石翁）在墓道陪伴。吴地的人最看重十月初一寒衣节了，纸钱撒得挂在坟头到处都是，这些钱如果在阳间及时买命，是不是人就可以长生不老，这高官就总是挂玉带貂冠，而不是现在挂纸钱了？答案诗人没有说，留给读者去体味了。

另外像“年年授衣节，牢落向他州”（【宋】陈与义《连雨书事》）、“方过授衣月，又遇始裘天”（【宋】陆游《立冬日作》）都提到了授衣节。

当然，祭祀祖先烧的冥衣一般都不是真的衣服，而是用花纸剪裁黏合精心制作而成的。有的无神论者对这种做法感到怀疑，相传过去山西临县有人作了这样一首诗：

粘纸成衣费剪裁，凌晨烧去化灰埃。

御寒泉台果用否？但闻悲声顺耳来。

后来这习俗果然就有了一些变迁，人们不再烧寒衣，而是“烧包袱”，即把冥币封在一个纸袋中，写上收者和送者的名字以及要买的衣物，在坟茔前烧掉这个纸袋就行了。人们相信，冥间和阳间一样，有钱就可以买到必需的东西。

农历十月十五,传统称“下元节”。按中国的道教系统,道教天神水官可以为人们解厄,他的生日是十月十五,所以这天被称为“下元节”,是道教的重要节日。

宋代有位僧人,法名“师范”,有《偈颂》写道:

径山不敢相谩,开口便见心肝。

今朝十月十五,下元解厄水官。

水官全名为“下元三品解厄水官洞阴大帝”。据说,十月十五这天,水官下降到凡间,考察风雨江湖与人间善恶,根据考察,再回奏天庭,为人间戒罪祈福,解厄消灾。民间则是门前张灯、持斋诵经、祭祀亡灵等。有时还扎彩船,在河中巡游。有些地方的风俗,这天,凡是道教徒,家门外都要竖起“天杆”,杆上挂黄旗,旗上写“天地水府”“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消灾降福”等字样,晚上,杆顶则挂起天灯,灯下用糯米粉做的素馅团子做供品,因此俗谚称:“十月半,牵砵团子斋三官。”

宋金时代的道教领袖刘处玄《水龙吟》:

此时辛酉初冬,下元望夜逢甘雨。

麦苗滋长,深根固蒂,多欢少虑。

念道无灾祸,圣贤佑众,生无苦遇。

天元将末,群仙庆会,功全行,朝元去。

别有天官宝所,了真修、得升云路。

六铢衣挂,清平福救,九玄七祖。

归去无生老,自然性,明今达古。

各全家奉道,始终莫变,管如庞许。

充满了道教用语,这里就不一一解释了。

清代诗人洪亮吉有诗《南楼忆旧》:

才过中元又下元,赛神箫鼓巷头喧。

年来台阁多新鲜，都插官花粉杏园。

他在诗下自注：“赛神会中每用七、八人扛一桌，上扮金元院本诸故事，名台阁。”这说明清代的下元节还有赛神活动。按诗人的自注，这“台阁”相当于人抬的彩车，上面有金元传统戏剧的人物造型。

因为人们认为水官就是治水的大禹帝，所以各地禹庙也常有祭祀活动，还有扎彩船在河中巡游等仪式。有的地方还有工匠祭炉神的习俗，当然这炉神不是大禹，而是太上老君了。

立冬：气寒水冷 秋尽冬来

立冬为农历十月节气，太阳到达黄经 225°。按二十四节气的标准，“立冬为冬日始”，从公历说，立冬在每年的 11 月 7—8 日。按现代气候学的四季划分标准，5 天连续平均气温降到 10℃ 以下时，视为冬季来临，这样，只有黄河流域在立冬前后满足这一标准。本来嘛，二十四节气就是古人按黄河流域的气候规律制定的。

唐代诗人元稹的《咏廿四气诗·立冬十月节》是这样写的：

霜降向人寒，轻冰渌水漫。

蟾将纤影出，雁带几行残。

田种收藏了，衣裘制造看。

野鸡投水日，化蜃不将难。

前几句写天寒水冻，月影瘦、雁南飞，作物收获，寒衣制成。后两句是典故，古代将立冬分为三候：“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冻，三候雉入大水为蜃。”所谓“雉入大水为蜃”即指野鸡一类的大鸟钻入水里，变成大蛤（河蚌类）了。

明代王稚登有《立冬》诗，写出了秋尽冬来，落叶红黄斑驳、天气日渐寒冷的景象：

秋风吹尽旧庭柯，黄叶丹枫客里过。

一点禅灯半轮月，今宵寒较昨宵多。

宋人陆文圭的《立冬》诗，与上诗异曲同工，另外还写出了自己在秋末冬初的衰懒之情：

早久何当雨，秋深渐入冬。

黄花独带露，红叶已随风。

边思吹寒角，村歌相晚春。

篱门日高卧，衰懒愧无功。

再看陆游的《立冬日作》：

室小才容膝，墙低仅及肩。

方过授衣月，又遇始裘天。

寸积篝炉炭，铢称布被绵。

平生师陋巷，随处一欣然。

立冬日到，刚过了授寒衣的月份，又到了开始置办皮衣的节令了，可诗人很贫穷，居住在狭窄的陋室，连烧炭、做被的花费都要锱铢必较，哪里有钱呢？但一想先师孔子的“一簞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释然了，决定快乐地过下去。

立冬后，中国北方农林作物进入越冬期，江淮地区的“三秋”已接近尾声，南方则是种麦的最佳时期。这时，降水量呈减少趋势，如果立冬前后雨雪充沛，将特别有利于作物越冬，谚语有“重阳无雨看立冬，立冬无雨一场空”的说法。宋代文学家苏辙的《立冬闻雷》，有“民饥强扶耒，秋晚麦当宿。闵然候一雨，霜落水泉缩”的句子。

小雪：生机敛藏 雪花飘飘

我们再来看二十四节气中有关小雪的诗歌。小雪是十月中气，一般在公历11月22—23日，太阳到达黄经240°时。古人称“小雪十月中，雨下而为寒气所薄，故凝而为雪。小者，未盛之辞”。这时已开始下雪，但雪量较小，地面上积雪很少，所以称“小雪”。小雪和雨水、谷雨、寒露、霜降等节气一样，都是直接反映降水的节气。

先看元稹《咏廿四气诗·小雪十月中》：

莫怪虹无影，如今小雪时。

阴阳依上下，寒暑喜分离。

满月光天汉，长风响树枝。

横琴对绿醕(美酒)，犹自敛愁眉。

小雪的三候为“一候虹藏不见，二候天气上升地气下降，三候闭塞而成冬”。诗的前二句即是说“虹藏不见”，三、四句指“天气上升地气下降”，由于阳气上升，阴气下降，导致天地闭塞不通，所以到三候万物失去生机而进入冬天。

唐代的徐敞还直接用《虹藏不见》为题作诗：

迎冬小雪至，应节晚虹藏。

玉气徒成像，星精不散光。

美人初比色，飞鸟罢呈祥。

石涧收晴影，天津失彩梁。

霏霏空暮雨，杳杳映残阳。

舒卷应时令，因知圣历长。

“玉气”指祥瑞之气，“星精”，古人认为五大行星是五行之精。“天津”这里指

渡口，“圣历”指皇历。整个诗都是围绕彩虹而写的。

小雪时节，生机敛藏，但也有例外，如梅花正是绽开的时候，明明严冬，却仿佛早春已到似的：

风撼千林木叶摧，冰霜国里早春回。

一枝参透乾坤缊，生意(生机)都从小雪来。(【宋】李龙高《十月梅》)

陆游的《初寒》，又一次表现了诗人在小雪节气前的荒居、贫困和无奈：

久雨重阳后，清寒小雪前。

拾薪椎髻(一种发型)仆，卖菜摇头船(一种简陋的小船)。

薄米全家粥，空床故物毡。

身犹付一歆(shà,吸取)，名字更须传？

在南北方大部分地区，小雪时已完全进入冬天，但中国领土太大了，比如在岭南，小雪时仍然很温暖，诗人对那里的气候是怎么描写的呢？看唐人张登的《小雪日戏题绝句》：

甲子徒推小雪天，刺梧犹绿槿花然。

融和长养无时歇，却是炎洲雨露偏。

瞧，按干支推导节气，此节气徒称“小雪”，因为不但没有雪，而且刺梧桐叶犹绿，木槿花如火燃，风光融融，适宜养生，毕竟是南国炎洲啊，老天的雨露都偏向于这里！

十一月——仲冬凛冽 建子阳生 大雪冬至

建子冬月

农历十一月，在冬三月之正中间，也称仲冬、冬月。另外，它还有辜月、畅月、葭月等别称。辜者，故也，有“吐故纳新”之义，因为十一月阴极阳生，新年伊始，故物将吐。“畅”则是“充”的意思，辜、畅都表示此月万物充实，准备向外发的状态。

为什么说十一月是“新年伊始”呢？原来，十一月是“建子之月”，按古人关于月份与十二地支的对应，此月排在首位，因为这个月有重要的“冬至”，冬至是阴极阳生的转折点。先秦时代有夏历、殷历和周历，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殷历以建丑之月为岁首，周历以建子之月为岁首，三历的正月各差一个月。因为冬至的特殊地位，再加上冬至月有周历把它作为正月的历史，所以它被当作真正的年周期之始。

至于“葭月”，很多书说“冬月葭草吐绿头，故称葭月”。这是望文生义的解释，冬至月正冰天雪地，葭草（芦苇）又不是梅花，是不可能吐绿头的。实际上，这里的葭指的是“葭灰”，来自古代的候气实验，十一月冬至是最基本的律管——黄钟管有葭灰飞出。唐代韩偓有“中宵忽见动葭灰，料得南枝有早梅……阴冰莫向河源塞，阳气今从地底回”（《冬至夜作》）就是用的这一典故。

古代写到十一月的诗，大都是围绕“寒冷”这一主题来写的。唐代边塞派诗人高适有《蓟门行五首》，其一为：

边城十一月，雨雪乱霏霏。

元戎号令严，人马亦轻肥。

羌胡无尽日，征战几人归？

除写出边塞将士的严整、艰险外，也写出了边城十一月大雪纷飞的景象。白居易的《醉后狂言》，有“江城山寺十一月，北风吹沙雪纷纷”之句，有完全相似的意境。

唐人刘蕃有《忆长安·十一月》：

忆长安，子月时，千官贺，至丹墀（宫殿的台阶）。

御苑雪，开琼树，龙堂冰，作瑶池。

兽炭毡炉正好，貂裘狐白相宜。

诗写的是长安皇宫里严冬的景象，树上挂满霜雪如同琼花，瑶池结成冰场，天太冷了，人们都穿着皮衣、围着炭炉在取暖。

李贺的《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辞》是这样写十一月的：

官城团围凜严光，白天碎碎堕琼芳。

挝（敲）钟高饮千日酒，战却凝寒作君寿（祝酒）。

御沟泉合如环素，火井温汤在何处？

诗把严冬的景象、人们的消寒行为和感受心情都用瑰丽奇绝的诗句表现出来了。

诗人中也有用十一月的别称“辜月”“畅月”等入诗的，如：

辜月今朝初一日，正当冬至满霜月。（【宋】释慧晖《偈颂四十一首》）

霜曦开畅月，雪花动阳林。（【宋】陈杰《冬晴散步》）

仲冬十一月，中国北方是这样的，那么江南呢？气候则温和得多，看唐人吕渭的《状江南·仲冬》：

江南仲冬天，紫蔗节如鞭。

海将盐作雪，出用火耕田。

江南的冬天，紫甘蔗长得还很茂盛，没有下雪，只好把海边的晒盐场想象为雪地了，农民正放火烧荒，准备耕种下一季的作物了。

大雪：冰封地冻 雪片纷飞



图 3.4.35 大雪

地降水量都进一步减少。

杨万里有《晚望二首》，其一写道：

月是小春春未生，节名大雪雪何曾。

夕阳不管西山暗，只照东山八九棱。

看来诗人作诗这年大雪节气落在了人称“小阳春”的十月，所以诗中说“月是小春”，但诗人发现，这“小阳春”的十月并无春意（很冷），大雪节气也没有雪（很干燥），夕阳西下，映衬的西山很幽暗，向东望，东山倒被照耀得棱角分明。

当然，大雪节气如果遇上强冷空气前沿与暖空气交锋，也会降大雪甚至暴雪。人们常说“瑞雪兆丰年”，如果这是下大雪，积雪覆盖大地，可以保持地面的温度不会降得很低，为冬作物创造了良好的越冬环境，所以又有“今年麦盖三层被，来年

枕着馒头睡”的农谚。

看元稹的《咏廿四气诗·大雪十一月节》：

积阴成大雪，看处乱霏霏。

玉管鸣寒夜，披书晓绛帷。

黄钟随气改，鹖鸟不鸣时。

何限苍生类，依依惜暮晖。

“积阴”指大雪节气，因为经过半年来阴长阳消，这到了阴气最盛的时候了，到处乱雪霏霏。富贵人家和读书人都在消磨着寒夜，候气实验的黄钟管也快要飞灰响应冬至了，鹖鸟也冷得不再鸣叫了，阴极的冬末，就如同一天中的暮色，令苍生珍惜不已。

古代将大雪分为三候：“一候鹖鸣(hé dàn)不鸣，二候虎始交，三候荔挺出。”是说此时因天气寒冷，寒号鸟也不再鸣叫了；然后老虎开始有求偶行为；“荔挺”为兰草的一种，也开始抽出新芽。可以看出，古人说的七十二候物候现象，好些都是靠不住的，后人解释为阳气萌动导致“虎始交”“荔挺出”，可是冬至未到，怎么会有阳气萌动呢？

鹖鸣，即“寒号虫”，它不是鸟，而是一种啮齿动物，学名鼯鼠，它的前后肢之间有宽宽的皮膜，可以从树上向下轻快地滑翔。传说它一入冬就掉毛，在窝里冷得直哆嗦，鸣曰：“得过且过，明天垒窝。”等到了大雪，冷得连叫都叫不出声了（童话里干脆说是被冻死了）。

大雪节气人们怎么过呢，看宋朝诗人梅尧臣的《次韵和王道损风雨戏寄》：

小雪才过大雪前，萧萧风雨纸窗穿。

而今共唱新词饮，切莫相邀薄暮天。

天正寒，风雨潇潇，是文人们一起宴请作诗的好机会，当然不要薄暮时再相邀（可能是因为太晚了）。按养生的说法，“大雪”节气是进补的好时节，有“冬天进

补,开春打虎”的说法。仲冬进补能有助于体内阳气的敛藏,有利于开春的体健神旺。老南京有俗语“小雪腌菜,大雪腌肉”想必也是为进补作准备吧。

冬至:夜长昼短 一阳始生



图 3.4.36 冬至时太阳白天行走的路线

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气,也是一个传统节日,俗称“冬节”“长至节”等。早在 2500 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我们的先人就已经能用土圭测出冬至的确定日期。古代非常重视冬至,规定有冬至的月为“子月”,是十二地支序的首位。

按公历,冬至一般在每年的 12 月 22—23 日,这天太阳黄经到 270° ,纬度最南,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白天最短,黑夜最长(北极圈以内则 24 小时都是黑夜)。《尚书·尧典》有“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之句,即是说冬至的白天最短,晚上天黑后正南方向可以看到昴星高挂。

古人常把《尚书》中的这一典故用在诗中,如南朝诗人傅亮的《冬至》,就有“星昴殷仲冬,短晷穷南陆”(后者是“白天最短、太阳最南”的意思)。

晋代潘尼的《长至诗》:

浑仪赋四气,玉衡运招摇。

灵晷修期夕,日南始今朝。

这是从天文仪器,到天象、日影,多方面来写冬至。

元稹《咏廿四气诗·冬至十一月中》:

二气俱生处,周家正立年。

岁星瞻北极，景日照南天。
拜庆朝金殿，欢娱列绮筵。
万邦歌有道，谁敢动征边？

“二气”指大自然的阴阳二气，“周家”句指周历以冬至月为岁首，“景日照南天”即冬至这天太阳纬度最南。

我国古代将冬至分为三候：“一候蚯蚓结，二候麋角解，三候水泉动。”传说蚯蚓是阴曲阳伸的生物，此时阳气虽已生长，但阴气仍然十分强盛，土中的蚯蚓仍然蜷缩着身体；麋与鹿同科，却阴阳不同，古人认为麋的角朝后生，所以为阴，而冬至一阳生，麋感阴气渐退而脱落；由于阳气初生，所以此时山中的泉水可以流动了。元稹的诗中这三条都没有写进，看来他对这三种物候都不太相信。我们现在来看，冬至后是更冷的小寒、大寒，泉水不会这么早就解冻的。

谈到这里，不得不再部分引用方回的《用夹谷子括吴山晚眺韵》：

极目无穷六合宽，仰天如以浑仪观。
日躔箕斗逢长至，月宿奎娄届大寒。

第三句即是冬至时节的天象，太阳走到箕宿、斗宿位置。

当然，冬至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天象，晚上斗柄指北（子位）：

璇杓插子日南至，黄钟飞灰雷出地。（【宋】陈元晋《上姚赣州镛寿》）

“璇杓”即斗柄，“黄钟飞灰”当然是候气了。那么“雷出地”呢？是冬至为代表的十一月的卦象。十一月为“复”卦，全称“地雷复”，卦象是上地下雷，所以诗中说“雷出地”。

从冬至开始，白天会一天天变长，古人认为这是“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所以把冬至当作年周期、大自然气运周期、万物生长衰亡周期的真正起点，又称作“一阳生”。在“地雷复”卦中，六根阴爻的最下面一根已变成阳爻，代表“一阳生”。

宋代僧人道川有《偈二首》写道：

群阴剥尽一阳生，草木园林尽发萌。

唯有衲僧无底钵，依前盛饭又盛羹。

这是说，十月的纯阴坤卦到头，终于出现一阳生，草木开始萌生。后两句是感叹他僧人的生活依旧如前。

北宋时期的全真道祖师张伯端有词《西江月·九》：

冬至一阳来服，三旬增一阳爻。

月中复卦朔晨潮。望罢乾终姤兆。

日又别为寒暑，阳生复起中宵。

午时姤象一阴朝。炼药须知昏晓。

词里说的不光是年周期的卦象变化，也指出了月周期、日周期的卦象变化。冬至一阳生之后，过 30 天就会增加一个阳爻（比如大寒二阳生，雨水三阳生等）；在一月之中，复卦是从“朔”开始的，等“望”结束的时候，全阳的“乾”终止，一阴生的“姤”出现；日周期呢？半夜（中宵）一阳生，正午姤象一阴生。他说，这都是炼药需要掌握的知识。

唐代韩偓的《冬至夜作》：

中宵忽见动葭灰，料得南枝有早梅。

四野便应枯草绿，九重先觉冻云开。

阴冰莫向河源塞，阳气今从地底回。

宋代罗与之《长至书意》：

万草千花若死灰，阳和一气已潜回。

莫言举世无先觉，几处寒梢放野梅。

宋代哲学家邵雍也有“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起处，万物未生时”之句（《冬至吟》），都是强调冬至阳气回转的现象。

杜甫有一首著名的七律《小至》：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管动飞灰。

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

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

诗写道，日月如梭，人事纷繁，转眼冬至就到了。“阳生”即一阳生，“春又来”，用雪莱的诗句解释，就是“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按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冬至到了，就是阳气上升的开始，春天已含在大自然的程序之中了。民间有谚语“吃了冬至饭，一天长一线”，指做针线活的人因为都在白天干活，由于一天比一天变长，所以每天都要增加一根线，“刺绣五纹添弱线”就是说的这件事。“吹葭六管动飞灰”当然指的是候气实验了。后两句说的是冬至时节孕育的春天气息，最后两句写出了诗人虽身处异乡但安定舒畅的心情。

也许是受杜甫此诗的影响，“一阳生”并且“长一线”成了后来诗人、词人写冬至时最常用的意象。试举几例来看：

老来心绪怯年光，又见春来报一阳。

未必暗添宫线永(长)，只应先引鬓丝长。(【宋】姜特立《冬至》)

日添一线书中见，雪染千丝镜里明。

迟暮犹思寸阴惜，凝严未觉一阳生。(【宋】刘克庄《冬至四绝》)

宋代葛立方的《蝶恋花·冬至席上作》：

缇室(候气密室)群阴清晓散。

灰动葭草，渐觉微阳扇。

日永(长)绣工才一线，挈壶(漏壶)已报添银箭(换了用于较长白昼的箭)。

六幕(天地四方)无尘开碧汉(银河)。

非雾非烟，仿佛登台见。

梅萼飘香紫小宴。霞浆莫放琉璃浅。

再看金元时期的尹志平《江城子·龙阳观冬至作》：

六阴消尽一阳生。暗藏萌，雪花轻。

九九严凝，河海结层冰。

二气周流无所住，阳数足，化龙升。

归根复命性灵明。过天庭，入无形。

返复天机，升降月华清。

夺得乾坤真造化，功行满，赴蓬瀛。

其中的“九九”，是民间一种计算寒冷时节的方法，从冬至日算起为“一九”，九天后叫“二九”，依此类推，一直到“九九”，数满八十一天为止，到这时就说明冬天已过完，春天来到了。

冬至一阳生，从此白昼一天比一天长，这是个吉日，古人认为必须隆重庆贺。本来夏至的时候阳气最旺，应该最被看好，但不是，古人认为夏至一阴生，君道开始衰了，所以反而不庆贺。历代皇帝都会在冬至这天，在天坛举行隆重的祭天大典。唐代诗人权德輿有诗《朔旦冬至摄职南郊，因书即事》写出了这一盛况：

大明南至庆天正，朔旦圆丘乐六成。

文轨尽同尧历象，斋祠忝备汉公卿。

星辰列位祥光满，金石交音晓奏清。

更有观台称贺处，黄云捧日瑞升平。

大明，指太阳，冬至这一天太阳最偏南，故称南至。圆丘是皇帝祭天的圆台，后面写的都是对皇帝、王朝的歌颂之辞。



图 3.4.37 天坛冬至的祭天大典

不但皇家庆贺，百姓也把冬至当作一个重大节日，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宋人袁燮有《冬至二首》说得很好：

朝来云物效嘉祥，和气初萌日渭长。

相庆纷纷缘底事，由来人道贵阳刚。

原来人道重视“阳刚”，冬至的阳气虽然微弱，但在逐日上升、壮大，所以是特别值得庆贺的。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祝往来，一如年节。”冬至因此还被称作“亚岁”。唐代皎然有诗《冬至日陪裴端公使君清水堂集》：

亚岁崇佳宴，华轩照绿波。

渚芳迎气早，山翠向晴多。

推往知时训，书祥辨政和。

从公惜日短，留赏夜如何？

所以在古代，到了冬至，朝廷上下要放假休息，军队待命，边塞闭关，商旅停业。有很多地方在冬至吃馄饨，因为冬至是一年中阳气上升的开始，正如混沌初

开,可以用吃馄饨来象征打破混沌,开天辟地,后来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说法。民间还有风俗,亲朋好友间在冬至相互拜访,以美食相赠,过一个快乐热闹的节日。有时年货在冬至就耗掉大半,留下“冬肥年瘦”的说法。

也有的人嫌这时互赠礼品的礼仪太烦琐,来回抵消,还白费车脚钱,于是这样写道:

至节家家讲物仪,迎来送去费心机。

脚钱尽处浑闲事,原物多时却再归。(【宋】颜度《冬至》)

腊月——季冬三九 腊八除夕 小寒大寒

腊月三九瑞雪飞

十二月有个更为通俗的名称“腊月”，这种称呼与气候没有多大关系。“腊”是祭祀的意思，因为十二月是新年旧年交接的月份，人们要在一年之终祭祀先祖和神灵，故称这月为“腊月”。据说“腊”字来自“猎”，最早人们没太多的家畜，只好一到十二月就去野外打猎，用猎取来的禽兽作祭祀。

因为春节是中国人最为隆重的一个节日，为了过好年，人们常常要拿出整个腊月的时间来准备，所以到后来，腊月的活动就不光是打猎祭祀了，从喝腊八粥开始，人们要扫房、请香、祭灶、封印、贴春联、办年货，一直忙到除夕守夜，有很多很多讲究。

腊月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历代诗人一提起腊月，都与“寒”“雪”等意象分不开：

腊月草根甜，天街雪似盐。

未知口硬软，先拟蒺藜衔。（【唐】李贺《马诗》）

那些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为了在数九寒天根不被冻死，一入冬就在体内制造大量糖分，这样细胞不至于结冰，所以草根是甜的。诗中说，满街都是如粉如沙的大雪，上哪儿找甜草根吃？只好不管软硬，吃点带刺的蒺藜充饥了。诗表现了有志之士穷苦困顿的遭遇和倔强不屈的性格。

另外像“江海已挟春风嫩，朔雪犹飞腊月寒”（【宋】曹勋《新岁雪示儿辈》）、“寒风飒飒夜苍苍，腊月江城卧雪霜”（【明】米云卿《冬夜怀归》）都是写腊月大雪的景象。李白的名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接着下两句是“幽州思妇十二月，停歌罢笑双蛾摧”（《北风行》），也是这种意境。

从冬至开始起的计算寒天的“九九”，到了“三九”是冬天最冷的时段，它一般都在腊月。华北一带有《九九歌》，反映了人们对冬春时节冷暖变化和物候农事的关心：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
上走，

五九和六九，河边看杨柳。

七九河冻开，八九雁归来，

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三九、四九在冰上走，表示是最冷的时候。
文人有时也会把这些说法写入诗中：

三九严寒苦忆家，轮蹄已瘁客程
除（远）。

荒村遍是三毛饭，淡水艰于七
品茶。

漫说燕台搜骏骨（求贤的典故），剧思乡树著梅花。

白云深处频回首，亲舍迢迢雪（zhá）水涯。（【清】沈丙莹《宿滑县和壁上韵》）

当然，进入十二月后，春天还是越来越近了，所以李贺在他的《十二月乐辞·十二月》中这样写：

日脚淡光红洒洒，薄霜不销桂枝下。



图 3.4.38 九九消寒图
从冬至开始每天填一笔，九个字填满，冬天也就熬过去了

依稀和气排冬严，已就长日辞长夜。

日光开始偏红偏暖，虽然薄霜还没有消却，但温和的气息已推开冬日的严冷，白天渐渐变长了，诗虽写的是十二月，但实际是以喜悦的心情描绘了一幅早春的气候。

诗人们一提到“腊”，经常和“梅”分不开，南方的梅树在众花卉中是开花季节最早的，常在隆冬开放，所以人们经常把它与腊月联系在一起，如清人行湊的《枯干开梅》：

谁种窗前腊月梅，霜姿铁干一枝开。

百花与我无交涉，独许寒香到枕来。

宋人季昭史的《冬》：

一气推迁星复回，人生常苦岁华催。

冻云欲雪雁声过，腊酒正春梅信来。

另外像宋朝戴复古的“雪片丰年瑞，梅花腊月春”（《斗山子王深父作石屏记》）、“腊月雪三尺，春风梅数枝”（《生朝对雪张子善有词为寿》）也都是很好的例子。

小寒：天寒地裂 劲风凛凛

小寒、大寒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两个节气。小寒属十二月节气，一般在公历1月5—7日，此时太阳位于黄经285°。根据中国多年的气象资料，小寒基本是一年中气温最低的日子，只有少数年份的大寒气温低于小寒。隆冬的“三九”都在小寒节气内，民间也常有“小寒胜大寒”的说法。

上一个节气冬至，地面得到的太阳热量最少，但土壤深层还有一些热量可以向上散发，所以冬至不是全年最冷的时候。等到了小寒，土壤深层的热量继续散



图 3.4.39 小寒

过来称呼呢？原来，中国传统科学特别讲“物极必反”，认为“天道”是寒冷之后迅速回暖，如果先大寒后小寒，从字面上就找不到“回暖”的感觉了，所以把大寒放后，让大寒后迅速回归立春，这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

看唐人元稹的《咏廿四气诗·小寒十二月节》：

小寒连大吕，欢鹊垒新巢。

拾食寻河曲，衔柴绕树梢。

霜雁近北首，雉雉隐聚茅。

莫怪严凝切，春冬正月交。

我们平时说的“黄钟大吕”，是古代十二律中的头两个，黄钟是对应子月十一月的音律，大吕对应十二月，所以诗中说“小寒连大吕”。后五句说的是中国古代将小寒分为三候的事：“一候雁北乡（向），二候鹊始巢，三候雉始鸣。”都是说阳气已动后鸟类的活动：大雁开始向北迁移、喜鹊开始筑巢、雉鸡开始鸣叫。后两句说，虽然正值严冬，但离春天正月已经不远了。

大寒：寒气逆极 星周回返

大寒为十二月中气，公历在1月20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300°。古人把大寒

失，尽管太阳的光、热稍有增加，但更入不敷出，于是便到了全年最冷的时节。《全宋词》中有无名氏的词句“小寒时节，正同云暮惨，劲风朝烈”（《望梅》），正是这个意思。

既然小寒更冷，古人为什么要
在小寒后又加一个大寒，而不是倒

理解为一年最冷的时节,《授时通考》称“寒气之逆极,故谓大寒”,从字面理解,大寒也是天气寒冷到极点的意思。宋诗人王之道有句“曈曌半弄阴晴日,栗烈初迎小大寒”(《题浮光丘家山寺》),总之小寒、大寒都很冷就是了。

古代将大寒分为三候:“一候鸡乳,二候征鸟厉疾,三候水泽腹坚。”“鸡乳”即母鸡孵小鸡;“征鸟厉疾”指猛禽处于捕食能力极强的状态;“水泽腹坚”则是说由于天寒,水面的冰从岸边一直冻到水中央,而且最结实、最厚。不过,不管古人怎么形容它的寒冷,人们还是能感到春天的脚步近了,所以民谚有“大寒到顶点,日后天渐暖”的说法。

元稹《咏廿四气诗·大寒十二月中》:

腊酒自盈樽,金炉兽炭温。

大寒宜近火,无事莫开门。

冬与春交替,星周月讵存?

明朝换新律,梅柳待阳春。

这次诗人不写大寒三候“鸡乳、征鸟厉疾”等内容了,而是直接写人们的习俗和历法。在大寒节气,人们饮腊酒,围炉关门取暖,正是冬春交替时节,一年(星周)过去,月当然也过完了,新年就要用新的历法,万物都等待春回大地了。

最后再欣赏一首宋人方回的《用夹谷子括吴山晚眺韵》,前面已经引用过多次,因为其中也提到了“大寒”,这里再全文引用一次:

极目无穷六合宽,仰天如以浑仪观。

日躔箕斗逢长至,月宿奎娄届大寒。

肘后方多难却老,杯中物到莫留残。

来年七十身犹健,容膝归欤亦易安。

前四句把三维空间、浑天仪、冬至点、月亮位置、大寒节气都写进去了。太阳走到二十八宿的箕、斗位置,正是冬至时刻——这是每年都固定出现的天象;月亮

走到奎、娄位置,正值大寒节气——这是一种特殊的天象,大约每 10 年发生一次。后四句说,虽然诗人懂得不少药方,还是难以阻止渐渐变老,还是饮酒找乐吧,好在年已七十,身体还健康,住的地方虽小,也能随遇而安了。

腊八节与腊八馈粥

如果不算除夕的话,腊月最重要的节日是“腊八节”,它设在腊月初八,又叫“腊日”。民间俗称“腊七、腊八,冻掉下巴”,意思是说这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杜甫有诗句“腊日常年暖尚遥”(《腊日》)也是这个意思。

自上古起,人们就在腊月祭祀祖先和神灵(包括门神、户神、宅神、灶神、井神等),腊祭这一天称为“腊日”,先秦的腊日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后来佛教传入,因为腊月初八是佛成道日,于是逐渐两者融合,到南北朝时,腊月祭祀开始固定在腊月初八,自此相沿成俗。

明代李先芳的《腊日》写出了民间的腊祭风俗:

腊日烟光薄,郊园朔气空。

岁登通蜡祭,酒熟馥村翁。

积雪连长陌,枯桑起大风。

村村闻赛鼓,又了一年中。

除祭祀外,腊八节最主要的风俗是吃“腊八粥”。一般的腊八粥至少要含“七宝五味”,像白米、黄米、江米、小米各种米类,红豆、豇豆等各种豆类,红枣、莲子、核桃、栗子、杏仁等干果,还有胡萝卜、青菜、青丝、玫瑰等辅料都可加入。人们在腊月



图 3.4.40 腊八粥

初七晚上就开始忙碌，淘米、泡果、剥皮、去核，在半夜时分开始煮，用微火一直炖到第二天的清晨，腊八粥就熬好了。早晨，先用熬好的腊八粥敬神祭祖，然后全家食用、馈赠左邻右舍。另外，民间还有在这天腌制“腊八蒜”的习俗。

宋代赵万年《腊八危家餽粥有感》是这样写的：

襄阳城外涨胡尘，矢石丛中未死身。

不为主人供粥餽，争知腊八是今辰。

看来诗人在过一个兵荒马乱的腊月，好不容易从战乱中脱身，早忘了节令时辰了，若不是主人端来腊八粥，都不知道今天是腊八了。

宋人王洋有诗《腊八日书斋早起，南邻方智善送粥，方雪寒，欣然尽之，因成小诗》，写的也是吃腊八粥这一风俗，也写出了腊八粥的做法：

腊月八日梁宋俗，家家相传侑僧粥。

栗桃枣柿杂甘香，菱棋芝栢俱不录。

“侑僧粥”，因为腊月初八是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日子，佛寺在这天的习惯也是熬制“腊八粥”供佛，并赠送给香客、四邻。宋代有位僧侣，法号子淳，有二十二首写佛事的偈子，其中提到了腊八：

屈指欣逢腊月八，释迦成道是斯辰。

二千年后追先事，重把香汤浴净身。

陆游有诗句“今朝佛粥更相馈，反觉江村节物新”，“佛粥”就是寺庙散给香客、四邻的腊八粥。

小年祭灶

腊月二十三也是个比较重要的节日——祭灶日，俗称“小年”。在文明史上，火的烹调作用曾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所以各民族很早就设立了灶

神。在夏朝时，灶神已经成了中国民间尊崇的一位大神，自周朝开始，天子将祭灶列入祭典，并在全中国立下祭灶的规矩和仪式，一直沿用下来。

灶神一般设在厨房灶台墙的神龛里，或直接贴在灶台上方的墙上。到腊月二十三这天，人们将灶神旧像焚烧，叫作“送灶”，俗称“灶王爷升天”。第二天（有地方是在除夕），主人又请来新灶王画像供上，谓之“迎灶”。在南方，很多地方是腊月二十四祭灶，如宋代范成大的《祭灶词》：

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
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
猪头烂热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
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
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角秽君莫嗔。
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
乞取利市归来分。



图 3.4.41 祭灶

这首诗把民间祭灶神的习俗、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灶王爷升天去干什么呢？原来是向玉皇大帝汇报这家一年的情况。为了避免他老人家在玉皇面前说坏话，灶王爷动身前，主人要把好酒好肉、各种点心给他供上。另外，还有一样供品诗中没说——麦芽糖瓜。据说肉是为了让灶王爷心满意足的，酒是让灶王爷晕头转向的，糖瓜则是让灶王爷把嘴吃甜了，这一切都是为了免得灶王爷说一家人的坏话。有的习俗干脆就把糖稀糊在灶王爷嘴上，粘住了嘴巴，灶王爷想说坏话也张不开口了。诗里说，至于家里打丫鬟骂小姐的话，招猫斗狗的事，过日子的勺长勺短，就当没听见、没看见算了，回头得来好处您老人家也有一份呢，“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吧！看来这灶王爷还是一位通情达理、圆滑世故、稍加贿赂就替人消灾免

祸的好好先生,很能迎合大众的心态。

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有一首《送灶》诗,是12岁的谢学墉写的:“忽闻爆竹乱书声,香黍盛盘酒正盈。莫向玉皇言善恶,劝君多食胶牙糖。”即写的灶王爷吃糖的事。

范成大的《祭灶词》里的“男儿酌献女儿避”也是古代风俗,叫“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所以祭灶仪式上女人都要回避。

小年祭灶,家家就真正进入过年的气氛了,民谚称:“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蒸枣泥;二十八,贴年画;二十九,去买酒;年三十,吃饺子。”这就直接到除夕守岁了。



图 3.4.42 腊月童谣

除夕守岁

除夕是腊月的最后一天,也称“年三十”“大年夜”“除夜”等。除夕夜,尤其是夜里子时,是新、旧年交替的时刻,这夜晚人们的活动很多,放鞭炮、贴挂千、摆供桌、吃饺子、守岁、迎岁……午夜一到,腊月就结束了,迎岁完成,新的一年开始了。

除夕守岁的风俗习惯,在古代诗词中描写得非常多。唐太宗李世民的《守岁》诗,对宫中的除夕风俗作了概括描述:

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官。

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

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

唐代薛能的《除夜作》写出了唐代民间除夕夜的院中燃火、放爆竹、驱傩求吉等习俗：

兰萎残此夜，竹爆和诸邻。

祝寿思明圣，驱傩看鬼神。

从唐代储光羲的《秦中守岁》诗“阖门守初夜，燎火到清晨”，可见唐代秦中一带有关门守岁的风俗。而同是唐朝的丁仙之《京中守岁》诗“守岁多燃烛，通宵莫掩扉”，则表明在京城一带，守岁时反而不能关门了。

宋代词人李处全的《水调歌头·除夕》较完整地写出了除夕守夜的心态：

今夕定何夕，今夕岁还除。

团栾(团聚)儿女尽情，灯火照围炉。

但惜年从节换，便觉身随日老，踪迹尚沉浮。

万事古如此，聊作旧桃符(除夕避邪的桃木门神)。

任东风，吹缟(白)鬓，戏羸(qú)儒(清瘦逍遥的儒者)。

韶(美)颜壮齿背人，去似隙中驹(光阴如箭)。

杯酌犹倾腊酒，漏箭已传春夜，何处不歌呼。

唯愿长穷健，命觞(干杯)且欢娱。

北宋陆游的《除夜》则写出了全家彻夜不眠，吃饱喝足快乐过年的景象：

守岁全家夜不眠，杯盘狼藉向灯前。

相看更觉光阴速，笑语逡巡即隔年。

守岁过了子夜，就是元旦，新的一年开始了，守岁和元旦是接在一起不可分开的，在“正月”部分，我们曾引用详解明朝沈宣的《蝶恋花·元旦》，这里再引用一次，算作本篇的结束，也象征着新的一年循环的开始：

接得灶神天未晓。

爆竹声喧，催要开门早。

新画钟馗先挂了。

大红春帖销金好。

苍术堆炉香气绕。

黄纸神牌，上写天尊号。

烧过纸灰都不扫。

日斜人醉和衣倒。



责任编辑 杨多文

装帧设计 张鑫坤



ISBN 978-7-5336-8824-0



9 787533 688240 >

定价: 56.00元